

◎佛教正覺同修會

正安法師 著

# 真假邪說

下冊

—對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所造《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真  
假  
邪  
說  
——  
下冊

——  
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所造

《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正安法師 著



## 自序

密教的本質並不是佛教，密教是一種混合性的、同於民間信仰的宗教，此是學術界與佛門內「理、事親證」之智者所得之結論。密教的本質其實是類似一貫道的宗教，但一貫道收納了中國儒家的思想和道教思想、以及民間信仰的鬼神道、天道思想，也收納了一神教的基督教思想，希望融五家於一爐、一以貫之，只是未能成功，也永無成功之日，終究不能以一法而貫通之。密教的特性與此相同，雖無野心要融合五教，卻有野心取代佛教；演變成爲密教的過程則是：古時印度的佛教僧人無智，希望藉著印度教中鬼神的功能來維持佛教的生存，而漸漸的被印度教的性力派思想所誘惑、所滲透，結果是自己被印度教的性力派思想同化了；而密教後來的作爲則是索隱行怪地收納古時印度教中的所有思想及性力派的全部邪思謬想，而以佛教中的佛菩薩名義作爲所信奉的鬼神之名，並且以佛教中的法門名相、果位名相，來代替他們得自外道的種種理論與性力派境界的行門，如此冠以佛教的外衣、法相、果位，混充爲佛教僧人、佛教法門、佛教果位，以此手段而在佛教徒不知不覺之間和平地取代原有的佛教，而繼續維持著佛教的表相，讓一般佛弟子信以爲真，誤以爲密教真的是佛教而隨之修學，他們便可以因此而和平地接管佛教。（編案：作者在

此書中所說之密教，特指西藏密宗假名佛教，非指日本東密或唐密。全書所說密教，意皆如是。）

今有不知密教本質與內涵的密教上師索達吉堪布，造文《破除邪說論》，想要與顯教佛法一爭法統：欲與佛諍、欲與法諍、欲與勝義僧諍。縱觀其文，其說正是不如理的邪說論，卻敢於跟諸佛菩薩語聖言量、聖教量諍，顛倒誣蔑勝義菩薩僧之教法為邪說，更顯末法時期，無明眾生破壞佛法的嚴重情況。

末法時期，佛弟子若非乘願再來之祖師，想要對於佛教的三乘法義及佛法的修學次第有明確的瞭解，沒有大善知識的引導，是分辨不清、無力通達、不能了知佛道次第的。絕大多數的學人對於佛門內分為顯教與密教、宗門與教門、中觀與唯識、淨土與禪宗，更有西藏密教所提倡的最深秘密修法，說能夠讓人於一生之內就能修證成佛的理論，如此諸多的法門感到不解、茫無頭緒，與無所適從，不知道應該要如何開始修學佛法。對於佛法，感覺自己好像已經知道了不少，可是更常感覺到的是，自己其實並不知道佛法到底是什麼。筆者相信如今不少的佛教界學人一定會有如此的疑問：既然說禪宗能夠讓人速入佛法大海，為什麼卻又說所有的法門最後皆是會歸於淨土法門？對此迷惑不解。因此，仔細想來，自己到底要修學那一個法門比較好呢？想要修學禪宗得一個開悟，可是又怕自己不是上根人，會浪費一生，更

怕因此會去不了極樂世界，因此又想乾脆專修淨土法門，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就好了。可是心中到底還是不甘心。

行門如是，教理方面亦復如是，學了不少的佛法名相，知道了佛門內的大乘法分爲中觀論與唯識論兩個大派別。可是心裡面真的弄不清楚，既然說龍樹菩薩的中觀正見是絕對沒有錯的正法，那麼爲什麼由彌勒等覺菩薩所傳授的唯識宗會被西藏密教認爲是不了義的方便法呢？彌勒等覺菩薩和二地的無著菩薩，證量不是遠高於初地的龍樹菩薩嗎？怎麼會去專弘層次較低的唯識佛法？等覺菩薩所弘的唯識一切種智又怎麼會比初地菩薩所弘的中觀更低呢？而一切種智能使人成爲究竟佛，中觀卻不能使人成爲究竟佛，密教卻說中觀勝過唯識，卻說唯識是方便法，這又是什麼道理呢？能符合佛教法理嗎？密教的中觀佛法（不是顯教的中觀佛法）講一切法性空，一切法無自性，落在斷滅見的本質中，與佛教中的眞正中觀不同；而且，唯識佛法講的是八識心王的一切法「空性」義，講的是一切法唯心所生——萬法唯識——萬法都是第八識所生、所顯，才能符合佛法正義；對於密教的中觀與顯教的唯識，感到彼此之間似乎有很大的差異性，不知道要如何會通；又，唯識宗所傳授的法義似乎跟我們的色身有很大的關係，那麼說起來，難道研究我們的色身就是在研究佛法嗎？佛法不是念佛、念法、念僧嗎？佛法不是無我、成、住、壞、空嗎？

不是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嗎？唯識一切種智佛法不是醫學啊！怎麼會跟研究我們的色身有關係呢？又怎麼會跟宇宙世界山河大地有關係呢？這都會使人產生疑惑，都應該加以探究。

對於宗門方面，修學禪宗追求證悟則要參公案。但心裡面也會懷疑，參公案似乎與念佛、念法、念僧無關啊！參公案也沒有修學佛教法義啊！因為參禪好像沒有在做佛法的正修行功課，似乎與學佛無關，因此心上感到不是很踏實；而禪宗證悟後的祖師們，更常常訶佛罵祖，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始終弄不清楚，又不太敢嘗試，因為沒膽子跟著訶佛罵祖，怕會成就惡業、共業而下地獄去。

最後，竟然還有一個西藏密宗，標榜即生成佛，一生就能夠修至佛地，不用三大阿僧祇劫。這是很吸引人的廣告，不得不去探究一下。卻發覺修這個密法要花很多錢：要大力供養上師、要布置華麗的壇城，還要購買密教法器、唐卡、雙身交合的佛像、密教護法神像等等很花錢的東西。而且還發現密教的密續「經論」所說最後必定要修的雙身法男女交合的教義怪怪的，可是密教上師言之鑿鑿，宣傳這些法義是世尊所親傳，也說「佛經」裡面更有記載：是最有福分的人，才能修學的法門。但在不具揀擇、分辨正邪知見的情況下，又不敢妄自開口評斷，以免誹謗三寶，犯下重罪。如是諸多疑問，卻是找不到人能夠解答；而已經知道密教本質的修行人，

誰都不願去捅這個大馬蜂窩；也沒有能力對密教所說的中觀見的邪謬處加以條分縷析的辨正，也沒有能力對**雙身法與佛法完全無關**的正理加以深入的剖析與辨正，所以就沒有人敢公開的剖析。因為密教在宗教界的勢力極大，得罪了密教，必定遭受圍剿，但是卻不會有人敢在實質上或道義上，給與暗中或公開的支持；因為密教的勢力已經滲入顯教某些大道場了，已經得到某些顯教大道場的支持了。

平實導師此世秉持著菩薩道的自利利他慈悲願行，遵循世尊指示，再次受生於人間，利益此娑婆世界的有緣眾生，實在是我們莫大的幸福。導師不僅將正確的佛之法教傳授給我們，解答了以上的種種佛法疑問，提昇了整體佛教界的知見水平，更爲我們鋪設好了一步步確實可行的佛道次地，讓我們能夠依之修學，親悟實相，次第增上。學人如果精進努力、兼有福德，依平實導師之教導，精進如實的進修，一世要修證進入初地，更是不無可能。像導師這樣的大善知識，一般的學人是很難遇上的。如今有這種證量甚高的大善知識住世，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大福報。我們應當知道要把握如此的機緣，勿令錯失。《大方廣佛華嚴經》佛云：「善知識者，猶如大船，超過生死至彼岸故；善知識者，如如意珠，能令所願皆圓滿故；善知識者，能爲救護，於諸惡道救眾生故；善知識者，爲先導相，修佛十八不共法故；善知識者，如莊嚴具，莊嚴一切淨法身故。」「善知識者，住真實道，一切二乘不能知



故；善知識者，得無盡辯，能說如實知見體故。」

然而，就如祖師們所說的話語，大善知識住世，能大利益於眾生；然而，對於福德不堪任者，亦會令其速入塗炭；也就是說，有人不信大善知識是真正的大善知識，或者因為顧慮一世的名聞而故意誹謗大善知識，成就了謗法、謗勝義僧的地獄業。密教學人索達吉堪布者（編案：堪布一名是音譯，意為住持），因為福德因緣不具足的緣故，不肯信受導師所說極為平實而深妙之佛教正法，復又迷信密教密續所高推之虛妄證量，復又為顯己宗高明，恣意隨著密教古時未悟的狂妄祖師誹謗三寶，在網路上與刊物上說言：「金剛乘的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頂乘佛法。」以密教外道法的本質而如此貶抑顯教是低於密教的法。又常常說：「一切佛菩薩莫不如是，當他們化現為旁生、屠夫、妓女時，其所作所為不僅與佛法毫不沾邊，更明顯違背戒律規則。」如此違背佛法正義、違背佛教戒律、貪著五欲的人，又是不能斷除我見的凡夫密教祖師，竟然可以說是佛菩薩的化現；如是之人，自詡為佛教弟子，所做所為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弘揚佛教、護持正法，但實際上卻是在從事破壞正法、毀壞佛教的惡行。然而，如果深究起來，索達吉堪布與當代諸多密教上師與學人，亦全部都是受害者；他們全都中了密教前輩祖師，包括蓮花生、月稱、寂天、阿底峽、宗喀巴與達賴喇嘛等人，不如實不如理的虛妄言教的毒藥，才會千百年來，有諸多的西藏佛

法修行人都無實證；迷信於荒誕不經的神奇鬼怪荒謬傳說，信受了虛幻的邪謬鬼神信仰，把外道鬼神當作佛菩薩，以訛傳訛，都不自知，更令一生所有修證結果付之流水，都無實義，誠可憐憫；這些上師與學人，急需佛教正法的救護。

筆者才學俱薄，修學時日尚淺，有幸跟隨平實導師修學佛法，實是三生有幸。由初始之不知佛法真義，至能夠稍稍通達般若，如今能夠少分護持正法、分別正邪，皆是正覺同修會內導師與諸多親教師們的教育引導之恩有以致之。今奉師命，回復解答索達吉堪布對於顯教所提出的諸多疑問：包括了密教非佛教的傳承由來歷史依據、密教諸多祖師上至蓮花生、蓮花戒、月稱、寂天、阿底峽、龍欽巴、中及宗喀巴，近至當今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等人所說密教法義的言不及義處、密教轉生串習制度的虛妄處、無上瑜伽樂空雙運的雙身法邪謬荒誕處、密法虹光身成就的無義處，與密教根本三經《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是偽造佛經的由來依據，以及密教興而佛教亡的歷史事實與法教事實依據；也包括：蓮花生不可能由蓮花所化生的正義、宗喀巴不是世尊所預記的文殊菩薩轉世之人、中國大藏經為何會收入密教密續的原因……等等的問題。

索達吉堪布所提出的這些諸多的質疑，大多圍繞在三界內事相上的有為法，然而，如果學人能夠經由了知密教在事相上的荒誕，掀開了它的鬼神崇拜本質神秘虛

妄面紗，學人在佛法的修學上，就不會走錯路，不會誤入險坑；另外一方面，索達吉堪布也提到了有關於密教觀想懺罪積福的正訛問題、夢中定中觀見往世修行的眼夢問題、般若中觀的正義問題、中觀與唯識孰爲了義的問題，以及密教看第八識如來藏存有與否的問題。如是這些問題，筆者身爲佛法學人，一爲領受師命，二爲自利也爲利他，三爲彰顯正法，因此筆者雖然不才，敢於領命，爲護持正法勉力而爲，還望諸多先進長輩能夠與以提攜、不吝指教。

希冀此舉能夠使佛教界對於密教非佛教的本質，能夠有更多一層的瞭解，更希望所有的密教學人應當要正視密教本質上不是佛教這一歷史事實與教理事實，然後能夠速做規劃，脫離密教密續，回歸顯教佛之正法。如此一來，修學佛法必定能夠有所成就，不致虛度一生，不會再隨著密教造作毀壞佛教正法的無間地獄業。

釋正安 敬序

於公元二〇〇四年新春

# 目次

## 上冊：

第一章	佛的境界	001
第二章	放捨十八界	009
第三章	一念不生是什麼境界？	052
第四章	不知的境界	080
第五章	自心現量境界	096
第六章	如來藏真實存有	135
第七章	糊塗道次第廣論	183

## 下冊：

第八章	般若空義	001
第九章	虛妄的密教根本三經	087
第十章	眠夢現象	137
第十一章	不昧因果	196
第十二章	法義辨正	235
邀請索達吉堪布來台作公開或私下之法義辨正或交流		291



## 第八章 般若空義

《佛說文殊師利行經》云：「諸比丘！於是法中亦須如是，作莫須知之，亦非不須知。所以者何？如是法者即是常住，亦名法界；若常住法界者無憶無念，無憶無念者一切無證無不證，無不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爲最上，得言應供者。」爾時文殊尸利童真菩薩說是語時，於彼五百比丘眾中，四百比丘於無漏法中心得解脫。」

「『是故舍利弗！菩提者即是解脫也，何以故？所有法智無異處故，非作非不作，若如是知，名爲已入涅槃者。』爾時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實際中無增無減，法界、眾生界亦無增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如是證者，方是真實證得般若智慧之人；如是證者，即是正覺同修會包括末學在內所證知者。然而如是實證者，亦只是總相智與別相智而已，仍然不能懂得一切種智，仍須受學於平實導師之後，方能進入一切種智之門，所以說禪宗的開悟只是般若慧學的總相智，悟後廣讀般若系諸經以後，方能夠發起別相智，了知般若的種種別相，這也就是禪宗弟子悟後所進修的差別智。所以，一切種智是必須在般若別相智的基礎上才能夠進修的，般若的別相智卻必須有禪宗證悟之時所發起的總相智——也就是真見道的證得如來藏而獲得的根本無分別智——才能產生總相

智，才能讀懂般若經而發起別相智；但是想要證得這種般若總相上的智慧，卻必須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才能夠發起。

然而索達吉連這個般若境界的最基本的證量都沒有，如何可說他是有智慧的人？如何可說他是有般若實證的人？譬如索達吉堪布言：

【蕭先生還說到了「總相智」與「別相智」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他又犯了一個概念性的錯誤。因他論述的物件是藏傳佛教，而按藏密普遍接受的因明學理論來解釋，所謂的「總相」指法，能了知總相的智慧則是一個人的分別念；而所謂的「別相」則指的是五根識現量親見、親聞等的境界。如果說佛還有「總相智」的話，就會有佛陀執著無實法的概念這一過失。這兩個「智」大概可能是蕭平實先生自己隨意臆造的名詞吧，也許他自己根本就未了達總相與別相的內涵。在佛法中，這兩個概念恐怕並無可靠的教證依據。

再者說來，如果真像先生說的那樣，只有修學唯識方能成佛，那我們就要問一問了：釋迦牟尼佛當年苦行修道、並最終證悟成佛時，都向哪些上師請教過唯識法門？

至若修學般若中觀不能讓人成佛，釋迦牟尼佛早已在無數經典中明確回答過這一問題：《心經》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而作為漢地流傳最廣的一部般若經典，《金剛經》中則說到了讀誦此經所可能帶來的一切暫時與究竟之利益：「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智度論》中也說道：「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解脫涅槃道，皆從般若得。」……面對白紙黑字的諸多佛經，不知先生為何還要說「顯教的般若經所說中觀無法讓你成佛」？到底是誰在顛倒黑白、錯解佛意？

蕭先生又說宗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宣說的般若，並非佛法中的般若，是一種「無因論」，乃自己妄想的般若，並因此號召大家不可信受奉行。在我看來，不可信受奉行的恰恰是這種是非混淆者的妄想與邪說。無因論否認因果以及前後世，他們根本就不承認因緣所生法的存在，以為萬法皆無因而生、無因而滅。蕭平實把宗大師宣說的無實空性當成了斷滅空，並因此而將宗大師的善說與無因論劃上了等號，這只能顯示他自己的無知。在在處處，宗大師都在宣示人身難得、壽命無常、因果不虛、輪回恐怖而痛苦等佛法正理，明眼人只要一看宗喀巴大師的書就能明白這其中到底在講什麼，是非到時即可一目了然。特別是在論述有關般若及勝觀的部分，宗大師更是以大量的佛教經論以及完全符合佛法大義的邏輯推理，進行他所欲闡發的一切論述。他的觀點全都有佛經的支援，具體例證此處就不再廣引。



另外，宗大師乃釋迦牟尼佛親自授記過的人物，豈能被蕭先生一句話就剝奪了其佛法導師的地位。佛陀在《文殊根本經》中親口宣說道：「於我涅槃後，大地呈空無，汝以童子身，廣弘吾教法。雪域聖地處，建具喜寺院，……」而宗喀巴大師恰恰被公認為是文殊童子的化身，且在拉薩創建了甘丹（具喜）寺，並使佛法寶幢高高飄揚在藏地的每一個角落。對這樣一位對佛教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文殊菩薩之真實化身，我們沒有理由不表示由衷的恭敬。再看某些對佛法無絲毫貢獻之人的種種醜態百出的表演，我們只能在心裏默默祝願：趕快把你那因無知而高挂起來的邪說的帷幕收回去吧，否則只能落得個人所不恥的下場。這種表演真真切切像一個人正用自己語言的寶劍費力地切割自己的脖子，表演者越是賣力，觀者就越發感覺到荒唐、滑稽。

總之，一種無有任何教證理證的說法才是真真切切的邪說、歪理，我們用不著煞費苦心地揣摩提出這種論調之人的真實用心與目的，還是那句古詩說得好：「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一切不符合佛法真理的說法，不管它給自己披的是多麼絢爛的外衣、拉來多少佛教的名詞，在時間的無情磨礪下，它們終將暴露出自己蒼白的本質。

蕭平實說：「然而《般若經》及龍樹論，皆非闡釋一切法空，乃是宣示自心藏識

之空性有性及中道性，宣示藏識能生蘊處界而蘊處界空，宣示藏識之清淨性——不於證果與不證果起分別想……等。若般若爲一切法空，則般若成斷見。」

答：不管蕭平實先生如何賦予《般若經》及龍樹論多麼標新立異的「新思想」，基本上古往今來的所有高僧大德及正信佛教徒都認爲它們宣示的恰恰就是萬法爲空的觀點。解釋佛經以及祖師密意，如果完全拋開經典及佛菩薩本身的實質與思想，硬是無中生有般地炮製出自己以分別念臆想出的根本就不屬於佛經原意的東西，則此種東西真真切切就成爲了一種癡人夢說。

如果具備基本的理解及思考能力，則佛教徒都應能看出：佛陀在二轉法輪時，以及龍樹菩薩及其後繼者寂天菩薩、月稱菩薩在解釋並發揚光大般若法門的意趣時，重點抉擇的全都是法界本體的空性層面。從這一角度出發，不論是釋迦牟尼佛還是龍樹菩薩，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即就是在重點宣說如來藏的第三轉法輪期間，佛陀依然是把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也從未扔下空性單言如來藏的恒常實存。在這一轉法輪的過程中，佛陀的真實本意實是指——所謂如來藏的「有」，是指一種超越了凡夫以分別心安立的「有」與「無」這一需相觀待而存在的幻有之後的存在。如果說普通所謂的「有無」屬於意識範疇的話，如來藏則毫無疑問屬於智慧的境界。在這一境界中若還要耽執如來藏或阿賴耶

的實有，這只能說明耽執者本人根本就沒把二轉及三轉法輪當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他依然在割裂佛法統一性的前提下，頑固執守「有」這一邊。若說常見派論點，恐怕沒有比這更具代表性的了。

這種見解其實也不難理解，我們只需問蕭平實一個問題：即眾生成佛時，如來藏到底實有否？如果不存在一個實有的如來藏，則佛智本身就已成爲摧毀如來藏的因；如果確實存在一個實有的如來藏，則哪一部經典中宣說過成佛時有實有的如來藏、實有的佛智？它們的存在方式又是什麼？若如來藏是成實法的話，則有如來藏經得起勝義觀察之過。

所以說，以聖者的淨見量衡量，如來藏可暫時安立爲有；但絕對的實有則永無可能。佛陀說如來藏有的意思主要是謂所有眾生皆本具佛性光明，此佛性乃大無爲法，不生不滅，這一思想與二轉法輪實爲一脈相承，並貫穿在所有的大乘經典中。不瞭解教證、不懂理證，結果只能是歪曲釋迦牟尼佛的經義而已。這是徹底的執著己見，根本不是中道！再以《大涅槃經》中的一段經文爲證，希望讀者能更清晰地瞭解如來藏與空性之間本體爲一的關係。

「如來藏，乃佛之自性清淨，無有遷變。若說有，則智者不應貪執；若言無，則成妄語，愚者說是斷空，不了知如來藏密意。若說苦，則不知身具大樂自性，愚

者認為身體皆無常，執為如瓷器般；智者對此分析而不說一切皆無常，何以故？自身具有佛性種子之故。愚者執著一切佛法皆為無我；智者認為無我僅是心假立而已，無有實體，如是了知於彼不生懷疑。若說如來藏為空性，則愚者聞後生斷見或無見；智者了達如來藏無有遷變。若說如幻解脫，則愚者認為獲得解脫是魔法；智者分析而知如人中獅子之唯一如來乃常有無遷變。若說以無明之緣而生諸行，則愚者聞後分辨為覺與不覺；智者了悟自性無二。若許無二即真實。若說以諸行之緣而生識，則愚者執行識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無二。若許無二即真實。若說諸法無我如來藏亦無我，則愚者執著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無二，即我與無我自性無二。諸佛出有壞皆讚歎無量無邊之如來藏義，吾亦于諸具德經部中廣說矣！」

想來如果蕭平實先生不否認佛經的話，那他就應該明瞭如來藏非有非無、非常非斷的特點了。有時候我很害怕與愚者辯論，因他唯一的武器便是無理謾罵、胡攪蠻纏。而與智者辯論則是一種享受，因大家都懂得辯論規則，而且唯真理是從。愚者往往以否定一切的「大無畏」態度衝鋒陷陣，其結果除了傷及無辜以外，就只會在世人的面前樹立起一幅小丑與鬧劇的形象。既不立宗也無教證，剩下的除了凡夫自己的分別念外，還有何物？只可憐了那些追隨者，盲目地跟著他們的統帥東奔西撞，沖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要葬身何處。違背因果，與真理較量，結局只能是死路一條。

蕭先生以後也許還會繼續扮演佛教「創新者」的角色，但我真誠希望那些追隨者們都能懸崖勒馬、迷途知返，再不注意，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我的忠告不一定對先生有益，但還是懇請他的那些兵卒們能三思而後行。薩迦班智達說得好：「智者自己能觀察，愚者總是隨聲行，如同老狗狂亂吠，群狗亦是隨聲奔。」請珍重自好。

至於蕭平實先生對「一切法空」的誤解，就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如果一切法空成爲了斷見，那麼先生又該如何解釋《大智度論》中的這幾句話？——「摩訶衍空門者，一切諸法，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觀故空。如佛爲須菩提說：『色、色自空，受、想、行、識、識自空；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三十七品、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薩婆若，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自空。』」

而龍樹菩薩在《中論》中則把相同的思想表達得更清楚，從中我們可以看一看龍樹菩薩的密意是否真如先生解釋的那樣，是在闡釋如來藏、阿賴耶的本體實有。《中論》二十一品云：「一切法空故，何有邊無邊，亦邊亦無邊，非有非無邊，……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亦無處，佛亦無所說。」這不是在宣示一切法空，又是在宣示什麼？

雖說從色到一切智智之佛果皆是空性，但此處說空卻絕不會有墮入斷滅見之過失。因所謂的斷見就像《中論》中描述的那樣，「先有而今無，是則爲斷滅。」而般

若中觀所講的一切法空並非是將原先實有不空的法加以破除使成無有，而是通過正理抉擇諸法本來的空性，使眾生於此生起定解，並依而修持，以至最終證悟解脫。

中觀諸論師深刻地指出，從世俗諦角度衡量，色、受、想、行、識及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有其顯現與作用，而正在顯現之時，當體即空；此空亦非什麼也沒有之斷空，它的正確解釋是，正空之時，以各種因緣之聚合，因果、器情等法無雜而顯現。諸法空故可現，現故為空，現空雙運，遠離斷常邊。此如《心經》所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所對治之煩惱、所知二障及能對治之人、法二空，雖在本體上皆為大空平等性，然從世俗之作用上看卻是互違之法。菩薩了知此理，安住於空性之中修習善業，並依二空智對治二障，使二障漸趨薄弱，二空之智則愈加深厚，最後就徹證法界本性，無餘斷盡二障、獲得佛果。

般若經典與龍樹論，乃至寂天、月稱等聖者在其相關著作中，表達的皆是與上述思想無二無別的論點。如月稱菩薩在《入中論》中說：「如是一切法雖空，從空性中亦得生，二諦俱無自性故，彼等非斷亦非常。」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則論述道：「自性不成滅，有法性亦無。是故諸眾生，畢竟不生滅。眾生如夢幻，究時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無別。」若偏執己見，妄以為月稱、寂天之中觀應成

派觀點皆為斷滅見，則與二者之旨趣無有絲毫差別之龍樹論乃至般若經，是否也要被先生判定為斷滅見呢？

在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引用了並不被蕭先生認可的寂天菩薩、月稱論師的一些教言，因兩位大德皆是被印、藏、漢古往今來的佛教徒一致公認的真正的佛法祖師。某些人似乎對藏傳佛教恨之入骨，故歷來被藏傳佛教界推崇的寂天、月稱二位也連累遭殃，不斷受其無端指責。其實，他們二人的價值絕不應以地域及漢傳藏傳之分而被界定。以其不共成就而在空中宣說《入菩薩行論》的寂天，以及憑自身功德而令盡牛出乳以供養僧眾的月稱，都乃憑藉講、辯、著及自身修證而位列大成就者行列的修學佛法之佼佼者，他們對佛法的貢獻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被人們意識到。

即使我們不能對佛教做出一定的貢獻，但至少也可以管好自己的身口意，這樣對自己的解脫也能帶來相應的利益。最可怕的即是：非但於佛法的弘揚無有絲毫推動之功，反而用自己惡劣的分別念引人墮入誹謗三寶的泥潭之中而不得超脫。

如果你欲修學的是佛法而不是邪說，那就必須擦亮眼睛、仔細辨別；即便一時不明所以、不辨東西，最好也不要輕下妄言、隨隨便便就把自己生生世世的命運輕易交在一個你不知底細的人的手中。謊言可以一時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真理則時

時刻刻照亮我們前行的路程。佛教千百年來的歷史早已證明了寂天菩薩、月稱論師的價值；而剎那間的喧囂儘管可以升騰起很大的飛沙走石的景觀，但片刻的騷動過後，一切終將回歸原有、本來的寧靜。不過，曾經迷茫過的人們那時也許已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向了，所以我們才翻來覆去地勸請眾人：請三思而後言、後行！

蕭平實說：「佛性須以眼見為憑，……見性應以肉眼親見佛性為憑，……佛性非（單由）天眼所能見除係依佛語外，亦依實際證量而言。我會中同修亦有得天眼者，受菩薩戒後隨余修學六月，終未能見佛性，復回神道教中。若不學大涅槃經，而云天眼能見佛性者，無有是處。」

答：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知，有些人可能連一些基本的佛法名相都未能搞明白，在這種前提下還要沐猴而冠、好為人師，處處以佛教權威解釋者的面孔自居，就實在是有些不倫不類、勉為其難了。

一般而論，肉眼有兩種解釋：一是指凡夫的眼根，二是謂『五眼六通』中『五眼』之一的肉眼。《金剛經》中曾提到過所謂的五眼，其中就包括了肉眼與天眼。《現觀莊嚴論》第一品中就涉及『五眼六通』的內容（很明顯，蕭先生是把五眼與六通的功德混為一談了。）；第二品教言品中則專門從因、作用範圍、類別等幾方面解釋五眼。此論以教量抉擇道：資糧道之菩薩開始具有肉眼，資糧道以上之菩薩相續



中都具足。而別的一些論典中則具體闡釋道：肉眼是在加行道時通過供燈、修等持而獲得的，依靠肉眼可以現見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整個世間的方方面面。

儘管在敘述上略有差別，但一般而言，佛教經論基本上公認：天眼的功德遠遠超越肉眼。一些論典中認為修禪定等六度才是具足天眼之因，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依道地而論，加行道以上的人相續中方才具足天眼之功德，此功德通過修持有漏善法而獲得。

若按照以上標準來衡量，則蕭先生會下一具足天眼者卻無法眼見佛性，唯有具足肉眼者方能眼見佛性，則天眼、肉眼之順序豈非要前後顛倒？一般而論，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遞進之規律，這是必然的。）則他必能見佛性；若不具足，則他是否如《楞嚴經》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

如果蕭先生所謂的『肉眼』非是『五眼』中的肉眼，那麼我們就只能把此處的肉眼理解成是普通凡夫的眼根了。若真是這樣的話，那他論點中的漏洞就更大。儘管他本人在《護法集》中曾引用過《大般涅槃經》中的幾句話（見一百七十一頁），但不知他看過沒看過，或者說理解不理解此經卷八中的這一句話：『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雖然經中亦有迦葉菩薩問佛：『佛性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見？』佛對此回答道：『聲聞緣覺信順如

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但此處重點宣說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見不見佛性的問題，而是通過「信順」佛語從而堅信自身有如來藏的問題。

此經文明示：眾生皆具佛性，然佛性細微難察，凡夫位不見，有學道時以誠信而可了達其總相。十地菩薩亦只是片面了知，唯佛陀才能以具備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佛眼洞見佛性。倘若依此而認為肉眼可看見佛性，則此實為錯謬之談，因經中明確告訴我們：聲聞緣覺依此經而起勝解，並信受自身具有佛性之說。否則的話，應將經文改成『自見己身有如來性』了。

再者學過因明、唯識、俱舍的人都知道，肉眼所見之對境為色塵，而佛性乃無為法，絕對不可能被色法涵蓋。假若佛性真的可以依肉眼見之，那麼請問它的長短、大小、形狀、顏色又如何？

憨山老人在《金剛經決疑》中也曾提到過五眼的問題，他對此的解釋是：『空生疑佛具五眼，將謂有法可見，有世界眾生有情。世尊告以所具五眼非眼也，但約見眾生心為眼爾。』藕益大師在《金剛經破空論》中亦云：『夫五眼者，能照之知見也。』從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裏所說的『眼』哪裡是指肉眼！這五眼均為眾生本具之功德，通過信解佛經、努力修持、戒定慧次第升進，一定可以將之顯發出來。若把經中所言的眼見佛性理解成肉眼見佛性，只能說持此說者混淆了五眼

與六通、肉眼與五眼及『心眼』、照與見之間的界限、關聯。《涅槃經》中對此說得非常明瞭：『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瞭；佛眼見故，而得了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不論是肉眼、天眼還是慧眼，都無法『眼』見佛性，只有佛眼才能將之了分明地一覽無餘。

爲了掩蓋自己論點中的致命缺陷，蕭先生又在別處提出所謂的『綜合肉眼說』。即他認爲眼見佛性之眼除了包含眼根外，尚綜合了從心到如來藏一系列器官、心意識乃至佛性等或精神或物質或超離言說的種種實體與非實體之活動、功能。這種論調依然掩蓋不了其本質上的錯誤，一個非常淺顯的反駁理由是：在「綜合肉眼見佛性」說中，肉眼發揮不發揮根本作用？如果發揮根本作用，則我們已在上文破斥過此種觀點；如果肉眼不發揮決定性作用，那麼僅以肉眼結合如來藏爲例，如此說成立，則有如來藏自己見自己之過。如來藏在什麼樣的對境下可以見到如來藏？肉眼見不到佛性，佛性自身也無法見到佛性，以此理推之，人人手中都沒有一分錢，這樣的人即就是湊足一千個，依然湊不出一分錢。『綜合見性說』的漏洞也就在這裏。

另一方面，根據《俱舍論》的觀點，眼識的產生需要具備三點條件：外境、眼根以及作意。剎那間具足這三點，隨後眼識便告產生。如果如來藏要見如來藏的話，

那麼它又是如何作意的？最後再強調一點以正視聽：按照因明的觀點，五根識皆為現量親見、親聞、親觸等，若肉眼能見，當為現量了了而見。但佛陀在經典中早已說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薩都不可能現量了了親見佛性。既如此，凡夫云何得以憑肉眼就親見佛性？

既無教證，也無理證，看來我們又得問一句老話了：這到底是在闡發經義，還是在大肆宣揚自己的分別念？

蕭平實說：「有謂《大智度論》所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為中道』，乃是說緣起性空，謂緣起性空即是中道。然而此種解釋乃依二乘法而解釋龍樹菩薩之中道，實非中道，何以故？以緣起性空所顯一切理，皆依有為法之現象界而言；現象界之一切有為法悉皆不離緣起性空，是則一切皆屬無常，終歸於空無；此則無性，不名空性，名為無常性；既性無常，不名中道，此非大乘《大般若經》、《大般涅槃經》、《楞伽經》、《楞嚴經》、《圓覺經》、《維摩詰經》、《法華經》所說之中道也。」

答：蕭平實先生認為緣起性空非為大乘中道、人們錯解了《大智度論》以及龍樹菩薩之密意，對此可破斥如下：

般若經典、《大智度論》所闡釋的皆為大乘緣起性空之成佛之道，非為成就聲緣

羅漢之二乘法。般若經中一再強調：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為本體不恆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對此，《大智度論》引用佛語已將這一觀點表達得異常清楚：『舍利弗，色、色相空，受、想、行、識、識相空；檀波羅蜜、檀波羅蜜相空，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內空、內空相空，乃至無法有法空、無法有法空相空。四念處、四念處相空，乃至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相空。如法性、實際不可思議性，不可思議性相空。三昧門、三昧門相空，陀羅尼門、陀羅尼門相空。一切智、一切智相空，道種智、道種智相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相空。』《中論》中同樣直接指出一切法本來為空的道理：『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回諍論》中亦云：『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這些經論統統都在表明：不僅有為法是空性，也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但在顯現上則恆常具有、無欺存在。

不過蕭先生卻似乎不這樣認為，在其所著的《狂密與真密》一書中，先生即如是論述道：『當知一切有情所知之心及覺知性，皆不能外於名色而獨存；能外於名色及一切法而獨自存在之心，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此識於凡夫及解脫道之有學位中名為阿賴耶識，無學位中改名為第九識異熟識，佛地改名為第十識無垢識，亦名真如。未至佛地之前一切位中總名如來藏）可以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其餘一切識皆不

能外于諸法而單獨存在。』且不說在這幾句話及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將如來藏不加任何區分地等同于阿賴耶識這類錯誤，單就其認定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可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這一觀點即可看出：蕭先生顯然堅定地認為如來藏或阿賴耶是實有的，因只有實有法才談得上不觀待一切因緣。如果我們沒有歪曲平實先生原意的話，則以下結論的推出當屬必然之結果：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儘管先生拼盡全力、毫不『嘴』軟地痛斥別宗，特別是密宗的某些宗派為常見外道，奈何自己的觀點卻真正與常見外道不謀而合，這多多少少會讓人產生一種看某些人自扇其臉的感覺。執著了如來藏或阿賴耶的實有，然後再來大談中道，這無論如何都有點自相矛盾的味道。因所謂中道必須破除一切邊執，牢牢執著如來藏的實有之人，又怎可能了知諸佛菩薩宣講中道的密意？雖說在《邪見與佛法》中，先生曾懇請諸方大德『莫因愚之舉陳「如來藏實有」，便責愚為「執著如來藏」，愚意乃在辨正此第八識實有，教化佛門中之斷滅論者回心，純為佛教正法著眼，無著可言。』但我們還是要責其執著如來藏，因只要承認法界中有不空的成實法，對此法的執著便決定無法消除。既如此，中道又從何談起？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實有，包括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的本體實有，中道才有可能現前——如果說中道有密意的話，恐怕這

才是它本具的密意。若非如是，則以上經論應在破除了一切法的成實性之後，再來安立阿賴耶識、如來藏的成實性，如此方才符合他本人對龍樹菩薩密意的『挖掘』——『龍樹此偈乃闡釋大乘般若空性，非謂五陰及諸現象界之空相；乃謂如來藏之中道空，非謂二乘法中緣起緣滅之空相。真實中道觀者真如佛性也，……以此智慧而斷遍計執性。於一切緣起緣滅之依他起性中，證得如來藏之非有非無中道空性——圓成實性；方符龍樹此偈本旨、真實證驗中觀，不墮二乘無常法中，……』不過，不論是般若經還是龍樹論，在破析了萬法實有、建立了真實中道之後，都沒有再提出過存在一個不空的阿賴耶識或如來藏的觀點。順帶說一句，看來先生始終不解佛陀於第三轉法輪期間所安立的如來藏之『有』，與第二轉法輪期間所破除的萬法之『有』到底有何區別，一如先生籠統地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劃上等號一樣。

另外，若按照蕭先生的論斷來分析，則斷除了遍計執即為非有，而留下緣起緣滅的依他起則謂非無，如此即成為四邊戲論中的第四邊『非有非無雙俱邊』。這樣一來，不僅這兩邊戲論未被斷除，而且依此理推之，有邊、無邊的執著也未被放下，這就直接與《中論》中的論述『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相違背，這又如何能被稱之為中道？

下面再從蕭先生的諸多文章中摘取一例，以令大眾更進一步理解先生眼中的中

道或曰空究竟是何景觀。

先生曾把如來的解脫空理解成如『人去樓空的村莊、枯竭的河川、瓶中無水，並非沒有了村莊河川瓶子，由於其中已經虛無了，所以說是空。』依憑《楞伽經》的論證，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所謂的『解脫空』與說經堂裏沒有人、馬上沒有牛一樣，都是最低劣的一種空。此經中云：『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既然此經中已經明白揭示了空的真實含義，如果再按照蕭先生的論述看待佛陀的解脫，則有無上正等正覺之佛陀所證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這種過失！可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法界當中依然存有不減的山川河流與瓶子吧。

如來根據不同眾生的根基而分別闡揚了八萬四千法門，其三轉法輪的究竟密意依然是針對所化眾生的不同根性而相應施與了義或不了義之教授。只有在理解了這個大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既不割裂三轉法輪的整體性，又能清楚了知究竟說法與不究竟說法之間的區別，從而力斷籠統含混、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錯雜混亂等過失。我們必須瞭解，第二轉與第三轉法輪既本體相通，同時又反體有別，只有這樣才能把如來藏與空性完美地統一起來，否則都不可能達于中道。



個別人總是要把緣起性空當成空無之斷滅來理解，但這兩者之間實有天大的差別。空無之斷滅是謂先有後無；而緣起之萬法其本性就是空性，正因為空所以才可依各種因緣而得以顯現。認為緣起緣滅是無常性、非中道的觀點是否是真的斷滅見，智者當以經教自己衡量，因緣起緣滅闡發的恰恰就是遠離有無執著的中道觀。解釋般若經典及龍樹之論的意旨，如果只憑藉凡夫的分別念，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師心自用、難以契入佛經堂奧。對於無師自通之人的那些未經過印證的種種說法，我們只可以一家之言、一得之見待之，真要奉之為聖旨，那就只能說明自己眼界太狹窄了。」

謹答：

索達吉堪布完全不懂「總相智」與「別相智」這兩個名詞，卻敢於狂言：「這一個『智』大概可能是蕭平實先生自己隨意臆造的名詞吧，也許他自己根本就未了達總相與別相的內涵。在佛法中，這兩個概念恐怕並無可靠的教證依據。」難道密教中人皆是如同索達吉堪布一樣，不肯深入經教，甚至連求證的動作都不做，就敢對於不合自己心意者、信口開河、自以為意、傲慢的教訓他人嗎？連菩薩論藏聖教量都敢誹謗，如此之人，實屬叛教離道、欺師滅祖之人。今舉經教記載，再次揭開索

達吉堪布所學虛妄的本質，也再度呈現密教中人隨意以自己的意思來解釋佛法名相，呈現密教中人隨意以外道見來取代佛法名相的真實意涵：

譬如《大智度論》卷十七，龍樹菩薩云：「復次，除菩薩，餘人欲界心不得次第入禪；菩薩行禪波羅蜜，於欲界心次第入禪。何以故？菩薩世世修諸功德，結使心薄，心柔軟故。復次，餘人得『總相智慧』，能離欲，如無常觀、苦觀、不淨觀；菩薩於一切法中能『別相』分別離欲。」

又如南嶽思禪師於《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云：「從初發心至成佛果，作大佛事，心無所著，『總相智、別相智』辯說無礙，具足神通波羅蜜，供養十方一切佛，淨佛國土，教化眾生。」

復如《阿毘達磨順正理論》云：「唯世尊有遍達有情一切漏盡『別相智』故。謂薄伽梵於諸有情，一切漏盡品類差別，智無罣礙。二乘不然（不字讀作否），是故力名唯屬於佛。」

亦如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卷十五云：「謂如實知六觸入生滅，是名『總相』知一切法，非『別相智』。佛『總、別』悉知，名一切智；是比丘總知諸法無常等，故名一切智；其名雖同，而實有異，名攝一分。」

所以總相智與別相智，絕非索達吉和那些不懂佛法密教祖師胡說瞎解的意思，

而是說概略了知的智慧名爲總相智，從種種面向中去了知的智慧名爲別相智；索達吉堪布連自己密教也奉爲祖師的 龍樹菩薩所說有關於「總相智」與「別相智」的如此開示，都不能了知，而以其書一併加以誹謗了；如此愚癡、如此行徑，斯爲何種心行？又，索達吉堪布因爲不信成佛之道必須修學種智之理，因此問說：「那我們就要問一問了：釋迦牟尼佛當年苦行修道、並最終證悟成佛時，都向哪些上師請教過唯識法門？」索達吉堪布是不懷好意的問，筆者倒是要正式的、善意的回答索達吉與佛門學人的疑問。若查閱大藏經中的本生部，我們可以得知的有：

一、善慧（釋迦牟尼佛久遠劫前的本生姓名）以髮鋪地，讓燃燈佛足不履污地，使燃燈佛的莊嚴身相不被泥沙所污後，善慧即常親近燃燈佛，向佛請益一切修行法門，是故修行進步神速。

二、憍陳如佛時，釋迦牟尼佛當時仍未成佛，時爲轉輪聖王，名爲甚勝。常隨佛學三藏佛法。

三、吉祥佛時，釋迦牟尼佛當時身分爲婆羅門善喜，隨佛出家修學佛法。

四、善意佛時，釋迦牟尼佛爲天龍王，親近供養如來，勤修佛法。

五、之後釋迦牟尼佛曾禮敬、供養、親隨修學的佛有：離日佛、所照佛、高見佛、蓮花佛、那羅陀佛、蓮花上佛、善慧佛、善生佛、喜見佛、義見佛、法見佛、

義成就佛、帝舍佛、弗舍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

如是諸多無上大善知識，皆是釋迦世尊成佛以前所禮敬、供養、親隨修學過的上師。也由于世尊往昔生生世世隨諸佛修學無生法忍，廣行布施，供養十方諸佛，教化十方無量的眾生，廣修六度，累積福慧資糧，最後降生人間，方才得以圓滿一切種智，福慧兩足而成人天至尊，成爲娑婆世界的第四佛，常處於無住處涅槃而化育有情，永不入滅、永無盡期。如是諸修學過程，凡是佛教真學佛法之人，最後人必皆經歷，唯是尙未具足圓滿福慧，故尙未成佛。亦如密教上師，不也每多告戒弟子若不歸依上師，至心誠心深信受奉持上師，縱有學咒，一無是處？如是言說，亦顯示一般的學人對於高深的佛法正教，若不遵循正法導師的教授，要想有所成就，很難極難。

但是無生法忍是深廣勝妙的至深佛法，經由修習一切種智才能成就；若證得初分一切種智，即是發起無生法忍者，即名證得道種智，即是初地菩薩；若具足一切種智，即是成就究竟佛道，唯佛有之；是故一切菩薩修學一切種智所獲得的無生法忍，皆只能名爲道種智，不能名爲一切種智；只有佛的無生法忍才能稱爲一切種智，而一切種智的內容則是全部是第八識所含藏的一切種子的智慧，想要修習這種

智慧的人，必須親證如來藏以後，再通達般若系的經典，成就別相智以後，才能夠跟著大善知識修習，初悟的人聽都聽不懂，那是因為他沒有般若智慧上的別相智，所以聽了也不懂。這是正覺同修會內四眾同修所共認知的事實，由此即可知了一件事實：般若的智慧中，必定有四種智慧，第一即是初悟如來藏時所發起的總相上的粗略智慧，名為總相智；第二即是悟後進修般若經典、進修禪門差別智以後所產生的種種別相上的較深廣的智慧；第三即是在別相智的基礎上再進修一切種智而發起的道種智，成就無生法忍；第四即是如來藏所含的一切種子的智慧的圓滿證得而稱為實證一切種智，唯有諸佛方可名為實證一切種智者。

一切種智含攝極廣，這浩瀚無涯的一切種智：外在山河世界、內在身心世界，為何一切是所生法？為何是一切唯心造？第八識心是如何成就極樂世界的莊嚴？第八識心又如何成就一切佛世界的莊嚴？佛菩提又如何是由第八識心所莊嚴？如何又是一心含攝一切法？如何經由第八識而成就盡斷二障隨眠大菩提果？如何發起大圓鏡智而圓照十方，普知一切眾生心？如何是無住處涅槃境？如何是涅槃唯心所顯而唯名施設？如何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即是自心如來自住境界？為何證得第八識以後仍然不能了知往世事而得宿命通？……等，如此眾多無量法的修學與無量數的疑問，都屬於一切種智所含攝的範疇，就算吾人是已經破參明心證悟了，若不親隨善

知識修學，試問：如何是下手修學處？若無具備道種智的菩薩教師來引導教授，根本就無從入手。但是這些道理，索達吉根本不知；莫說少學而又不讀經論的索達吉，乃至藏密所有的祖師，也沒有一人能知；因為他們連親證如來藏所發起的總相上的粗略智慧都沒有，如何有能力了知？根本就是連思索這個意涵的因緣都沒有！因為這是親證如來藏而發起般若總相智，並且是具足了別相智以後，才可能發起的疑問，才可能探究的問題；但是藏密祖師連親證如來藏的粗淺的總相智都沒有，如何可能發起這種疑問？根本連發起這種疑問的因緣都沒有啊！

另一方面來說，學人未成佛前，如果已經久劫修行，位在地上的菩薩，或是未入地的久劫修學菩薩，雖然未離胎昧，前一世之意識已斷滅故；但是因為世世學佛，串習修行，世世增上，在阿賴耶識所具有的「能藏、所藏、集藏」的體性功能下，積累了修習的智慧法種，令得此世學人能夠在機緣成熟下、經由佛菩薩安排的因緣而自證明心，踏上繼續修學佛法、自利利他的慈悲心菩薩行。此說，於事於理皆為真實，是故禪宗諸多祖師，譬如永嘉禪師、慧忠國師、天然禪師、破楞嚴禪師、近代福建台灣之廣欽老和尚，以及平實導師，皆能自參自悟、自肯自立，發明心地，而能夠出世暢演佛法、自利利他，平實導師更能夠摧邪顯正，救護學人，宏揚正教，使得極為強勢的、向來都不容許任何人作負面評論的印順法師、昭慧法師……等人，

不能置辯。

此中若有地上菩薩乘願再來，於自參自悟後，或得佛菩薩垂護，或是自身往昔所修種智現前，便能快速修證而在此世示現進入地上階位，或初地、二地、三地、……不等，成爲人間大善知識，能夠廣利有緣學人。當年釋迦牟尼佛降世人間前，已是妙覺位階最後身菩薩，般若證量及神通廣大難量、不可思議，但是在人間出生、成家、出家、苦行、成佛，示現爲有胎昧而不懂一切佛法的凡夫相，其實都只是爲度娑婆世界的剛強頑劣、欺師滅祖、惡習深重眾生的示現，也是爲了鼓勵人們：人類經由修行是可以成就佛道的。使得人們不對人身輕視，而能珍惜道器、精進修行佛法；也是要令無明眾生對於世尊能夠隱其威神之力而示現爲凡夫眾生，如同善財大士一般的從凡夫地而成妙覺一般的成佛，因此而對世尊能夠隱藏威德力的示現，對世尊如此不畏艱辛的慈悲示現而生起恭敬心、景仰心，對佛產生信心力與親近力，由此能入佛道。

而且，一佛的出世，是人天的大福報，是人天所累積的善行、所累積的功德力、所累積的追求解脫、追求實相的因緣已經成熟具足，才能夠感召一佛出世，住世傳法，利益人天。而且佛只會在已經沒有佛法的地區降生教化眾生，如果人間尚有三寶住世，不論是實義三寶或是表相三寶，佛都不會感召降世出生人間，因爲，只

要有表相三寶所在之處，自然會有實義僧寶以種種身相示現在人間，住持正法、教化有緣眾生。縱使因為世間已經沒有人具有實有般若及解脫的因緣，而導致沒有勝義僧寶出現在人間，最不濟，眾生還可以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唯除謗三寶、謗方廣經典、謗如來藏阿賴耶識者。凡是誹謗三寶者——包括誹謗宣說大乘了義佛法的勝義僧在內——不論是在知情或不知情的狀況下，犯下誹謗三寶之業，極樂世界就不攝受此輩眾生，再怎麼念佛，也是往生不了極樂世界的，因為即使是最慈悲的彌陀世尊，也不攝受誹謗阿賴耶識的人，因為誹謗阿賴耶識的人，即是誹謗菩薩藏、誹謗方廣大經的人；方廣大經所說者皆是阿賴耶識的內涵故，都是在宣說阿賴耶識所含藏的一切種子故。是故學人修學佛法，要當正法而行，離於外道，莫趨密教不實邪徑。由此可見，般若慧學的總相智、別相智、一切種智，是確實有的；否則，聲聞、緣覺聖人為何只有一切智而無一切種智？為何只有解脫智而無般若智？又為何地上菩薩只有道種智而無一切種智？乃至即將成佛的妙覺菩薩都沒有一切種智？又為何證悟後的菩薩，經中只說是第七住位？尚且不能獲得十行位、十迴向位的果證，何況入地？為何地上菩薩的論中說初悟的人所獲得的般若智慧只是根本無分別智？而無後得無分別智？而說真見道證悟後必須進修相見道，才能具足後得無分別智？根本無分別智不是總相智，那又是什麼？有了後得無分別智，仍然不能入地，那不



是別相智，又是什麼？難道可以稱之爲道種智嗎？爲什麼又開示說後得無分別智具足了以後，進修一切種智才能獲得道種智？如此看來，總相智、別相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是真實有的，否則的話，就會像藏密祖師胡說的那樣：所有的人都是一悟就立即成爲究竟佛。而不是像經中所說的只有最後身菩薩才可能一悟成佛。所以，索達吉對最後身菩薩與諸地菩薩的差別，對地上與地下菩薩的差別，對已悟與未悟菩薩的差別，其實都是懵然無知的，連初悟時的總相智都沒有，根本就是佛法的門外漢，如何敢大膽的評論已經具有道種智的平實導師呢？

那麼，云何索達吉堪布會有此一問：「釋迦牟尼佛當年苦行修道、並最終證悟成佛時，都向哪些上師請教過唯識法門？」謂索達吉堪布不知以上正理，不真知發願受生義，不信有一切種智、道種智，不信要生生世世修學無生法忍，不信唯有最後身菩薩在無量劫中修集福德智慧圓滿以後才能一悟即成佛道，更不信此爲最殊勝的成佛之道故。因爲密教的教義，完全欠缺這一部分，偏偏這一部分正是悟後修學佛法最重要的部分，又佔所應修證的最大部分，密教中的法義卻完全沒有；乃至黃教一派根本就否定這個過程與內容。而且四大教派中所說的般若，都是在意識心上作文章，而不是像經中所說的取證如來藏阿賴耶識而發起般若智慧，甚至妄想否定如來藏以後，以意識思惟而獲得般若智慧；觀索達吉堪布舉示密教祖師對於「總相

智」與「別相智」這兩個名相的解釋，就可以知道，索達吉堪布與密教祖師確實是「不懂般若的心外求法的外道」。

在《成唯識論》卷九，聖玄奘菩薩依據經典而撰述的成佛之道，共分爲唯識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抉擇分。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漸次悟入唯識？謂諸菩薩於識『相、性』，資糧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引發真見；在通達位，如實通達。修習位中如所見理，數數修習，伏、斷餘障。至究竟位，出障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復令悟入唯識相、性。初資糧位，其相云何？頌曰：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於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此位未證唯識真如，依勝解力，修諸勝行，應知亦是解行地攝。……

次加行位，其相云何？頌曰：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論曰：菩薩先於初無數劫，善備福德智慧資糧，順解脫分既圓滿已，爲入見道、住唯識性，復修加行，伏、除二取，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此四總名順決擇分，順趣真實決擇分故。近見道故，立加行名，非前資糧無加行義。……此位亦是解行地攝，未證唯識真勝義故。

次通達位，其相云何？頌曰：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

故。論曰：若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然此見道，略說有二：一、真見道，謂即所說無分別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二、相見道，此復有二：一、觀非安立諦有三品心：……。二、緣安立諦有十六心。此復有二：一者依觀所取能取別立法類十六種心，謂……。二者依觀下上諦境、別立法類十六種心……。諸相見道，依真（而）假說，世第一法無間而生，及斷隨眠，非實如是；真見道後方得生故，非安立後，起安立故；分別隨眠，真已斷故。前真見道，證唯識性；後相見道，證唯識相；二中初勝，故頌偏說：前真見道，根本智攝；後相見道，後得智攝。……菩薩得此二見道時，生如來家，住極喜地。」

總相智者即是指根本智；別相智即是含攝於後得智中，隨後增上修學，學人修證至通達位，如實通達，始入初地入地心中。「總相」非是如索達吉堪布及密教祖師所言指「法」，而是指「一切法所依的實相心體自身」，即是第八識心體自身的了知；也是指「出生一切法的本體自身」，但是初悟者此時仍然不知此心能出生一切法，所以名為總相智，還不知道祂能出生一切法，所以尚未生起別相上面的智慧，所以總相就是指法界實相心第八識阿賴耶識如來藏自身。

學人因為證悟如來藏，相應般若慧學的本來無生而能安忍，就有了能夠現觀第

八識作用的智慧，能作為實證別相智慧基礎，是故說為具有總相智。具體來說，是為下品轉識成智的初分，即是意識所有的下品妙觀察智的初分，以及第七識所有下品平等性智的初分，始進入真正的一佛乘大門，能夠開始真正的修行大乘佛法。「別相」一名，指實相心第八識如何與一切法——包括前七識在內——異、生滅、斷常、俱不俱的法相，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

此一別相智，其函蓋範圍則有廣狹之別：狹者，謂學人從開悟得總相智起，修證至入初地心前名別相智；廣者，從得總相智起一直函蓋至究竟佛地為止，都是別相上的智慧。在小乘法中也有「總相智」與「別相智」這兩個名相，與大乘比較起來，則是淺顯太多。謂小乘法的「總相智」是指聲聞乘證知二乘菩提的解脫慧的總相，觀行而確認意識為生滅有為法，也就是斷我見、三縛結；中乘法的「總相智」則較為深利，謂緣覺乘人所知境界，不僅經由觀行而確認意識是生滅的有為法，更發現到一切的三界現象皆是因緣所生、因緣所滅的緣起性空法。並且，緣覺乘人不落入外道斷見中，因為緣覺乘人智慧較深利，他知道一切法的背後，一定有一個緣起之因，只是他無心要去探究；跟聲聞人一樣，他只要追求不受後有的涅槃境界，不求佛道，所以對於了知「法界因」智慧的追求，也就是說對於般若實智的追求，他沒有興趣，不夠大心，不願意在未離胎昧的情況下，為度眾生出離生死而使自己

世世不斷的受生而生死輪迴，是故名爲小乘人。

索達吉堪布及密教祖師不懂三乘正法的差別，端在證不證如來藏、端在有沒有般若實相智慧上而有差別，根本不懂以上正教正理，卻大膽的違背聖教真義，而妄言：「所謂的『總相』指法，能了知總相的智慧則是一個人的分別念；而所謂的『別相』則指的是五根識現量親見、親聞等的境界。如果說佛還有『總相智』的話，就會有佛陀執著無實法的概念這一過失。」如此亂解佛法的行徑，正好舉證顯示了西藏密教古今上師的通病，也顯示密教中人擅以己意來解釋佛法名相中的境界相，索達吉自己的言說也成爲誹謗三寶的言論，自誤而且誤人。

筆者茲依聖 玄奘菩薩所教成佛之道五個階段略述整理如下：

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菩薩先於初無數劫，善備福德智慧資糧」、「求住唯識性；於（能、所）二取隨眠猶未能伏、滅」、「於識相、性，資糧位中能深信解」、「此位未證唯識真如。」

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抉擇分」、「菩薩於初無數劫，善備福德智慧資糧，順解脫分既圓滿已，爲入見道、住唯識性，復修加行」、「復修加行，伏、除二取，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此四總名順抉擇分）」、「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近見道故，立加行名。」

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見道位有二：真見道位、相見道位。

四、真見道位：「真見道，證唯識性，根本智攝」、「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真見道，謂即所說無分別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斷二障分別隨眠，漸證漸斷或有意樂力堪能頓斷頓證」、「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相見道位：「此復有二：一、觀非安立諦有三品心：……。二、緣安立諦有十六心。此復有二：一者依觀所取能取別立法類十六種心，謂……。二者依觀下上諦境、別立法類十六種心：……。」、「相見道證唯識相，後得智攝」。「菩薩得此二見道時，生如來家，住極喜地」、「諸見所斷及修所斷迷理隨眠，唯有根本無分別智親證理故，能正斷彼，餘修所斷迷事隨眠，根本（智）、後得（智），俱能正斷。」

五、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粗重故，便證得轉依」、「十地中由數修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粗重種子，便能證得廣大轉依」、「能轉捨依他起上（之）遍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中（之）圓成實性」、「轉煩惱障，得大涅槃；轉所知障，證無上覺」、「謂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兩種轉依，由斯證得。」（修行過程中之具體名相與解說，請參看《瑜伽師地論》、

《楞伽經詳解》、《成唯識論》、《解深密經》及《燈影》一書。）

六、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佛身中（之）十八界等，皆悉具足，而純無漏」、「此轉依果，又不思議，超過尋思議道故，微妙甚深，自內證故，非諸世間喻所喻故」、「此又是善，白法性故，清淨法界，遠離生滅，極安穩故……」、「此又是常，無盡期故，清淨法界，無生無滅，性無變異，故說為常」、「自性身，唯有真實常樂我淨，離諸雜染，眾善所依，無為功德，無色、心等差別相用」、「四智心品，三身變化，能益一切生」。

以上所引，皆是「唯識」正教，是玄奘菩薩秉持無著菩薩、世親菩薩得自彌勒菩薩的開演示義。密教自稱亦是傳承自彌勒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的法統之一，然而密教所說的法義卻是違背師教，離經叛道，背反佛意。密教法義根本無有種智、般若之可言，密教連最基礎的成佛之道所應修證之「四加行」法義的法教，也都不如理亦不如實，連我見都斷不了，專在能、所二取意識心境界上大做文章：

譬如《密勒日巴大師全集》中，密教祖師註解的四加行佛法知見為：「加行——密宗之準備性的初步修行，以為『起、正分』或大手印之修法、作為前行準備基礎之工作。普通有四種，所謂四加行是也：一、十萬大禮拜，二、十萬上師咒，三、十萬金剛薩埵百字咒（筆者按：懂得藏文的人即可了解，百字大明咒實質上是為『鬼神祈

請懺悔咒』，其實是雙身邪淫法門的咒語）四、十萬供養曼陀螺、或曼達。」根本違背佛所說的四加行的真實義，與佛法中正斷我見的四加行根本無關，這也是密教古今祖師以自己的意思取代佛法正理的具體事證。

《阿底峽與菩提道燈釋》阿底峽對佛法四加行之解釋亦復錯會：「修密咒的條件：一、梵行者……知真者無過。……二、在家眾：關於『知真者無過』這句頌文的意義，我有許多上師恩賜的教授：

1、有位賢善的上師說：「如果菩薩了知有情的利益，而他的心又被慈悲所左右，那麼無論他怎麼做，都沒錯，而且其福德反而隨之增長。」這是指證得小品忍位的菩薩。

2、某位聖哲說：『知一切法如幻，並明了彼真實性的瑜伽士，不會有任何過錯。』如說：『瑜伽士若知：諸法如水月，則彼將不受，罪福等所染。內外此諸法，是心且如幻，復非常非斷，不分別二俱，執實毒不染。誰能見如是，知幻且無過。』這是指：證得小品世第一法的菩薩沒有過失。

3、關於上師福德比丘對「不生過失」的看法，應該閱讀上師所做的那部論。他的觀點是：即使初學者也沒有過錯。

4、其他的聖哲則說：「依照《聖迦葉所問經、授記變婦女經、吉祥最勝第一續、



有義調伏續》，以及上述以外的其他密續和聖龍樹、阿闍梨提婆等所造的那些論典的方式去做，就不會有過錯。」意指：「知真者無過」是在證得小品頂位的時候。

5、其他的聖哲說：『引發一切法無生的勝義菩提心，並且已經在心中生出勝義菩提心的人也沒有過錯，因為明了諸法真實性者沒有過錯。』意指：『見真諦者不會有過錯。』

在在證明了阿底峽對四加行的認知根本就錯了，如今寫在書中，索達吉還能否認嗎？還能辯解說密教祖師沒有自己亂解釋佛法嗎？還能辯說西藏的密教祖師懂得佛法的四加行嗎？

密教中公認的「聖者」宗喀巴，於《皈依發心儀觀行述記》中開示四加行云：「瑜伽行人修習密宗大法，應先修學四種加行，清淨相續，積集資糧，獲得加持，而後始易相應。四加行者：一、皈依發心，二、金剛薩埵百字明或三十五佛懺，三、供曼陀羅，四、上師瑜伽。」也是公然的以外道法取代佛法中的四加行，如果宗喀巴不是不懂得佛法，那就是故意以外道法的四加行來取代佛法的四加行，來誤導眾生、毀壞佛教正法，那就是居心叵測。索達吉上師能否說明一下，究竟宗喀巴是哪一種心態？

於《大樂光明——金剛乘之大手印》一書中，西藏密教上師對四加行義則作如是言：「四加行：這些準備工作是爲了進學更深密法而設計，它們可清淨行者身、口、意三業之業障，使修道易於成就；也可以產生一些資糧使行者更易了解較深的密法；這種除障、積集資糧的過程常常被比成農夫耕田、種植，第一步要除掉石塊、雜草，然後澆水、施肥等等，正如這些工作保證了成功的收成，同樣地，這些準備工作保證密法修習成功。」

簡略列出四加行如下：1、皈依、發菩提心：從此成爲佛子、大乘行者。2、供曼達：這是累積福德資糧的方法。3、觀想金剛薩埵及念誦百字明：這是清淨業障的方法。4、上師相應法：這是獲得上師加持的方法。」也是以密教自己發明的四加行，來取代佛菩薩所教導斷我見的四加行。

《藏密修法秘典》卷一，更是狂言：「四加行法，在密乘中，稱爲前行共道。顯密二道所共修故，顯密修者前導行故。」既然說四加行是顯密共道、顯密共修之法，則應該顯密二教所說的四加行都是一樣的法才對，但是密教上師卻睜眼說瞎話的說出了完全不同顯教的自己發明的四加行。特別的是，密教所說的四加行中的百字明的念誦，正是雙身法、鬼神法，然而，顯教絕對不跟密教鬼神邪淫法「行共道」，顯教也絕非密教的「前導行」，而是可以令人成佛的本自具足成佛法要的正道；密教所

說的修行法與理論卻是：連基本入門的般若實智的總相智慧，都無法證得，根本即是外道的妄想邪見，是索隱行怪的外道低俗下賤貪淫的不入流的行門。密教古今上師如上所舉的四加行言論，只顯示出密教祖師的狂妄無知、無明妄語，與誣賴三寶、破壞三寶的行徑，所說所證皆是不如實的言語。但是索達吉對此竟然完全不知，還要強出頭的為密教辯護；如今舉證顯示他的矇騙眾生的行為，顯示他的言語都是欺騙眾生的妄語。

密教祖師其實根本不懂顯教、不懂佛法，連基本的佛法名相都不懂，更不能知佛意。真正如實的佛法四加行，謂：

一、 煖位：佛教學人尋思「名、名義、名義自性、名義自性差別」，尋思三界中一切人為私自施設的名與相，皆是建立的「假有實無」，因為沒有自體性的緣故。接著再觀察：「如果吾人沒有了意識及前五識（能取識）的話，那麼一切人為施設的名相「名、名義、名義自性、名義自性差別」四法還在不在？因為這樣的現觀思維，學人就能夠得知「此人為的四法必須依於能取的六識才能被吾人所覺知」，學人因此「明得定」，決定於正確的正見，建立正確的知見，而發「下尋思」，現觀所取空，建立此位尋思之果為「煖」位。

二、 頂位：學人依煖位所起的定見，繼續深入尋思，漸漸發起「上尋思」，能夠

現觀「名、名義、名義自性、名義自性差別」四法皆是依於六識才有的所生法，依於六識的覺知心才能夠了知萬法，親自證驗一切六塵萬法，所取的諸法，皆是假名施設，毫無真實體性。如此現觀「所取」六塵萬法一切法性空，得決定信，立為「頂」位。

三、忍位：謂學人已印定「所取」一切法性空，復對於「能取」的前六識覺知心起觀察思惟，能夠了知不僅「所取」的一切法性空，「能取」的六識覺知心也是性空，沒有真實體性，發起「下如實智」，能夠安忍於經過觀察思維整理後所知的「所取非有」、「能取亦不實」真義，證「印順忍」，具足「下如實智」，是名「忍」位。

四、世第一法：印前「所取空」，順後「能取空」，再深入現觀五蘊十八界現象界性空之理，發起「上如實智」，心得堅定，盡信「能取所取俱空」，證「雙印能取所取俱空」，是為「世第一法」。

再作簡單的說明，於煖位時，不能證知「能取空」與「所取空」是什麼意思，沒有關係，只要堅信「能取（指六識）與所取（指六塵一切法）是不真實的、是假的」，具有這個「正見」也就算可以了。先讓學人有個準備動作、暖暖身的意意思。然而，正見是最重要的，知見一錯，就會永遠走不到目的地，所以對能取與所取的意思，

不可以像密教古今上師一樣的弄錯了。

頂位時，就要求學人一定要實證「所取是空」。要學人親證六塵相一切萬法皆是幻化，最後成空。這一部分還算簡單，凡夫俗人都會說「一切都是無常，都會成空。」來勸別人不要太執著，所以說這一部分還算不難（對情執重者來說，就難了些，所以情執深重者，要多多觀察跟深入思考「所取是空」），但是卻很容易誤會所取的意思，所取就是六塵萬法。

在忍位，學人要一再思惟「能取也是空」。要觀察建立「能夠分別的六識」一定是空，跟六塵一樣也是虛幻而不真實的「正見」，而且要一再的觀察確認這個道理。觀察在睡眠、昏迷、死亡時，意識的斷滅現象，要努力說服「末那」承認這一個實義，讓意識自己能夠忍受於承認自己是虛妄的事實。要觀行能取六塵的意識覺知心，確實是因緣所出生的有生之法，終歸無常，終歸要毀壞；也要觀察到覺知心在六塵中雖然一念不生時，也是能了知六塵的內容，這樣就表示覺知心不起一念的時候，仍然還是能取六塵的。能這樣如實的、確實的觀行，並且確認了，才能成爲四加行位中的忍位菩薩。

於世第一法位時，學人不僅真實確認「所取六塵萬法是空」，更對於自己所取、所認知的「能分別的六識」，也絕對承認是無常、是空、是假的，對於這一點，就算

是在晚上睡覺做夢時，在夢中也不會懷疑。末那正式承認「能取的覺知心與所取的六塵萬法都是空」，如此即說學人證得世間的最高實義，正式的斷了我見，成爲聲聞初果，成就世俗人中第一無上的正法實證，故名世第一法。

大乘修行人證此四加行圓滿者，心心堅定，不認意識爲法界實相心，我見及三縛結必斷，成爲聲聞法的見道者；這樣才是真正的解脫之道，但是阿底峽所說的密宗的四加行，與實證解脫根本就完全無關，因爲他所說的密宗的四加行，修到底之後仍然不能斷除我見，反而會像索達吉一般的堅執意識我，索達吉就是這樣被誤導以後堅定的認爲意識心是不生不滅的，具足成就常見外道見。如果能依照上面所說的四加行，伏除能取與所取而斷我見，證得解脫果的初果，再繼續進修大乘佛法，不久後必入大乘見道位，親證實相心第八識，證得般若根本智，入大乘無生忍，即是般若的總相智，然尚未獲得別相智。但是索達吉堪布與諸密教祖師皆無力證知此四加行真義，由於不能證知的緣故，便以外道法的修行法門套上佛法四加行的名義，甚至以百字明的雙身法密咒摻入四加行中，以四加行的佛法名義套在密教的外道法上，令人誤以爲密教之法就是佛教之法。然而，連四加行，這個大小乘的前行、共行，也是大乘行者的前導行，密教上師都如此胡亂拼湊，這種弄不清楚佛教法相內涵的密教上師，說其能懂佛法第八識般若，寧非空口說白話？盡是無義之談！

《心經》所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金剛經》所云：「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大智度論》：「諸佛及菩薩，聲聞辟支佛，解脫涅槃道，皆從般若得。……」皆依「般若」立義，而般若所證知的內涵就是第八識如來藏，就是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心體，及此第八識心體自身的體性，以及祂所含藏的一切種子的內涵；然而，索達吉堪布認同宗喀巴的邪法，認同宗喀巴否定如來藏的惡行，哪裡是懂得般若的人呢？既然索達吉不懂般若，又如何能夠解說般若義呢？又如何能有智慧與人討論般若的總相、別相、種智呢？索達吉堪布不知「中觀」與「唯識」的實質，也就不知般若的「中觀、唯識」二法在般若道上的定位，不知分別般若深淺廣狹的同異處，不知修證境界高低的必然性；更不知想要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佛地功德的話，一定要從七住位明心開悟起始，依此所得的般若之體修行才能完成，這都不是索達吉所能知道的。

萬丈高樓亦須從平地起，豈能躡等？而只迷信密教一悟就能成為究竟佛、報身佛的邪思，迷信於密教所謂的「諸法雖無性但能緣起因果」的無因論，迷信密教「見諸法緣起故破常邊；見諸法無自性故破斷邊」而不必親證法界實相理體第八識的理

論，卻不知道，這乃是意識所行不如理的「建立見」，這是意識所行境界。把第六識意識說成是第八識法界實相心如來藏，以如此的「無因論」與「斷滅見」來解釋般若的不斷不常之理，以如此的常見邪思來取代佛教中的實相如來藏的親證，佛法修行寧有斯理？時至今日，猶不自知，還強出頭來為密教的邪思謬想辯護，徒遭有智之士訕笑罷了。要知時勢已不我與，密教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了，密教中最秘密的雙身法已經全部曝光了，已經再也沒有秘密可言了，其理論與行門及證境的邪謬與虛妄，在《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已經全部加以明顯的舉證、解說及辨正破斥了，索達吉不肯在讀過四輯全部之後再出書為密教辯護，只根據他人所舉示的導師的片段文字，以及與道聽途說來的資料，就著書評論、誹謗導師，如今招來法義辨正後的更大的羞愧，真是咎由自招。俗語說：「瞞者瞞不識，識者不能瞞。」密教諸祖就是屬於不識者，不識佛法的密教祖師上師所說的法，也只能瞞不識佛法的世俗人，對於久學佛法的老修行人而言，根本就瞞不了。我國禪宗的第五祖弘忍大師曾經很誠摯開示說：「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印順法師不會認識到本心何在，縱使學盡一切法，尚且不免成爲言不及義之戲論；何況索達吉及密教古今諸師，都是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教正法，對自己、對座下弟子，有何利益可言？當知回歸顯教才是正途。



索達吉堪布言：「宗大師乃釋迦牟尼佛親自授記過的人物，豈能被蕭先生一句話就剝奪了其佛法導師的地位。佛陀在《文殊根本經》中親口宣說道：『於我涅槃後，大地呈空無，汝以童子身，廣弘吾教法。雪域聖地處，建具喜寺院，』……」在顯教三藏查無此部經名，顯然是密教祖師所編造的密續中的偽經，同於《金剛頂經》一樣，都是偽經。筆者在《佛說文殊師利行經》卻見有佛語如此開示，謂文殊菩薩所應世出生處與雪域有關處：

「佛告跋陀波羅：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蓮華，從母右脅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以此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初生出家，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眾生，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百仙人，令得不退轉。與諸神仙作比丘像，飛騰空中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加趺坐，入首楞嚴三昧，三昧力故，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其光遍照十方世界度有緣者。」

依據學界考證的結果，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大約為西元前34年至西元後67年之間。龍樹菩薩紀元大約為西元150至250年之間，蓮花生的生卒年歲大約在700

至800年之間，宗喀巴的生卒年歲在1357至1419年之間，是以依據佛語預記：「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百仙人，令得不退轉。」以上諸人包括凡夫的宗喀巴在內，都不會是世尊所開示能至印度或是西藏宣揚佛法之人。根據佛法禪宗傳承表，龍樹菩薩的師公馬鳴菩薩，約當是生活於西元一世紀前後的人物，倒是很符合佛所預記的事項。據《佛教典故趣談》記載馬鳴菩薩的事蹟：

「據說，當時的月氏國王對中印度發動戰爭獲勝，將一位辯才比丘與佛鉢一起『請』到了本國，並且因此少要了中印度兩億的戰爭賠款。

月氏國王率大軍返回後，群臣非常不滿。他們認為，佛鉢是歷史文物，又是佛教至寶，當作一億金錢也說得過去。但那位比丘又有什麼了不起？怎能也抵作一億金錢呢？他們於是便對國王說：『大王您以一億金錢請回佛鉢，當然是應該的。但比丘到處都有，我國之內也不乏高明之輩，您卻以一億的代價請回一位，雖然他名氣很大，富有辯才，我們覺得您還是吃虧上當了。您太看重他了，說不定他只是浪得虛名之徒呢！』月氏王聽到群臣的意見後，一句話都沒說。因為他知道，無論怎樣解釋都不會有用，群臣是不會因為自己的解釋來改變他們對這位比丘的看法的；要讓他們改變看法，就只能讓事實說話，讓他們親自見到這位比丘的佛法能力。他想：

這位比丘是位著名人物，能力無限，他若說法，受教化的肯定不只是人類，動物也必會有感應。想到此處，他立即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了。

一天清晨，月氏王領著群臣來到馬廄，指著裡面的七匹馬說：『諸位愛卿注意，這裡的七匹馬都比較能吃，但從現在開始我要餓他們幾天，既不餵草，也不餵水。其原因你們先不要問，到時寡人自有妙用。』諸位大臣一聽就糊塗了，好端端的馬，不知為何卻要被餓上幾天，實在不知國王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但國王既然已經決定了，也就只好由他去了，又不是什麼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犯不上因此進諫，於是那七匹馬果然便被餓了起來，達六天之久。

到了第六天清晨，國王對殿上群臣說：『諸位愛卿！你們不是懷疑我請來的比丘嗎？我特意在今天舉辦一個法會，請那位比丘說法，讓你們親自見識一下他的能力，看是我對，還是你們對。所以，今天大家的任務就是去參加法會。』說完，便帶群臣來到會場。只見會場上人山人海，全國各地的沙門、婆羅門都來了，將會場圍的水洩不通。

那位比丘端坐在會場中央，聲音朗朗，字正腔圓，將佛法奧義解釋的清清楚楚，明白曉暢，妥貼穩當，前來聽講的人沒有不明白的。更有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法會開始後，國王命人將餓了七天的七匹馬牽到會場，在他們面前放了水草。可是，當

那位比丘開始說法之後，七匹馬雖餓了許久，卻沒有任何一匹吃草飲水，反而是抬頭仰目，專心致志地聽起法來。不久之後，便各自淚流滿面，向天悲鳴。於是，月氏王的大臣們認識到他們的錯了，知道那位比丘確實價值億金，國王的決定沒錯。而那位比丘呢，人們終於知道他是位聖僧，連馬也能理解其說法的聲音，因而開始稱之為馬鳴菩薩。馬鳴的雅號就這樣流傳起來了。直到現在，我們也只能知道他的號，而無法知道其真實姓名。」

有傳述記載，加上有佛語預記，馬鳴菩薩又是禪宗正法傳承祖師，如此，證據再怎麼差，也比索達吉堪布沒有根據的信口開河，妄說宗喀巴為釋迦牟尼佛親自授記過的人物要真實得太多，而且強上千萬倍：「密續的佛經」裡所說的教義往往跟顯教中「佛親口宣說的佛經」聖教相悖，而且密教佛經的法義更常常與法界現象相違背，不能符合現象界中的種種法界所顯現的事實，根本不符理證；謂密續的佛經總是說意識是菩提心，總是說意識具備常住的真心體性，顯然未斷我見，陷在凡夫位中而不自知，當然是**凡夫所造的偽經**。然而現象界明明顯現：睡覺的人、昏迷的人與死人根本沒有分別外界六塵的能力，意識都是斷滅了的。昏迷的人，你在他耳邊大叫他也聽不見；睡熟了的人，你拿東西給他看，他也看不見；以正常的口吻跟他說話，他也聽不見；除非特別的大聲說話而吵醒他，然後再說一遍才能聽得懂；死

人則更聽不見也看不見，如此現象顯示意識有斷滅、中斷的生滅體性，不具有常住體性，是故，密續「佛經」所言所說都不可信，只是密教興起後的密教祖師所集體編造的偽經，所以既不通法界中的現象事實，也不通理證，更不通佛經聖教。

顯教佛經則是佛所親口宣示的如理正說，諸佛菩薩皆說意識是生滅法，有生起時，亦有滅去時，是有爲法；四阿含諸經中更說「意法爲緣生意識」，又說「諸所有意識，一切皆意法爲緣生」，是有生而且有滅的法性；而密續中的假佛經卻說意識是不生滅的常住法，既違教，也悖理，所以說密續中的佛經是偽經。索達吉以偽經來證實他所主張的「意識是不生不滅的常住法」，沒有絲毫的可信度。真心不是意識，真心不是生滅法，真心具有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體性。密教偽經如此違背世尊言教與現實法界現象，顯現密續偽經不是佛所說的經教，乃是外道典籍，乃是偽經，是密教祖師夤緣援用顯教佛經，吸收佛法名相以後再編寫偽造所成的偽經。卻騙世人說是世尊親傳的佛法，這是誣佛、謗佛；密教是藉著這種說詞來取信於學人，以利於密教祖師傳播密續。學人應當明辨真實，莫再信受密教密續的無義兼誹謗佛法的言論，應當修學顯教諸經中世尊所開示的真實言教。

《大乘起信論》卷下，馬鳴菩薩云：「如來藏具足一切諸性功德不增不減，凡愚聞已，不解其義，則執如來藏有色心自相差別。爲除此執，明以真如本無染法差

別，立有無邊功德相，非是染相。」

馬鳴菩薩此段開示正是爲索達吉等密教學人所作，謂密教祖師妄將明點、阿字，或是虹光身等等三界內「有色」之相建立爲「無相」的實相阿賴耶識心體。妄說已證阿賴耶識，不能稍知自己所證不是真實，唯是自己「自意」建立的不實誹謗見，盡是落於意識所行境界中；亦謂密教祖師妄將「無上瑜伽」意識所行染污境界等等「有心」之相建立爲「常樂我淨」的眞如佛地境界，撥無阿賴耶識，妄說無賴耶識亦能生因果，不能了知自己所行言論不爲真實，唯是「自師」所建立的不實斷滅論，盡是落於外道所說無因論中。又將本來至高無上的瑜伽二字，套用在最低賤淫穢的雙身上，污辱了無上瑜伽四字的本來至高無上的解脫本義，眞是最擅於欺騙眾生的人，比之古時趙高之指鹿爲馬，絲毫都不遜色。

馬鳴菩薩是地上果位菩薩，證量遠遠超過一切無所修證的密教祖師，然而馬鳴菩薩本著慈悲的願力，爲了想要除去密教不如實的執著於意識的所行境界，告訴密教中人要了知眞實義：所謂的法界實相心阿賴耶識是離於生滅現象的，阿賴耶識是本自清淨的體性，不具有染污的體性（有染污的是果報異熟識中的前七識及業種與習氣），不是密教祖師所謂的「以意識心巧發淨慮，再以善行爲導，擴而充滿，發起深心轉變劣習，使意識成爲勝義的清淨菩提心，以廣利人天。」

密教祖師這種言論正是違反 馬鳴菩薩所開示「真如本無染法差別」之正義，謂密教祖師將較微細的意識當成是第八識，在不信第八識本無染污的情況下，說應將下劣的不善第六識意識心提升而發起上勝心，謂此第六意識已轉變為第八識菩提心，落入先染後淨的差別生滅法中，違反「真如本無染法差別」義。密教中人據此邪見之立論，遂敢於說出：「當我們在抉擇法界的空性本體時，根本不可能承認阿賴耶、如來藏的實有，因勝義中不會存在任何實有的法」、「施設賴耶有何德？（寂天語）」、「業無賴耶亦能生（月稱語）」之類誹謗法寶的言論，密教諸祖卻不知道因果、業力以及一切法，皆是唯有賴耶才能夠集藏，亦即是 馬鳴菩薩開示語：「真如本無染法差別，立有無邊功德相」義。不知此阿賴耶識正義的密教祖師，在不具般若的知見下，高抬自宗證量，妄修妄證妄傳，可謂盲修瞎練及大妄語，不僅自陷大火坑，而且帶領後世密教學人同墮大火坑。可憐密教學人索達吉，至今仍然不知其中緣由，以致受害深重。

密教中人實無有人能夠真正解說如實的「唯識」種智，因為至今為止，不見密教學人有人具有根本無分別智——總相智，都不具備觸證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後所應具有的般若慧，所以雖然密教中人嘴上說得很好聽：彌勒菩薩與 無著菩薩也是他們密教的祖師，用來取信顯教法師與居士，其實都是騙人的把戲；宗喀巴所著的《糊塗

道次第廣論》更是大聲宣傳說他是稟持著 彌勒菩薩、龍樹菩薩的法教為主，而著作出來的論義。實質上呢？整本論述根本偏離第八識法界實相心，所說所述都在意識境界上打轉，卻又否定 彌勒菩薩、龍樹菩薩所弘傳的第八識中道心，再反過來欺騙眾生，說是 彌勒、龍樹菩薩所傳的法；但是又爲了要顯示此論確實具有顯教所須修證的全部內含，因此就將意識所行的境界硬是說成就是第八識法界實相心所行的境界，然後再辯稱第八識是方便說，並非實有，如此來傳授學人。但是「明眼人只要一看宗喀巴大師的書，就能明白這其中到底在講什麼，是非到時即可一目了然。特別是在論述有關般若及勝觀（止觀）的部分。」證悟之明眼人倒真是一定能夠分別出，宗喀巴所說的般若就是意識所行境界，背於佛語般若所說的法界實相心第八識的所行境界，公然否定 佛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的一切種智勝義。

且舉他的《糊塗道次第廣論》上士道 卷二十四 寅三「學雙運法」爲證：「次特當學最後二度，故當善巧修靜慮法，引發正定。又於相續，當生清淨遠離斷、常二無我見，得彼見已，應住見上，善知清淨而修，即於如是靜慮、般若立止觀名，非離後二波羅蜜多，而爲別有。」

「若非所作皆爲利益有情之心不猛利者，是則斷絕大乘根本，故當多修願心及因。若受佛子所有律儀，學習諸行而覺執相繫縛猛利，當以理智，破執相心一切所



緣，而於如空如幻空性，淨修其心。若於善緣，心不安住，為散亂奴，則當正修安住一邊；是諸先覺已宣說者，以彼為例，其位說者亦當了知。總之，莫令遍於一分，令心堪修一切善品。已釋上士道次第中學菩薩行，應如何學慧性毘鉢舍那之法？

辛二、特於金剛乘學習道理 第二、特學金剛乘法。如是善修顯密共道，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教諸餘法最為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

宗喀巴以意識修學雙身法樂空雙運，稱之為禪定境界，以此淫樂中的性高潮時的一心不亂所得的「靜慮相續止觀」定境，錯認為此境界能夠「遠離斷、常二無我見」，不知正是顯教祖師大力破斥的「意識心一念不生的境界」，錯把一心享受淫樂中的無心起念攀緣的意識心，當成是法界實相心如來藏，誤以為一心享受淫樂性高潮時的一念不生「清淨境界」真是離於有為法，誤以為即是般若境界，其實仍是凡夫意識境界；然而，真正遠離於「斷、常、二無我見」者，唯是法界實相心第八識，意識只是第八識的所生法，此時的意識仍是有為生滅之法，是故「唯識」說意識為第六識，非為第八識。宗喀巴卻不見此理，更於《糊塗道次第廣論》最後部分說：「學習諸行而覺執相繫縛猛利，當以理智，破執相心一切所緣。」宗喀巴真是糊塗至極了，認定意識不減而不斷我見的邪思，竟然說出「我見我執能夠用『理智』破除」這種荒謬大論。前面所引《成唯識論》卷九，玄奘菩薩摩訶薩教示：「諸見所斷及修

所斷迷理隨眠，唯有根本無分別智親證理故，能正斷彼。」開示：我見我執之斷除，在大乘法中唯有親證第八識而獲得根本無分別智者，才有能力能夠真實修斷的法義；云何被捧為密教聖人的宗喀巴，卻對於初見道的功德力與正知正見，卻都莽撞無知至此？

更是顯見宗喀巴根本是浪得虛名，根本不懂了義佛法，大說謊家一個，騙盡了西藏密教上師與喇嘛。更敢狂言：「是善修顯密共道，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教諸餘法最為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謂宗喀巴連顯教般若邊邊的知見「意識是生滅有為法、意識所修再高的境界都是有為法、意識不是法界實相心」都不正知，卻敢自誇說已「善修顯道」，並且要顯教學人「其後無疑當入密咒，以彼密道教諸餘法最為希貴，速能圓滿二資糧故」，妄言唯有密教法門最為高貴，能夠最快圓滿福慧兩足尊，妄言能令學人修入佛地。狂妄已極，卻又無明到極點。

後世卻有索達吉堪布迷信如此凡夫大師，加上不辨真實，說出：「蕭平實把宗大師宣說的無實空性當成了斷滅空，並因此而將宗大師的善說與無因論劃上了等號，這只能顯示他自己的無知。」宗喀巴的無知與邪見，確實是害慘了後世的密教學人；此語謂密教法門一開始便是「見始非分」，一開始立義就全都錯了，一開始就嚴重的誤會了顯教般若的真實義，根本是從來不曾進入過顯教般若的大門，何況能具足般

若的見地！密教中人，誤認密教祖師所說「阿賴耶識非真實心」的立論為正確的法義，並且以這樣的邪見論調來建立自宗黃教「一切法無自性」，或如是紅、白、花教之建立「意識心本體不生不滅」的法義；這樣的密教法義架構，套一句管理科學上的用語，實際上已經犯了嚴重的主要缺失，當有人實證般若而出面指正時，就造成「密教佛法」整個「系統崩潰」，成為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偽造佛法製造商了，密教中人的索達吉卻一無所覺，不見缺失。

復次，玄奘菩薩在《成唯識論》卷三所開示的法義：「云何應知此第八識，離眼等識有別自體？聖教、正理為定量故。謂有大乘阿毘達磨契經中說：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餘部執生死等位，別有一類微細意識，行相所緣俱不可了，應知即是此第八識，極成意識不如是故。」

玄奘菩薩認為：極成意識仍是異熟生、無持種性、依於末那識而轉。極成意識是說：最究竟境界中的意識，包括佛地的究極清淨的意識心。意識不是第八識阿賴耶識，「第八識才具有：所熏習，能持種子，由斯染淨因果皆成勝用」的體性。意識有生滅的現象，夜夜斷滅，晨朝復起，又無法去後世，入胎後永滅；來世則是另一全新的意識，是由來世的五色根為緣而出生的心，不是此世的意識去後世再現起的；

是故無法持諸業種及所修習的清淨法種。因為如果是意識持種的話，當意識在死後入胎永滅時，善惡業種也跟著滅了，那麼法界一切法的因緣與果報應如何運作？就變成無因無果的外道見了，而學人修集福德累積的資糧也將滅失不見了，又要憑藉什麼資糧而成佛？故知密教所說「佛法」在根本上就已經有大缺失，其餘跟著衍生出來的法義當然會隨之走偏，那就說之不盡了；此謂密教法義在實質上是無持種心的，如何能夠修學佛法，達成證聖超凡的事業呢？故說密教遇到有種智的人出世破斥的時候，將會整個法義系統崩潰，整個法教通通成爲虛妄戲論。

如今系統已經崩潰掉的密教，卻還在振振有詞、大聲叫嚷、唯恐天下人不知似的到處喧嘩，想要以無常不真法體的意識、具有生滅現象剎那剎那變易體性的意識，來取代自性常住的第八識阿賴耶識心體。尚且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的常住體性，云何卻來誹謗證此心體而有總相智、別相智、種智的實證的 諸菩薩眾爲「不立自宗」、「無教證也無理證」、「不解世間邏輯」、「暴露出太多的佛法常識性漏洞」、「不具善知識的法相」的等等的無根據的惡意誹謗？平實導師依據教證與理證而寫出的著作，已經有四十餘冊（於2004年時），您索達吉根本不曾讀過幾冊；縱使讀了幾冊，也讀不懂書中真正的意涵，哪有資格來評論呢？故知，索達吉堪布錯會佛法極爲嚴重，在自修佛法的幾十年裡，不僅對於自己的道業不能增進，更且不能在真實法義

上對諸學人提出有意義的貢獻、不能幫助其座下的密教「佛法」修行人獲得利益。此謂索達吉堪布這許多年來的努力修學佛法，都是在蒸沙作飯，其實只是大夢一場，於今未醒，誠可憐憫！

是故，於理上，宗喀巴所傳法義，背反實相，嚴重違背 佛語聖教，一向都以意識心所行境界認為是真心、將無上瑜伽灌頂雙身修法，先無而修始有的生滅法、染污的不清淨法，視為是成佛之道；如此建立，始終不曾觸及第一義諦，始終不曾觸及般若實義，是故所言所教都無實義、無有是處。於事上，宗喀巴出生於西元十四世紀，距 佛世已遠，屬於末法時期的眾生，根器已差；加上以其所說法教而論，處處違背 佛經佛意，所舉論義，現觀不符合實際現象。是故，於理、於事皆證明宗喀巴只是一個凡夫、一個狂妄而排斥顯教正法的外道而已，密教諸人說宗喀巴為久學菩薩或是 文殊菩薩轉世再來，絕非事實，都是無知嚙語、無義夢話罷了。

龍樹菩薩真為佛子，所修證之佛法必定不違背於 世尊正教，是故 龍樹菩薩必定認同 佛語：「阿賴耶識自性清淨而有染污」、「不知如來隱覆之說——謂法無我。墮愚癡燈，如蛾投火。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恒被雜染，菩薩證已，斷

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實持。」龍樹菩薩必是傳授學人如是正義，必是以第八識如來藏爲中心來說般若中道實義，所以其弟子如來賢菩薩，才會專以唯識正理來宣示中道正觀。

然後我們再來讀 龍樹菩薩的八不中道偈：「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即能瞭解 龍樹菩薩所要顯示的真實義理。謂此四句偈正是說明法界實相心第八識的諸多體性：阿賴耶識如來藏無始時來即已經自在、存在，故名「無始時來界」，即是無始時以來就有的體性、功能、種子、界性，是故阿賴耶識心體「不生」之義成立；因爲不生故，永遠「不滅」，無有生滅現象，「不生不滅」義極成。阿賴耶識本體自性清淨，但是所生的七轉識於凡愚位中卻含藏有染污種子，隨著眾生造作善惡業報而有世世的五陰出生與死亡。造惡業多者，其阿賴耶識所含藏的惡業染污種子便多，便下墮三途；造善業多者阿賴耶識所含藏的惡業染污種子便少，善業種子便多，便常出生於三善道中；因爲有此阿賴耶識含藏種子的變異性，故說阿賴耶識「不常」。也因爲種子有這個變異的體性，所以我們修學佛法，行菩薩道時，將染污的種子轉變成清淨的種子，功不唐捐，最後才能完全清淨，成就佛地功德。如果阿賴耶識沒有這個「種子有變異體性」的話，那我們的所有修行就沒有意義了，因此說阿賴耶識有「不常」之義，道理極成。

然而阿賴耶識心體，至佛地時亦不消滅，唯是清淨其原來所含藏的染污種子；雖然至佛地時，第八識改名爲佛地眞如——無垢識，然而第八無垢識心體的眞如法性仍然跟阿賴耶識時的心體體性是完全一樣的，不曾改換變異過，是故佛說：「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恒被雜染，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因此論義，阿賴耶識如來藏「不斷」義之道理極成。又阿賴耶識能夠出生一切法，七轉識亦爲其所出生之法，若單以七轉識這一方面來說，七轉識爲性空，無有自性，因爲七轉識都是有法可以滅除的，阿賴耶識有自性體性，出生了七轉識，七轉識被滅了以後，阿賴耶識卻還是繼續存在而無法滅壞的，所以所生的七轉識與能生的阿賴耶識「非一」；另一方面來看，七轉識雖然是阿賴耶識所出生的法，但是七轉識其實是阿賴耶識所含藏的種種法性功能中之一小部分，歸根結底，還是要歸結於第八識中，還是附屬於第八識所有，所以七轉識與阿賴耶識其實是「不異」的；畢竟是阿賴耶識整體性的部分之一，因此，依於此義說七轉識與阿賴耶識是爲「不異」。最後說阿賴耶識不受生死，本來自在故，佛說常在故、不出生故，極成「不來」義；然而阿賴耶識雖然有出生七轉識等一切法的生、住、異、滅現象，但是阿賴耶識心體始終無有變異、始終涅槃寂靜，故爲「不去」義。如此，龍樹菩薩所說四句八不偈義，完全符合 世尊所說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所賴以爲根本的第

八阿賴耶識實義。

另外，說阿賴耶識如來藏非有非無，意指第八識祂的體性沒有三界內具有物質的形色或是意識所行境界的體性，從來離於三界有，也沒有任何的顯色與形色，故說祂是「非有」；但是，第八識自身是本來自在，清淨而涅槃，亦常時顯示出種種無漏有為法上的功德，而且是從無始以來就已經法爾如是的存在，是真實存有，佛所說的「法住法位」即是此義，故說祂是「非無」。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是具有非有非無的中道體性，才能符合中論實義。然而索達吉堪布與諸多密教祖師錯會龍樹菩薩「中論」實義，妄想建立以為龍樹菩薩意指實相是性空義，因此妄說「觀諸法生滅相故破常論；觀一切法無自性證空見故破斷論」，謂此意識思惟所得的「建立見」為證得中觀正見。

索達吉堪布所言：「不論是釋迦牟尼佛還是龍樹菩薩，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即就是在重點宣說如來藏的第三轉法輪期間，佛陀依然是把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也從未扔下空性單言如來藏的恒常實存。在一轉法輪的過程中，佛陀的真實本意實是指——所謂如來藏的「有」，是指一種超越了凡夫以分別心安立的「有」與「無」這一需相觀待而存在的幻有之後的存在。」都只是在意識的體性上所建立的言論而已，都只是意識思惟所得的凡夫知見而已。



謂索達吉堪布既然認為「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如來藏與空性之間本體為一」、「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換句話說，事實上索達吉就是認為如來藏是一個，空性是另一個，兩個同依另一個本體而存在，就成為三個法了。

譬如吾人取一圓幣，總有兩面，一面人像、一面數字，然後可說人像與數字之本體為一、人像與數字當成一圓硬幣的兩面。如是，人像與數字成為兩個，但與銅幣既不是同一個，也不是兩個，才能成為非一非異的意義；如來藏與阿賴耶識名，只是一法分稱兩名，並不是索達吉所說的「如來藏及阿賴耶識」而成為兩個。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能生「三界有」種種法，故有陰處界出生，這只是如來藏所顯示出來的有性，但如來藏自身並無色法……等三界法，又常時顯現不了別六塵、不執著六塵……等無漏的空性，所以雙具有性與空性，而此有與空都是如來藏所出生、所顯示，只是如來藏一體的兩面顯示，所以和如來藏非一亦非異，更沒有生滅來去斷常的意義存在；但是索達吉所崇奉的密教，卻將之硬分為兩個法，完全錯會佛法八不中道的真實義；所以密教中人並不瞭解中道的真實義，錯將意識思维所得的想像中的中道，認作是實證中道，而不知中道實以如來藏為中心而現觀、而實證、而弘傳；密教所說其餘法義亦復如是，都無實義，都只是意識上的幻想而已。

而且索達吉堪布此種立論，明白的顯現出：「如來藏與空性有另一個所依的本體

存在」，因為如果不承認如來藏與空性有另一個所依的本體，那麼索達吉堪布所說「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就不可避免地會使他所說的如來藏與空性失去依附的一體而不得存在，雙雙落入斷滅論中。索達吉堪布如是自語相違，一會兒說：「不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一會兒又說：「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言論顛顛倒倒，根本不懂因明學中最粗淺的道理，還自以為條理分明、解析明確，連自宗立義已經落入斷滅見而自相矛盾中都不了知。索達吉堪布更幻想【所謂如來藏的「有」，是指一種超越了凡夫以分別心安立的「有」與「無」這一需相觀待而存在的幻有之後的存在。】幻想如來藏是一個「幻有之後的存在」，誤認為出三界的如來藏沒有自性本體；換句話說，他是妄說如來藏是一個不存在的存在，因為幻有就是沒有，如此又極成斷滅見，又極成萬法無因唯緣即得自起的無因論。又，索達吉堪布既然弄巧成拙，且再給一機會令其自言成就，故請問您：既然說如來藏是一個、空性是另一個、本體又是另一個，那筆者現在請問：這三個之中，是其中哪一個具有不生義？哪一個具有不滅義？哪一個是不常義？哪一個是不斷義？哪一個是不一？哪一個是不異？哪一個不來？哪一個不去？請您再出書說明一下吧！咱們再回應另一本書來辨正一下，讓佛教界都能知道您的佛法「證量」。

不論是在教上還是在理上，佛陀從來沒有把「如來藏與空性當成一體的兩面」，

更沒有說過：【如來藏的「有」，是指一種超越了凡夫以分別心安立的「有」與「無」這一需相觀待而存在的幻有之後的存在】，諸佛菩薩皆說如來藏即是空性義，具有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的中道實相義，離於生滅、一異、斷常、俱不俱的兩邊體性，如今《楞伽經》還在，還可證實佛所說的這離八邊的心體即是阿賴耶識，又說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索達吉對此將要如何辯解呢？前已舉密教所尊崇的祖師龍樹菩薩的《中論》八不偈頌正義，今再舉龍樹菩薩《大智度論》卷十八所云：

「菩薩智慧雖與煩惱習合，而能得諸法實相，亦如前燈亦能照物；佛智慧盡諸煩惱習，亦得諸法實相，如後燈倍復明了。問曰：『云何是諸法實相？』答曰：『眾人各說諸法實相，自以為是；此中實相者，不可破壞、常住不異，無能作者。如後品中，佛語須菩提：若菩薩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我非無我、非有非無等，亦不作是觀，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是義：捨一切觀，滅一切言語，離諸心行，從本以來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一切諸法相亦如是，是名諸法實相。』」

「般若體相，是無相無得法。」

「諸菩薩從初發心，宏大誓願，有大慈悲，求一切諸功德，供養一切三世十方諸佛，有大利智；求諸法實相，除種種諸觀：所謂淨觀不淨觀、常觀無常觀、樂觀

苦觀、空觀實觀、我觀無我觀，捨如是等妄見心力諸觀，但觀外緣中實相：非淨非不淨、非常非非常、非樂非苦、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如是等諸觀不著不得，世俗法故非第一實義。周遍清淨、不破不壞，諸聖人行處，是名般若波羅蜜。」

密教中人極爲尊重上師，這是好事；然而好事如果被有心人士誤用誤導，學人又沒有分別是非、揀擇邪正的智慧，不肯以大義爲重，只願事事追隨上師，做爛好人，將爛攤子丟給後世的子孫去承受的話，如此的做法，便將佛法給毀壞了。密教學人，只要肯依循 世尊之教：「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不要迷信於上師的荒謬言論，而肯認真地去探討經論義旨中的正法，就算未能證悟般若，至少也不會走錯路，修錯佛法以及跟著謗法、破法。筆者所引這段 龍樹菩薩開示，謂學人之所以能夠由初學位累積福德位起，一直修證直入佛地，重點就在於：要實證「諸法實相」。而所謂的諸法實相，是「不可破壞、常住不異，無能作者」。只此一句，已經顯示明白告訴我們實相是實有，有自性，不可壞，而且本來存在，不是緣起性空、依他緣起而有，是「無能作者」，也就是說，不是由任何一法來出生它，更不是密教所說的修行之後才有的法。

接著 龍樹菩薩開示，「第一實義，周遍清淨、不破不壞」、「般若體相，是無相無得法」。如此第一實義、般若體相、諸法實相是「無相」體性，具「不破不壞」性，

爲「無得法」的體性。爲讓學人更清楚法界實相的體性，龍樹菩薩開示說：「捨一切觀，滅一切言語，離諸心行，從本以來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一切諸法相亦如是，是名諸法實相。」密教諸祖的言論卻不如是，從古至今，格魯派宗喀巴迄今達賴喇嘛十四世，都是認爲一切法「緣起性空」就是佛法所說的空性義，誤認爲佛法中的「空性」意義是說「一切法都沒有自性」的無常空、斷滅空。這在密宗黃教的種種密續著作中，以及月稱、寂天、阿底峽的種種密續著作中，處處可見。

他們因爲「性空」即是「自性空」的意思，誤認這就是一切佛法的真實義，而不知這只是在初轉法輪時期的方便攝眾的不了義說，就認爲假如有一種法是像第二、三轉法輪所說的實相心一樣的不待緣而生的話，那它就有了「自性」，這樣就違反了「一切法無自性」、「一切法緣起性空」義，所以就破斥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方廣正理——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妙理。達賴十四世更在書中公然的說，第三轉法輪的經典與第二轉法輪的經典有互相衝突的地方，印在眾生出版社流通的書中。其實只是他們否定了如來藏，不能實證如來藏，所以就讀不懂、弄不通，就誹謗說第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義理爲不了義說；然後就以這樣的建立見，認爲一切法空才是正理，就認爲自己已證得「空見」，並且以此錯誤的教義來教導學人，來誤導學人。

如此法義誤導學人走錯路、錯修誤學佛法，而且被誤導的學人極爲廣泛，所以

情況極爲嚴重。密教錯悟祖師因爲以此「自師」建立的空見，以爲自己眞知般若空義，便敢於解釋「中觀」般若佛法，更進一步地，以爲「唯識」不解緣起性空眞實義，以爲「唯識」落於如來藏阿賴耶識「有」中，不是究竟「空」，妄想認爲「唯識」落於兩邊之「常見有」中，因此認爲應成派中觀所墮的斷滅空見最爲殊勝，所傳法義勝過一切顯密各大宗派，因此而自詡爲佛之最殊勝法教。但是密教如是言論皆是意識建立境界，根本觸及不到諸法實相第一義諦，純粹是言說戲論的境界相，無有第一義諦實義。

龍樹菩薩說爲求諸法實相第一義諦，學人應當：「除種種諸觀：所謂淨觀不淨觀、常觀無常觀、樂觀苦觀、空觀實觀、我觀無我觀，捨如是等妄見心力諸觀，但觀外緣中實相：非淨非不淨、非常非非常、非樂非苦、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如是等諸觀不著不得，世俗法故非第一實義。」此中論義，正是預先破斥了後世之密教法義，密教諸錯悟祖師卻不自知，還大言自己「密教所說法義皆是龍樹菩薩所授正法之教。實際上，密教所說法義：例如提倡四加行中應修《百字明》觀想金剛薩埵坐在自己頭上流注淫液甘露、觀想中脈明點寶瓶氣法、觀想上師本尊相應法、彌陀遷識法、觀想雙身無上大樂坦特羅法、修證虹光身等等，如是密教內之重要行門全部都

是觀想境界，無一不是意識覺知所行所得境界，落於「不淨觀」、「空觀」、「苦觀」、

「我觀」、「樂觀」等等非中道的方便觀之中，誤以為即是究竟中觀妙法，正是龍樹菩薩所破斥的「妄見心力諸觀」的邊見者。

末法時期，學人要想證悟般若，唯一之途，只有先行建立正確知見，對於般若本體有了正確的概念，然後再修學定力，再去參究思惟觀察法界現象，如此才有證悟的機緣。龍樹菩薩有鑑於此，因此開示：「觀外緣中實相：非淨非不淨、非常非非常、非樂非苦、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如是等諸觀不著不得，世俗法故非第一實義。」要學人仔細思維觀察十八界等能緣所緣都是外緣法，如果只是在這些外緣法中作觀行，只在外緣法中觀察其緣起是故性空的實相，那都是世俗法中的必壞實相，並不是第一真實之正義。必須在這些外緣的世俗法蘊處界中，觀察到確有另一真心實相存在，而且一再地運作不斷，於外緣界中分明顯現出真心如來藏的體性，具有「非淨非不淨、非常非非常、非樂非苦、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如此修學實證者才能如龍樹菩薩所說「除種種諸觀」，了知這些外緣諸法的觀行都是現象界的法，都與實相法界真實義無關；如是思維能緣所緣，於緣熟時，自能證悟般若，進入聖人所知所行「周遍清淨、不破不壞」的如來藏實相境界。自是密教祖師錯會正法而「師心自用」，將十八界法所攝的意識心，錯誤認定是法界一切法所依之法界實相心，落於龍樹菩薩所說的「心

力所現之覺觀境界相」中，落於世俗法的蘊處界中，掉入龍樹菩薩希望學人遠離的世俗外緣諸覺觀境界裡，所以才會從古自今，密教四大派，無人能夠了知。龍樹菩薩所說的般若法界實相。

索達吉堪布所舉《大涅槃經》：「語如來藏，乃佛之自性清淨，無有遷變。若說有，則智者不應貪執；若言無，則成妄，愚者說是斷空，不了知如來藏密意。」亦與龍樹菩薩所傳法義相呼應，共說此一法界實相第八識「真實有」，密宗黃教卻是完全否定實相第八識真實有，而這種否定正法的密宗黃教的邪理，卻是索達吉所極力尊崇的，如今更出書為這種嚴重破法的邪見極力辯護。經說及龍樹菩薩所說第八識如來藏真實有，正與正覺同修會所宣說的佛教法義「如來藏實有、自身清淨而有種子染污」一樣，謂佛說：「如來藏體性，乃佛之清淨自性，無有遷變」、「若言無，則成妄，愚者說是斷空，不了知如來藏密意。」即顯示出如來藏常住自在之「真實存在義」；「若說有，則智者不應貪執」，佛要智者（證悟此心者在佛法上才有資格稱為智者）不應貪著此真心所生之十八界六塵諸境界相，勉勵智者要精進，修除自身如來藏識中所含藏的七識心才能相應的染污種子，不可以貪著於真心隨順七識所生之欲樂五塵。如果貪著於諸欲樂境界，那就等同於凡夫所行境界，故智者不應貪執。但密教卻教人追求最粗重五塵的第四喜淫樂，口說心無執著，心中卻極力追



求之，並以實證淫樂中的第四喜最大樂觸作爲密教報身佛的證量。

至於如來藏阿賴耶識，除了密教祖師所編造的密續經典以外，於所有的經典中，世尊並沒有說如來藏亦是假名施設，更沒有說「無有如來藏」，更不曾說如來藏緣起性空，反而在阿含部的《雜阿含經》中說：「無量劫極力求『無如來藏』不可得。」密教中人不解佛意，特別是密宗黃教宗喀巴及歷代達賴喇嘛，正是索達吉所說的「愚者執著一切佛法皆爲無我」、「若說諸法無我如來藏亦無我，則愚者執著爲二法」、「如來藏爲空性，則愚者聞後生斷見或無見」，索達吉不知實情，反而出面爲這些不懂如來藏而執一切法空、墮於斷滅空的宗喀巴：等人出書辯護，無智至此地步。

索達吉堪布再引《大智度論》：「摩訶衍空門者，一切諸法，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觀故空。如佛爲須菩提說：『色、色自空，受、想、行、識、識自空；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三十七品、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薩婆若，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自空。』」此段論義，龍樹菩薩意指由如來藏所生出的一切法——十八界及一切法——即使是無明凡夫不知實相心的不生不滅存在，因爲沒有智慧，「不以智慧方便觀」，但是也能夠觀察發現到十八界等現象界的一切法，都是無常、無自性，最後都會成空，所以凡夫俗話才會說：「人也空、財也空、妻也空（夫也空）、一切最後都會成空，沒有什麼好執著的！」因此說，法界內一切法本是緣起

性空無常變異現象，不必具有般若智慧亦能了知這個現象，不需密教以這種世俗上的知見來取代佛教十八界緣起性空正法，不需他們以世俗無常空的知見來取代法界實相的如來藏妙法。

接著 龍樹菩薩再舉 佛語證明自己言論的正確，謂 佛亦說十八界內一切現象法，包括色、色自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空；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三十七品、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這一些現象界即使到了佛地，還是無有自性，最後也成空。另外，龍樹菩薩說：「一切諸法，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觀故空。」也隱含意指沒有證悟的凡夫，因為不能以般若智慧現觀，得知有一真實如來藏阿賴耶識自在，因此只能夠觀察得知一切法無有自性，是為性空。在此段正義裡，佛並沒有說「無有如來藏」，也沒有說如來藏緣起性空，索達吉堪布引用此段佛語想要證明自義，卻是所引失當，同於愚人搬磚頭自砸腳跟，壞自宗義，反而證明 平實導師所演述「如來藏真實有」的佛法真是 佛之正教。

《心經》所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指法界實相心如來藏阿賴耶識與一切法之間「不一不二」的諸法實相正義，不是索達吉堪布所說的：「所對治之煩惱、所知二障，及能對治之人、法二空，雖在本體上皆為大空平等性，然從世俗之作用上看卻是互違之法。菩薩了知此理，安住

於空性之中修習善業，並依二空智對治二障，使二障漸趨薄弱，二空之智則愈加深厚，最後就徹證法界本性，無餘斷盡二障、獲得佛果。」此說證明索達吉根本是不懂佛法的門外漢。

此段《心經》的經文正義，謂學人要先證悟「法界本性」，了知五陰「無我」真義，而後才有能力能夠安住於空性如來藏上，修學「大乘人、法無我」，淨除煩惱障與所知障二障現行、隨眠種子；學人如果不證般若，不證「無我」，就不能夠斷除「我見」，不斷我見，就不能夠修斷「我執」，唯只能夠在外門修習六度，累積福得資糧，以待證悟機緣。索達吉堪布如同多數誤會《心經》法義的人一樣，誤將《心經》所說空性如來藏即是五陰、不異五陰而又非五陰的正義錯會了，誤以為《心經》是說：五陰不異無常空、即是無常空，而又非是無常空。如同那些還沒有親證法界實相如來藏的凡夫一樣，錯解了《心經》的真實義以後，反而振振有辭地誣責親證實相的賢聖。但是《心經》既然名為《心經》，當然主要是在說心，而且是在說實相心，不是在說密教所說的緣起性空而無自性的意識妄心；所以《心經》絕非是說五陰無常空，而是以如來藏空性來說五陰無常空、來說五陰實即如來藏心體所含藏的無量功德性之一，這才是《心經》的真正意涵，才是佛說《心經》的真實意所在。索達吉沒有如此基礎佛法的知見，不知《心經》的主旨是在說心，卻來妄說《心經》

是在說無常空而不是說常住的能生諸法的實相心，卻以「一切法緣起性空」的無常空來亂說諸般若經義，豈不是癡人說夢嗎？

《佛說文殊師利行經》裡，文殊菩薩開示：「如是法者即是常住，亦名法界。」也是說明法界實相是常住體性真實存在，更說明法界實相的體性是：「無憶無念者一切無證無不證，無不證者亦非不證不憶不念，若如是知者，即名如來真實聲聞弟子，名爲最上，得言應供者。」世尊亦讚歎隨喜文殊菩薩所開示的真實義，而附議告訴舍利弗說：「如是如是，如文殊尸利菩薩所說，真實中無增無減，法界眾生界亦無增減，不受煩惱不受解脫。」如是，不論是世尊或是文殊菩薩所開示的佛法，皆說阿賴耶識法界實相爲真實存有，然而，宗喀巴等輩皆說阿賴耶識在勝義諦中並不存在，卻說緣起性空、其性無常的意識心是真實存在的。密教的般若中觀與佛教諸佛菩薩所開示的般若中觀有如此大的不同，云何索達吉堪布竟會認爲凡夫地的、破壞正法、否定文殊所說正法的宗喀巴，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呢？

索達吉堪布正與密教祖師宗喀巴等輩一樣，都是無明凡夫，以「自意」而妄引佛語於諸著作中，爲配合自己所說言論而妄解佛意，以取信學人。誤導無知學人，讓無知學人誤以爲其人能解釋佛經，誤信其人具有廣大的證量。實際上，宗喀巴：等人根本錯會佛意、亂解佛法，毀人慧命，索達吉完全不知，還出頭爲宗喀巴……

等破法者張眼。更敢誇言：「以聖者的淨見量衡量，如來藏可暫時安立為有；但絕對的實有則永無可能。」質疑善知識：「如果確實存在一個實有的如來藏，則哪一部經典中宣說過成佛時有實有的如來藏？」如此不知輕重、毀壞聖教量的言語，顯示索達吉是少聞寡知者；智者聞之，便以本書中前面所舉示的聖教，來證明佛曾明說如來藏實有，索達吉讀過之後也只好閉嘴而不能辯解了，也只好自慚形穢的顧左右而言他，或者正問偏答來迴避他人的詢問。

大眾讀過此書以後，看到索達吉無知謗法後所面臨的情況，應當都會感嘆世間末法眾生的索達吉，真是癡頑愚劣，實在是無明籠罩；然而更可憐的是，被索達吉和宗喀巴等人這種邪見所誤導的眾生，他們是無辜的，他們的法身慧命又該怎麼辦呢？他們又要如何安身立命呢？是不是應該有人發起慈悲心來大力挽救這些被密教所誤的人們呢？又有誰敢得罪勢力龐大的密教喇嘛與上師、而去捅這個誰都不敢捅的大馬蜂窩呢？假使有人有智慧，而且有大勇氣，敢去捅這個大馬蜂窩，以救眾生，這樣的人在救了被密教誤導的眾生以後，有可能不會被密教的上師、喇嘛抵制謾罵嗎？他能夠得到什麼好處呢？答案是：必定會被大力抵制與謾罵、誣賴，而且是他自己不會有任何好處的。肯作這種吃力而不討好、並且對自己的名聲與利益都會有大損害的事情者，也只有平實導師了。他是從來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的，只要

能利益眾生就好，即使明知自己會因評論密教而被密教圍剿誹謗，也還是不辭辛勞的在三個半月內，日夜疾書而完成了《狂密與真密》四輯共五十五萬字，勇猛地的將西藏密宗加以正確的評論，挽救被密教所誤的人。這樣明知會被誹謗、誣賴而大力抵制，卻不計較自己的名聲利益，有大勇氣，有大智慧，一心要救被密教誤導的人們，目前大概也只有 平實導師一個人了。

索達吉堪布所引《中論》：「先有而今無，是則為斷滅。」龍樹菩薩意指：一切種種的觀想法門，都是屬於意識觀想以後才有、不觀則無的有、無、生、滅的有為法，如果將這些意識觀想的境界建立為實相，實際上，這些建立都是不實的斷滅見。另外，如果要依索達吉堪布所不認同的解釋：「如果將本有存在的法身第八識加以破除使之無有，這樣的立論就是斷滅見。」這個說法正確，然而索達吉堪布卻不肯依照龍樹菩薩明顯開示的文句意思去解釋，卻要硬拗解釋成：「通過正理抉擇諸法本來的空性，使眾生於此生起定解，並依而修持，以至最終證悟解脫。」如果索達吉不是有文字障，讀不懂佛經、讀不懂龍樹菩薩的開示，那麼他就是居心叵測，打算利用言詞狡辯而為密教的密續脫罪。

因為龍樹菩薩此段開示，明顯的正是在破斥密教密續的諸多不如實觀想法門。不管是修氣脈明點、阿字義、上師相應法、自他遷識法，或是無上瑜伽雙身修法，

統統都是不透過觀想就會消失的觀想成就法門，而且都是修行然後才有的境界，都是有生之法，不同於顯教所證的如來藏是在悟前就已存在的不生之法；因此索達吉堪布爲免遭受他人質疑，乾脆扭曲經論中的原意，將他自己「離如來藏實相心可以有萬法的緣起性空」的邪見，硬拗而辯稱是正確的法義；以這種錯誤的解釋、不切實的解釋，來混淆視聽、迷惑學人。

索達吉堪布所引《入中論》月稱之語：「二諦俱無自性故，彼等非斷亦非常」。月稱既然連勝義諦都撥爲無自性，撥爲無實相理體而成爲一切法空的斷滅見，言說能生萬法的法身第八識亦無自性，違背佛語「法身自性清淨而有染污」意，已經落入斷滅見了，更言什麼「彼等非斷亦非常」，月稱這種妄說，有何實義？

索達吉堪布所引《入菩薩行論》寂天語：「眾生如夢幻，究時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無別。」寂天既然認爲涅槃法身等於幻現的無自性眾生，言說法身涅槃等同芭蕉、等同空花，皆無真實自體性，公然違背佛語「法身『本來自在』清淨涅槃」意，亦是落入斷滅見中。索達吉堪布卻顛倒是非的說：「兩位大德皆是被印、藏、漢古往今來的佛教徒一致公認的真正的佛法祖師。」這就表示索達吉個人認同月稱與寂天所建立的斷滅論了。認同這種斷滅見的索達吉，能說是在佛法上有知見的人嗎？更何況是證量！

密教學人對於二轉法輪的「般若」諸法實相義，根本就不瞭解，對於實相真心即是第八識阿賴耶、異熟、無垢識，也不瞭解；對於第八識如來藏具有「中道」體性，對於中觀所說的「中道性的觀行是以第八識的中道性而作觀行」的知見，也普遍的不知道，竟然認為永遠落在兩邊的意識能夠具有「八不中道」的體性，更敢說言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非為實有，云何更能了知「唯識」所教第八識與一切法的千絲萬縷的極盡不可思議關係處？更誇言這些顯教的法義只是密教坦特羅法門的入門基礎法而已，顛倒事實的貶抑 佛之正法成爲外道虛妄法的入門磚。如此崇密抑顯、如此顛倒黑白、顛倒事實真相的密教，一切佛教之學人皆應鄙棄，將之趕出佛教，令其正名爲祕密外道教或是淫樂藝術教，或是坦特羅宗教，不應讓這些外道們再賡緣佛教的教相與佛法名相，藉以欺騙善良無知的佛法初機修行人。

索達吉堪布接著又回到之前已經質疑過的佛性問題上，反反復復的宣告他所堅決認知的佛性不可眼見，連《大般涅槃經》佛語明說佛性可以眼見的事實，他也置之不理；彼經中有佛語明白宣說：「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彼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佛在同一經中又多處宣示：「十住菩薩眼見佛性」、「聲聞、緣覺定多慧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十住菩薩亦復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



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索達吉所援引的《大般涅槃經》中，佛已明說佛性可由肉眼得見，索達吉堪布都不肯信受，硬是要誹謗及曲解佛意為：「但此處重點宣說的根本就不是以肉眼見不見佛性的問題，而是通過『信順』佛語從而堅信自身有如來藏的問題。」這是斷章取義、曲解佛語、欺師滅祖，索達吉究竟是什麼樣的心行啊？索達吉堪布自己不能證得眼見佛性的境界，再加上從來就沒有明心，在這種根本不懂般若實證境界為何物的情形下，卻敢於開口批評佛法，竄改佛意，密教的索達吉堪布行此魔行，豈不畏懼果報嗎？

又「五眼」義，依《佛學辭典》記載：「五眼為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是肉身凡夫的眼，遇昏暗、遇阻礙，就不能見；天眼是天人的眼，遠近晝夜，都能得見；慧眼是聲聞的眼，能看破假相；法眼是菩薩的眼，能了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法門；佛眼是如來的眼，有了佛眼便兼有前面的四種眼，能無事不知，無事不見，一切法中，佛眼常照。」人間的人眾，經由修行大乘佛法，證悟後成佛前，可具有前面四種眼；天人行大乘佛法，證悟後成佛前，可具有前面天眼、慧眼、法眼

三種眼；人間二乘人因為只證二乘般若，不得無生智，所以只具有肉眼、天眼、慧眼三眼；在人間示現的佛，因為持有自身及佛地福慧圓滿，具有全部五眼功德力。天界眾生若不修行佛法，耽於享樂，則只具天眼，不曉得能夠享受樂福的意識是為生滅之法，連慧眼也無，法眼則更沒有了。索達吉堪布因為不知以上正理，所以才會認為「教經論基本上公認：天眼的功德遠遠超越肉眼」，又是「自意」的謗法言語，因為天人如果不肯像正覺同修會一樣的修習首楞嚴定的話，他還是見不到佛性的，諸天的天眼遠不如我們會中眼見佛性的人。

而且索達吉堪布所言：「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亦不如理，正是不懂佛法者的胡言亂語，此謂俱解脫而又有五神通的大阿羅漢們，雖然具足三明六通，也只能夠照見八萬大劫以前的種種事，再往前推溯時則亦一無所知，云何索達吉堪布會認為「憑天眼可以照見十方所有眾生前生後世、投生受生的具體情況」？索達吉堪布難道不知唯有佛地佛眼才有如此的功德力嗎？《楞嚴經》中阿那律所言：「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是因為阿那律後來依佛功德力故，修學佛法得證實相心，而後有以致之。豈能如索達吉堪布如此篤定的認為：「得天眼者若具足肉眼，（按次第遞進之規律，這是必然的）則他必能見佛性。」依索達吉這種見解的邏輯，應該所有修得天眼通的外道都是已開悟的

菩薩聖者了。有這種道理嗎？若不修學佛法，縱有非想非非想定的功夫，亦是凡夫一個，云何能夠明心？云何能夠眼見佛性？索達吉堪布今世出生具足肉眼，原本有機會能夠具有天眼、慧眼、法眼的機會，如今因為誹謗正法、破壞三寶，此世必定無有機會能夠具足四眼，誠可憐憫、不可憐憫？

索達吉堪布復又錯會見性意義，以為見性就是能見之性，誤認為返觀眼識意識見物分別的覺知性，就是眼見能見之性，說出：「按照因明的觀點，五根識皆為現量親見、親聞、親觸等，若肉眼能見，當為現量了了而見。但佛陀在經典中早已說得清清楚楚，十地菩薩都不可能現量了了親見佛性。既如此，凡夫云何得以憑肉眼就親見佛性？」然而索達吉根本不懂因明學，不僅是無知的亂說佛法、竄改佛經原意（佛經是說：「十住菩薩雖見佛性，猶未了了」，不是索達吉說的「十住、十地菩薩都不可現量了了親見佛性」），索達吉又不信佛說「十住菩薩眼見佛性猶未了了」之語，不信佛說「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之聖教，不信佛說肉眼能夠眼見佛性，如今末學舉示經中佛語證據分明，索達吉還能分辯嗎？索達吉不知佛眼清澈全明之境界相，不知十住菩薩如何眼見佛性，對七住菩薩的明心時所親證的如來藏總相上的境界亦不知，連聲聞初果所斷的我見都不曾斷，仍住在凡夫位中，竟不能夠安忍於善知識的弘揚正法、救護眾生，真是無明所罩的凡夫之見，卻欲與賢聖之法教聖

言一較高下，卻嚴重誤會聖教，不肯依止經中聖教明言開示，此種言行，實爲無知無明之屬。

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神通的獲得，有依得、報得、修得三種的不同。報得謂前世就有修過神通（不一定每一項都修過），這一世，一出生就具有某項神通力在，唯只要不過清淨的修行生活，神通很快就會消失；依得謂過去世曾經修過神通，這一世，一出生卻不具有神通力在，要等到修行佛法證悟般若後，往世所曾修習的神通才會自然現前；修得謂過去世沒有修過神通，出生後也沒有神通力，然而在此世很努力地修行，最後證得神通。不一定要證悟般若，凡夫與外道、鬼神也能夠修有神通；唯神通力最好是有般若慧配合，所證的般若慧愈高，神通力也就隨著智慧的增上而愈高；否則，鬼神一知你有神通力，能夠跟他們溝通，他們就來找你替他們辦事了，你的威德力若降伏不了他，而又不願被他們恣意的利用，那你要怎麼辦？

又凡夫所證神通，只具有前五種，不具有漏盡通；二乘羅漢與緣覺雖有漏盡通，並不一定就具有五通；二乘俱解脫的聖者若不修習神通，往世也未曾修習神通，雖有漏盡通，也還是沒有五通的；只有俱解脫的大阿羅漢或緣覺，往世曾修五通，今世證得二乘菩提以後報得五通；或者往世未曾修習，成爲俱解脫以後再加修五通，

才有五通；所以五通並不是所有的二乘聖人都有的，但是漏盡通是不共外道、不共凡夫的。菩薩修證神通，亦可證六種；然而不管是二乘人或是大乘人，神通力唯只有少分或多分的差別，都無法具足圓滿。具足圓滿六通者，唯有佛地境界。西藏密教愛誇言神通力，更有誇口說「能夠穿牆走壁即是證得法界實相」者，都是不懂佛法的愚癡言。

紅教主張說：修成三界物質身的虹光身即是成佛最高境界。實在是荒謬至極，謂般若若智慧，豈是神通力所能夠加以衡量？豈是依物質色法的虹光身所能成就？縱使三界法界中真的有虹光身，那也還是與佛法證量無關；因為佛法證量是依親證如來藏而獲得的，虹光身卻只是物質之法，與般若無關，因為般若實智的發起，是從親證如來藏而發起的，不是經由虹光身的修證而發起的。神通力也只不過是般若智慧的附屬品而已，如果沒有智慧為前導，修證神通要做什麼？要向人爭勝或是做為營生的工具嗎？如果說有神通力能夠為眾生辦更多事、利益眾生，那也得等到有了般若慧才能說這個話，因為有神通力而無般若，怎知人家的因因果果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厚彼薄此，亂做好人，錯亂因果，錯怪了人家的冤親債主，來世該怎麼辦？密教專與鬼神打交道，妄謂能夠與他類眾生溝通，即表示佛法修證極好，殊不知般若若是「無得之法」、「本來自在之法」，「不生不滅之法」，卻去跟鬼神求「有得法」，

圖個什麼？「物以類聚」，當知密教祖師愛好跟鬼神溝通往來，不正是最能與鬼神相應的人嗎？心性不正是最與鬼神相同嗎？而且，密教中人所說的那些有大神通的祖師，都是存活時沒有神通，而在死後數年、數十年，再由徒眾渲染、寫成文字流傳後代；後代人不知其中緣由，信以為真，就以為死去的前人真的是聖人了，就會相信死去的凡夫前人所說的邪見。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佛教研究學者的共識；如果密教中人不信，那就把得自前人口耳相傳的神通法修出來，讓大眾檢驗看看！保證沒有一個密教中人敢作這種承諾。

接著，索達吉堪布又回來爭辯，始終認為「只有破除了一切法的實有，包括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的本體實有，中道才有可能現前——如果說中道有密意的話，恐怕這才是它本具的密意。」、「經論統統都在表明：不僅有為法是空性，即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但在顯現上則恆常具有、無欺存在」、「般若經中一再強調：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為本體不恒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而批評平實導師，說：「先生的所有著作中一犯再犯的將如來藏不加任何區分地等同於阿賴耶識這類錯誤，單就其認定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可離於一切法而單獨存在這一觀點即可看出：蕭先生顯然堅定地認為如來藏或阿賴耶是實有的，因只有實有法才談得上不觀待一切因緣。如果我們沒有

歪曲平實先生原意的話，則以下結論的推出當屬必然之結果：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

索達吉如是言論，其實只是因為自己無法親證如來藏，所以堅信宗喀巴所主張的意識不生不滅的邪見，堅決的認定自己所墮的「常見見」是正見，就完全不顧佛語聖教：「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佛又說：「三世一切聲聞緣覺，有如來藏而眼不見，應說因緣。」索達吉嚴重違背佛語聖教，落在常見中，不知意識是生滅法，還大膽的出書狡辯，誣蔑賢聖。因為佛曾說過：證得阿賴耶識如來藏的人就是聖人：「阿賴耶識從無始來，為戲論薰習諸業所繫，輪迴不已；如海因風起諸識浪，恆生恆滅不斷不常，而諸眾生不自覺知，隨於自識現眾境界；若自了知，如火焚薪，即皆息滅，入無漏位，名為聖人。」索達吉大膽的公開誣蔑已證阿賴耶識的聖人，已經成就地獄罪了，真可憐憫！

阿含部的經文中又說：「無知默然，不知如來隱覆之說——謂法無我。墮愚癡燈，如蛾投火。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索達吉卻不肯信受，公然否定如來藏的存在。經中又說：「阿賴

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恒被雜染，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又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也是明說有如來藏這個無始時來就存在的自性。索達吉更不顧「密教祖師」龍樹菩薩的聖教：「實相者，不可破壞、常住不異，無能作者。」也違背玄奘菩薩語：「唯第八識恒、無轉變，自能立故，無俱有依。」

亦如《楞伽經》中佛說：「此如來藏名阿梨耶識，與七識共俱，生一切諸法。」如是諸佛菩薩皆共說法界實相第八識法身如來藏阿賴耶識，從本以來自在無我，具有清淨的體性及能出生諸法的體性，索達吉自身也一樣是從他自己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中出生的，只是他自己沒有佛法的正確知見，所以無法實證這個實相；但至少經中如是明言，索達吉為何卻不相信？為何無知至極的敢於信口開河，完全不懂他所崇奉的「密教祖師」的龍樹菩薩所說的「中觀」正義，其實是在解釋法界實相第八識法身如來藏阿賴耶識所具有的體性：為不一不異、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來不去的中道真實存有體性，更不知《中論》所說：「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如何敢說他懂得佛法？

《回諍論》云：「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以及《中論》中的論述：「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都是在說明此真心所具有的不落



兩邊、雙俱兩邊，與七轉識世間相不一不異的中觀正見；如來藏具有無我體性的緣故，如來藏自己更不會主張說自己就是如來藏，是故「我無承認故，我即為無過」；如來藏具有不一不異、諸行無常、寂靜涅槃的體性，故說「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又如《楞伽經》的論證：「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是名彼彼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

**略解：**佛告訴大慧菩薩：「譬如說鹿野苑裡的鹿母鹿子所住的屋舍中，沒有象馬牛羊等動物的存在，而住有比丘，如果有人認為因為鹿舍是空屋，沒有馬牛羊，就說這裡一切是空，沒有東西，連鹿舍的存在也否定掉了。如是言論忽略鹿舍本身的存在，不知道此處雖然沒有象馬牛羊等動物的存在，然而別處有象馬牛羊等的動物存在啊！此處也有比丘住在這裡啊！這些事物並不是沒有啊！如果有人依據這種邏輯，因為看到一法是性空，就撥一切法的自性是空，如是言論落入彼彼空的邪見中，這是對空性誤解的建立見中最粗糙的惡見，佛教學人應當要遠離此種的惡見。」

在這一段《楞伽經》文中，佛所破斥的彼彼空論者，正是指密教緣起性空論者的惡見，也就是索達吉所認同的惡見。此謂西藏密宗黃教的中觀應成派，觀察到一切法緣起性空，然後就撥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空，都無常住獨存的自體性，把本來自

在清淨涅槃的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也撥爲不存在的法，不知雖然一切法是緣起性空，然而在一切法性空中，自有法界空性存在；密教祖師因爲不知此密意，故落入佛所破斥的彼彼空見中。更誹謗說：「這種將如來藏或阿賴耶識當成不依賴於任何外在之法的實有存在，與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實無絲毫本質差別！」然而外道所謂的常有不變的神我，乃是意識心體，正是索達吉的密教自己所主張的「常住不壞的意識自體」，正是「意法爲緣生」的第六意識；而佛說常住不變的如來藏，以及正覺同修會所證悟的如來藏，卻是能出生第六七識的第八識阿賴耶，根本就不同於外道所說的第六意識的「神我」。如今索達吉卻以自己的同於外道神我的生滅性的第六意識心體，妄說爲真實常住我；卻反過來誹謗迴異外道神我的第八識如來藏是外道第六識的神我，這不是指鹿爲馬、顛倒黑白嗎？這樣的人所說的法，還可以信受嗎？

索達吉堪布自己還真是讀不懂佛經，竟然會引用此段佛語來自壞己宗法義，自顯惡見落處於天下人的眼目之前，無明到令人不能自克制的爲其感到悲傷。謂彼所說：「從色乃至一切智智，萬法皆無實有性，都爲本體不恆存的自性空，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不知佛法所說的是三界根源的第八識實相心，誤以爲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空而無自性的斷滅性，誤會佛法到此地步。他又說：「不僅有爲法是空性，即

就是無為法，包括如來藏、佛之功德、涅槃等，其本體依然為空。」而他所說的空正是緣起無自性的無常空、斷滅空，不承認有一萬法根源的如來藏是具有空與不空的法界事實，公然違背佛在大小乘諸經中的教義。索達吉如是建立，正是佛所破斥的「彼彼空」的惡見，卻又來妄說什麼一切法「在顯現上則恒常具有、無欺存在」、「萬法之自性當下即是空性」，都只是狡辯妄語罷了！謂諸佛菩薩從始至終皆依如來藏而說三界萬法的「諸法無自性」、「一切法性空」，而說「唯實相為真實空性，常恒自在，能夠出生一切法」。如今證明索達吉的立論正與佛語相背反，以佛門出家僧的身分，如此背叛師門經教的言論，犯下極度嚴重破壞佛法根本的毀壞佛教、誹謗正法言論，成一闖提人，還竟敢狂妄言說：「按照蕭先生的論述看待佛陀的解脫，則有無上正等正覺之佛陀所證悟的竟然是最低劣的空這種過失！」

觀諸以上所言索達吉的心思與行徑，思過半矣！證實西藏密教所說言語皆悉遠離於「中觀」般若正義，更是誹謗第三轉法輪的唯識諸經的謬論，根本就是亂解佛法，正是以外道常見取代佛法正見的破法者；卻以自己破法毀佛之身，來誣蔑護持佛陀正法的平實導師是貶抑佛陀證量。更以書籍廣為流通，遺害學人極為深遠，所以應當加以破除。從古自今，西藏密教祖師所寫的密續「經典、論典」，真的是害人無數、害人不淺啊！

## 第九章 虛妄的密教根本三經

《大般涅槃經》卷七：「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

《楞嚴經》中佛亦開示：「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淫，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阿難）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淫，是名先佛如來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也就是告示末法的佛門修行人，應當遠離密教所追求的淫樂初喜、二喜、三喜、四喜境界，應當遠離密教所修的外道行門男女雙身交合的貪淫邪法。但是索達吉並不瞭解雙身法的貪淫與邪惡的本質，還出面為密教所引以自豪的外道邪淫的雙身法而作辯護。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密法是将印度教的教法及印度教性力派邪說與『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起來的一個宗教。』」答：密法是純正清淨的佛法，絕非附佛外道。談到密法的來源，大量的經教都指出：一部分密法內容是釋迦牟尼佛住世

時親口宣說，比如於印度南方哲蚌米積大塔處宣說《文殊真實名經》、《時輪金剛續》等，又在烏仗那國宣說《密集金剛》等續部經典；還有一些則是釋尊以不同身相、不同方式在不同剎土爲不同的所化眾生分別敷演的。這些在別的剎土被佛陀宣講過的密宗妙法，其後又通過種種方式輾轉流傳至人間。其中關於五持明於佛涅槃若干年後從某位菩薩那裏接受普賢如來於法界所傳密法的內容，以及佛陀在某些經典中授記蓮花生大師將于未來出世廣弘密法的具體經過、細節，還有多種密法傳承次第的分別介紹，我們會在下文或者別的一些專著中行文描述，這裏就不再展開論述了。

將密法定義爲是一種印度教、性力派邪說再加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混合而成的大雜燴，這種說法的得出想必是對密宗知之甚少的結果。這也情有可原，因藏文《大藏經》中多達二十餘函的密續只有少數被翻譯成漢文，而系統、全面、客觀、正確介紹密宗的論典與著作也少見問世。因此對一個或許多不懂藏文的人來說，缺乏對藏傳佛教的瞭解也並不爲過。但無知不應該成爲值得炫耀的資本，如果把因無知而得來的偏見再當作真理到處宣揚，這種做法就有些令人生厭了。

僅僅只是聽說了一些雙運、護摩、降服等對普通人來說似乎略顯陌生的名詞，從而就把密宗與在其論典中也出現過這些名相的印度教劃上等號，這種論調恐怕有失偏頗。非常明顯的一個例證是，佛陀在三轉法輪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宣說小乘及

大乘顯宗的時候，都曾用過一些外道同樣也在使用的名詞術語，諸如五蘊、八識、人天善果等，如此說來，是否顯宗也應從此被更名為附印度教或婆羅門教之外道了呢？賦予共同名詞以嶄新含義，這本來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現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間思想之所在，豈能以名詞相同就認定其背後的指導思想也相同。再比如六度中的佈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等說法，很多外道及世俗倫理、道德體系中也有關於此方面的內容，但每一個正信佛教徒都不會因此就把佛教曲為比附於任何外道，佛教在六度思想背後的顯空雙運的究竟底蘊，你在所有的非佛教之宗教中都了無覓處。

而且從歷史來看，佛法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也出現了不少依附佛教的外道與邪教，它們不僅抄襲了不少佛教名詞，還偽造了一些經典，甚至搬出佛教中的很多佛菩薩為自己裝點門面。不過這些真正的附佛外道的最終結局卻大致相同：雖然可以欺騙得了一時，終究還是要被人們看破其廬山真面。這也給了我們一點啓示，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種外道宗派的話，為何獨它能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難道密法的欺騙性就那麼大，以致能始終混在佛教隊伍中不被人們踢除出局？

客觀說來，從密法誕生直到現在，歷朝歷代都不乏對它橫加指責之人。這些人

既包括了教內人士，也涵蓋了世間智者。但不論他們是從佛理出發，還是從世間哲學、倫理或科學的角度展開對密法的圍剿，迄今為止，尚未有一人能提出駁倒密法存在理由以及其作為佛法正統分支的根據。也許幾千年中都未曾誕生過像蕭平實先生這般聰明絕頂的人物，其一人之力足以抵得上無數前驅者的智慧與努力。不過這無論如何都令人難以置信，因我們實在看不出此人卓絕的智慧到底體現在哪裡。

他自己認為密宗儘管引用了佛法名相的理論，但與佛法絕對不是一回事。在《甘露法雨》中他如是評論道：「這種引用佛法名相的理論，和佛教中所說的正遍知覺，完全不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還是懂得引用者與被引用者並不能同日而語。不過他的標準卻是兩重性的：只要密法中出現與外道相同的一些詞句，那麼不管密宗在本質上如何與它們不同，蕭先生也必須把密法與外道等同起來；除此之外，他對借鑒、引用與被借鑒、被引用以及共用之間的關係還是涇渭分明的。這種極具兩面性的判定指南只能讓我們感到，某些人心中的偏見已徹底扭曲了他自己的認識公平度。

現代人如若想走進密法並進而評論密法，唯一的方式只能是充分地瞭解、研究、修習密宗，其依據應該是浩如煙海的經續及祖師大德的論著；其皈依處應該是具相上師；其可靠的途徑則是聞思修，捨此別無他途。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既不要

盲從對密法一無所知且滿懷不知從何處來的憤恨者的話語，也不能依據沒有傳承、通過抄襲、拼湊而成的文字，當然也不應把所謂的考證、純學術化的宗教學研究以及心理分析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

有一點很是讓人費解，即蕭先生一方面大力痛斥密法，一方面又通過神通借助禪定及睡夢得知，自己過去世曾當過密宗覺囊派的修行人，甚至是教主。這樣矛盾的說法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到底是在誇耀自己的神通，還是誇耀密宗的覺囊派？或者在他眼中，覺囊派根本就不屬於密法，與另外幾大密宗派別實有天壤之別？如果這後一種說法能成立的話，這倒是一千古奇談，因不論是覺囊派本身還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無不公認覺囊派是純正的密法，而且是極具藏地本土特色的密法流派。難道作為覺囊派曾經的一派之主，蕭先生現在在禪定中或夢境裏竟沒看出來這一點？

有一點常識我想我們都應該知道，即密宗有著非常嚴格的傳承系統。藏密五大教派的祖師均源于印度，如甯瑪巴的蓮花生大師、噶舉派的帝洛巴尊者、薩迦派的布瓦巴尊者、覺囊派的月護、噶當派的阿底峽尊者，這些人全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們創立的宗派也都不是空穴來風，只要查閱各派的祖師傳承年表、歷代祖師傳記即可一目了然。不過在《宗通與說通》中，蕭先生卻千古獨步般地論說道：「至於覺



囊巴，並非密宗初始即有之教派，法道亦異紅白黃花四大派。」在這裏，他生硬地將覺囊從藏傳佛教的整體系統中割裂開來，實則沒有任何教證理證的根據。

眾所周知，不動金剛（彌覺多吉）於十一世紀中葉創立了他空見，其後經法自在、虛空光等傳至土傑尊珠，他於拉孜縣東北建立起覺摩囊寺，簡稱覺囊，從此該派即以寺名。在傳至堆波瓦·喜饒堅贊後，此派遂大興於世。其有羅追貝、喬列南傑、薩桑瑪底班欽等著名弟子，後兩人曾為宗喀巴大師之上師。西元十六世紀，此派大喇嘛由轉世相延續，其中定為哀噶卓喬轉世的多羅那他名聲最著，使該派一度中興。

既然蕭先生說過：「雖然我今生沒有學密，但過去世我也在密宗覺囊派待過一兩百年，也曾是一派之主。」那麼對這些關於自宗的歷史就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我想你這個一派之主的禪定功夫再怎麼不行、睡得再怎麼沈沈不醒，對這一點歷史事實大約還是應能回憶起來的：即覺囊派主要是從印度的無著菩薩、旃陀羅閣彌等聖者那裏汲取了其顯宗部分的立論之基——中觀他空見；又于《時輪金剛續》中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華。而《時輪金剛續》以及無著菩薩等聖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認且一致作為自己的實修之有機組成部分及理論導師，因此把覺囊派與別的四大教派截然分開顯然不合理。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時輪金剛續》分明是釋尊親

口宣說，如果蕭先生還認為自己當過覺囊派法王的話，那他就必須承認所有密法教派的合理性！否則自己豈不成為了一個外道之王？還有什麼理由在這裏以佛法的捍衛者自居？

但蕭先生卻在《邪見與佛法》中如是說道：『密教第四種誤會：時輪金剛的無上密續。這就是時輪金剛最後階段的父續與母續——喜金剛……這都是屬於男女兩性的雙身合修法，是移植自印度教裏的密法，是密宗金剛上師與異性弟子間永遠的秘密。』將自宗的根本續貶低為與世間凡夫之男歡女愛同屬一個檔次的法王，翻遍密宗歷史也查無此人！可能是在蕭先生擔任覺囊法王期間，才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印度教的性力派邪說吧。在這裏我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任何人在任何有關覺囊派的歷史著作中都找不到否定自宗密法修煉之基的法王存在。這麼說來，人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惑——到底是蕭平實先生在篡改覺囊派歷史，還是他本人的禪定功夫出了偏差？抑或他自己根本就不懂什麼才是真正的時輪金剛修法？古人有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先生自己浸淫在性力派的學說中太過沈迷，以致不辨東西、難以自拔，故最後便把自己對男性愛愛的妄想硬塞進與以凡夫貪心為基礎的世間情愛毫無關聯的密宗之中？

而且《狂密與真密》中還如是說道：『近年因閱讀《土觀宗派源流》一書之後，

於定中及夢中漸漸引出往世在覺囊派中二世任法王……』擔任了兩世的法王，那串習應該相當深厚了，何以如今不僅不幫助我們這些普通的密宗行者弘揚密法，反而更要對密法斬盡殺絕？這種巨大的反差不能不讓人懷疑你說的是大妄語。

如果真在這件事情上打了妄語，則《賢愚經·長者無耳目舌品》中的一段公案當足資言妄語者借鑒。那個名爲檀若世質的平事，因未秉公執法、在一件需他作證的事情上沒能說實話，結果竟轉生成一個生下來即沒有眼、耳、嘴、舌及手腳、一片混沌只有男根的人。這還只是不說實話的果報，若進而顛倒黑白、謗法謗僧，其罪報恐怕就非常人所可想象了。況且先生自己也曾說過：『果報真是厲害……若沒有證據，絕對不敢再輕易評論任何善知識。』既如此明理，那就請先拿出《時輪金剛》非佛所說、覺囊派法王從未修過此種大法、覺囊派非屬密宗體系等相關論點的證據，然後再給眾人講解自己的夢境吧。

翻開覺囊的歷史一查，則所有覺囊法王都是與時輪金剛有甚深因緣的大成就者。不過不知蕭先生知不知，雙運修法就是釋尊在《時輪金剛》中重點宣講的。你如果學過密法、懂得藏語的話，一定能了知此點。而你不僅否定了所有密法，更對密法中的雙運修法大加鞭撻，以爲其是淫蕩的代名詞。既如此，我們就有些不明白了，覺囊派沒有一個法王不修《時輪金剛》而成就，而它的内容已如上說，但你又

最痛恨雙運修法，那你成的到底是哪一位覺囊法王？你當法王時修的都是哪些獨特大法？請再顯神通，爲我們道上姓名來，好讓我們對照著覺囊的歷史一一查看一下。好在覺囊的歷史並不是很長，如果你報上姓名，核對一下大概花不了多長時間。

大部分覺囊派的寺廟在十七世紀中葉時就已基本上歸屬於格魯巴了，以至於現在的康區一帶極少有所屬寺廟存世。眼見這種景觀，難道你作爲一派之主竟無動於衷？不久前，受人恭敬的覺囊一代法主雲丹桑布不幸圓寂，不知蕭平實先生有沒有動過再掌覺囊大印、重振覺囊雄風的念頭？有時在腦海中情不自禁地就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畫面：蕭先生頭戴時輪金剛佛冠、高坐他空見寶座上、手裏還拿著被他自己譏諷爲是性力派法器的金剛槩及鈴杵，正在給眾人宣說非密宗之自創宗派教義。這該是多麼值得被寫進世界佛教史上的一頁畫卷！如果蕭先生真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那我將側耳聆聽爲你舉行新法王坐床大典的消息。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成爲歷史，而歷史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但別因此就爲所欲爲，因爲不管後人如何評說，無欺之因果才是最嚴厲也是最終的審判官。而因果自負，所以務必多加慎重！

蕭平實說：「一切佛學考證者都知道、都確認：密教興而佛教亡。」

（索達吉）答：學佛之人一般都知道，當前的世界佛教主要是由巴利語系、漢語

系、藏語系佛教三大部分組合而成，它們分別代表了小乘、大乘以及密乘三大教法，就如同一鼎之三足一般缺一不可，絕大多數佛教徒、佛學研究者都已對此達成共識。而且非僅限於佛教界內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宗教徒都把不同宗教之間的和睦共處、互通有無當成世界宗教未來發展應遵循的理想道路。在這種求同存異的時代大潮流下，如果還有人別有用心地挑撥各宗教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刻意誇大同一信仰下不同教派之間的差異以使其互相攻訐、形成人爲對立的局面，則這種逆時代潮流而上的做法只能被歷史證明爲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最終的結局怕免不了只落得個爲人所不齒的下場。有關密法源流的考證這裏暫且不論，單以蕭先生曾經痛斥過的密宗祖師蓮花生大師的出處爲例，從中就可看出真實與謊言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令人們對妄語者的一切言行不得不起極大的厭離心。

蕭先生在《狂密與真密》的自序中云：『蓮花生本是外道凡夫，肉胎出生，娶妻生子，並非真正蓮花化生；密教上師爲建立密教之教主，是故渲染附會而流傳之，加以後人盲目誤傳，遂成密教所公認之蓮花化生，故名蓮花生。』對此段論述，人們還是要問一句：你說蓮花生大師非蓮花化生，究有何據？自古及今的所有蓮師傳記皆一致記載了蓮師非凡夫的真实身世，如果蕭先生定要認定蓮師乃肉胎出生，那就請你說一說他父母的姓名及家庭狀況吧。也許蕭先生在臺灣呆得太久了，渾身上

下到處都被熏染得一片人氣，以致看不到因而也就否定了化生的存在。但憑自己的估計、推測以及借助眼耳鼻舌身意，又怎能妄論與佛陀無二無別者的境界，除非你本人也敢當下承當，自己早已證得與釋迦牟尼佛相等的果位。其實對佛祖的降生，也有人理解為是一種神話傳說與附會之詞，作為佛教徒，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隨順世人的見解，等他們發明出可以測定世尊出生狀況的儀器後，再來承認佛陀從母親右脅下出生、然後自行七步並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事實？

在《平實書箋》中，蕭先生又說：『龍樹菩薩被後代密宗祖師所攀，並非自己宣示為密教祖師。』對此我們要問，哪些密教祖師高攀過龍樹菩薩，硬把他拉到密宗的隊伍中來？還是想請先生開列出一份具體的攀附龍樹菩薩的密宗祖師名單。至於龍樹菩薩是否是密宗祖師的問題，不同的人當然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只不過蕭先生提出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式有點怪異、反常，故人們才對之產生了懷疑以及反感——他慣常的方式便是依文解義、不具任何教證理證就立論，同時又分不清佛陀說法的外、內、密、極密四種不同含義。比如對於外道提出的十四個問題，佛根本就不予置答，此則名為十四無記法；但根性成熟的弟子在提出此類問題時，佛卻對之作了圓滿的回答。同樣，別說對龍樹菩薩的密意凡夫爭論、揣測、妄議不休，現代的一些學者還通過考證提出了『龍宮何在』的質疑，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般若經

典從龍宮而出的說法，因此他們懷疑南天鐵塔的存在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作為佛教徒我們理應明白，佛菩薩的神機妙用豈是凡夫可以考證來驗明的對境，如『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再比如佛說《華嚴經》時，無量與會大眾皆融入佛身……面對這些凡夫眼中的種種『奇觀』，考證又該如何發揮用場呢？

所以說，用考證的方法來為佛法驗明正身本來就存在極大的漏洞與無能為力之處，若還要把考證的觸角伸向佛陀秘密說法的領地——密宗，其可能存在的漏洞就更加層出不窮。而且蕭先生的考證又往往只有立論並無真實考據，那麼這種考證所隱含的缺陷恐怕比單方面的考證更無法接近事實真相。如此評價絕非惡意誹謗，因蕭先生自己的言行恰恰為我們的結論作了最好的證明。

比如他在《狂密與真密》中將印順法師拉來和達賴喇嘛並舉為密法教義的首領，這種考證的結果實在令人瞠目結舌。熟悉印順法師著作、觀點的人都知道，這位法師似乎對密法的清淨源流頗為懷疑，曾寫下不少文章考證密宗所謂的「左道」性。如此一名懷疑密宗的人士怎麼瞬間就被蕭先生改換了立場，一下就被從反密陣營中推到了密宗祖師的地位上？僅此一例，就足以讓人領教蕭先生的考證功夫。順帶說一句，蕭先生歷來都是把印順法師當成重點批鬥的物件之一，而先生對密宗又恨之入骨，故而把法師當成密宗的代言人也屬情理之中的事，儘管這種做法純屬張

冠李戴。不過就在此書中，凡是需要羅列密宗『罪名』的地方，蕭先生又不恥下求，盡情引用印順法師批駁密宗的文字。似乎在這些時刻，他又一相情願地與法師達成了統一戰線。結果統一戰線沒持續多長時間，翻過一頁，他又把法師踢到敵對陣營中去了。這就像一件破爛衣，蕭先生原本根本就不屑將之披在自己身上。但在某些特定場合下，爲了偽裝，他也不得不屈身將這件自己不恥爲衣的破布穿上身以圖自利。這已不是一個簡單的考證之態度是否端正的問題了，從中我們分明感受到一種庸俗不堪的實用主義市儈習氣。

再看平實先生的另一處考證結論：他於《邪見與佛法》中還把《大日經》、《金剛頂經》及《蘇悉地經》一概斥爲後人偽造之經，同時又自己確認了密宗的幾部真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准提佛母經》。對此，我們依然無法接受。首先，一個淺顯的反駁理由即是，《楞嚴經》自古及今都是公認的顯宗經典，如何到蕭先生這裏卻被改換成密宗身份？另外，佛陀在哪一部經中親口說過，只有這三部經是密宗真經，別的一切經典，包括《大日經》等三部，全都是偽經？你在哪一部佛經中看到過這種授記？如果還是沒有教證、僅憑自己的定中境界或睡眠功夫就提出此說，則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凡夫的夢中囈語。再者說來，《大日經》乃唐朝善無畏與一行合譯的一部經典，共七卷三十六品。內稱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



在金剛法界宮宣說真言秘密法門，開示眾生本有淨菩提的本覺曼荼羅，以『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本，方便爲究竟』三句爲中心，說三密相應而修有相、無相兩種瑜伽，悟入淨菩提心之道，是唐密胎藏界法主經。《金剛頂經》爲大唐不空所譯，共有三卷，講述秘密曼荼羅的義理和修持儀軌，爲唐密金剛界法主經。而《蘇悉地經》則爲唐輸波迦羅所譯，共三卷三十六品，重點講述五部真言、持咒的處所、友伴、戒行及燃燈獻食供養、做法等方法儀式。通過這一簡略介紹，目的只是想讓讀者等因緣成熟時能真正深入這幾部經典，到時自可明白蕭先生對它們的評價正確與否。在看待一種觀點或說法時，重要的不是跟著別人走，而是在教證的指引下，通過聞思修自己去想、自己去想、自己去實修及至最終做出自己的判斷。

佛法流傳至今已有一千餘年的歷史，這期間一直有人對漢傳佛教的幾部重要經論提出真偽的質疑。他們也舉出了一些相似的證據論斷說《圓覺經》、《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爲偽造，面對這種考據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只能表示遺憾。因他們的確是把佛教的聞思修純粹簡單化爲單一的與世間學術無甚區別的佛學研究，一點也沒有實際的修證體驗。同樣，以滿懷的偏見來看待密法、考證密法，這比純粹以學術化思想研究、考據密法，帶來的危害更大，得出的結論也更遠離實際。還是想再引用幾段經文，懇切希望大家都能從內心深處明白惡意謗法、無意謗法以及

隨喜他眾謗法的過失。

《涅槃經》云：『迦葉，世間眾生有三種病極難消除，一謗大乘法，二造五無間罪，三生邪見。此三病極難對治，聲聞、緣覺及菩薩亦不能除之。』；《般若八千頌》亦云：『何人若造五無間，不及相似謗佛法。』；《空邊平等續》則說：『若於勝密之密法，何人捨棄並誹謗，則彼捨棄佛勝密，永時遠離解脫道。』；《智慧深圓續》中也說道：『心違密法造惡者，定墮地獄真可潛。』《意護續》中則為謗法者，特別是謗密乘法者描繪出了來世真實而可怕的景觀：『若謗普賢密意法，乃至虛空之邊際，死後墮入金剛獄。』作為佛教徒，我們應該對此有所警戒了。一味隨順他人以嗔恨心對密法進行的無理指責與誹謗，到頭來恐怕自己也擺脫不掉長劫輪回的命運！

在這方面，弘一大師的經歷就非常值得後人借鑒。他早年因對密法不瞭解而說了一些誹謗密法的話，後來則自己懺悔道：『大乘各宗中，此宗（指密宗）之教法最為高深，修持最為真切。常人未嘗窮研，輒輕肆毀謗，至堪痛歎！余於十數年前，唯閱密宗儀軌，也嘗輕致疑議，以後閱《大日經疏》，乃知密宗教義之高深，因痛自懺悔。』作為南山律第十一世祖師的弘一大師，其戒行和治學之嚴謹遠非常人所可企及，猶自作如此示現，不知普通凡夫觀後又作何感想？

再看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他依據多種密教經典彙集而成《瑜伽焰口》

一套儀軌，如果大師以為密宗典籍皆充斥著邪教外道之言的話，那他還會如此輕率地依靠密法而成此文嗎？兩位大師對待密法的態度是如此這般，作為後學的我們是否自覺戒律以及智慧都已超越了二者，故而可以拋開他們的做法，另辟蹊徑地對密法來一番『重新審視』與『再度批判』？

蕭平實對密法還有一個大膽的考證，即如他自己所言：『密宗的眾多弊病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索隱行怪——蒐索外道所修的一切奇奇怪怪的行門，納入佛門中，……天竺的大乘晚期佛教就是這樣被密宗給「李代桃僵」了，……』又於《邪見與佛法》中云：『他們所說的很多經名、咒語及手印等法，多屬鬼神法，……後來更喧賓奪主，創造金剛持佛取代釋迦牟尼佛的位置。』；『以訛傳訛，變成護法神的法比佛法更高，結果變成護法神的密教。』

其實密宗的本尊根本就是佛菩薩，如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等，如果將這些本尊都當成鬼神，則分明是在公開誹謗諸佛菩薩！也是徹頭徹尾的佛神不分！至於密宗中的鬼神修法，則主要是將其作為佈施、救度的物件而修的，目的是接引它們並使之皈依三寶，最終還要根據因緣使它們都能成爲佛教的護法神。而且有關鬼神的修法，漢傳佛教當中也並不少見，比如蒙山施食、梁皇寶懺等莫不如是。我想可能是因爲蕭先生閱讀的密宗資料太少的緣

故吧，所以才會對密法的本尊、護法神產生誤解，以為密宗以之取代了佛陀及菩薩的地位，甚至還鬧出了誤認為密宗中的金剛持是護法神的笑話。金剛持實是普賢如來所化的報身相，如果把他當成護法神的話，那麼毗盧遮那佛的報身盧舍那佛豈不是也要被某些人理解為一個普通的護法神？密宗中對佛、菩薩、空行、護法等功德、事業都有詳盡的闡釋，絕不可能佛神不分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因此，如果既沒有接受過密法的灌頂、傳承，又不肯認真實修的話，建議平實先生多看點有關密宗的真實材料。

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蕭平實在不知以何種方式考證了臺灣佛教徒的修證程度後，得出了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結論：八九百萬佛教徒中，除了極個別自己門下的弟子證悟以外，竟無幾人開悟！不過令人震驚的考證遠不止這一處，在《狂密與真密》中，他一手栽培的弟子蔣巴洛傑又下論斷道：『藏傳佛教發展至今，益形壯大，光是臺灣一地陸續出現的密教中心便達上百處，所吸引徒眾當在數十萬以上』；『密宗初機行者教育層次較低。』

聽蕭先生師徒的言外之意，似乎密宗之所以能夠在臺灣發揚光大，主要是因為它能吸引文化層次較低的學佛初機者。既如此，密法的層次本身就高不到哪里去，因按兩人的觀點，只有這種層次很低的法門才能迅速推廣並日漸深入人心。此種觀

點依然讓人感到疑點重重：你們是如何知道這數十萬人教育層次低的？如果佛教能吸引臺灣八九百萬人投身於其中，這是否說明佛教本身層次就極低，否則也不可能吸引住這麼多根本開不了悟、只知盲從的百姓？這是否還說明臺灣的這八九百萬人教育層次都不高，要不然也不可能令佛教如此發揚光大？

有一個事實不知先生知道不知道，即藏傳佛教的格西、堪布等學位的考取，往往都要經過十幾年甚至數十年的努力才能獲得；以被蕭先生翻來覆去責罵不已的喀巴大師開創的格魯巴教育體系為例，若要取得宗大師創立的甘丹池巴的席位，一個修行人有可能要付出幾十年的時光精進聞思修學，才有問鼎獅子法台法主的希望。這些修行人苦行、苦學這麼多年，難道就是爲了哄騙哪些教育層次較低的阿公阿婆？他們幾十年的學習就是爲了學得一些騙取初機者入門的騙術？

其實任一宗教派別之教徒受教育之程度都千差萬別，對佛法而言，決定修行者修行層次高低的因素主要應看行者的宿世因緣、信根、慧根、善根、福德資糧等各種條件的優劣與成熟度，文化層次的高低只是其中的一項條件，但絕不是唯一及最重要的因素，否則慧能大師也無緣學佛並成就了。

以上所談只是從蕭平實先生及其弟子舉不勝舉的考證實例中隨意抽出二三例以供讀者解剖，有了這些鋪墊作準備，我想我們可以言歸正傳了。蕭先生將佛教的

滅亡完全歸罪於密教，為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他還拉來了『一切佛學考證者』這樣根本無法考證的龐大同盟軍引為自己的同道。但就在這種貌似絕對正確的觀點中，他又犯了一個又一個常識性的錯誤。當印度遭受回教軍隊入侵時，無論大乘、小乘還是金剛乘均共同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絕不是密宗先把其餘宗派統統吃掉，然後才引狼入室、導致佛教徹底被外道消滅。也就是說印度佛教的滅亡根本就是因為眾生的業力及福報因緣所至，把這一現象歸到密法的頭上，只能說是不懂歷史、不懂因緣、不懂何為共業的結果。如若說密法之興導致佛教之亡的話，那麼中國古代的三武一宗滅佛之時，當時的佛教主流並非密宗，這種論調能適用那時的實際狀況嗎？至於號稱『菩薩皇帝』的蕭衍那令人可歎的個人及國家之遭遇，恐怕也非是因為他廣弘密教的緣故。藏地歷史上的郎達瑪滅佛時期以及文革那段特定歷史時期所發生的滅佛運動，如果照蕭先生的觀點來衡量，是否也得歸因於當時的統治者大興密教才引發的呢？而且先生自己說過自己曾當過兩世的覺囊法王，那麼按你現在的觀點推測，當你身為覺囊法王並大興密法之時，你一定殘酷地滅絕了小乘及大乘顯宗佛法，並導致了佛教的徹底衰亡！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仍能生而為人，且到處講經說法，這讓人不得不對佛經中有關毀滅三寶的罪報的描述產生懷疑。

回過頭來讓我們再看一看在藏密誕生的土地——聖潔的青藏高原上，佛法弘揚

的情況。客觀、公正之人想必都不會否認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在全民信佛的藏地，眾生善根深厚，以至於兒童在會喊『阿媽』的同時，就會同時念誦『喻瑪呢貝美吽』了。純樸的民風無疑來自藏傳佛教的滋養與教化，難怪雪域高原如今會被世人廣為稱頌爲人間的最後一片淨土。這片淨土之淨如果不與佛法、不與藏密相關，又會與哪種外道思想爲伍？當全世界那麼多人，包括各種文化層次的人都把目光轉向這東方淨土時，我想吸引他們的怕不是蕭先生自認爲的印度教思想、性力派邪說、單單有關佛法究竟果位的名相、各種奇奇怪怪的邪門歪道、毀滅佛教的令人恐怖的護法神等各種因素，如果要找這些東西的話，此等東西方智者大可不必千里迢迢跑到藏地，或者一頭埋在藏密中去尋求被欺騙的感覺、尋求自己乃愚昧、層次低者的證據。總有一天歷史會證明，藏密蘊含了人類未來獲得解脫的途徑與希望。

有一個問題很耐人尋味，即蕭先生一方面斷言密宗只能吸引一些低層次的佛學初機者，因而隨著人們文化層次的提升，密法一定會自動滅絕，而且早就該滅絕，因它對人類社會無有絲毫利益之故；另一方面，他又將密法視爲洪水猛獸，並憂心忡忡地說：『佛教當前最大的危機有兩個，第一就是密宗，第二就是應成派中觀。』如果密法真的那麼不堪一擊、充滿邪說、層次極低、早就該滅亡、根本不可能欺騙時間以及眾人眼目（這是所有謊言邪說的必然結局）的話，蕭先生至於這麼心急如

焚嗎？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就好像一個信誓旦旦地對別人說自己不怕老師的小孩，結果當他轉身遠遠地發現老師的身影時，竟嚇得一溜煙地飛快逃走了。

恐懼常常來自對真理的無知，但有些人偏偏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勇者的模樣，以為從此就可以與真理對壘。而旁觀者中還真有一些人就被他外在的表演迷惑，從此以為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勇士。真的勇士只信仰真理，他絕對不會沈醉在自我的毒酒中不能自拔，以致把自己醉酒時的醜態當作世間唯一、最好的表情而到處宣揚。就像考證學永遠培養不出來一個佛教的大成就者一樣，被自我毒酒麻醉的醉漢，別人也只能把他的行為理解成瘋狂。

謹答：

說「藏密是索隱行怪的宗教」，這話本來不是平實導師的話，而是借用印順法師在《妙雲集》中評論西藏密教的話。說「密教具有印度教性力派教義」，也是誠實語，不是誣陷語，而且也是印順法師在更早就已說過的話，在他的《妙雲集》中都還可以求證得到。索達吉根本不知天下事、不知佛教界事，反而誹謗說是平實導師對密教首次冠上的名詞。在教理上，筆者於此前已提出教證、理證，證明密教密續絕非佛教之佛法。密教的蓮花生與宗喀巴等人皆悉提倡應該修學「生起次第」



後的「圓滿次第」的無上瑜伽雙身修法，不容索達吉堪布狡辯。索達吉堪布此種欲用言語來脫罪的方法，猶如作姦犯科者，以為只要出面大聲疾呼「我無罪」就可以免掉刑罰，一樣的荒謬絕倫。說密教將佛法修證果位的名相與外道法混合而胡亂說法，亦是事實，前面筆者舉證密教亂解佛法「四加行」義，與密教胡說「般若中觀」義，都是明證；密教如此亂解佛法，壞佛法教的行為，事實俱在，亦不容許索達吉堪布狡辯。

在事相上，說密教不是佛法，說是附佛教之外道，也是如實語。日本佛教學術界享有盛名的佐佐木教授所編輯的《印度佛教史概說》裡，關於密教部分有如是記載：「七世紀末，奧立沙（Orissa）的三婆羅國（Sambhala）的國王因陀羅蒲諦（Indrabhuti AD687—717?）組織了金剛乘（Vajrayana）。」「在金剛乘中，『智慧』因具靜的性格故為女性，『方便』因具動的性格故為男性。此男女之交會，則以瑜伽來表示。這實是印度教坦特羅的濕婆與性力（sakti）的關係，只不過將其改寫為佛教的智慧與方便而已。究其根柢，兩者完全沒有區別。」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劉貴傑先生，於《佛學與人生》中，考證後所得出的結論也與日本學界一致：「西元六、七世紀，印度教逐漸取得優勢地位，與此相應，佛教界漸漸興起具有順應印度民間信仰特質的密教；至七世紀以後，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

「西元七世紀末，因陀羅菩提創立了金剛乘。『金剛』比喻萬法的自性、不變的真我，而實現這個自性或真我的方法就是金剛乘。真言乘（筆者按：指唐代傳入之密教，即是現在的日本東密）以智慧和方便作為教義的核心，金剛乘則把智慧喻為女性，因為智慧具有靜的特性；把方便喻為男性，因為方便具有動的特性，進而將男女性交（男性的動作與女性的靜受）視為瑜伽表現。金剛乘把透過智慧和方便所到達的終極境界視作涅槃，因為在這個境界裡智慧和方便已經沒有區別了，所以稱這個境界為『般若方便』、『大樂』、『普賢』，實際上是男女媾合的淫慾境地。」「公元八世紀初，密教在印度佛教中已取得主導地位，並盛行於德干高原、西南印度和南印度一帶。」

「不論在教義上，或者是在儀禮、崇奉的尊像上，密教都與以往的大乘佛教完全不同。簡單的說，密教瑜伽是把瑜伽行派的義理，作為其形上哲學基礎而展開的，同時又以此作為根據，把本來是異教的密教修行方法確立為正統地位。」「從金剛乘發展出來的支派之一是時輪乘，此派在十世紀的時候已經流行，代表密教的最後階段。」

由此學界考證的結論來說，也是證明印度的實義佛法——佛之正法——早在七至八世紀已被印度教的教義滲透了，最遲至十世紀時已經實質上滅亡了。七世紀時，印度教在印度取得優勢，密宗「佛教」經由吸收印度教的教義，於是漸漸地，印度佛教的佛法就被密教坦特羅密法給取代了，那時已經找不到真正證悟中觀般若的勝

義僧了，因此說密教興而佛法亡，而說密教不是佛教，說密教乃是附佛法的外道，這是正確的結論。

再依據禪宗的傳承史來看，達摩祖師約在西元502到522年之間面見梁武帝，從此之後，禪宗傳承血脈，就從印度一撇而到中國來了（後世傳說蓮花戒爲達摩祖師的傳說不可信，因爲蓮花戒所說違背佛意，與達摩祖師西來意及世尊拈花意殊爲不同，落在常見外道見中，詳見《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之舉證）。另外，自玄奘菩薩於645年回到中國長安後，印度戒賢、般若跋陀羅、勝軍居士等人相繼謝世後，實義佛法在印度凋零，最後斷了傳承，印度正式進入像法時期。此時中國開始進入正法住世時期，此時的西藏尚無文化可言，還要再等兩年，於西元七世紀647年時，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至西藏與松贊干布爲妃後，始進入史料文明時代。然後到了八世紀時，寂護、蓮花生、蓮花戒等人才將此種密教密續由印度傳入西藏，然後才漸漸形成了紅、白、花、黃密教四大教派。

西藏一開始就接受的佛法教義，並不是真正佛法，而是印度密教的性力密續（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所傳入的像法佛教，於八世紀初的佛苯鬥爭中，已經毀於西藏當地苯教徒手中）。是故，西藏密教與印度密教皆是源於非佛法的後來興起的金剛乘，印度密教與西藏密教都不是佛教佛法，都是屬於附佛教、附佛法的外道宗教，滲透入佛教

中，假借佛教僧人表相與佛教法義名相，冒充是佛教。因此索達吉堪布所說：「當印度遭受回教軍隊入侵時，無論大乘、小乘還是金剛乘均共同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絕不是密宗先將其餘宗派統統吃掉，然後才引狼入室、導致佛教徹底被外道消滅。」則顯然是不懂印度佛教歷史之人所說的不如實語。

因為印度密教在十三世紀被回教徒滅亡的時候，已經沒有佛之正法了，已經全部是印度教的性力派邪思了，佛教的本質已經全然不在了，只剩下佛教僧人表相和實質是印度教法義的坦特羅密續的邪法了。索達吉堪布口中的「大乘、小乘」，其實也統統是密教的法義而披著大乘、小乘的名稱，當時已經沒有真正的「大乘、小乘佛法」了。並且密教之亡，不是表面上看見的佛教僧人引密教之狼進入己室的結果，而是印度「眾生的業力及福報因緣所致」；因果循環，當年所作要印度人改信邪謬的金剛乘，結果卻被回教徒征服逼迫而改奉伊斯蘭教，最後導至連佛法表相都在印度本土絕跡的現象出現。索達吉堪布不能鑑往知來，也不瞭解自家邪淫祖先的由來，更不懂歷史的淵源與現象，卻敢於開口亂說，套一句世俗話，叫作**不學無術**。

索達吉堪布更質疑：「把密宗與在其論典中也出現過這些名相的印度教劃上等號，這種論調恐怕有失偏頗。」「如果密法真是借用佛法名相的一種外道宗派的話，為何獨它能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由以上所說印度佛法滅亡的事蹟，已

經解答了爲何密教跟印度教都具有鬼神性力教義的疑問。再從另外一方面來說，佛陀在三轉法輪的過程中，使用一些外道同樣也在使用的名詞術語，諸如五蘊、六識、人天善果等等，原因是謂一切法本來就是如來藏所生，這些法本來就已經存在三界法界中，因此這些已經繼續存在的名相如果符合法界中的現象界實相的緣起及空性義，佛陀爲了讓眾生易於了達佛法而使用在說法中，正是聖人、智者的方便善巧與爲人悉壇處，云何索達吉堪布會懷疑是否「顯宗也應從此被更名爲附印度教或婆羅門教之外道了呢？」

又索達吉堪布也應該了知在釋迦牟尼佛之前，此娑婆世界已經相繼有六尊佛現世，廣度有情。前佛所傳法教，盡在學人的第八識中執藏，有學人出生於釋迦牟尼佛住世時期之前或之後，也屬平常、正常事。有一些具有善根之人，尚還記得往昔前世所曾修學過的佛法名相，唯是無法證悟實相，但能夠以之流傳於世，後爲其他追尋實相而不能證的外道所延用，此種現象亦屬稀鬆平常。

又筆者前面已經指出「名、句、文身」的真實意義並不在文字名相上，而是在文字名相背後所要表達的見地，索達吉堪布不會不懂這個義理吧？因此索達吉所說：「賦予共同名詞以嶄新含義，這本來就是佛法有容乃大的表現之一，也是佛法超越一切外道及世間思想之所在，豈能以名詞相同就認定其背後的指導思想也相同。」

這只是其「意識」言不及義的「建立見」罷了！

另外，索達吉堪布說密教「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這也並不是事實。密教從七世紀出現在印度，到十三世紀消失於印度，只有五、六百年的時間；密教於八世紀傳入西藏，至九世紀被苯教消滅（即是朗達瑪滅佛，其實所滅的並不真正的佛法，而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坦特羅外道法），然後再慢慢復興；接著四大教派興起，互相爭奪宗祖地位，至十七世紀時，格魯派黃教統一全藏，達賴五世實行政教合一政策，才算是密教興盛時期。元代以前，密教傳播也只局限於西藏一地，元、明、清時代，傳播也只局限於皇宮朝廷之內，號為「歡喜佛」，只是皇宮內院的淫樂戲行罷了；廣大民間的人們，是不能聽聞與修習的，所以並不曾流傳於民間。直至民國實行共和，言論開始趨向自由與民主，民間才開始流傳；但都遮遮掩掩，外人難窺其詳，不知無上瑜伽為何物。等到共產黨取代國民黨正式統治中國大陸，達賴想獨立掌控西藏政治權力而不能成功，逃亡至印度以後的密教，為求生存，各教派領導人遂不得不漸漸的公開神祕的雙身法教義，向天下民間廣傳密教，謀取供養金，以維持流亡政府的運作，並藉此獲得民眾的感恩認同與支持；亦因此故，而使得以往密而不宣的雙身邪淫法門漸漸公開而難以保密，如今已經完全沒有祕密可說了。索達吉堪布如果認為此種情況也算是密教「綿延千餘年而至今仍長盛不衰」的證明，那就算是吧！

由此可見索達吉堪布的佛教學問：「只能說是不懂歷史、不懂因緣、不懂何為共業的結果。」至於「菩薩皇帝」蕭衍的行爲與國家之遭遇國難、西藏國主朗達瑪滅「佛」事件，與中國四次毀佛運動，俱是當時眾生的因緣業報感召的結果，況且蕭衍很護持佛教，也不會傳邪謬之男女交合的雙身法來斷人慧命。

當年蒙古固始汗幫助五世達賴喇嘛取得西藏天下，在智者多羅那他被逐出西藏以後，硬逼覺囊派祖師羅布藏旺布扎木齊改奉密教格魯派黃教，並且將覺囊派寺院改爲格魯派寺院，將覺囊派經論、論版，全部沒收、改刻，將覺囊派視爲深仇大恨之敵，以種種手段意欲徹底消滅覺囊派之存在。如此密教學人斷人慧命之行徑與歷史事實，多數密教的老修行人都知道，索達吉既是當今密教的代表人物，如何裝佯、故作不知？是完全不誠實的說謊者。這個說謊者卻還能夠粉飾太平的說：「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宗教徒都把不同宗教之間的和睦共處、互通有無當成世界宗教未來發展應遵循的理想道路。在這種求同存異的時代大潮流下，如果還有人別有用心地挑撥各宗教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刻意誇大同一信仰下不同教派之間的差異以使其互相攻訐、形成人爲對立的局面，則這種逆時代潮流而上的做法只能被歷史證明爲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最終的結局怕免不了只落得個爲人所不齒的下場。」

這種巧言令色的手法、似是而非的言論，乃是欺騙的本質。因爲，如果密教的

法義確實是佛法，並且是更高於顯教的法；而不是以外道法來取代真正的佛法，而又崇密抑顯，我們一定會與它和平共處，並且加以支持；但密教卻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教正法，並且以不入流的邪淫法門來崇密抑顯，妄說真正能使人成就佛道的顯教正法，只是密教邪淫外道法的前行與基礎，我們爲了護持佛教正法，當然不能認同。如果密教不以邪謬的外道法，來害人成就大妄語罪及破毀清淨戒、破毀佛教正法的話，不如此廣泛深遠的害人，我們也不會加以如實的評論，不會將它的真面目顯示給所有學佛人知道。

覺囊派的成立，根據如今可供追尋的歷史記載，學界普遍地都認同覺囊派始於宋代，而形成於元代，然而對於誰是覺囊派開山祖師的問題上，向來是有所爭議。一說爲覺囊派的開創者彌覺多吉；二說爲建蓋覺囊派寺院的土傑尊珠；三說爲完成建立代表覺囊派根本教義「他空見」的篤卜巴。在藏學領域涉足二十餘載的學者徐麗華女士，在《藏傳佛教探密》一書中說：

「在覺囊派的開山祖師究竟爲誰的問題上，向有爭論，有的以土杰尊追（土傑尊珠）爲初祖，根本理由是由他創建了根本道場覺囊寺；但更多的人則尊篤卜巴爲開派祖師，理由是他系統地建立了代表覺囊派根本教義『中觀他空見』的理論體系。

篤卜巴以博通顯密聞名于世，他一生中爲徒眾講經傳法，教授的主要顯宗經典



爲龍樹的《理聚六論》、彌勒的《慈氏五論》，……。

篤卜巴在覺囊派傳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古至今在信徒中享有崇高威望。在覺囊派各寺院中都供奉有他們的畫像或雕塑、鑄造的肖像。有關的壁畫、卷軸塘嘎畫等，多以篤卜巴爲中心，稱他爲『根欽總松桑杰歐』，意爲『遍知三世真實佛』，四周有過十四位弟子環繞，組成肅穆的『篤卜巴師徒弘法圖』，至今在各寺可見。」

另外，關於覺囊派的「他空見」教義與密教其他派別之間的關係，《藏傳佛教探密》云：「『他空』是一切符合佛理的『有』，凡是佛理未提及的，皆爲不合理。覺囊派的這種觀點……，尤其和中觀應成派的觀點相對立，被藏傳佛教的其他派別斥爲印度外道思想，甚至有些直接把它視爲印度六派之一的數論派的思想加以批判。」

徐麗華女士以一位藏學的研究者身分，目前雖然不具有證悟者的身分，然而對於目前所知藏傳佛教學界的看法，作者的考證詳實而客觀，頗值得推崇；縱有些許法義解釋上的錯誤，那是屬於唯證乃知的部分，連顯教中的大法師與藏密中的大法王都弄不清楚，所以不應作任何訶責，應給予讚歎。然而索達吉堪布自詡爲一位佛法修證者，見解知識卻是遠不及此，卻還說出：「不論是覺囊派本身還是密宗的其他所有教派，無不公認覺囊派是純正的密法」、「覺囊派主要是從印度的無著菩薩、旃陀羅闍彌等聖者那裏汲取了其顯宗部分的立論之基——中觀他空見；又于《時輪金

剛續》中擷取了自身的密法精華。而《時輪金剛續》以及無著菩薩等聖者，皆被密宗所有宗派共同承認且一致作為自己的實修之有機組成部分及理論導師，因此把覺囊派與別的四大教派截然分開顯然不合理。」索達吉說出如此在學界面前丟臉的妄想知見，說出違背歷史事實的胡說，被人舉證戳破以後，情何以堪？只是爲了要與智者一爭高下，興起慢心，就敢於開口妄語，實屬無智。如今筆者指證歷歷，對於覺囊派的教義與其它密教教派的密法之間的關係，不僅正覺同修會認爲兩者根本是不同法門，學界以第三者的客觀研究身分，也從法義的表相上研究而證實確是如此，索達吉堪布如果對於此一結論還不肯信受，那麼索達吉真正算是無理取鬧、不死矯亂之屬了。

事上來說，《時輪金剛續》如索達吉堪布所說，是爲密教經典，然而卻絕對不會是釋尊親口宣說之法，也絕對不是無著菩薩所曾經認同過的佛法，因爲《時輪金剛續》乃是觀想法、乃是雙身法、乃是不淨法、乃是邪淫法，云何索達吉堪布毀謗究竟清淨的世尊會宣說此類染污之法？而且是無著菩薩滅後很久才出現的外道法，當然不可能是無著菩薩所認同、所教示的佛法。

理上來說，《時輪金剛續》法門，最多就是等同於「無上瑜伽」樂空雙運密續的即身成佛法門。正覺同修會的導師、諸親教師與筆者，皆舉無數例證，證明樂空雙

運是意識所行境界、是虛妄法、是染污邪淫法，不是第八識如來藏自身所獨行的境界。這一點既是事實，也能在證悟後現觀而證明之，不用再辯，也不是索達吉的能力所能置辯的，這是索達吉用言語所無法推翻的鐵證。

回到事相上來說，《時輪金剛續》法門，學術界也已經證明，是遲至十世紀密教金剛乘最後分出的宗派所傳的法門，無著菩薩時代根本就沒有這個法門，怎會是無著菩薩所認同的法門？如此考證結論亦不容許索達吉堪布否認，索達吉怎會說是無著菩薩認同的法門？真是睜眼說瞎話！無著菩薩傳的是第八識如來藏的妙法，密教傳的是第六意識的外道神我邪法及印度教支派性力派的邪法，所以無著菩薩的法義正是密教法義的死對頭，怎會是密教的祖師呢？密教如此攀緣無著菩薩，未免太荒唐了！而且世尊是西元前五世紀於人間示現傳法，與密教法門出現的時間，兩者時間相差超過千年；如果密教的雙身法真是佛法的話，世尊絕對不會密藏法門、不會故意拖延而不早早傳授予眾生。因此，索達吉堪布所說：「《時輪金剛續》分明是釋尊親口宣說」，不僅於理、於事都說不通，更犯下誣攀世尊、誹謗世尊的造謠誹謗的惡業。

索達吉堪布還無根誹謗平實導師：「把自己對男女性愛的狂想與以凡夫貪心為基礎的世間情愛硬塞進毫無關聯的密宗之中？」這樣公然說謊的假意說：「密教的密

續裡根本沒有無上瑜伽雙身修法。」欺瞞眾生說密教裡沒有追求四喜淫樂的荒唐行門，故意欺瞞眾生；這是言行不一、狡言亂辯，很無恥，而且是自犯欺師滅祖的無義行爲。索達吉堪布豈會不知道其密教白派祖師所說「密法『事業手印』是爲『貪道』」？謂修雙身法的法義是爲「事業手印」，這是一切曾經深入研究密教的學者，都了知的事，索達吉自己也是心知肚明，卻公然在書中對廣大讀者說謊。

索達吉堪布應該讀過宗喀巴所著的《密宗道次地廣論》吧！汝祖師宗喀巴還特別叮嚀密教學人：「務必修持此雙身法門，而且要每日二六時中不斷的修行，如果沒有每天十二個小時修雙身法，就是毀破金剛乘的根本戒。」這個事實，記載於宗喀巴所著的《密宗道次廣論》中，如今成佛之道網站上也已經全書登載，身爲大陸最有名氣的密宗喇嘛，汝豈會不知道耶？如是無根據的誣賴導師及指鹿爲馬的言語，更顯密教索達吉的虛妄造假風真是從古至今，如出一轍。

所以索達吉堪布不應該再堅持的認爲雙身法乃是無上大法，不應因爲顯教、東密沒有此法就崇密抑顯，不應因爲顯教中沒有此法就妄騙大眾「是佛私底下爲根器具足的眾生所宣演的密法，是能夠令學人即身成佛的法門」，因爲所謂的無上瑜伽乃是鬼神假冒佛世尊名義所傳的外道法、貪淫法，是一種藉此吸取眾生精氣血肉的邪法、是鬼神所喜樂的貪淫法、是雜染不淨法，絕不會是諸佛菩薩所喜樂的境界，並

且一直是釋迦世尊所破斥而教導眾生首先應該遠離、捨棄的欲界法。密宗諸祖因為誤信鬼神假冒之佛菩薩語，依鬼神所傳之法門修學，所以還將鬼神所教之邪法再傳授給後人。如今平實導師出而宣說正法，密教學人應該聽信善知識語，相信雙身修法實際上乃是鬼神相應法，更應信受正知正見：「意識是緣起相應法，意識所住的雙身法淫樂境界也是緣生緣滅法，只有第八識才是一切法的真實所依。」

世尊在《楞嚴經》裡，更要所有的弟子們注意：「其人（正是現在的西藏密宗喇嘛）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淫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人入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墮。」佛又預記密宗黃教這一類貪淫而否定如來藏的人：「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若沉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索達吉堪布及諸密教學人當以此為戒，深思思維啊！否則的話，捨壽後要如何受此重罪所應受的大惡報？要如何償還眾生被您誤導之後所造惡業的重大虧負？

平實導師往世在密教覺囊派中轉世傳法，實因當時朝廷以政治因素而崇奉密教，不能弘揚正法，欲從密教中直接改變密教，使密教遠離外道法而回歸顯教正法，期令密教學人捨棄邪法、回歸正法，唯是密教學人福薄緣淺，最後沒有成功，因此

不能扭轉密教虛妄法義回歸世尊正法。爲顯佛語真實，確有生死輪迴發願往生之事，也爲彰顯正法、令正法久住，導師對於往昔所行，於《眞密與狂密》中有云：

「往世余在覺囊派中任法王時，雖亦曾傳時輪金剛，乃是作爲弘傳他空見如來藏法之掩護；乃是觀察時局形勢，不得不然之作法，實以他空見中觀之第八識如來藏法爲主，表相示同密宗，暗中破斥密宗各大派之雙身法，故不肯實修之。然因時久月深，密宗漸知余等所爲與目的，故不能見容於黃教，以政治勢力假藉薩迦與達布之手而消滅余法。」

今已時移勢易，西藏密宗之政教勢力已經式微，藏人不應再迷信密宗之法，不應再認同政教合一之舊規，應隨順時代潮流，改依佛說『政教分離』之觀念，來看待西藏流亡『政府』、看待達賴喇嘛。應從密宗法義之本質來決定是否應再隨順密宗而學佛法？是否應再尊崇弘傳密法之達賴？探討是否應再信受達賴之『佛法』開示？探討是否應回歸顯教三乘經典所說而捨棄西密之密續所說外道法？是故今時之覺囊派諸師，不應再傳時輪金剛之修法，現今已不須以時輪金剛作爲掩護之故，已可直接弘傳他空見之如來藏法故。應當改絃易轍，專傳『他空見中觀』之如來藏法。」

導師如是救護眾生之心，豈是小心小眼、狹隘目光、只看一世名聞利養的無明凡夫所能了知。娑婆世界是爲堪忍世界，此中眾生頑劣無知者頗多，極爲無明，不

僅忘恩負義、互相坑害，更有殺人放火、不怕因果、極爲自私而且愚蠢者。試問己心，這種世界誰願意來？唯有十惡罪人、無明凡夫或是大慈悲的真正菩薩會來。十惡罪人、無明凡夫不得不來，因爲是業報的緣故；菩薩則不如是，菩薩是發大慈悲心，乘願再來；爲度眾生離開無明而來、爲令眾生知曉了生脫死的正道實義而來、爲令眾生住於無相極樂而來。如此大慈大悲之菩薩，來到世間，教導眾生真實義理，卻會被利養所繫的索達吉一般的眾生無根誹謗，會被這類眾生謾罵，會被這類眾生栽贓誣蔑爲邪魔外道；甚至有的眾生得了菩薩的正法，還會反咬菩薩一口；在這種五濁堪忍情況下的地方，當您證悟而能隨意往生諸佛世界以後，您還來不來？導師則是一世一世的來，每一世都來，今世還來，未來世還發願會來。如此的大願心、慈悲行，一切大乘學人皆應效法，無有藉口，應當如此的謹遵佛旨，奉旨受生以利眾生。

索達吉堪布復對於導師所說的「蓮花生其人不是蓮花化生」一事不能釋懷，並舉佛之出世來相比對：「其實對佛祖的降生，也有人理解爲是一種神話傳說與附會之詞；作爲佛教徒，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隨順世人的見解，等他們發明出可以測定世尊出生狀況的儀器後，再來承認佛陀從母親右脅下出生、然後自行七步並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事實？」謂其仍然堅信蓮花生是爲蓮花化生。事實上，蓮花生

是爲未悟凡夫，而且是毀壞正法、誹謗三寶的一闍提無明凡夫。《亥母甚深引導》中，蓮花生云：「蓮師（蓮花生上師）告曰：『移喜磋嘉！汝其諦聽。我於汝當許開示金剛亥母之法；其中，外計算法如擇日期等，內計算法如脈等密之氣脈明點建立法。此中當先灌頂，令成熟修馬亥母起分，然後於密修中修『氣、脈、明點淨分、自他亥母降』等四法，於空樂智上，認識俱生智（謂指將無明淫樂本性當成是第八識法界實相，得根本無分別智）；凡所顯現，了知爲法身。決定正見以後，任運修持光明之身，令有漏成無漏（謂指擴大四喜之淫樂至長至久而不射精漏洩，稱此境界爲佛地無漏境界），趨入普賢王如來位。』」

蓮花生如是主張，妄將欲界內之粗重淫行當作佛法，真是謗佛、毀法、辱僧的具體事證；他毀壞正法、誹謗三寶如此嚴重，唯有無知無明之人會死心塌地信奉不疑，智者必定將之棄如敝屣。又人間之蓮花乃是欲界人間之物質，其所賴以成長的養分與原料均來自於泥土，人身長成所需之養分與原料亦皆賴於泥土，縱使真的是由人間的蓮花化生，也還是肉身，是故蓮花生不是肉身的說法，此一不通也。若是色界天中境界的蓮花化生，絕不可能；因爲色界天的境界都是超越欲界貪淫境界的，蓮花生其人卻不斷在追求人間的淫欲四喜境界，豈有可能是色界天的蓮花所化生的？此二不通也！若說蓮花生是由法身直接化生者，亦有不通之處，因爲能夠直接



由法身化生出欲界人身者，必是於土於相皆得自在者，此是八地菩薩境界；汝之蓮花生，終生未悟如來藏，自身的阿賴耶識何在？根本不知，錯以明點爲如來藏，又錯認一念不生的覺知心即是佛地的法身，只是凡夫一人，出生前豈能是八地菩薩？根本就連三賢位的七住菩薩的明心境界也無，說其於相於土自在而能化生於人間，顯然虛妄，此三不通也！若他有能夠化生者，即能夠直接化現於人間，爲何還要躲進蓮胎內？爲何還要假借人間的蓮花？直接化生出現於眾人面前，豈不更顯威力無窮？此四不通也。

如是理不通、事不通，是故說蓮花生化生於蓮胎，是爲神話傳說，就好像說覺囊派祖師篤卜巴爲『遍知三世眞實佛』一樣，都只是無義的不實謬讚。篤卜巴當年絕不會認同他人對他如此稱讚，他如果現在再來人間，也不會容許別人作這樣的謬讚，就好像導師面對別人所作的讚歎，通常都會加以某種程度的制止或削減。然而海龍王居處龍宮眞實有，南天鐵塔亦是眞實有，只在欲界內，有緣者自到。佛陀從母親右脅下出生、獨行七步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亦是事實，無數天人皆見故。唯學人要有正知正見，謂佛法身所持之色身固然同於世人一般從產道出生，但是意生身卻變化爲童子形象，於摩耶夫人右脅下出生，令天人見之，知佛已出世，能夠利樂有情。天人見後，即於世尊意生身腳下化生蓮花，並且爲佛色身沐浴洗

淨，然後世尊再行入住母胎所生之名色中；所以佛之欲界人身仍然是由母胎血液長養成長，正知入胎、正知住胎，於住胎時尚能夠至十方世界化度有緣眾生，行菩薩行。唯是肉身出胎時示現迷昧，為令五濁惡世眾生能於佛法起信心深心故。因為眾生見世尊示現能夠於一生中努力修行成佛，就會對佛法起了信心，願意來修學佛法。等到學人進入佛門後，世尊再對學人開示正確的修行過程，利益學人，如是種種的示現，都是為了能夠利益學人的緣故。很顯然的，索達吉也不懂這個道理。

索達吉堪布的疑問：「佛說《華嚴經》時，『無量與會大眾皆融入佛身……』，面對這些凡夫眼中的種種『奇觀』，考證又該如何發揮用場呢？」如是疑問，非獨索達吉堪布有疑，普天下未悟的佛教學人皆有此疑。此是自心現量，一切真悟之人唯是現觀，平常之事，本來如是。對已悟智者來說，明白清楚。就像當年馬祖道一對龐蘊說：「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為汝說。」道理是一樣的。也與「爐香乍爇、法界蒙薰，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七寶行樹，隨風飄動，聞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是一樣的道理。

《阿彌陀經》自始就是一部貫通三乘的「唯一佛乘」了義佛經，說《阿彌陀經》是一部禪宗經典也行，因為《阿彌陀經》跟《法華經》一樣，處處是話頭，處處是真生法的般若義。自古以來，密教中錯悟祖師根本不知真實般若何義，更不可能精

通顯教法義，云何密教祖師能夠是 彌陀所化生、能夠教導學人呢？此般若實義，是汝索達吉堪布未悟實相者所不能知；不知之人，更問「考證又該如何發揮用場呢？」落草於諸聖智者面前還不自知。

索達吉堪布又誹謗 平實導師「將印順法師拉來和達賴喇嘛並舉為密法教義的首領」，但是 導師從來說印順研究佛法的結果，落於藏密應成派中觀見中，與應成中觀見學人一樣，兩方皆落於「緣起性空」、「一切法空」的「斷見」中，導師並沒有說過印順是密教的首領這樣的言論，這又是索達吉誣賴他人的無根誹謗言語行徑。但是假使 導師說印順法師也是藏密上師，卻也是符合事實的；因為印順法師所有的思想，雖然否定雙身法、排斥雙身法，卻都是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的大邪見；如果將藏密黃教的應成派中觀見，從印順法師的思想中剝離，印順法師就沒有任何思想可說了；如果純從法義相同度，及印順法師的思想根源來看，導師如果要說「印順法師是完全弘傳藏密黃教中觀法義的上師」，也沒有絲毫冤枉他。

關於《楞嚴經》的來由，索達吉說：「《楞嚴經》自古及今都是公認的顯宗經典，如何到蕭先生這裏卻被改換成密宗身分？」筆者根據歷史記載來看，說《楞嚴經》是顯教佛經也行，說是密教佛經也行。何以故？據記載，《楞嚴經》於唐朝神龍元年，由天竺（古時印度）法師般刺密諦藏隱附於臂膊，經海路傳入中國，此後即為顯教中

人多所注重。然而，《楞嚴經》在印度亦未消失，由印度密教收藏，傳入西藏時亦未曾消失。是故，說《楞嚴經》是密教經典也行，說《楞嚴經》是顯教經典也行。在今天的顯教所編的大藏經中，則皆編入密教部中，所以通常《楞嚴經》都被說成是密教的經典，但索達吉對此事實是顯然無知的。

對於佛經，學人應該爭執的，不是此經典是屬於密教或是顯教經典，而是應該依於經中法義是否符合佛法真實義理，與是否合乎法界實相的實際現象，來做是非判別；學人應當遵循「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的佛意才是。至於《大日經》、《金剛頂經》及《蘇悉地經》等三部密教奉為主要經典的密經，所說法義在根本上處處違背佛意；在法界實相上，則是處處違反實際現象，是故真實歸依佛語的人，當知此三部經不是佛法，當是偽經，是密教祖師所假造之密教中密續「佛經」。《大日經》（又名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是密宗胎藏界之根本大經，內文記述大日佛在金剛法界為眾生開示菩提心所具有的功德寶藏）云：

「秘密主！心無自性，離一切想故，當思惟性空。秘密主！心於三時求不可得，以過三世故，如是自性遠離諸相。」是說意識覺知心的性空，因為此經所說的心是雙身法樂觸相應的心。又云：「所謂『阿字』者，一切真言心；從此遍流出、無量諸真言，一切戲論息，能生巧智慧。」則是以所觀想的阿字作為一切法的本源，違佛

所說的如來藏心爲一切法本源的聖教。同一經中對法界實相的解釋，前後自語相違，怎會是釋迦世尊所說的佛經？

又云：「無阿賴耶慧，含藏說諸法。」「真言者靜坐，安住於法界，我即法界性，而住菩提心。」《大日經》如是三語，一下子說：「心無自性」，一下子說：「阿字爲真言心」，後又改說：「靜坐安住之我即爲法界心」，豈不前後互相抵觸的違背了自己的立論？整部《大日經》前後自相衝突、語無倫次，說其能顯現真實義理，無有是處，顯然是密教諸多祖師經過長時間的創造編集而成就的偽經。

從佛所說的第八識法界實相心「實相無相」、「自性清淨而有染污種子」、具有「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無我」的體性，對照《大日經》說：「心無自性」、「阿字爲真言心」、「靜坐安住之我即爲法界心」，明顯互相違反，顯見《大日經》所說不會契合佛意，並且違背一切智者所現觀的法界現象「阿字與靜坐意識我，非爲法界實相心」的現量事實。

《金剛頂經》（又名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該經詳述密教獨特之秘密修行儀軌，謂能讓學人以最殊勝的法門最快成佛）云：「一切義成就菩薩摩訶薩，……白一切如來言：『世尊如來我遍知己，我見自心形如月輪。』一切如來咸告言：『善男子！心自性光明，猶如遍修功用，隨作隨獲。』」顯然是以觀想所成的覺知心中的

月輪，作爲實相心體。

又如開示云：「作是言：『如彼月輪形，我亦如月輪形見。』一切如來告言：『汝已發一切如來普賢心，獲得齊等金剛堅固善住此一切如來普賢發心，於自心月輪，思惟金剛形。』」證明密教中的一切如來亦是承認覺知心中觀想所成月輪即是實相心，違 佛所說。

又云：「彼婆伽梵持金剛，爲一切如來善哉相，入世尊毘盧遮那佛心，聚爲一體，生大歡喜形。」是說密教中的持金剛佛的真心，可以併入毗盧遮那佛的真心中，明顯違反 佛所說的真心獨一無二，不能分割合併而不增不減；所以《金剛頂經》實際上違反 世尊的種種聖教，更是違背 世尊的基本聖教的，所以絕非真經，當然是密教祖師長期創造編撰的偽經。

《金剛頂經》之「密教佛」認同「一切義成就菩薩摩訶薩」所宣說的虛假的實相：「自心形如月輪」，自心如來藏無形無色，如何會有形？而且形如月輪？更開示：「於自心月輪，思惟金剛形。」都以有色之法來解說自心實相心。不說真心，單說意識妄心就已經是無形、無相、無色的了，真心更應當是無色、無形、無相的，但是密教中的聖經，卻說自心形如月輪；如此法教，明顯違背 佛語「實相無相」意、背反《般若經》指真心爲：「不念心、無心相心、非心心」之義；密教佛卻又開示「彼

婆伽梵持金剛」能夠入於密教佛之佛心，與密教佛的眞實心「聚爲一體」合而爲一，而「生大歡喜形（出生了正在享受第四喜淫樂的大歡喜的形態）」。如此說法，顯示密教佛所說的眞心是能夠分、合的，具有增、減體性，並且隱含有雙身修法的邪淫教義，根本上背反般若諸經所說實相眞心佛心「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實相無相」正義。

又如密教的《蘇悉地經》（又名蘇悉地羯羅經，意爲妙成就法經）說：「一切調戲，及多人叢聚，乃至女人，皆應入中，亦不得看。」「以虔誠心，如法供養，我等當與彼所求願（我等應當給與、滿足彼上師對我等所要求的願望，即是滿足對上師所要求的色身供養）。是故於此，應知無難，必爲加護。若用部心眞言，及以部母，或用明妃，能辦諸事眞言，并及部內護身眞言，而用啓請，護身諸界，速得成就。此是三部祕密之法。」

《蘇悉地經》之「佛」先告訴弟子不應調戲或是觀看想望女人，接下來的開示卻又說如果能夠用部母明妃女人供養我等，滿我願望，則我等亦將會滿足弟子證得「第四喜淫樂果報的報身佛」的願望。如此語無倫次的開示，正顯密教邪淫鬼神信仰的本質，迷戀雙身修法的記載公然印在經書中，其心昭然若揭。

密教道然巴羅布倉桑布上師解釋《甚深內義》則云：「當精將出未出之際，急念撥雌（此是說：撥明妃身體，令其暫時不動作），將精關閉住，其精不出身體，日強而

又極樂。能如此作者方可修（雙身法），若不能將精關閉住，萬不可修。因精一洩，則悉地全去，前功盡棄」、「學者知（雙身法）生起次第後，即拼命去修『自觀爲佛』，永作此觀，一心不疑。此心修後，如不修（雙身法）正分，成佛無望；因利益眾生之事非一身能辦，必化身萬千四出，利人力量始大，化身之法惟正分有之（發起化身的）方法也只有修練雙身法才有可能」。如是言論，更爲密教邪淫虛妄本質的明證。

另外在事相上，學界考證結果，《大日經》、《金剛頂經》及《蘇悉地經》三經皆是印度密教的經典，大約出現於西元七世紀左右，是印度晚期「佛教」宗派與婆羅門教、印度教相結合的產物，是密教的三大支柱經典。

如是密教的根本三經，理上是「言不及義」的虛妄理論，所說法義都沒有實際上觸及到一切萬法的根本——法界實相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所說都是「心外求法」的不如理外道言論，都是在真實心以外而求佛法的虛妄理論；在事上說，則非佛語所說，不是佛經，都是後人假佛語名義偽造的密續。密教上師敢大言不慚的說自宗法要更勝於顯教，相信自教法門更爲殊勝，將顯教正法收編爲其初機行門，貶抑顯教法義；如此言說，更顯示出密教學人的無明與愚癡、更顯示出密教學人的福薄緣淺，竟然與世尊的正法如此無緣，不肯信受清淨的正法而寧願相信染污不淨的邪淫外道鬼神貪法，誠可憐憫。密教學人以觀想行淫受樂中的明妃或空行母是爲佛母，



如此行淫大受淫樂中的本尊是爲佛父，所以才會有父續、母續的分別；更有密教學人認自己是佛父而與許屬實體女人（佛母、即是女性弟子）共修雙身法的邪淫行爲，不但是大陸，在台灣也一樣，已經有部分比丘與女上師、部分比丘尼與男上師，合修過雙身法，失去出家戒體，成爲破戒壞法者；但是遮掩猶恐不及，大嘆上當；也有人索性就認同密教的雙身法，說是更高層次的佛法修證，藉此辯護自己沒有破戒。

索達吉堪布沒有智慧，或者是爲了維護短暫一世的名聞與利養，竟然會認同這種外道邪淫、鬼話連篇的荒謬理論教導，至今仍不肯扭轉錯誤的謗法毀佛的邪見，還真是業力不可思議！並且，索達吉堪布還更迷信的說：「其實密宗的本尊根本就是佛菩薩，如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等，如果將這些本尊都當成鬼神，則分明是在公開誹謗諸佛菩薩！」試問：真正的大日如來、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會認同密教邪淫亂倫、貪人妻女美色的雙身法嗎？這樣公然的謗佛、謗菩薩，未免誹謗得太嚴重了！

索達吉還說不實語：「至於密宗中的鬼神修法，則主要是將其作爲佈施、救度的物件而修的，目的是接引它們並使之皈依三寶，最終還要根據因緣使它們都能成爲佛教的護法神。」但是密教經典中都已经明說這些鬼神是佛父，明說夜叉羅刹是佛母，是度眾生的化主了，還說什麼接引鬼神入佛法中？明眼人都可以了知索達吉的

話正是外道鬼話連篇、顛倒黑白，爲什麼密教中竟會有某些學人愚癡的信受不疑呢？《圓覺經》、《楞嚴經》、《大乘起信論》三部佛教經論，依照「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的四依來判別，則符合佛意，也符合法界實際現象，故應知即是了義佛教經論；佛教學人不必爭論其真實來源出處，因爲所說俱是真實佛法故、能引學人實證佛法故、完全符合佛在諸經所說正理故，爭論並無意義故、唯佛真知因緣故。

至於弘一大師（音樂家李叔同）的經歷，確實非常值得後人借鑒，他因爲不瞭解密教的荒誕，因此對密法說了一些誹謗（其實應是正確評論）的話；然而到了晚年，他對於密教的虛妄本質還是沒有看透，因此才沒有出面摧邪顯正；密教索達吉堪布不知這其中的原委，才敢取來爲密教臉上貼金，妄顯密教尊貴。蓮池大師，依據多種經典（或許有參考密續，然而密續內的咒語，顯教大多也有。印度佛經不是只有傳入西藏，印度早期中期的實義佛法佛經於八世紀前也已經傳入中國，所以顯教佛經自然也會有這些總持咒的存有）彙集而成《瑜伽焰口》一套儀軌，做爲與眾生結緣，度化有緣的鬼道眾生，此是好事，不同於密教以鬼神作爲觀想中的佛父、佛母，索達吉堪布且莫拿來無風起浪。

了義咒語本是九地以上菩薩所宣說的佛法總持，是爲廣度有緣眾生的無上方便

法門，是故無關於顯教密教的差別，是文、句、名身真實義。學人真正要分辨的是：咒語的內容合不合乎佛意？是否背反實相道理？況且，依法的功德力來說，邪法一遇佛之正法，邪法即不得不正。密教之邪法，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實在是因為顯教中證悟的祖師們為數太少，加上更少有人具備道種智，更少有人能像導師一樣具有不畏密教強大勢力的大勇心；復因元、明、清專制帝王時代，皇帝為享樂及政治因素而信奉密教的雙身合修法門，藉以籠絡西藏蒙古納入統治版圖中，進而護持密教，因此無法全面破邪顯正，致令密教勢力在中國坐大近千年。甚至近代還能夠把密教外道法傳入台灣，在南北各地成立西密道場，吸引福薄無知大眾，共同陷入無明火坑。

如今學人福慧具足，感召有大勇氣、大慈悲心的大善知識，住持正法於中國，敢出面揭開密教的虛假面目以救學人，密教外道邪法本質遂全面暴露、公諸於世，讓一切佛教學人都能瞭解密教的荒誕虛妄，並且因此能夠救護學人不再受密教的神秘面紗迷惑而不自覺。至於密教學人各人資質好壞與否，學習格西位階要不要十幾年的時間，筆者不須要加以評論；因為密教的法義既然完全誤會了顯教的正法，再訓練三十年，也還是會如同宗喀巴、各大法王一般的誹謗正法、抵制正法；訓練十幾年下來，又能有什麼真正佛法的證量？所以，西藏的格西雖然受過十幾年的訓練，

但是受訓的結果仍然是依西密的邪見而受訓，出來弘法時仍然會一樣的以先入爲主的邪見來破壞正法、抵制正法；所以，索達吉說西藏的格西曾受十幾年的顯教法理訓練課程，藉此證明格西們懂得佛法，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以佛之正法來說，學人此世能否證悟般若，與其往世所累積的福德功德有很大的關係。顯教的證悟極難、甚難，一生求悟，努力修行，至死不悟者，在中國寺院古時叢林深山中，大有人在；現在的台灣與大陸也是一樣的，至死不悟的人，大有人在。索達吉堪布所說密教修一格西學位，花去十幾年時光，根本就不值一提。而且依據世世串習因果俱存的真實義理來說，學人在此世證悟實相時之刹那，是與一切法界觸證者於當時所獲得的同一殊勝般若功德，無有兩樣，同樣具有根本無分別智，名爲總相智；然而，下一剎那起，各個學人所相應而現行的般若慧境界可就不相同了。這種法界現象無可奈何、亦無法強求，因爲般若慧的境界廣狹深淺、千差萬別、因人而異（佛地境界才能完全相等），而菩薩在往世修習了義正法的開始時間也有所不同，有人已經修習數萬億劫，有人才只修習數百劫，所以在隔陰之迷的情況，初悟時雖然相同，但是悟後所發起的智慧與悟後進修的速度，卻是大不相同的。這跟過去世有沒有修學過別相智、種智與修學時劫的久暫，都有很大的關聯，要想強求也強求不來。唯有在此世精進的修學佛法，多聞、多思、多實修真正的佛法，

效法當年世尊釋迦牟尼佛的勇猛精進精神，當能進步神速。若所修習的是西藏密教的邪法，修習數億劫之後，仍然是凡夫一位，修習再久也是無用的。

## 第十章 眠夢現象

《佛藏經》 佛說：「舍利弗！不淨說者：（於）我見、人見、眾生見、五陰、十二入、十八見（的正觀）未得謂得，心計得道，計得涅槃，咸亦譏訶如是正法。何以故？是人貪著空故，亦是魔眾，魔所迷惑，以我正法而作魔事。」

《大乘方廣總持經》 佛說：「如彼達摩比丘，雖復讀誦大乘千部，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癡下劣之人，實無所知而作是言：『我是法師，明解大乘，能廣流布。』謗正法師，言無所解，亦謗佛法而自貢高。若彼愚人於佛大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我於往世曾在密宗覺囊派出家，彼世雖悟，亦未敢自稱爲佛，此余夢中及定中均所曾見，故信密教中亦有真悟之人，是名真密；非如密宗紅教中之第二佛——龍欽巴尊者——以常見外道之法而自命爲已出三界之聖人，見道且無，云何名之爲佛？今余已於《宗門法眼》中舉證破斥，……藏密紅教『第二佛』龍欽巴尊者、第一代蓮花生『大士』、天竺寂天『菩薩』尚且未曾見道，白教馬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及黃教宗喀巴等古代祖師又悟在何處？而稱爲即身成佛？古昔密宗

祖師近代密教祖師亦復如是，號稱近代密宗白教大修證者之卡盧仁波切，以及貢嘎活佛、諾那活佛，乃至猶在人間之諸多大法王、大活佛、大仁波切、大金剛上師，何處有開悟明心之人？此諸活佛法王等，自身之如來藏尚未覓得，大乘見道且無。所以者何，馬爾巴、密勒日巴、宗喀巴、龍欽巴、岡波巴等大師，乃至其前諸祖，皆猶未離眠夢。密宗之了義經《楞嚴經》說此境界未離想陰，猶未斷盡想陰者皆未斷盡煩惱障，未是出三界之俱脫阿羅漢。雖有大神通，敵得過輪迴生死否？」

答：蕭先生以自以為的密宗諸祖皆未離眠夢之理由，而將這些高僧大德統統推入見道位以下的不曾明心開悟者之流中。如果這不是一種無知與偏見的話，至少也應算作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俱舍論》等論典中說過，修行到四禪心的境界以上便不會再有睡夢的習氣；另有些經典則云只有登地之菩薩才無顛倒睡眠這一凡夫所去除了的俱生習慣；而印、藏、漢古往今來的眾多大成就者又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做出過種種結論各異的闡釋。在《現觀莊嚴論釋》以及宗喀巴大師的《金鬘論》等論疏中，都依據佛經教義從別種觀點出發闡明瞭這一見解：所謂的無有眠夢乃指無有錯亂、染污的種種夢境，並非是指連養育身體及善法之夢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不這樣理解的話，眾多經論中對一地至十地菩薩夢境的描述將變得永遠無法理喻。諸如：相應

於一地菩薩的果位，其眠夢中會出現寶藏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征（徵）相；而二地菩薩則會在睡夢中出現如手掌般平坦的大千世界之大地上，到處被珍寶裝飾的奇瑞景觀；位登三地時，菩薩會於夢境中現出自身已變成勇士身，且執持兵器降服他眾的對應瑞兆……十地菩薩皆如是各有與其階位相對應的夢兆。不僅經論中有如此之論述，很多公認的高僧大德還為後人留下了數不勝數的夢境美談。他們或者在夢中雲遊十方剎土，或者於夢境中親得本尊及諸佛授記，又抑或在睡眠狀態下親證法性光明……因此，若籠統地因有眠夢就否定一個修行人的證悟成就，這恐怕會犯以偏概全的毛病。佛陀講經說法歷來就包含直接與秘密的不同含義，單從自己眼見的少量文字入手就斷定佛法全體之大義，也許會導致一葉障目的結局。

不過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裡，既然蕭平實先生因密宗大德未離眠夢就將之判為未離想陰，從而斷定其修證境界各個皆不堪為活佛、法王、仁波切、金剛上師，為何他自己卻翻來覆去到處張揚自己從夢中及定中得到的夢境或定境啓示：他做過覺囊派出家人乃至法王。如果別人的夢境都為顛倒夢想的話，那先生對自己的夢境又該做何定論呢？假如密宗上師的一切，包括眠夢都一無是處，唯有蕭先生的一切，包括眠夢才可稱之為千真萬確、足資擔當衡量準繩的話，則這種兩面邏輯之典型性恐怕應算前無古人了。當所有密宗修行人的征（徵）相都被先生一筆抹煞之後，一個



想當全世界佛教徒的大法王、大仁波切、大活佛、大金剛上師的狂人夢想就已清晰浮現在一切明眼者的目前。不過，若要論顛倒夢想的話，怕是沒有比這個夢想更顛倒的了。原因其實也很簡單：真正的英雄確實可以打敗天下無敵手，一人稱雄世界；但言語的巨人往往都是些行動的矮子，還沒等他整裝待發、收拾舊山河，因果輪迴可能就已將其吞沒。空口大白話泛不了幾個浮沫，大浪淘沙終會將其席捲而去，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到底誰是弄潮兒，誰是未離想陰之個人慾望膨脹者吧。

把修行者的見修行果完全建立在夢境的有無上，此種觀點無論如何都無法安立。如果證悟與否的標準只有一個——離不離夢境，那麼《十地經》中也不會說證得極喜地之菩薩可以自己所證功德之妙力，於一剎那間震動百世界這一征（徵）相，所有的得地菩薩我們也都可以「無有夢眠」這一句話而一筆代過，《華嚴經》中也大可不必浪費筆墨如是描述得地菩薩的種種境界：「則得百三昧，及見百諸佛，震動百世界，光照行亦爾。」

特別是對真正的聖者而言，有夢無夢皆是戲論，先生怎能糊塗到把戲論當真的地步呢？生活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對普通凡夫來說，夢中往往無法做主，各個皆以假當真；不過醒來後一般都會了知夢境之不實，從而不會再去強烈執著，否則就會被人們當作白日做夢的典範而恥笑不止。蕭先生在看待別人的夢境時倒是非常

果敢，不分普通人與大成就者、有無執著、有無實義的區別，全體批倒、一概斥之爲想陰作亂，頗有一副快刀斬亂麻的氣概；但在論及自己的夢境時，就有點戀戀不捨了。此中詳情，讀者在其著作中當可一目瞭然。如果先生是想給後人留一些催眠術研究的資料，那倒也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卻猜測先生此舉的目的當不在這裡。

也曾研讀過先生的《狂密與真密》一書，看過後最清楚的印象便是——非蕭平實自宗之一切派別皆屬狂的、愚癡的、不究竟的、邪的、引人墮地獄的、只能吸引劣根者的……，不過當一個人的判斷標準只剩下夢時，人們早已爲這種人準備好了最恰當的修飾語：狂人癡夢。

蕭先生還把龍欽巴尊者判爲常見外道，我想這一結論的得出可能是因爲先生不懂藏文，同時又不閱尊者著作的緣故，因此才會對尊者的觀點知之甚少。其實尊者對中觀的見解主要集中在《如意寶藏論》、《宗派寶藏論》等論典中，如果能透過其文字表象進入尊者真正想要表達的領地，我們就會發現，他對一切常斷邊執都加以了最究竟、最徹底的遮破。既不承認常有法之存在，亦不像先生認爲的那樣因怕墮入斷滅之境地就將所謂的明覺執爲常有。蕭先生在《宗門法眼》中對尊者的破斥，誠可謂是完全落入文字相以致言不及義。而祖師大德早就說過：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不僅如此，先生還特別喜歡帶著自己的主觀意願去讀解別人的著作（包括經論）。

這樣做的結果又應驗了另一句金玉良言：離經一字，允為魔說。二毒兼具，叫人如何敢相信你對尊者的讀解！

這裡不妨舉一個先生所推崇的玄奘大師的例子，希望眾人能多少瞭解一點言語道斷以及望文生義的內在關聯。

當年外道與佛教大德辯論時曾提出：「既然證道者已能所雙亡，那他又如何確認自己已經證道？」玄奘法師對此則回答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一句話使得外道不得不折服。不過後人又有問曰：「冷暖且不問，如何是自知的事？」由此觀之，如果將佛法修證的體驗完全放到哲學的思辯領域之中，則這樣的探討將永無止期，因學者們只耽著於文字所表達的觀念故，兼以妄念又無窮，這樣的「研究」當然就沒有終結之時。

蕭先生一方面只從文字入手讀解經文以及祖師密意，另一方面又死死抱住自己的夢中境界去批駁別人的眠夢情況，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讓人感到滑稽可笑、矛盾百出。儘管你在一本又一本的著作中不是罵這個是斷見，就是斥責那個為常見，但在你的批駁對象的言行中，還很少出現如你這個審判者這般前後互相牴觸、標準雙重的笑話與漏洞。順便說一點，對於藏傳佛教諸高僧大德的證悟與否，作為凡夫的我們，主要應從其授記、事業、功德、著作等修為，再加修行、日常生活及往生時

的各種不虛瑞相來比量推知。如果這些都不能作為判斷標準的話，恐怕只剩下蕭先生那自以為堪與「量士夫」比肩的「無漏睡眠定」才能照見大千世界的真偽妍媸吧。

談到大成就者的顯現，不管他現睡眠相或精進相，就與不能單從文字衡量經文之義一樣，我們同樣不能只依憑其外在示現而任意褒貶，因為一個人的內證境界有時會與他的外表相差極其懸殊，原因即在於他得隨順眾生的緣故。就像已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還要在世人面前示現托鉢乞食、示疾問藥、最終涅槃等生存狀態一樣，這並不意味著佛陀還有欲界凡夫的習氣，還留有色身之障，也會死亡。如果這樣理解佛陀，那就表明我們還未曾進入到佛法的真實天地中來。再比如佛陀有時也會嚴厲斥責違犯戒律的弟子，某些人要是看到這種景觀的話，會不會自以為發現了天大秘密似的到處給人宣揚說：佛原來是有自相嗔心煩惱的啊！如果說菩薩「以時寢息，當願眾生，身得安穩，心無動亂」也是未離想陰，未是見道的話，則佛菩薩的修證境界肯定比不上常坐不臥、不食不眠的苦行外道了。

讀過《普門品》的人都知道，觀世音菩薩以大慈大悲之心隨緣救度各類有緣眾生，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菩薩即現何身前往救度，從佛陀乃至天龍、夜叉、阿修羅、人非人、乾達婆等。非觀世音菩薩一人如是，一切佛菩薩莫不如是。當他們化現為旁生、屠夫、妓女時，其所作所為不僅與佛法毫不沾邊，更明顯違背戒律規則。

但有誰能說他們無慚無愧、無慈無悲、貪心猛厲呢？同樣，密宗祖師為調化不同根基之眾生，時而現出睡眠相以接引群迷根本不足以大驚小怪。他們的睡眠是清淨光明的禪定休息，還是在入定中救度地獄眾生，詳情我們並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即這種睡眠絕對不是凡夫煩惱習氣的現前。

也許是密宗紅、白、花、黃等教派的高僧大德於久遠之前打斷了蕭先生「覺囊法王」的美夢，才使得他一直到現在都耿耿於懷，並以不斷指責別的教派的大成就者皆未離眠夢之方式，來發洩當初自己的黃梁美夢被打碎之憤恨吧。

我這樣說並非是以惡意誹謗的方式對蕭先生譏諷謾罵，時代畢竟已前進到了二十一世紀，語言上的文明禮貌我這個愚昧之人多少也還懂得一點。可能愛開玩笑吧，有時在不經意間也許冒犯了先生也未可知。如果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麼請允許我在這裡誠摯地向眾人表達我的懺悔之意。

但有句話還是想說出來，蕭先生的年齡也不小了，人生短暫、恍如白駒過隙，不多的生存時日中，我們是應該繼續廣造惡業，還是及早懺悔、痛自悔過？至於善業惡業的劃分界線，我想唯一的依靠處只能是教證理證。包括我說的這些話，你如果果不願接受，反駁的依據還得從教證理證中來。

再說一遍，人最珍愛的莫過於生命，而人身萬一失去，再想重新撿起時怕不會

像撿一件破爛那樣輕而易舉。所以懇請一切人，特別是生命旅途已走到暮年階段的人，都應該好好愛惜、善加利用自己的生命時光。而在一切能使人身萬劫不復的因素中，謗法、謗僧的罪報是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

蕭平實說：「密宗之密續，大約可以分爲『經典』與『續』二類。經典者，如《大正藏》密教部之《大日經》——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金剛頂經——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蘇悉地羯羅經、妙臂菩薩所問經》等，皆是天竺『佛教』晚期之密宗祖師所集體創造，經過長期之結集而後出現於人間，託言龍猛菩薩開南天門鐵塔所取出之毗盧遮那佛所開示者；三乘佛經中並未有如是預言故，彼諸密經所說皆與三乘經典之法義牴觸故，皆與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互相牴觸故，……續部則屬密宗之祖師所造者，譬如《聖毗盧遮那現正覺續、四金剛座續、中觀寶燈、中觀義集、中觀要訣、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要訣現觀莊嚴論慧燈鬘釋、菩提道燈釋、廣釋菩提心論、入中論、入中論釋、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略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入二諦、……菩薩寶鬘、入菩薩行、……金剛亥母成就法、……寶性論、甘露密論、根本續、授記密意續……》等，以及《大正藏》密教部中之種種念誦法與儀軌等。要而言之，舉凡密宗祖師所造、關於密宗道之修行理論與實務之著作，不論是否託言爲『佛』所說之經，皆屬於密續，……」

答：看來我們還得一如既往地繼續糾正蕭平實先生屢屢再犯的常識性錯誤，此處的錯誤則是指先生把密宗經續的含義徹底、完全地理解錯了。所謂的續，指的就是密宗經典，而且只指經典，根本就不可能包括論典在內。因為其內容講的是密乘法義，為區別於顯宗經典，藏文《大藏經》中就將其列為續部，比如釋迦牟尼佛親口宣說的《時輪金剛續》、《密集金剛續》等。蕭先生自創的「經典與續」二分法，的確是前無古人之創舉，如果不懂裝懂、貌似權威也可以被稱作創舉的話。至於《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等唐密典籍，可能是為了隨順當時的翻譯慣例，故才被冠以經名；而藏密歷來都把經與續分得很清楚，從未將二者混淆起來。

先生還將這些續部典籍定義為天竺「佛教」晚期，密宗祖師集體創造，經長時間結集而後才出現於人間，並且還堅定地認定它們都是假托龍猛菩薩開取南天門鐵塔取出的。既如此言之鑿鑿，想必先生的證據一定充分而有力，那麼現在就請您道上一句：所謂的佛教晚期具體是指哪一年代？密宗祖師如果集體創造了續部典籍的話，又是哪些祖師、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歷經多少時日才具體創造出了這些「偽經」？只有拿出鉅細無遺的可靠資料才能讓人信服，否則人人都可信口開河地自編歷史。這樣的自編其實非常簡單，只要隨便地假設一個自認為可信的事實，然後再想當然地羅列出一些查無憑證或斷章取義的根據、材料，然後，一個觀點就可

以立在世人面前了。而且這樣的觀點表面看來還常常顯得十分大膽，往往可以矇混住那些視力不清者的眼目。

大家都知道，印度佛教史上對三次結集三藏的時間、結集者的情況、結集的具體過程以及結集而成的經律論典籍都有比較詳細的多方面記載。如果蕭先生認為也有人偽造密宗經典、並且這一過程相對跨時很長的話，為何歷史上竟沒留下任何足可考證的蛛絲馬跡？是不是先生您獨具慧眼，從千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終於找到了一個佛教史家們共同忽略過去的盲點？在這裡倒是可以給先生大略講一講密法的結集情況，如果先生有興趣，可以順著這一思路繼續追蹤下去，看看能否找到新的可供你進行下一步批判的材料：釋尊曾於廣嚴城等地為特殊根基的弟子宣說了多種密續，其後金剛手等眾菩薩將這些佛陀講過的密法內容進行了結集，有關詳情可參見《三戒論釋》等典籍。至於說「託言龍猛菩薩開南天門鐵塔取出」，我們還是要問相同的一句話：是誰在託言？這些託言者在何時、何地將偽造的密續託言為是龍猛菩薩取自南天門鐵塔？這麼一個千年大騙局是如何被先生發現線索及破綻並進而全力偵破的？

還有一點也想請教先生：你認為三乘佛經中沒有對密宗經典的出世作過預言，故這些密續統統都是偽造的經書。既然如此，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佛陀在佛經中對漢地天台宗、華嚴宗、三論宗等宗派作過明確的授記嗎？如果沒有的話，依照先生



的邏輯推理，這些宗派豈非也得被判定爲是偽宗，它們的身份恐也得跟密宗一樣吧？而且假若這個判斷邏輯能真實成立，則人們還會有更大的一個疑惑：佛陀在哪部經中授記過末法時代會有一名爲蕭平實的居士奮起佛法大旗、宣揚第一義諦、清除邪門密法、廣佈正法信息？如果翻遍三藏十二部也找不來這樣的授記，我們是否就可以說——蕭平實先生是假的？按照蕭先生的邏輯，這一點應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先生的來歷與動機！這個理由還是先生本人提供給我們的。

再者說來，密宗傳入漢地約在中國唐朝時期，當時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齊備，明眼善知識更是數不勝數，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師所弘揚的唯識宗也正方興未艾。這麼多高人異士對當時的「開元三大士」——善無畏、不空、金剛智所弘揚的《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都沒有提出過異議，是不是他們的智慧都不夠，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後，真正的大善知識出現之時才有能力揭穿這些「偽經」的真面目？而且從宋朝開始，歷元、明、清三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定、彙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歷朝歷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蕭先生還開列了一份長長的密宗祖師所造續部典籍名單，這份名單再次暴露了

蕭先生佛學知識之貧乏已到了任何稍具佛學修養的人都無法容忍的地步。行文至此，我已沒有了與其再「辯論」下去的任何興趣，因他連最基本的佛法常識都不懂。儘管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到處亂用佛學名相，但不誇張地說，除了能騙騙無知無識、只會被大名詞嚇住的人以外，任何一個正信佛教徒都不會被牠嚇倒。不過愚昧而可憐的眾生確實遍滿大地，所以邪知邪見也才能到處橫行。在此只能深深希望，所有追隨謗法、謗僧者的盲從之人，都應該好好聞思聞思真正的經、律、論，看看釋迦牟尼佛到底都在說些什麼。把自己的命運如此輕而易舉地交給一個經續不辨、經論不分、舉不出絲毫教證理證的「居士」，實在是對自己的最大嘲弄。此人「造論」已造到如此之地步，恐怕人間再無比其更低劣之「論典」了。這樣一想，就覺得滿心傷感，為眾生，也為自己。但不管願不願意，還得提筆再駁斥下去。

密宗祖師所造的全部屬於論部，根本不在續部之列；而且先生混淆概念，純屬顯密不分。首先，密宗祖師之著作，無論是關於顯宗的，還是關於密法的，都屬於論部（並且《丹珠爾》中所收錄的僅限於印度祖師，藏地祖師的論典還不在《丹珠爾》內），這怎麼可能託名為佛所說之「經」？故《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等著作，不僅不會假托為經，連論部都不可能包含於其中。再者，蕭先生又將《中觀寶燈》、《中觀義集》、《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要訣現觀莊嚴論慧燈鬘釋》、

《菩提道次第廣論》、《入二諦》、《菩薩寶鬘》、《入菩薩行》、《寶性論》等都劃歸到「密宗祖師所造，關於密宗道之修行理論與實務之著作」的行列中，這種劃分法的錯誤的確堪稱低級、幼稚，因上述論典均屬顯宗典籍，作為批判密宗的干將，竟然誤把顯宗論籍當成密宗續部來批鬥，這是否有些眼目昏花的味道？

在他的批鬥對像中，《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要訣現觀莊嚴論慧燈鬘釋》、《寶性論》都是闡釋彌勒菩薩思想的論著，慈氏的其他三部論則為《辨法法性論》、《大乘莊嚴經論》、《辨中邊論》，如果按照蕭先生的理論推理，則彌勒菩薩應成為密宗祖師，《慈氏五論》肯定必屬密教典籍無疑了。但彌勒菩薩又師承釋迦牟尼佛，這樣算來，世尊亦應成為密宗導師，其所說之法皆當以密法稱之。如果蕭先生還自認為是佛陀弟子的話，則從彌勒菩薩算起，一直到傳承他法脈的無著乃至世親，再往後又有玄奘、窺基，甚至包括蕭先生本人，豈不各個皆成了密宗弟子？如果先生還要在這裡大加討伐密宗的話，則不知此人到底是密宗的叛徒還是密法的「革命者」？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必須在這裡予以澄清，即《寶性論》乃彌勒菩薩造論、無著菩薩造釋、專門闡述佛陀三轉法輪密意的一部究竟論典，作為「深研」並極力弘傳唯識及如來藏學說的蕭先生，如果能看懂論義，哪怕僅僅只是從字面上通達了《寶性論》的文義，怕也不至於鬧出這樣的笑話——把「自宗」的傳家論典居

然踢到了密教的「黑名單」上。那就是先生見到的「密宗」《寶性論》不同於現在流通的版本，依然無法澄清以下的幾處疑點：一，漢藏《寶性論》就算因傳承不同而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法義卻是絕對一致的；二，密宗獨有、與漢傳佛教宣講的《寶性論》大相逕庭的偽造「《寶性論續》」，如果先生已經發現的話，就請盡快公之於眾，以利眾人研究、批判！如果你看到的《寶性論》就是漢藏一致推崇的彌勒菩薩所造的那部論典的話，也請先生正視以下的幾個問題：

若你曾身為覺囊法王的話，不知你這個無從考證的法王知道不知道覺囊派的顯教理論依據主要就來自這部論典？因它詮釋的就是第三轉法輪的他空見，故歷代覺囊祖師都在大力弘揚。想必先生還不至於立場轉變得如此迅速，以致身在覺囊派時還將此論奉若聖典，轉世再來時又反戈一擊、怒斥其為「密教邪法」。另外，你一直很「抬舉」唯識學派，而唯識學祖師玄奘大師等人則從未斥責過《寶性論》的所謂「荒謬」之處，也從未指認它為密法偽續，更未曾對彌勒菩薩、無著菩薩這些他們所師承之祖師的如來藏及唯識學思想提出過任何異議。是否先生自認為自己已超越了玄奘大師乃至彌勒菩薩的智慧，故而才將《寶性論》徹底扔在一邊呢？不過作為佛教徒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授記的是彌勒菩薩乃為當來下生彌勒佛，似乎並沒有提到先生的大名。

作爲引導其麾下徒眾修學的老師，蕭先生自己確實鬧了不少笑話，而作爲學生的秋吉·蔣巴洛傑則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狂密與真密》的序言中，這位學生如是評價道：「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各派可總括爲如來藏中觀與應成派中觀二個系統。前者如寧瑪、噶舉、薩迦、覺囊，其內容或曰如來藏、自續中觀、唯識見、輪涅不二見、大中觀、他空見等，皆是站在『世俗諦無、勝義諦有』的原則上，而各自講述其勝義諦要旨，其間差異南轅北轍，不可謂不大；而應成派中觀則是由較晚形成的格魯派宗喀巴師徒數代而發揚，挾其政治上新霸主的實力，造成如來藏系思想弘傳不彰、人才凋零，應成派中觀至今仍爲藏傳佛教哲學的主流思想。」

作爲藏傳佛教顯宗部分重要內容的中觀學，可總分爲自空中觀與他空中觀兩類；自空中觀又可分成自續中觀與應成中觀。至於蔣巴洛傑所謂的「如來藏中觀」，在藏傳佛教史上可謂聞所未聞、根本就未曾出現過。這也許是其師親傳，也許是師徒共同創造的結果吧。還有，寧瑪、噶舉、薩迦以及格魯均持自空中觀見，其究竟觀點都秉承應成派的大中觀見；而覺囊派之見解則屬於他空中觀見。蔣巴洛傑把自空中觀中的自續派中觀與大中觀、他空見甚至如來藏、唯識歸並到一起，這種分類是從佛陀以來、印藏漢所有高僧大德、各派傳承祖師皆未曾有過的破天荒之新分類法，從中暴露出此人的佛學素養已低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坦率地說，藏地任何一個

稍微瞭解點兒佛法常識、中觀義理的小扎巴（剛剛出家的年幼喇嘛），都不會像蔣巴洛傑先生這樣魯魚亥豕、黑白不分。而且自空中觀的究竟觀點本來應是承認勝義諦中一切均為遠離四邊八戲的大空性，同時亦承認世俗諦中如夢如幻的顯現。但蔣巴洛傑先生非要將寧瑪、噶舉、薩迦的觀點理解成「世俗諦無、勝義諦有」，這又恰恰與上述諸宗的本意完全相反。真不知道先生此論是由於無知而自創，還是自有師承？至於覺囊派，歷來都屬於他空中觀，而蔣巴洛傑先生則把其內容界定為自續中觀、大中觀，這已經不是用疏忽、誤解、錯解等詞語就可以搪塞過去的錯誤了，任何懂得中觀的人都會把他所發的謬論稱之為胡說八道！看來老師實在是該重新調教調教這個得意門生了。並且真實的他空中觀之定義也不是「世俗諦無，勝義諦有」，而是實相現相相同的為勝義諦，實相現相不同的為世俗諦，這種說法恐怕對蕭先生師徒來說都是第一次聽聞，那就等你們真正瞭解了中觀意趣之後再來痛斥我這個弘揚邪道密法的小人物吧。

儘管自空中觀可分為自續與應成兩大派別，但二者的究竟觀點卻一體無別——都將應成派究竟了義的無生大空性觀點安立為勝義諦。只是在相似勝義諦上，自續派保留有空執，故為不了義；而應成派則直接抉擇究竟的勝義諦，故為了義。但我們絕不能因為自續派暫時的不了義觀點就斷定其為錯繆、應該捨棄，而應把自續派

之觀點理解成爲了所化之相應根基的眾生而變現的「化城」。自續派可以說是進入應成理論的階梯，諸大應成派中觀論師在講到實修法時，都特別提到並讚歎自續中觀，且建議絕大部分應成學人應首先修習自續派見解，如此才能順利地進入應成中觀之大空見。兩派這種次第相銜、根本目標相一致之修學體系，豈是蔣巴洛傑所說的「差異南轅北轍，不可謂不大。」可能此人根本就沒閱讀過，或者說沒讀懂自續中觀與應成中觀各大祖師的論著，既如此，那又何必要在這裡愣充權威，反倒落下笑柄、貽笑大方。

還有一點也應注意，即早在格魯巴創立之前，應成中觀就已廣弘於藏地。無論寧瑪、薩迦還是噶舉，它們的中觀見基本都屬應成派之觀點。而宗喀巴大師的中觀思想則師承仁達瓦上師（屬薩迦派），由此可知，應成中觀並非隨著格魯派的創立才開始弘揚。這一觀點的得出，簡直與其師「……密宗自噶當派始起，乃至後來分裂爲四大派……」的論斷如出一轍，這師徒倆或許鐵了心要再「創」密宗歷史，故而不才不謀而合地任意杜撰史實——密宗最早的教派毫無疑問是寧瑪巴，噶舉、薩迦等派別都在其後誕生。至於噶當派實指阿底峽尊者入藏後创建的派別，其時間應在後弘期開始之後。

這幾大教派對中觀自空他空的見解在顯現上並不盡相同，薩迦、格魯派諸祖師

就曾與覺囊派進行過外表看來非常激烈的辯論，這二派都破斥過他空的見解。但諸大祖師的出發點乃是針對以分別念而對如來藏有強烈執著的眾生而言的，至於真實究竟了義的他空中觀見，從來就是與各派，當然包括中觀自空見根本不相違的。如覺囊派的多羅瓦·喜繞江臣於《中觀了義海論》中說：「在入定時，法界的本性是遠離邊戲的大空，在出定以妙慧觀察如來藏光明時是他空，這兩者互不相違。勝義究竟的本性從空性而言，如同石女兒、兔角及空中蓮花一樣是本不存在的大空，故是自空，這以般若經典及龍樹菩薩解釋般若經典的眾多論著為根據；而從光明角度而言，第三轉法輪的了義經典及《寶性論》等論典中作了宣說，光明與無生大空性雙運而存在。」格魯派中宗喀巴大師的大弟子貢目諾瓦江臣則說：「宗喀巴大師對別人傳了什麼我不得而知，但對我是傳了以光明為主的他空。」而薩迦派的仁達瓦大師也於道歌中如是說道：眾生心的本性不但是無生的大空性，而且是無為法任運的大光明，兩者大雙運是了義的如來藏本性。噶舉派第三世噶瑪巴自生金剛亦云：「一切法不是堪忍實有，因為如來也未見到實有的法；也不是斷滅的無，因為一切輪涅諸法的本基是現空大雙運，證到這本基的便名為如來。現空二者互不相違，雙運一味，即是中觀之道。」寧瑪派的全知麥彭仁波切於《他空獅吼論》中如是總結道：「覺囊等派的他空宣說的是第三轉法輪所詮釋的如來藏光明，根據見清淨的名言理論抉擇



了如來藏的常住、不變不虛妄。根據勝義的空性理論抉擇時，如來藏的本性也是遠離邊戲的大自空。」……

稍稍引用藏密各大祖師有代表性的關於自空、他空的教言，無非是想向蕭先生師徒簡單而認真地介紹一下藏傳佛教中自空和他空的理論依據，並向有緣者打開一扇通往正宗密法的窗口，好讓大家先真切地瀏覽一下密宗的大致風光，而不至於被盲者瞎引了方向。順帶再說一點，應成中觀作為藏傳佛教中觀學的主流，並不是像序言中描述的那樣被格魯派佔盡風光。寧瑪、噶舉、薩迦等各派對應成中觀的弘揚也是至今不衰，否則也不會形成蕭先生所認為的當前佛教有「兩大危機」這種「氾濫景象」了。

最後，還想對這位寫作序言的蔣巴洛傑的佛學修證層次及學佛經歷提出幾點質疑：此人自述說：「接受了完整的灌頂與教法，爾後將修行當作是正業，世間諸事放置一旁；日間讀經思維——佛學圖書館藏書泰半過目——夜間修習密法，前後達十一年之久；……多次往來印度、尼泊爾間，走訪各派長老德……」這段文字完全是以過來人的口氣炫耀自己捨密入顯、「棄暗投明」的智慧選擇，還冠以藏人名字「秋吉·蔣巴洛傑」作招牌，似乎很可以糊弄糊弄一撥搖擺在正邪之道上的人們。不過，他若不說那麼多可能還不會露出如此多之破綻，現在倒好，自己把自己給徹底出賣

了，因這段文字太像一篇「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自供書。

首先，十一年精進不輟、讀完大半佛學圖書館藏書的蔣巴洛傑，竟然連藏密各派的基本中觀道理都未理清，以致張冠李戴、胡說一氣，這樣的人都能給其師作序，如此師徒到底是在互相吹捧還是互相貶低？如果連屬於顯宗部分的基礎中觀都未能搞明白，這樣的日夜聞思修習密法之人，你還能指望他對於甚深密續的見修行果提出什麼高見呢？但蔣巴洛傑卻還煞不住腳，他又於後文自詡道：「悟後起修，依佛語及恩師教授，進修一切種智及正修諸三昧；凡此家裡事，只應家裡人知，非如以往之蟬蟒井蛙不能知蟠龍飛天。」如果真是蟠龍飛升，我們理當表示隨喜。但捨密就顯，而且不知就的是什麼「顯」，且還要對密宗誹謗不已，這種人未來的果報真是想也不敢想。真會鑒別狂密與真密之人，一定懂得依止上師的重要，也更清楚捨棄密法的過失。愚者窮其一生也分不清明與暗的區別，智者理當觀察一切冠冕堂皇的詞下，其實掩蓋不了的貧乏與鄙陋。短短的一篇序言中都有如是多的漏洞，這種人離修學「一切種智」的距離怕不可以里計。

蔣巴洛傑先生在文中還說了這麼幾段話：「1996年冬天，也許因過去生亦有些微福德，有幸從學於吾師平實先生，此後得窺佛法堂奧，一方面重新修正佛法知見，正法脈絡一一浮現，以往學密之疑難陰霾，次第煙消雲散，才知過去錯誤成見及自

我局限，於是由凡夫地而菩薩地而佛地，階梯軌徑方得明朗，漸具道種智及擇法眼，能知各家所學落處為何，如觀掌中果；……多年來隨侍門下，知吾師為人處事隨和隨緣，極其慈悲並無盡老婆，利益大眾無顧自身；今為救護廣大佛子、為佛法正本清源、為正法長久延續，故不能視而不見，不能再作鄉愿，非下苦口針貶則重病不能愈，故廣搜密典諸續，徹底明示似佛外道脈絡，示種智摩尼珠以澄清穢濁、杜學人來世地獄之門，故造此《真密與狂密》巨著，非再來菩薩所不能為。」

如果學生自認為自己可如觀掌中果般清晰了達各宗各派之落處，但結果卻連最基礎之名相、各家分類及關係都搞不清楚，那麼學生的這種行為表現是在替老師臉上貼金，還是在搨老師的耳光？想必讀者自會做出判斷。有句古話說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民間還有種說法：什麼樣的老師帶出什麼樣的學生，看來這些話不幸都在某些人身上應驗了。

蕭平實說：「密宗之一切學人特須警覺及探究：我入密宗之門學法修法，目的為何？若目的乃是為求世間法之強身及男女欲之享樂，則可不須在意余之所說，可以繼續修學密法；若學密之目的，是為修學解脫道及佛菩提道，則應捨密就顯，不可再存身於密宗之內，蓋其所修諸法皆屬似是而非之邪見法故。若必欲留於密宗之內修學佛法者，應俟密宗之法義邪謬修正之後方可修學；否則皆必誤入歧途，於佛法

之修證，必定空無所成；乃至破毀菩薩重戒——雙身修法是故意邪淫故；及成就大妄語之未來無量世無間地獄長劫尤重純苦重報——密宗內一切即身成佛之修證皆是大妄語業故。由是正理，余今呼籲一切密宗學人，應先探究自身學密之目的，而後冷靜探討密宗法義是否符合佛法二主要道之真意，然後慎重決定自己之去留，如是方為有智之人也。密宗中人若未讀完本書內容，輒先誹謗者，名為無智及情執深重之人也，不知內涵便作評論故。」

答：非常感謝蕭先生的提醒，作為密宗初學者的我們，在先生的呼籲下又重新檢討了一番自己入密之動機、學密之經過及密法法義，經過反覆認真的研討、內省，內心深處數數生起對密宗堅不可摧的信心，而且這種信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對我個人來說，冷靜深思之後，不但確認自己發心純正，更堅定地認為密法教義完全符合解脫道與菩提道的真意，而且它的方便及殊勝、快捷之處，任何別乘都無法與之比肩而立。在這種定解的鼓舞下，我發自內心地祈願：所有已入密者信心皆不退轉；一切未入密者於因緣成熟時當能深入密宗教法，正邪之爭那時自可豁然明瞭。

倒是讀完先生的《狂密與真密》後，反倒替先生擔心起來，也許是杞人憂天吧。作為凡夫，窺測聖者言行的密意是一件不自量力之舉，故此處不對先生的密意作任

何評價。單就我們能理解的先生之「顯意」而言，非常希望先生本人能牢記自己前世的果報——如果輕謗大德已引致墮落為鼠輩的話，沒有證據的肆意重毀，其後果可想而知。

這已是三番五次的提醒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還要別人絮叨不已，那就表明自己實在太過健忘。不想再囉嗦，下面還是把自己反省的結果一一呈上，以供先生及讀者諸君鑒別。

顯宗認為成佛之因當在積累福慧二資糧及六度萬行上，如此行持之後，最終即可獲得與佛陀無二無別之法身及色身果位。密宗之基道果同樣強調這些成佛的共因，具體說來，密宗行者當從共同加行入手，一步步登臨佛法絕頂。所謂暇滿難得、壽命無常、業果不虛、輪迴痛苦的共同加行修法，目的乃在於教導修行者捨棄對今生及後世安樂的貪執，並對三界六道生起強烈的厭離心從而欣求解脫。在此基礎上再皈依三寶，受持各種相應之戒律，比如居士戒或出家四眾的戒律；再進而深入大乘、發菩提心、行菩薩行，以自利利他、救盡天下眾生為自己修學佛法之根本目的與行持方向。在這些方面，顯密無有任何些微差別！而入密宗之目的，只為能以更快的速度迅捷成佛以報佛恩並救度無量無邊之有情。如果說學密之宗旨乃是為了強身及享受男女之欲樂，那又何必假假冒密宗之名，冒著被像蕭先生這樣的正人君子

痛斥、怒罵的恥辱去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曲線入密」呢？想要享受世間欲樂的話，大可以公開去健身房，或者如蕭先生所言，入印度教性力派去求取性愛享樂。我想入密教者還不至於愚癡到這種程度，以至於先受別解脫戒，然後再入密乘去破戒，還要被人痛罵、唾棄，這樣做似乎不太符合正常人的思維邏輯。

想給蕭先生講述一點藏密修行人的功德事跡，請靜下心來閱讀完畢，然後再捫心自問一下自己描述他們的詞句，諸如破毀菩薩重戒——以邪淫故、成就大妄語業——以一切即身成佛之修法皆是大妄語故，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到底符不符合事實。

大譯師仁青桑波曾奉阿底峽尊者之命閉關專修，於關房門外的三道門上他貼上了如下之警語：「如果我心中生起剎那貪戀此世之心念，諸護法當粉碎我頭。」；而作為西藏施受法最偉大的上師之一的恰可瓦格西，以自他交換菩提心的力量使得很多麻風病人都得以痊癒。他一生中非常注重菩提心的修持與教授，並且一直熱誠祈禱自己將來能轉生到地獄，好救度於其中受苦受難的眾生。不過臨圓寂前的夢兆卻暗示他將往生到一個清淨刹土，格西因此而感到萬分失望。於是他便熱淚盈眶地乞求弟子們去祈禱諸佛菩薩，希望此事不要發生，希望自己的願望能得以實現……後代的密宗修行人均以他們為自己修習出離心、大悲心、菩提心的榜樣，如果有人說

這樣的密宗行者各個皆不明自己入密之目的，人人都打著密法的幌子而行男女淫慾之道，大家都在自欺欺人、競相打大妄語，我們也只能為這些真正的妄語者感到莫大的悲哀與痛惜。

因此我們實在找不出蕭先生讓我們都捨密就顯的理由與依據，如果說捨棄了密法，一個人的出離心、菩提心乃至成佛速度都可大大提升、加快的話，捨棄密法還有一定的道理可言，但翻遍三藏十二部，怕也找不到佛陀對此做過的一絲一毫的授記。我本人雖是一名普通的密法修行者，但也絕非受了什麼蠱惑或一時衝動而邁入密宗之門。既如此，當然也絕不會因為別人一句無根無據的話就從密宗中又退出去。很多密宗上師的論著，其可信度與真實性遠遠大過某些人對之所作的各種淺薄無稽的否定。而且不論小乘大乘還是金剛乘，都詳述過捨法罪的果報，在畏懼因果及相信佛陀與祖師大德的前提下，我將永遠堅持自己的選擇。

蕭先生也許前世未積累什麼福德，故而今世才無緣進入密法（當然了，先生也可以標榜說自己根本就不屑於與密宗為伍，或密宗行人怎麼拉、勸、引誘，自己也依然不為之所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彌勒菩薩在《經觀莊嚴論》中所說：「小乘人對大乘佛法不起信心，此由前世因緣所定。」同理，布瑪莫紮在《鏡鬘論》中也論述道：「無上密法乃具足因緣者，諸如無量劫前勤積二資糧、懺清罪業等個別最後

有者之諸菩薩之行境，非是人人之行境，更非劣乘者、未積累福報者、智慧鄙陋者、受生於環境惡劣及惡趣之眾生所能值遇。此類人即便幸遇密法，亦無起信之可能。」因此，我們對先生面對密法時表現出的懵懂無知、張冠李戴深表理解、同情。

但蕭先生卻彷彿不甘寂寞，他又對廣大密宗信徒「指示」道：「若必欲留於密宗之內修學佛法者，應俟密宗之法義邪謬修正之後方可修學……」這樣看來，先生是準備當仁不讓、奮力扛起「修正」密法之大旗了。做一個密法的改革者，這個夢想恐怕先生永無實現之可能，儘管這個想法本身看起來非常誘人。就你現有的佛學水準而言，我們已經論述過了，除了能用一些佛學名相的大帽子嚇唬那些智識不高、但又特別喜歡被別人故作高深的詞句嚇倒的人以外，大多數修行有素的佛教徒都不可能被你那點佛學家底說服。在這種情況下，最好能閉門苦讀，等文章、言辭中不再出現明顯、幼稚的笑話或常識性錯誤時，再出來「修正」正法也不為遲。現階段還是先修正修正自己為妙，否則一定會成為眾人批判、恥笑的對境。

空中樓閣不可能長久存世，沒有一點密法基礎就想來改造密法亦無有是處。一個乞丐整天做夢要當國王，旁人當然不可能剝奪乞丐夢想的權利，但事實自會一次次打碎乞丐的白日夢。如果這個乞丐依然不衡量自己的人格、財力、種姓、智慧，有無可能掃清在奔赴國王寶座的路途上有可能遇到的困難、障礙，還是要一往直前



地大做皇帝美夢，那就讓他繼續做好了，殘酷的現實總有一天會使他從夢中驚醒。很想再問蕭先生一句，你的見、修、行、果都有哪些可靠保障讓你如此大膽地隨意指點江山？是不是你已將自己的話完全當成了密續？如果現有密續都為偽造的話。一個自詡的佛教徒，整天拋開釋迦牟尼佛的教證只知自顧自地滔滔而言，這樣的行為在世間智者面前都會顯得極不莊嚴。

把自己當成裁決佛法的審判官，把密宗當成「萬惡不赦」的被告，我想實踐總有一天會撕下這所謂審判官的面紗，有智無智、有理無理到時自可大白於天下。如果認為自己是真理的唯一代言人，那麼自身可靠性的依據又在哪裡？若自身可靠性的證人還是自己，如此承認則必帶來無窮之過失，智者對此皆當三思考察。

其實密宗各大教派的安立都是為了教化不同根基的眾生，各派全都有完整的內容與嚴密的修學次第，正確地循義而修必會有所成就。如寧瑪巴的《大圓滿心性休息》、格魯派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與《密宗道次第廣論》、薩迦派的《道果》、噶舉派的《菩提道次第解脫莊嚴論》等，這些修行指南全是智慧的自然流露，根本不同於凡夫以分別念自造的文字。歷經時間考驗、無數修行人依而成就的大法甘霖，先生若要另起爐灶重新整頓，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之嫌？如果因前世當過「覺囊法王」的串習影響，非要與各大密宗派別較勁不可，那就如理如法地弘揚自宗好了，用不

著一相情願地把手伸向所有密宗門下替別人抉擇一番。別說別宗了，覺囊承認不承認、接受不接受你都未可知。若覺囊弟子認真核對起你的身份，到時不要鬧笑話就已謝天謝地了。另外，不知先生還記得不記得，在《宗通與說通》中，你自己曾表達過佛法不應分宗派的主張，怎麼翻過臉來就開始痛斥密宗，並對顯宗的大多數高僧大德也痛下針砭呢？

先生還斷言密宗修法者均破菩薩重戒，並成就大妄語等果報。我們前文已論述過，真正的密宗行者對於善惡因果的取捨非常注重，出家之密宗僧人在守持三昧耶戒的同時，還要鉅細無遺地護持別解脫戒與菩薩戒，這一點正如蓮花生大師所言：「是故見比虛空高，取捨因果較粉細。」而且密宗行人絕非如蕭先生所言的那樣，人人皆會因修持男女雙身修法而破戒，因絕大多數密法弟子修持的都是解脫道而非方便道，至於何人可在何種境界下以何種指導思想行持方便道，這已涉及到密法的保密原則，故不在此處宣說。但有一點是可以宣說的，即這種方便修法絕對不像蕭先生在眾多著作中，以未經灌頂、未得清淨傳承而後就東拼西湊的文字，用了類似小說的筆調大肆鋪排張揚的描寫。這個道理其實也不難理解，就像原子能可以被人類用於和平事業，諸如發電、醫療等領域，也可以被人類用於殺人一樣，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用心下完全可以被人打扮成不同的模樣。在蕭先生對密法恨之入骨、恨不能

斬盡殺絕或徹底改造的心態指引下，這一方便修法被他斷章取義般地塗抹成任何顏色、描畫成任何形象都不足為奇，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還是要再次請蕭先生拿出證據：你都知道哪些密宗大成就者或修行人因了雙身修法而墮惡趣？請再列一份黑名單。我並不敢保證所有的雙身修者各個都已遠離了自相煩惱，但我們又豈可以極個別之敗類而遷怒於法本身？況且一些雙身修者的境界早已超離凡夫意識思維之領地，這種無法言喻的修行證量怎麼可能從一個對密法一無所知同時又滿懷憤恨的人的筆下流出？不過此人非凡的想像力倒很讓人驚訝，他居然能把自己無中生有的「男女修法」硬加在密法頭上，還扯上印度教性力派這樣的名詞企圖抹黑藏密方便道的本來面目。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幾個密法修行人知道什麼叫性力派邪說，大約只有先生才對之精研很深吧，但為何一定要把自己熟悉的東西強加在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領域中呢？

老調重彈地問一句，你在覺囊派中出家時修沒修過雙身修法？如果修過，現在就不要亂嚷嚷，以免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如果沒修過，那也不要亂嚷嚷，自己沒有實修的驗相，又如何得知別人的實修境界？

至於密宗可不可以令人即生成佛，不同的人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看法得以產生的前提卻必須是：自己懂得密宗教理，並願按照密法聞思修之次第在具德上

師的引導下一步步穩固進修，否則所有的評論都是隔靴搔癢、不著邊際，做過法王的人想必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再次感謝蕭先生，給了我一次機緣讓我重溫自己入密之動機，並借此機會闡釋密法大義。為表達感謝，想對先生及其追隨者提一些建議。固執己見可能不能帶來什麼真正利益，因此希望先生能認真閱讀讀密宗典籍，不要再像以前一樣蜻蜓點水、囫圇吞棗，然後就好為人師、到處扮演佛法領袖的角色。

如若你不接受這條建議，那就祈盼你的弟子能靜心思維我的話：當年未生怨王也曾依止過惡知識，但他後來懸崖勒馬又皈依了佛門，並重新開啓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如果是真正的善知識，當然值得我們生生世世恆時依止；如果經過觀察發現自己以前信賴的師父其實只是一個佛法騙子，此時再繼續依從他，那就只能表明自己的愚昧與盲目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可以不採納我的想法、建議，但不能不對自己的命運冷靜權衡、再三思索！】

謹答：

索達吉堪布妄說：「蕭先生以自以為的密宗諸祖皆未離眠夢之理由，而將這些高僧大德統統推入見道位以下的不曾明心開悟者之流中。如果這不是一種無知與偏見

的話，至少也應算作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導師是因爲密教諸祖，以及密勒日巴的見地皆是落於意識所行境界中，而謂密教祖師或是如蓮花生一般以一念不生爲證得般若、或是如宗喀巴一般以緣起性空及離念靈知爲法界實相，然而全都落於佛在《楞嚴經》所說的意識想陰境界內，因此說密教諸多錯誤祖師全都未離眠夢的境界。以這樣的原因、以他們對般若的無知與錯會，而評判他們是不證般若、不知實相的凡夫。不是如索達吉堪布所誣陷的以「未離眠夢之理由」判定密教諸多錯誤祖師未證般若；密教祖師的未離眠夢、不離種種虛妄夢想，只是一種旁證、佐證，而非正面的證明。

而且，導師也從來不拿學人的法身慧命來開玩笑，反而索達吉及密教祖師才是真正拿學人法身慧命開玩笑的人，因爲他們所造的密續，都是以外道法取代佛法，以常見外道的意識心取代佛說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又說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是兩個，成爲九識共存，將佛法胡亂創造發明，嚴重誤導學人，嚴重耽誤學人的法身慧命。索達吉堪布不知道嚴重性，還以實質破法者的身分來誹謗拯救學人法身慧命的善知識，將佛法當成兒戲。要知道人身非常難得，法身慧命豈能兒戲？禪宗祖師常常言說：「禪之一法，得即速能成聖，誤則速入三塗。」即使是密教大師的貢噶老人與陳健民上師，雖然在佛法上都屬於凡夫位，卻尚能夠看出禪法的利與害，貢噶更

謂禪宗乃是大密宗，其境界超過大手印、大圓滿，然而索達吉堪布卻將能夠傳授真正開悟禪法的「平實導師言論等閑視之，當成兒戲對待，還誑妄不實的加以毀謗，可謂不智。

導師說密勒日巴未離眠夢，這是事實，說密勒日巴未證般若也是事實。觀密勒日巴口訣：「妄念自滅光明顯，此時心中之覺受，一似日月晴朗空，十方三世齊寂滅！無可執取離言詮，決定證悟如星現。」又說：「於無見而安住，自己即是大手印，心中亦無有我相，不執識見坦然住，……」

如此立論，與蓮花生一樣，都落在一念不生之粗淺定相上，錯會離念靈知心所覺知的「日月晴朗空」就是真心境界，以為此「覺受」處於「寂滅」狀態，離於覺知。其實都還在意識境界內，因為只要能夠察覺到六塵相，不管覺知是多麼微細、多麼寂靜，只要尚有見聞覺知的感受，就都還是在意識境界的範圍內，根本就不是第八識無念心行的真心境界，更何況密勒日巴所說的一念不生，還沒有進入到初禪的定境中。密勒日巴如此的言語，如果遇到禪宗祖師，只怕要天天吃棒，被祖師打到他的大手印一印也無。密勒日巴自身卻沒有智慧能夠發現自己的落處，卻更敢大言狂語：「明心即是成佛道，廣聞多為有何益？」

其實他根本就不會明心，和常見外道一樣的落在意識心境界內，誤認為自己已

經證悟；並且還錯認爲明心開悟的見道七住位就是成佛，因此才會說出如此無知的言語，顯示出密勒日巴根本就是未悟言悟之人。未悟的密勒日巴，沒有真正到達佛法的入門之處，因此不能夠了知何爲三賢十地、更不可能知道成佛之道的真實次第順序；不知何爲第一義諦，也不會明心見道的人，就無法了知菩薩的境界；不知菩薩境界者，更不可能得知佛地境界。密勒日巴之所以會被認爲是密教「極有證量」之人，純粹只是自以爲悟，自吹自捧，加上密教祖師虛妄的加以推崇的結果。其實，密勒日巴的所謂修證，也是和古來所有密宗祖師一樣，都是死後多年由徒子徒孫捏造渲染寫成的，在世時並非真的有證量，否則就不會寫出常見外道見解的書出來；密勒日巴就跟蓮花生、蓮花戒、月稱、寂天、阿底峽、岡波巴、宗喀巴、達賴喇嘛等人一樣，都只是無明凡夫罷了，他們的「證悟」內涵，其實全都只是落在意識所行境界上而已，沒有絲毫推崇的價值。

觀於眠夢的法義，索達吉堪布自己不懂眠夢的意義，卻胡扯、亂解釋：「所謂的無有眠夢乃指無有錯亂、染汙的種種夢境，並非是指連養育身體及善法之夢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不這樣理解的話，眾多經論中對一地至十地菩薩夢境的描述將變得永遠無法理喻。」其實，索達吉堪布將諸菩薩所現的定境或是意生身的殊勝境界說成是睡覺眠夢現象：「諸如：相應于一地菩薩的果位，其眠夢中會出現寶藏遍滿

三千大千世界的徵相；而二地菩薩則會在睡夢中出現如手掌般平坦的大千世界之地上，到處被珍寶裝飾的奇瑞景觀；位登三地時，菩薩會于夢境中現出自身已變成勇士身，且執持兵器降服他眾的對應瑞兆……十地菩薩皆如是各有與其階位相對應的夢兆。」索達吉如是言語，就像幼稚園的小孩自以為學問超過大學教授，無賴的在大學教授面前發飆、跟大學教授爭執一樣，無知無明卻又無理取鬧。然後，他還會說是大學教授不懂，不斷的跟大學教授爭辯不休。

所謂的眠夢現象，其實就是無明煩惱的現行。當眾生有無明煩惱種子，身處六道輪迴時，睡覺了就會有眠夢的現象，差別只在於輕重不同而已。凡夫只要有四禪以上的定力，此種眠夢現象就會消失，因為他常常都不睡覺；如果睡覺而眠熟的話，才會有眠夢，才會有時夢到善惡境界。俱解脫的阿羅漢或是菩薩，如果有時睡覺的話，則是只有無記性、或是善性的夢境，不會有惡性的夢境，因為已經除去煩惱種子現行的緣故。佛在人間示現的時候，多無睡眠，常在夜間以莊嚴報身廣度眾生，或在夜間常有天人來請法而不眠夢；但是為了維持色身的正常運作而不致毀壞，有時也必須睡眠，但卻是眠而無夢，因為已經修除煩惱障的習氣種子隨眠，也已經修除無始無明的一切最微細隨眠的緣故，所以佛地的眠而無夢也說是離眠夢。

一般的凡夫如果能夠修到四空定的境界，同理也是不會有眠夢的現象，因為他



貪著定境而不睡眠；惟只是壓伏煩惱種子的現行，沒有除去我相與我執，還是屬於無明的眾生一個，所以如果他去睡覺而眠熟的話，還是會有夢境出現的。又，明心見性後的實義菩薩勝義僧，因為覺明現前的關係，就有能力長時間不用睡覺了，不睡覺自然就不會有眠夢出現；惟只是恐怕色身受不了長久的操勞，導致色身毀壞而提前捨報，所以還是要休息睡覺，所以會有眠夢現象。又，利根菩薩修學到三地滿心已，有了意生身（鈍根菩薩要至五地滿心時才現起），也沒有眠夢，因為意生身是不睡覺的，更何況佛地的三種意生身及莊嚴報身？

但是勘驗密勒日巴的證量，尙未明心見道，未證般若，只是無明凡夫一個，自當不離善惡性的眠夢，因為他根本就不會離開種種虛妄想的緣故，這都記載於密教所印行的《密勒日巴全集》中，矯辯也改變不了事實。因此，全集中所說他睡覺時所現眠夢的內容，也與實際道業內容無關；二、又因為跟般若種子不相應的緣故，也夢不到過去世已薰習的佛法知見，所以全集中的記載，也不會說過他夢見往世所修的道業內容；三、縱使其修到四禪八定具足，但因為跟般若慧不相應的緣故，也看不到過去世的修行學佛因緣，何況他是極貪手淫第四喜境界的人，長住山洞中精修手淫第四喜的淫樂境界，連欲界愛都超越不了，到不了色界的初禪天，當然更到不了第四禪境界，因為初禪是離生喜樂地，早就遠離欲界生、欲界愛的了，而欲界

愛的意思就是指男女淫樂的貪著，這是密勒日巴永遠離不了的貪著，而且極度的貪著手淫的第四喜境界，這也是全集中所記載的事實；四、密勒日巴與一切未悟之人，所現夢境必定無法增長法界實相道業修行內涵，也必定不能了知過去世的佛法修學因緣，因為連明心都沒有，而誤以意識一念不生作為明心境界，所以與般若慧不相應的緣故。

因為夢境出現時，末那識會叫意識去做分別了知的緣故，因此眠而有夢時之意識並未斷滅；如果學人不入四禪後的無想定或是非非想定後的滅盡定，則入定時之意識亦皆不斷滅。學人處於眠夢中，或是入四禪八定時，不論學人是否壓伏或修除煩惱障現行，都一定會有意識流注的現象。差別只在於證悟般若而後進修、伏除性障，導致心性清淨者，能夠相應無始無明的上煩惱而淨除之，現起般若智，因此能夠於自心流注時，與般若慧相應，而觀察得知往昔前世自己修學佛道的經歷，並且能夠增長自己的般若修道內涵。這種現象不是未悟的密勒日巴所知，不是他處在眼夢中或是在「定境」中，能夠親自現觀的。常有學人悟前於夢中或是定中看見殊勝曼妙景色，或見到祖師、導師示現，學人卻不知緣由，不能了知所見具有什麼意義，直到悟了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以後才知道是什麼意思，此即是明證。索達吉不知道中實際道理，就敢開口亂說話，妄謗證悟的賢聖，不知因果可畏，實屬無明可憐

之人，正是一切佛教學人所應發大心加以救護之人。

另外，地上菩薩如果是「戒定直往」的修行方式，則在初地極喜地時，往往便能成就意生身，具有百寶瓔珞七寶相輪的輪寶，因此能夠往來十方百佛國土，能夠化現一百位分身；如果願意接受世間果報的話，也能夠受生為四王天的天王，有萬子為眷屬，能夠化度十方有緣眾生。如果是「戒慧直往」菩薩，最快則要等到三地滿心時，輪寶才會現前，具有能夠往來十方諸佛國土，能夠化現一萬位分身，廣度十方有緣眾生的能力。菩薩能夠地地增上，若願接受世間可愛異熟果報時，則二地時有千寶瓔珞八寶相輪，能為忉利天王，二萬子眷屬；三地照明地時有萬寶瓔珞九寶相輪，能為焰天天王，無量眷屬；四地明焰地時有億寶瓔珞十寶相輪，能為兜率陀天王，無量眷屬；五地難勝地時有天光寶瓔珞十一寶相輪，能為化樂天王，無量眷屬；六地現前地時有摩尼寶光瓔珞十二寶相輪，能為他化自在天王，無量眷屬；七地遠行地時有千色龍寶光慧瓔珞十三寶相輪，能為梵天王，無量眷屬；八地不動地時有梵師子寶光瓔珞大應寶相輪，能為光音天王，無量眷屬；九地善慧地時有不可思議寶光瓔珞白雲光寶相輪，能為淨天王，無量眷屬；十地法雲地時有百萬神通寶光瓔珞無畏珠寶相輪，能為淨居天王，無量眷屬；等覺地時有千萬天色寶光瓔珞覺德寶光相輪，能為三界之王，一切菩薩為其眷屬；妙覺佛地時有無量功德藏寶光瓔

珞千輻相輪，成爲法界之王，一生補處菩薩爲其眷屬。以上爲 佛法正說。對照索達吉所言：「相應於一地菩薩的果位，其眠夢中會出現寶藏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的微相；而二地菩薩則會在睡夢中出現如手掌般平坦的大千世界之大地，到處被珍寶裝飾的奇瑞景觀；位登三地時，菩薩會於夢境中現出自身已變成勇士身，且執持兵器降服他眾的對應瑞兆……十地菩薩皆如是各有與其階位相對應的夢兆。」豈只天壤之別？根本就是螞蟻與香象之比，也更顯示出索達吉堪布不信經典聖教，迷信密續及密教上師的傳說，與自身無智的程度。

索達吉堪布說：「單從自己眼見的少量文字入手，就斷定佛法全體之大義，也許會導致一葉障目的結局。」這句話即顯示出：索達吉堪布不具有佛法的見地。索達吉顯然不知道 佛在初轉法輪時，於《阿含經》曾經說過：初果見道的聲聞聖者已斷疑見，所以對諸方大師不疑。也就是說，二乘人對於外道「心外求法」者，落於意識境界的言論，對方只要說出一、二句話，或是建立言說的宗旨，初果人馬上就能夠分辨判斷出此位大師是否已經斷了我見、斷了常見。因爲對於對方的境界能夠了知，所以對諸方大師已斷或未斷我見、常見，都沒有疑惑，故說對諸方大師不疑。得十智的阿羅漢，當然更對諸方大師有斷未斷我見、有斷未斷我執不疑。然而，這是對下地而言；對上地來說，二乘阿羅漢的般若智慧遠遠比不上菩薩的無生法忍般

若慧。阿羅漢的落處，菩薩很清楚的知道；而阿羅漢根本不知道菩薩般若妙智所行的智慧境界；因此阿羅漢如果迴心想要成佛，不入無餘涅槃而求證般若的話，還得跟菩薩修學大乘無生忍、無生法忍的佛法才行。是故從未悟者或任何大師的一、二句話中，實義菩薩都能夠很清楚地判斷出對方的落處；不但導師如此，末學對密勒日巴和索達吉的落處，也是清楚得很；因為上地能知下地事，下地不知上地事；中國古代禪師跟學人之間的應對，就是最清楚的明證。索達吉不修學真正的大密宗，專信邪淫夢想的西藏小密宗邪見邪說，所以不知道以上的正理，少見多怪。

索達吉堪布復迷信龍欽巴的「證量」，謂其：「對一切常斷邊執都加以了最究竟、最徹底的遮破。既不承認常有法之存在，亦不像先生認為的那樣因怕墮入斷滅之境地就又將所謂的明覺執為常有。蕭先生在《宗門法眼》中對尊者的破斥，誠可謂是完全落入文字相以致言不及義。」然而，觀龍欽巴於《大圓滿三自解脫論》中所做的開示，大家可以加以檢驗：

「心之種種念，數數遷流，似教前時更粗許多。觀其所起，於一遷流之時，尋其從何而生？當體之前中後、外中內三際，其念為何？復認『辨念之本身』，是何形？何色？以其任何亦不成，故悟『不生心性』離根源之狀態。」

「復次，於念本身流注之時，其住於外內中何處？觀念辨認其色何有？故悟『無

礙大昭空之心性』基位大清淨。」

筆者釋意如下，龍欽巴說：「觀察到意識覺知心的種種妄念，很多並且變化不停，而且妄念很多的現象好像比還沒有修學觀察之前還多。這個時候如果順勢轉而去觀察妄念生起的地方，在妄念剛剛閃過出現的時候，趕緊去找它是從什麼地方生起的？去觀察意識在這個妄念剛剛生起、轉變，與滅落後的過程中是常？是斷？有沒有改變過？再去觀察意識與外在的山河大地、內在的色身，與山河大地跟內在色身中間，彼此的關係如何？然後再觀察『能夠分辨這個妄念的意識本身有沒有形狀？有沒有色相？』結果就會發現不論是能夠觀察妄念的意識或是妄念本身，全部都沒有任何的形相，因此密教學人在這樣的觀察思惟後，即證悟了知『這個在妄想生、住、滅、外、中、內相中都沒有改變體性的意識心』乃是緣起性空，是離於緣起依他根源，不必依他而生就能常住不變的體性。」

「接著再觀察這個妄念本身在生、住、滅、流注的過程時，這個妄念的本體住在意識外、意識中、意識內的什麼地方？並且觀察這個妄念有沒有形相？密教學人也是緣起性空。如此，密教學人就已經證知了能取（意識）、所取（妄念）皆空，但是這個證悟只是圓滿佛地大清淨境界修行的基礎初步而已（因為還要進修雙身法中的

樂空雙運)。」

龍欽巴如此的立義，乃是密教的法義，與真正佛法的教義大不相同。謂龍欽巴所說的結論，不管是「意識離於『依他起性』」，或是勝義諦「能取『意識』與所取『妄念』皆空」的言論，都跟世尊所說佛法極為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佛說：「法界離見聞覺知」，更說「前六識是依他起性、第七識是遍計執性、第八識是圓成實性」，也就是說只有第八識（勝義諦）具有「本來自在」，具有「離根源性」，具有「不必依他而起」之「非空體性。」今觀龍欽巴所言：『辨念之本身』、『不生心性』、『離根源之狀態』，都是意識心，以佛所說常常斷滅的意識，作為本來不生的第八識常住心性，豈不都跟佛語相背？因為「辨念」即是覺知分別，能夠覺知分別者正是意識，諸佛菩薩皆說此意識是第六識，不是第八識如來藏。其實索達吉早已知道密教祖師的「證悟」都是意識心，都是以「意識一念不生」當作顯教佛的境界，都是以「意識住在淫樂第四喜境界中的果報」當作密教所證「報身佛」的境界，仍然還是意識境界；所以索達吉才會在書中極力的辯論說意識是不生滅法，才會說許多的大德和佛菩薩都說意識是不生滅法。如今在此書中自己公開招認：他所謂的證悟實相心即是證悟意識心。這和常見外道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索達吉根本就是打著佛教名義的常見外道，以外道凡夫的本質來騙取佛教信眾的錢財罷了！

諸佛菩薩也都說意識是生滅法、意識是因緣所生法、意識是依他起性法，龍欽巴卻說這個意識具有不生的體性，而且具有不依他起的體性。如此言論背於佛法，公然違背佛的聖教開示，是故筆者無法認同密教是為佛教。不僅筆者不予認同，普天之下，一切具有正智的佛教學人，皆必不能認同如此的密教為佛教之宗派。龍欽巴所說證境，處處皆是圍繞在意識的起滅現象上，他因為觀察到意識無形無相，就錯認意識是「無相實相」，錯認意識為實相真心，但意識卻是永遠都有六塵相的能取相，不像第八識對六塵相完全不取、完全不領受，所以意識還是有領受相、有取受相，不是真正離相的實相心。而且意識覺知心是由第八識如來藏，藉意根與法塵為緣而出生的，這是佛陀的聖教，難道您索達吉忘了嗎？還是根本不曾讀過？只是個少聞不知的閉塞行者？

佛菩薩皆說覺知心是意識，也都說意識是第六識，而說實相真心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有時名為如來藏、異熟識……等。第八識與第六意識，兩者各有不同的體性，差異極大、意義懸殊，兩者不能夠混為一談。龍欽巴卻完全不知此中極大的差別，不具見地而做出上列嚴重誤會佛法的開示，顯見其搞不清楚意識與真心不同的差別所在，也就是說，龍欽巴沒有基礎佛法的知見，尚未證得佛法「四加行」斷除能取所取的眞義，當然也就無有般若上初見道的證量，也就更談不上相見道與地上一切



種智的無上般若了。

另外，觀龍欽巴語：「復認『辨念之本身』，則現有意識的「四相分」義，謂「相分」、「見分」、「自證分」、與「證自證分」。此四相分皆為內相分，為第八識所變現，八識各各有「四個相分」，此是「種智」般若，初悟實相之菩薩尚不能清楚了知，密教祖師錯會之人更如凡夫視而不見，妄言意識「是何形？何色？以其任何（形色）亦不成」，而妄言意識心即是實相心；連不具形色的「意識心」都還要經過觀察後才能確定意識是沒有形相的，如此猶如凡夫之見，當更無力了知真實的四相分義。

意識四相分義，筆者打個比喻，比如學人看見白色時，相分是指「色彩本身」，見分指「看見」及「分辨」白色的功能，自證分指能夠「證知」此顏色真為白色的功能，證自證分指對於自證分所證知此顏色為白色一事，能夠加以承認確定。換句話說，就是「我看見了那是白色，沒有錯！」的過程。整個四相分的流注非常快速，不易查覺，證悟的學人經由親近善知識而數數修學，能夠少分了知；凡夫是視而不見或是只能想像，密教如龍欽巴與索達吉等未悟的學人，只怕像是鴨子聽雷聲，有聽沒有懂。

諸佛菩薩皆說此意識的四相分流注種子，皆由如來藏出生而有，這些由如來藏所出生流注的種子，生滅起落，皆是屬於無相的有為法。觀諸佛菩薩所說：法身出

生一切法，法身即是阿賴耶、異熟、無垢識，一切法的所依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亦皆是此意。龍欽巴卻說此意識四相分所行境界爲「離根源之狀態」，妄謂意識是「不生心性」，錯認意識爲不生不滅，錯認意識爲法身阿賴耶識。龍欽巴如此落在常見外道的建立見中，密宗紅教諸人，自古以來迷信崇拜其爲釋迦以來的第二佛，真是無稽之談，了無實義。其實，不是只有龍欽巴一人落入外道邊見中，密教自古以來，包括寂護、蓮花生、蓮花戒、月稱、寂天、阿底峽、岡波巴、密勒日巴、宗喀巴、歷代達賴喇嘛等人，從其「事業、功德、著作」等等所顯示出來的言論中，全都顯現一項事實：密教祖師之知、見、行、果，全都落入不如理作意的常見外道見的建立見中，不著實義。

索達吉堪布沒有智慧，看不出來龍欽巴落入我見中，卻又顛倒是非，將導師依佛意所立宗旨「法界實相第八識離於見聞覺知」義，反過來誣賴說導師認同密教法義，將「所謂的明覺執爲常有」，意思是導師認同密教的法義，所說與密教的意識境界相同。索達吉如此說：「在《如意寶藏論》、《宗派寶藏論》等論典中，如果能透過其文字表象進入尊者真正想要表達的領地，我們就會發現，他對一切常斷邊執都加以了最究竟、最徹底的遮破。既不承認常有法之存在，亦不像先生認爲的那樣因怕墮入斷滅之境地就又將所謂的明覺執爲常有。」將佛在諸經所說的實相離見聞覺

知的聖教境界，曲解爲斷滅境界，更在曲解之後，又以文字公開印行流通，破壞佛教正法；如此捏造事實、竄改佛意的行徑，丟盡古今中外全天下密教學人的臉，索達吉又如何自容於密教之內呢？

玄奘菩薩當年回答外道質疑真心何以如是心行、何以離見聞覺知時，曾對外道說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使得外道折服。過後，又有人問曰：「冷暖且不問，如何是自知的事？」此提問之人若遇禪宗祖師，祖師當教其自領三十棒，出門自己打去。其人智慧能勝玄奘菩薩嗎？其人般若證量真能測知菩薩真意嗎？敢作此質疑之問。於大乘無生忍來說，有此一問，已顯多餘，哪堪索達吉再提一遍？更是多餘！更顯密教不知般若之敗闕。但是正覺同修會中的同修，有許多人是在導師的指導下親證這個離見聞覺知而又有種種大功德力用的第八識境界的，根本就不是索達吉所誣蔑的斷滅境界，因爲第八識如來藏的功德神用，我們是很清楚的在受用著的，怎會是斷滅境界？怎會在受用祂的大功用時卻害怕落入斷滅境界呢？而且導師的種種著作中，也常常如此的開示，索達吉怎能如此睜眼說瞎話的胡扯與誣賴呢！

密教千年大騙局之所以能夠形成，自是密教凡夫諸祖不知般若何義、不證實相，復又好爲人師，爭奪世間名利權勢，不肯在實義佛經上，下一番苦心修學；或是雖下苦功修學，無奈密教中從來沒有明師，所學都是常見、斷見外道的邪見。或是只

想求最速成法，妄想一世成佛；一聽無上瑜伽既速成、又可大大享受欲界世間淫樂，生起美妙想，起無明貪執，與貪道相應，引鬼神入主密教而冠以佛菩薩之名，遂以致之。可憐的是福薄的無知信眾，竟與密教有緣，信受密教誇大的不實言教，極力供養奉侍之後，與上師雙雙墜落無明火坑中，與索達吉一樣的猶不知覺，尚欲爲密法彰顯法義。密教凡此種種過失，皆是當年妄傳佛法、竄改佛意、妄造密續假佛經的密教祖師的過失；然而，追究起來，諸多密教祖師也是受害人，被上一代的人欺瞞；加上自己確實無知無明，不能分辨密教的邪惡貪淫，妄造言論支持密教祖師的邪法而遺害子孫，以致所造成的無明禍患至今尚存。魔之勢力，確實是欲滅佛法於三界之中，然而，一切實義菩薩皆不樂見此事發生，必爲弘傳佛之正法貢獻心力，希冀佛法常存世間，是故必定會出面摧破密教邪說以顯正法。

索達吉堪布說：「非觀世音菩薩一人如是，一切佛菩薩莫不如是。當他們化現爲旁生、屠夫、妓女時，其所作所爲不僅與佛法毫不沾邊，更明顯違背戒律規則。但有誰能說他們無慚無愧、無慈悲無悲、貪心猛厲呢？」索達吉如此惡劣蓄意污衊諸佛菩薩的言論，根本就是外道魔類一闡提種性之輩。

《菩薩優婆塞戒經》菩薩心堅固品第九，佛云：「菩薩雖現惡業，實非身口意惡所造，是誓願力；以是願力受惡獸身，爲欲調伏彼畜生故，菩薩現受畜生身已，善

知人語、法語、實語、不粗惡語、不無義語。心常憐愍，修集慈悲，『無有放逸』，是名菩薩不可思議。」

「善男子！我於往昔受熊身時，雖具煩惱，煩惱於我無自在力，何以故？『具正念』故。我於爾時憐愍眾生，『擁護正法，修行法行』：受瞿陀身、劫賓耆羅身、兔身、蛇身、龍身、象身、金翅鳥身、鴿身、鹿身、獼猴、殺羊、雞雉、孔雀、鸚鵡、蝦蟆；我受如是鳥獸身時『雖具煩惱，煩惱於我無自在力』；何以故？『具正念故』：憐愍眾生，擁護正法，修行法行。善男子！於飢饉世，我立大願：以願力故，受大魚身，為諸眾生離於飢渴，食我身者修道念道無惡罪過。疾疫世時，復立大願：以願力故，身為藥樹，諸有病者見聞觸我，及食皮膚血肉骨髓，病悉除愈。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轉』，是名實義菩薩。」

諸佛菩薩之所以化現為非人而度脫有緣眾生出離三界，皆是依於悲心而行；諸佛菩薩所思所行者，皆是藉世間法而欲將佛法告訴眾生，希冀眾生能夠修學佛法；諸佛菩薩心心所念者，皆是藉世間法護持佛法，心不退轉，希望一切眾生皆能修行法行。今舉佛語為證，索達吉竟敢言說諸佛菩薩化身度眾時「其所作所為不僅與佛法毫不沾邊，更明顯違背戒律規則」，顯示索達吉已嚴重無根誹謗諸佛菩薩；希望索達吉堪布速謀補救，莫做世尊在《楞嚴經》所說之邪魔一類人種：「誹謗禪律，罵

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實；讚歎行姪，不毀粗行；將諸猥婢以為傳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樹積劫精魅、或復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為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物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關於密教假借佛教法義名相及僧人、寺院表相，滲透侵蝕佛教，穿如來衣、食如來飯、坐如來座而破如來法的事，諸佛菩薩早有預說，是汝索達吉忘掉了。世尊經中預說：在佛示滅後，正法將住世五百年，像法住世一千年，末法住世一萬年。世尊示滅於西元前484年左右，是故，西元一世紀時，印度進入佛教像法時期，十部眾各說各話，大多已經偏離佛之正法；至西元五世紀時，印度佛教即將進入末法時期，玄奘菩薩、戒賢菩薩、勝軍大士等人相繼謝世於七世紀，寂護、月稱、寂天、阿底峽、蓮花生等破壞正法的密教祖師開始登場，進行密教發展、取代佛教正法的工作。印度佛之正法遂致開始敗壞，至十世紀時已無實質正法存在，只剩下穿如來衣、食如來食、住如來家、以外道法而說佛法的密教破法者，以佛教的表相存在；於十三世紀，此一表相佛教的密教，亦正式亡於伊斯蘭教的武力侵略，密教所宣稱的法力無邊、能護持國家的護法神，終究沒有絲毫力量來護持密教。

又，印度禪宗般若多羅尊者於西元四世紀末，已經預知傳法因緣：「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有大乘氣象，般若智燈將運光於彼。」也就是說，印度眾生已經不堪修學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將要消失在印度了，因此囑咐達摩祖師一定要將法脈傳往震旦中國。如此二大因緣，皆可證明密教不是大乘佛法，證明密教不是佛教。索達吉不能說佛語預記是「隨便地假設一個自認爲可信的事實，然後再想當然地羅列出一些查無憑證或斷章取義的根據、材料，然後，一個觀點就可以立在世人面前了。」因爲不管「是哪些祖師、在什麼地方、以什麼方式、歷經多少時日才具體創造出了這些偽經」，只要在事上、理上不如實，不符合佛意經意，那就是偽經；既然已經在法義上證明是違佛所說的偽經，而且是破壞佛教經典中佛所說的真實義的偽經，證據確鑿，那麼是何人所造、何時所造，就已經不重要了，也不容索達吉再作任何的矯辯。

並且導師的意思並不是說「密續是偽造的經書」，而是說：「密教密續中的經典是偽造的『佛經』。」也就是說，只要密教承認自己跟佛教沒有關係，承認自己不是佛教，從此以後不再說自己是佛教之宗派，也不再資緣佛教的名義來傳法授徒，不再資緣佛教的名義來傳雙身法，不再誣賴說雙身法是佛教中的修行法門，不再崇密而抑顯的妄說顯教修證的果德只是修學密教雙身法的基礎，則密續當然永遠是密教

中所尊崇的密教中的真實經典而不是佛教的經典，我們絕不會說密續中的經典不是密教的真實經典，也就不再指出密教的邪謬而加以破斥，這並沒有什麼問題；所以索達吉不應以其錯會、曲解、導師意旨的亂言亂語來誤導學人、混淆是非。

關於大藏經的質疑，各朝代《大藏經》的編輯者，往往是由皇帝指派寵信的人員所專職專任，而這些編輯人員往往不具有般若的證量，唯能做事相上的收集編輯工作，無有能力稍加分辨真偽佛經。復因為古時候印刷術並不發達，至宋代畢昇發明活字版後，才稍稍能印大量經書，而且經費也極為龐大；是故，大規模的印經事業，非國家不能為之，一般的寺院團體根本就做不來。又，證悟的祖師為廣度眾生，為接引徒眾而忙碌不休，沒有時間從事此項工作，復加上古來證悟的祖師大多數不具有道種智，若想整理《大藏經》也做不來，是故不敢輕易為之。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自元代以後，朝廷多信奉喇嘛教（即是現在的西藏密教），多保存密續經典，復又加上明、清兩代皇帝實行「文字獄」，嚴格控制民間社會的宗教思想，怕人民假借宗教名義造反（其實，朱元璋自己就是假借明教造反成功），犯者輕則抄家，重則夷九族、夷十一族，所以要想整編印行《大藏經》，即使經費能負擔，皇帝也絕不會允許。

索達吉堪布妄想說：「宋朝開始，曆元、明、清三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



定、彙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歷朝歷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說這樣的話，未免太自以為是，真是頭腦簡單的無知見解。至於《丹珠爾》西藏大藏經的編輯，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著；加上密教既然具有誇大不實、好高騖遠、急謀速成、廣行貪淫、竄改佛意的因子在，復加上不信佛語、無有證量的祖師參與編輯，這樣的《甘珠爾》焉有水準之可言？焉有般若之可學？不讀也不會有什麼損失，不看也罷！反而少病、少煩惱。

《大般涅槃經》卷七：「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正是索達吉和密教喇嘛、法王等人的寫照。

《楞嚴經》中佛云：「讚歎行姪，不毀粗行；將諸猥媠以為傳法。」「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處。』彼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魔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

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者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爲魔眷，命終之後畢爲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不知密教中人對於世尊如此明白的預記，預說外道與密教的種種邪淫虛妄處，肯不肯信受？肯不肯悔改？

《寶性論》是彌勒菩薩造論，無著菩薩造釋，闡述佛陀三轉法輪密意的一部究竟論典，平實導師不會、也不會說這是一部偽造的佛法論；索達吉的誣賴習性一發，又在栽贓和無根誹謗了。導師是說密教中人舉出《寶性論》無著菩薩的話，欲要證明密教法義的正確性，但是，實際上都是錯亂解釋無著菩薩的論義，把無著菩薩的真實論義亂解爲密教自宗法義，而不曾說過《寶性論》是偽論。索達吉這種栽贓誣蔑的做法，在現代人眼中看來，是極不誠實的作爲，也是無根據的惡意誹謗，是最使人輕視的。索達吉既無慧眼、法眼，甚至連世俗人分辨是非的肉眼都沒有，真是魯魚亥豕、黑白不分，不但對他人所說的法義完全不懂、不知，連自己密教法義的邪謬與所爲的行徑，都不曾如實的了知，卻敢爲密教出頭而誣賴他人，真是牛犢無知、不知虎威，竟敢強掙金毛獅子金鬚。

索達吉堪布自己不懂中國文字，所以讀不懂秋吉·蔣巴洛傑所說：「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各派可總括爲如來藏中觀與應成派中觀二個系統。前者如寧瑪、噶舉、薩迦、覺囊，其內容或曰如來藏、自續中觀、唯識見、輪涅不二見、大中觀、他空見

等，皆是站在『世俗諦無、勝義諦有』的原則上，而各自講述其勝義諦要旨，其間差異南轅北轍，不可謂不大；而應成派中觀則是由較晚形成的格魯派宗喀巴師徒數代而發揚，挾其政治上新霸主的實力，造成如來藏系思想弘傳不彰、人才凋零，應成派中觀至今仍為藏傳佛教哲學的主流思想。」對此事實完全無知，卻又來誣陷他人胡說八道。謂秋吉·蔣巴洛傑說：「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各派可總括如來藏中觀與應成派中觀二個系統」，言說『總括』，當是為令意思顯明，因此建立名相「如來藏中觀」與「應成派中觀」兩個大方向來做申論，全無錯誤；因為紅白花教所傳的自續派中觀，是不認同黃教應成派中觀的，他們多數人認為應成派中觀的本質是斷滅見；所以他們也是承認有如來藏的，只是錯將意識認作如來藏罷了；所以，秋吉·蔣巴洛傑說自續派中觀為如來藏中觀，是完全正確的。

例如索達吉堪布也有提到的現象，說佛法剛剛傳入中國時期，所引用的「格義」制度，各大僧人講解佛經或是翻譯佛經時，有使用《老子》、《莊子》、《易經》等書中的名相來加以引用的現象，目的只是爲了要使聽者瞭達演說者的經義，所謂得魚忘筌的意思。同理，筆者也可於今建立「自古以來，藏傳佛教各派可總括爲『常見』派中觀與『斷見』派中觀二個系統」，因爲自續派中觀同於常見外道以意識認作爲常住的如來藏，因爲應成派中觀否定如來藏而認定意識爲常住心以致墮於斷滅見的本

質中；如此的建立，只是爲了令聞者能夠依文字的說明而瞭解密教的實際本質，只是正確地瞭解筆者所說的名、句、文身背後的真實意思罷了。索達吉卻在名相作文章，拿著雞毛當令箭，製造煙霧，要讓人誤信而認同密教的言說。

然而秋吉·蔣巴洛傑是說密教中的「寧瑪、噶舉、薩迦、覺囊」等派別，因爲還知道有一實相法界是爲一切萬法的根本所依處，這四派還具有佛法「世俗諦無、勝義諦有」的知見，但是因爲寧瑪、噶舉、薩迦等派，錯把意識的境界當成是法界實相第八識如來藏了，因此秋吉·蔣巴洛傑爲令讀者易於明瞭他的意思，將密教這一些宗派所宣傳的法義另立一名而「方便建立」爲如來藏中觀派。如是立論，正確無訛。反而是索達吉的辯論：「寧瑪、噶舉、薩迦以及格魯均持自空中觀見，其究竟觀點都秉承應成派的大中觀見」、「真實究竟了義的他空中觀見，從來就是與各派，當然包括中觀自空見根本不相違」，這些立論，則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妄語了，與紅白花教在教理上與黃教應成派教理完全對立的事實，完全不符。黃教的應成派中觀見，因爲與紅白花教的自續派中觀見，完全相反，所以在藏密弘傳歷史上，歷代達賴喇嘛一直都在壓抑及禁止自續派中觀，這是研究西藏「佛教」法義史的學者所公認的事實；近代的黃教以外的西藏密教上師，因爲達賴的影響力已經開始式微了，所以也有人開始評論黃教的應成派中觀見是斷滅論；索達吉卻對這些歷史事實及現

代的演變發展一無所知，真是井底之蛙。

筆者在前面已經提出現今密教法王達賴喇嘛十四世的開示話語，以及大陸官方學者的研究結論，已經證明密教各大派之間的教義確實有著明顯的不同，根本上，即分裂為兩派：一派承認確實應有一實相本體如來藏的存在，謂自續派中觀（或是秋吉·蔣巴洛傑方便建立新名稱的如來藏中觀，或是筆者建立的常見中觀派）與覺囊派；另外一派則是黃教的應成派中觀，不承認有一真實體性存在的緣起性空論，以索達吉所說「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為黃教的根本立論，與其他四大教派完全相反。

筆者茲再舉其他第三者的研究結論做為明證：依淨明於《藏傳佛教顯教思想體系整理表》，主張格魯派教義其實是與藏傳佛教諸宗派對立的：「寧瑪、覺朗等派把龍樹般若中觀論判為『自空中觀見』，而以宗喀巴為首的格魯派，在佛教思想上繼承的是月稱的中觀應成派見」、「他們把緣起性空，說成了性空緣起，這樣，緣起實際上便成了性空的附屬品，性空即成了普遍、絕對的主宰者，這便是格魯派性空緣起義的最終歸趣，與寧瑪、覺朗派的『如來藏圓成實自性實有、恆常不變』的『他空中觀見』截然相反。」此一研究結論，並非是一家之說，而是眾多研究西藏「佛教」的學者之共識與共論，餘人諸多著作中也作同樣的結論；如是諸多研究學者所做的

共同結論，絕非索達吉所能夠妄言加以否定的。

索達吉堪布更說：「早在格魯巴創立之前，應成中觀就已廣弘于藏地」、「無論寧瑪、薩迦還是噶舉，它們的中觀見基本都屬應成派之觀點」，也是不如實語。阿底峽將月稱、寂天的應成派中觀傳來西藏以後，不久就被紅教等派的自續派中觀所淹沒了，根本沒有人在弘傳；而格魯派是最晚成立的教派，應成派中觀爲其根本教義，晚到宗喀巴時代才廣弘起來，云何最後成立的教派所尊奉的應成派中觀教義會一開始就已經被廣大的紅、白、花教所弘傳了呢？這個謊撒得太扯了！

在達賴五世尚未取得全藏的政教控制權時，寧瑪派、薩迦派、格舉派與覺囊派皆是傳授學人他空中觀見（理論是正確的，差別只在於不如理的誤將一念不生時的意識心認作如來藏），並不認同格魯派所傳授的自空中觀見（分爲應成派中觀見）。後來格魯派所傳授的應成派中觀見之所以能夠廣弘於藏地，是因爲達賴五世運用強勢的武力逼迫各宗派信奉的結果所致，但是各教派私下也都還是不斷的在私傳自續派中觀見，多是陽奉陰違的，因爲他們心裡並不認同黃教的應成派中觀的邪見。索達吉之所以做如是的妄語，只是爲了要與善知識爭勝諍論，不肯信受善知識好意的指正，爲慢心遮障而護己意，不僅對於真實的法理不肯信受，連自宗的歷史都不知，或者知而故意竄改。

接著，索達吉堪布更引了幾段話：〔密教經云：「光明與無生大空性雙運而存在」；格魯派中宗喀巴大師的大弟子貢日諾瓦江臣云：「宗喀巴大師對別人傳了什麼我不得而知，但對我是傳了以光明爲主的他空」；薩迦派的仁達瓦祖師說：「眾生心的本性不但是無生的大空性，而且是無爲法任運的大光明，兩者大雙運是了義的如來藏本性」；噶舉派第三世噶瑪巴自生金剛說：「一切法不是堪忍實有，因爲如來也未見到實有的法；也不是斷滅的無，因爲一切輪涅諸法的本基是現空大雙運，證到這本基的便名爲如來。現空二者互不相違，雙運一味，即是中觀之道」；寧瑪派的「全知」麥彭仁波切於《他空獅吼論》說：「覺囊等派的他空，宣說的是第三轉法輪所詮釋的如來藏光明，根據見清淨的名言理論抉擇了如來藏的常住、不變不虛妄。根據勝義的空性理論抉擇時，如來藏的本性也是遠離邊戲的大自空」，如此曲解妄攀，強詞奪理的希冀融合四大派完全相背的理論爲同一理論，想要證明密教四大派皆是信受應成派中觀見，如是諸多強詞奪理的見解，究竟有何真實義？

「如來藏本性」、「他空是大空明」、「大光明是大空性」、「他空是大空性」、「如來藏是大光明」、「如來藏是大空性」、「如來藏常住、不變不虛妄」、「現空是大雙運」、「光明與無生大空性雙運而存在」、「遠離邊戲的大自空」、「不是斷滅的無」，依照這樣的邏輯推展下來，索達吉堪布實質已經認爲「如來藏具有常住他空大光明大空

性的非斷滅存在」，但如此立論卻馬上違背索達吉先前一再強調地說：「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顯然地，索達吉是語無倫次了，是無主孤魂而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所以才會忘記了前面自己所說的應成派中觀不承認法身本體實有的立論。索達吉更發囈語：「經過反復認真的研討、內省，內心深處數數生起對密宗堅不可摧的信心，而且這種信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在這種定解的鼓舞下，我發自內心地祈願：所有已入密者信心皆不退轉；一切未入密者于因緣成熟時當能深入密宗教法。」筆者私心裡還是願意相信：索達吉終究會理智地回頭深思，終究將會接受顯教正法教義，最後會正式揚棄密教錯亂的邪思謬想。

接著，筆者也要呼籲：所有已入藏密學法的人，都能明辨深思當初修學佛法的目的何為？是爲了要求清淨的佛法或是染污的雙身法呢？是爲了要修樂空雙運的邪淫大樂法？還是要追求寂靜安樂的般若智慧無上法呢？是要求取解脫或是被雙身法的邪見與欲貪所繫縛呢？願所有已入密教者與未入密之學人，都能深思這一個問題。



## 第十一章 不昧因果

不昧因果：百丈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 迦業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世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狐身，住在山後，敢請依亡僧律送。」次日，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

《楞伽經》 佛云：「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壞。」  
《佛藏經》 佛云：「念佛名爲破善不善一切覺觀，無覺無觀寂然無想，名爲念佛。何以故？不應以覺觀憶念諸佛，無覺無觀名爲清淨念佛。」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以觀想之法消除罪障及供養諸佛，實乃密宗獨有之妄想也……若觀想還債即可真正還債，則一切人造惡業已，如是觀想之後，債即

可還清，如是簡易消除業障之法門，釋迦世尊絕無可能吝惜而不宣說，然終未見世尊曾說此法。若觀想之事即是真實，可以成真，則觀想能力較強者，亦可藉觀想之法，將他人之福德據為己有；則諸佛亦可觀想其一切弟子皆成究竟佛，則諸弟子不須勤苦修行，只須多多供養於佛，討佛喜歡，由佛觀想弟子已成究竟佛道即可。……如是『供佛』若真實能供佛者，則八地菩薩之二大無量數劫勤苦修諸三昧，即屬多餘；亦應佛與諸菩薩皆常傳授如是大利行者之法，不應吝惜，而竟未見世尊教授此一勝法，要待密宗諸未見道之古今祖師傳授此法；是耶？非耶？」

答：蕭先生認為「以觀想之法消除罪障及供養諸佛，實乃密宗獨有之妄想也。」這種觀點的得出，一方面說明先生其實並不像自己弟子評價的那樣「深入經藏」、飽覽經卷；一方面也說明先生始終將本人的言談、修證境界當作判定一切佛法現象的準繩這種作風，業已發展到蔑視經教、完全拋開、無視釋迦牟尼佛教言、教法的地步。這種評價絕非言之無據，相信讀者看了下文的分析後自會得出公正的結論。

顯密大乘佛法的一切修證法門，其理論依據都是「三界唯識，萬法唯心」（編案：應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一點想必一直「弘揚」如來藏及唯識學思想的蕭先生應該不感陌生。在身口意三業之中，身與口的行為屬於無記法；而意業則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惡意與善意帶動下的身口之行爲才能成爲相應的惡法與善法。明朝中鋒

和尚就說過：「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另外，下面的這首偈頌大家可能早就耳熟能詳，它講述的依然是以心懺罪的道理：「罪由心造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則名爲真懺悔。」一切堅信般若空性之理的佛教徒，無不承認萬法包括罪業等的本質空性，以心而幻造，以心而空之，只有那些一切執實的人才會以爲不論供養還是懺罪，都不可能做到所謂的三輪體空，所有這些行爲舉止都得抓住我與我所，否則就太簡單省事，也便宜了欲行懺罪與供養之眾。

而《宣說四法經》中則云：「彌勒，菩薩若具四法則能壓制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何爲四法？即厭患對治力、現行對治力、返回對治力、所依對治力。厭患對治力指若行不善業則多生悔心；現行對治力指雖做不善業，亦極爲精勤行善；返回對治力指真實受戒後獲得不再造罪之戒心；所依對治力指皈依佛、法、僧三寶與不捨菩提心。」正是在上述以及眾多經論、教言的指導下，密法中才出現了那麼多極具加持力及清淨傳承的觀想懺罪等殊勝、方便之法門。而且這些方便法絕不是密宗所獨具之修行捷徑，更談不上是密宗「獨有之妄想」，顯宗經典中也早就有了釋尊親口宣講過的同樣修法之詳述，如果蕭先生硬要將觀想修法羅列在密教的邪法分支之中，則先

生本人是否也徹底地將顯宗佛法、將釋迦牟尼佛統統都打入妄想邪法以及大妄想者的行列？因世尊在多種顯教經典中都廣為介紹、弘傳過此種法門。如《德藏請問經》云：「何人作合掌，觀十方諸佛，頂禮做供養，隨喜諸福德，懺悔諸罪業，祈禱轉法輪，祈請不涅槃，彼之福德量，恒時遍虛空。」對此段偈頌中的「觀十方諸佛，頂禮做供養」等內容，如果按照蕭先生的理解，是不是需要行者一一來到十方諸佛面前頂禮、供養、懺罪、隨喜、請轉法輪……？除了極個別如先生一般的大成就者之外，大多數修行者面對這樣的修法要求，豈不要望而卻步？離開觀想，請先生為大家想出一種不屬妄想之法的「新想法」來。有關此種修法的詳細說明，諸位可參見《普賢行願品》，那裏面的觀想修法已遠遠超越了屬於「密宗獨有之妄想」的觀想懺罪、觀想供養的領地，其觀想的範圍幾乎涵蓋了佛法一切積資懺罪的領域。

又如《十方廣大經》云：「誰人若欲懺罪淨，身體端直觀真義，真實義中觀真義，若見真義則解脫，此乃殊勝之悔淨。」《三摩地王經》中也說：「散步安坐站立臥，何人憶念能仁尊，本師恒時住彼前，彼者將獲廣大果。」此經又云：「身體宛若純金色，世間怙主極莊嚴，何者之心專注此，菩薩彼者即入定。」而在《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佛陀則完整、細緻地闡述了觀想佛之相好能滅除重罪、觀像與觀佛自身等無有異等觀點，並對具體的觀想禮拜、供養之修法以很長篇幅做了完整介紹。下

面就從這部殊勝佛經中摘錄一些片斷以供讀者參照，目的就是想讓大家看個清楚明白，到底是密宗獨辟邪徑、發明了觀想妄法，還是某些人自己智識淺薄、在根本未深入經論的前提下就急急忙忙、別有用心地拋出自己的妄見。在是與非面前，釋迦牟尼佛的教言毫無疑問是唯一、也是最可靠及最後的判定標準，如果我們還是一個佛教徒的話，那就必須在世尊教誨與某些人（不管此人都給多少人印證過其修證境界，也不管此人歪批過多少祖師大德，儼然自己的修證層次早就凌駕於這些未見道者之頭上。）個人的分別念之間做出選擇。你是要聽世尊的話，還是要死心塌地跟著違背世尊教言的人跑？既然這個人整天都在高喊、教育你們應該「依法不依人」，那就對照著下面的佛法，自己好好抉擇一番吧。

此經《六譬品第一》中云：「佛告父王，如是如是。未來世中，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及與一切，若能至心繫念在內，端坐正受觀佛色身，當知是人，心如佛心，與佛無異。雖在煩惱，不為諸惡之所覆蔽，于未來世，雨大法雨……佛告父王，念佛之心亦復如是。以是心故，能得三種菩提之根……佛告大王，諸善男子及善女人，系心思維諸佛境界，亦能安住諸三昧海，其人功德不可稱計，譬如諸佛等無有異。」

《觀相品第三之二》中云：「若我滅後佛諸弟子，舍離諸惡，去憤鬧相，樂少欲法，不務多事，晝夜六時，能于一時，于一時中分為少分，少分之中能須臾間念

佛白毫，令心了了，無謬亂想，分別正住，注意不息念白毫者，若見相好若不得見，如是等人，除卻九十六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數劫生死之罪……」

《觀相品第九》則云：「佛告彌勒，阿逸多，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滅後多有眾生，以不見佛作諸惡法。如是等人當令觀像，若觀像者，與觀我身等無有異。若有眾生觀像坐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未來值遇賢劫千佛；過賢劫已，星宿劫中，值遇諸佛數滿十萬，一一佛所受持佛語，身心安穩，終不謬亂。一一世尊現前授記，過算數劫得成爲佛。」

又經中《念十方佛品第十一》中說：「云何供養？是人出定入塔見像念持經時，若禮一佛當作是念：正遍知佛心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維一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爲禮，皆是己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當作是念：諸佛法身功德無量，不住不壞湛然常安。我今以華奉獻諸佛，願佛受之。作是念已，復當起想：我所執華從草木生，持此供養可用擬想。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以此華雲運想擬意供一切佛。一一佛上化成華台，諸佛受之，于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時亦復如是，香煙香雲于十方界施作佛事，作佛事已還成金台在行者前。若凡夫人欲供養者，手擎香爐執華供養，亦當起意作華香想，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並菩薩、無數聲聞眾，受此華香雲

以爲光明台，廣於無邊界無邊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繒蓋幢幡音樂偈頌，當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中化光明雲，于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妙法音。作是願已，坐時應想：令身毛孔一一孔中，作無量幢幡想，一一幢幡中作無量偈頌想。作是想時，心如香爐，流出金色香煙香雲；身毛孔中如好華樹，踴出阿僧祇無量雜華雲。是諸華雲于十方界諸佛之上，化爲一切諸莊嚴具。爾時當於身心分中，起一切供養具想。若得飲食、若施人一錢，當起空無我想檀波羅蜜。如是等無量供養，皆當起心從心想出，供養十方一切諸佛，是名坐時無量功德從心想海生。如是坐時，入深禪定無量境界諸三昧海，但於心中，出息入息、念念想想，相續不絕。于一心中運其心意，作無數供具雲，上供諸佛下施一切，作是念者名學普施。此想成時，漸漸減消諸煩惱結。觀想無相無相力故，當得甚深六波羅蜜多。」

以上所引即爲《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有關觀想的部分內容，從這部顯宗經典中，我們當可看出觀想法門是否爲密宗獨創之妄想方便法門。如果蕭先生閱後又要想方設法痛斥此經爲密宗祖師偽造之續部經典，我們也只有無話可說，因該說的話早已說盡了。

爲加深讀者印象，使大家都能在佛經中找到真正的依止處，下面再不憚囉嗦引

用兩段經文，以幫助大家明白到底是誰在妄言、妄想。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云：「佛告阿難，諦聽諦聽……我今當說其憶念法……當學是觀……一一華上有一玉女，顏色紅輝有過天女，手中自然化五筵篋，一一筵篋，有五百樂器以爲眷屬……于象牙上，諸池玉女鼓樂絃歌，其聲微妙，讚歎大乘一實之道……是名始觀普賢菩薩最初境界。」佛陀又於《般舟三昧經·行品第二》中說道：「佛言：專念故得往生，常念佛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巨億光明徹照，端正無比……」

既然如此眾多的顯宗經典都在講述觀想減罪及供養的法門，再將之列爲密宗獨有的「妄想」法恐怕就有失公允，至少也應將其定罪爲顯密共有的「妄想法門」。我們已經領教過先生的密法修養，想來作爲被弟子們稱道的善知識及「深入經藏」的典範，顯教基礎理應具備一點吧，誰知又是這個樣子！

其實，密宗行者的觀想懺罪絕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屬於明知故犯、事後臨時抱佛腳般的投機舉動。他們在守持三昧耶戒的同時，亦受持嚴格的別解脱戒與菩薩戒。若違反別解脱戒及菩薩戒的戒條，則需要依照羯磨法來懺悔乾淨；至於三昧耶戒的違犯，則更非僅憑形式上的觀想就能懺悔並恢復好。而觀想懺罪的應用，主要是依四力來清淨阿賴耶識中以往所造罪孽的種子習氣。而「造惡業已，觀想後就



可還債。」這樣輕飄飄的話，經論中從未說過，因為若屬故意造罪，即便如何觀想，這種投機取巧的懺悔方式也無法使所作罪業徹底消除。

蕭先生還說「終未見世尊曾說此法」，這也許是孤陋寡聞所致，除了上引教證外，佛陀尚于《禪秘要法經》中闡述過以觀想法消除業障的問題。這種觀想並非一蹴而就，凡夫也不可能借助一次觀想就位登佛地，這其實與念佛求生淨土的道理沒有兩樣。對此感興趣者不妨參閱《禪秘要法經》，以與我們上文的分析互為借鑒。

至於「若觀想之事即是真實，可以成真，則觀想能力較強者，亦可藉觀想之法，將他人之福德據為己有，……」則真正切切是投機心理之絕佳寫照。佛法修證尤重發心，正所謂「虧損失敗我取受，利益勝利奉獻他。」藉觀想之法覬覦他人之福德，此種動機早已違背了佛陀教法。推己及人若從設身處地這方面來講，原本是一褒義詞，但蕭先生此處把骨子裏損人利己、只能導致修行人墮落三途的惡意妄加在並不具備這一惡意的密法行者身上，就令人不知其用意、本懷、居心為何了。

再說「則諸佛亦可觀想其一切弟子皆成究竟佛，則諸弟子不須勤苦修行，只須多多供養於佛，討佛喜歡，由佛觀想弟子已成究竟佛道即可。」這種看法著實有些可笑，因它純屬以凡夫俗子之心態來推測諸佛及菩薩之境界，這樣做的結果與那個流傳頗廣的笑話倒產生了同一效果：一個乞丐極盡夢想之能事，依然無法揣測到國

王早餐會吃什麼，恰好此時別人施捨給他半根油條，於是他感慨萬千地說：國王的早餐一定是滿滿一盤油條。上文的論斷便也具有這種乞丐的夢想特質。

首先，諸佛皆具有如所有智與盡所有智，能現量觀照一切情器世間。具體說來，如所有智是了知諸法本性皆為空性大平等的智慧；盡所有智可了知顯現的萬法所各自擁有的作用及其差別。因此佛根本無需觀想，在其自現境界中，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大千世界盡為清淨剎土。而本具圓滿佛性的眾生，卻由於各自的業力而顯現為六道凡夫，且因緣果報互不混雜。

如此說來，有些人可能又要振振有詞地反駁了：既然因果各自承當，誰也替代不了，那麼觀想懺罪或供養又有何用？對此我們回答說：諸法皆依因緣而生，佛陀度化眾生的事業亦不例外。儘管佛的慈悲與智慧無量無邊，但對無緣度化的眾生，他依然不能拔苗助長、越俎代庖般地替其消盡業障、替其成佛。對我們這些修行人來說，值遇佛陀、聞佛說法或有幸生在其教法尚留存於人間之時，都可謂是修行的增上緣，但這些因素都不是起決定作用的親因緣，否則佛陀豈不淪落為萬能的上帝一類的角色。這一點正如佛自己所說：「吾為汝說解脫之方便，當知解脫依賴於自己。」在這種情況下，顯密修學者的觀想就絕不會採取懈怠投機的態度，也絕不會只觀想「多多供養於佛，討佛喜歡」，更不會奢望佛陀會觀想自己已成究竟佛道，任何一種

真正的觀想修法中都從未有過這些提法。

不過，這種說法對觀想行者倒構不成任何具本質力量的諷刺，它卻有些誣讖佛陀的味道洋溢在其中。因人天導師早已斷盡二障，圓滿了福慧二資糧，還要說他貪圖凡夫的供養、討好，這無異於在說佛陀依然擺脫不了庸俗的市儈習氣。佛陀之所以接受各種供養並讚歎其功德，無非是給眾生提供種福田的機會。佛弟子們極盡供養之能事，亦是要借此機會斷除自己對財物的執著，同時與佛結下善緣，于心相續中種下解脫的善根。佛弟子必須以清淨信心憶念佛陀功德，同時祈請諸佛本尊加持自己懺淨業障，靠著諸佛菩薩不可思議的大悲願力，再加上自己恒久不退的清淨心念、對十方三世佛陀堅定不二的誠摯信仰與祈禱、對自己所造罪孽的真誠、痛切懺悔以及永不再犯的勇氣與實際保證，最後再加對萬法本性的理性認識與次第增進的實修體驗，一個修行人絕對可與諸佛的無緣大悲相應，並決定得到他們的加持，自己的罪障云何不能懺悔乾淨？如果將罪孽當成實有不滅的實體，則佛陀也成帶罪之身。當親因緣與增上緣互相合和而發生作用的時候，相應之果報一定現前（當然其中亦需要等無間緣、所緣緣等條件聚合）。這個道理原本也不難理解，何以一應用到密宗的觀想法門上，蕭先生就不以其為準繩了呢？在他眼中，密宗弟子各個善於鑽營算計，只知超捷徑、走旁門。在這種偏見誤導下，他甚至把佛陀也當成了與密法行者沆瀣一氣的一丘之貉，居然在

收了他們的供養後欣然歡喜無比。這樣看來，是否只有先生一人秉公執法，嚴厲追討眾生所欠下的一切業債，並永遠都把這些罪過實執起來？

有一則事例非常耐人尋味，從中即可讓人品味出因緣的複雜、信心的重要以及上師的功德，而後兩者對觀想的成功與否無疑有著重要影響。

阿底峽尊者的上師仁慈瑜伽上師有次在講法時，發現一人正用石塊打狗，上師便喊著「痛啊痛」而後就栽倒在法座上，而那條被打的狗卻安然無恙。於是有弟子就認為上師喊痛純屬假裝，上師知曉他們心中都作何想，便將背部展示給他們看——與那條狗遭受擊打的部位相同的地方已高高腫起。上師的確確是在代狗遭受石塊的痛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位修行人真的能以他相換的觀想法門代某些眾生受苦，但他卻無法使因緣不具的另一類眾生相信他的所作所為，最後只有露出背部才能讓這些人相信事實的力量。不過，無數密宗修行人以觀想法而懺清罪業並迅速積累起廣大資糧的事實，可能依然無法使蕭先生相信與面對，那就只有等到某一天，當他也不得不用到此觀想法門以懺罪積福時，那時再請先生給眾人講一講觀想的切身體會吧。

先生不僅認為觀想懺罪無異於自欺欺人，同時也認定觀想供養亦達不到供養的作用。照這種觀點來看，似乎佛只接受真實供品，除此之外的一切幻化供品皆拒不

納受。但稍一思索大家就會發現，此種論調明顯與我們上文引用的所有經教直接違背。若此說成立，則供品真實，所供之佛亦需真實才符合邏輯。若不如是，則以真實供品供養木雕、泥塑之佛像，真實供養之功德又從何而來？但一個明顯的事實卻是，所謂「真實」的釋迦牟尼佛早已於兩千多年前示現涅槃了，若不對著泥雕木塑的佛像供養，後人就無法行一切供養之行爲。而每一個在佛像前獻上供品的人，我想也包括蕭先生在内，恐怕絕不會以爲自己是在給一塊木料或一團泥巴奉上供養，哪個不是把眼前的佛像觀想爲真實的佛陀本身？這不是觀想又是什麼？如果我們可以把顯現上非真實的佛像觀想爲真實的佛陀，與之相同，人們又爲何不可以把觀想的供品供養給諸佛菩薩？他們不可思議的功德力量難道還不能接受我們以誠心觀供的一切物品？如果不能觀想供養的話，就請給大家再找出一位真實的佛陀來，以作眾人供養的對境。

況且幾乎所有的經論都強調供養十方一切佛的功德與必要，而對所有凡夫而言，別說十方諸佛，我們連一個佛都不可能現量目睹，僅能憑意生定解而觀想供養。不這樣做，眾生何時才能斷盡貪欲，並迅速圓滿成佛所需之資糧？我們眼前有現成的供品，同理，十方世界中皆有無量無邊之供品，行者以意觀而供養諸佛，必然應理。既然萬法皆由心造，那麼以幻化的心再幻化出無數供品供養並非實有的、特異

于眾生的佛陀，這在教理上決定行得通。

不僅觀想供佛，隨喜功德、回向功德以令眾生皆入佛道等行爲都可爲行者帶來無邊利益。若非如是，則前文所引經典盡皆變成妄語。

蕭先生又講：「如是『供佛』若真實能供佛者，則八地菩薩之二大無量數劫勤苦修諸三昧，即屬多餘……」這依然是以凡夫之心揣議聖者之行。不論顯密，其經典中都講述了觀想供佛原本就屬真實供佛之舉，但卻從未有任何一部經論提到過八地菩薩只需觀想供佛即可替代兩大阿僧祇劫之勤苦修行這一觀點。又比如真實念經、真實禮拜、真實佈施、真實愛語、真實同事、真實利行、真實持戒等一切真實行持，大小乘經論中都廣宣了它們的種種功德利益。若按照先生的觀點進行推理，則只要行持如上所述之任意一種行爲，自此之後便不再需要精勤修持的任何善行，因此種修行已是真實修行之故，已能以此功德上供下施、自利利他之故。但我想這種觀點除了蕭先生本人認可以外，讀者在所有的顯密經論中都不可能找到類似的教證理證。「實際理地不著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的修行理念，才是菩薩應共同遵守的實修準則。況且不說八地菩薩，位登初地之後，其成佛時間便不可一概而論。老是用兩大阿僧祇劫的統一時間去硬性要求所有根性不同的修行人都一一就範，未免太生搬硬套了一些。這種錯誤其實與只抓一種所謂的真實修法、不及其餘的做法性質

相同，都太絕對，也太簡單、武斷。《大密方便經》云：「證一地後，若欲成就者，七日便能成佛。」《楞嚴經》也說：「不歷僧祇獲法身。」《摩訶止觀》同樣闡述道：「利根者圓教下一生頓超十地。」而《法華經》中則言八歲的龍女因獻上寶珠，剎那間便成相好圓滿之佛，且立即前往南方無垢世界，坐上寶座爲眾生說法。如果龍女也得歷經無量數劫勤苦修諸三昧方得證果，先生是否還得親往南方無垢世界將其從寶座上拉下，以令再回爐以重新補上所缺之修煉時日？

故對佛法理應圓融觀之，如果妄加執著、取捨、非議，怕皆不能通融佛法大義。《諸法攝要經》云：「文殊室利，若有人思維佛說之法中，或爲勝妙，或爲不勝妙，則彼舍正法也。若說此法爲應理，彼法不應理，則彼舍正法，並已誹謗善逝，詆毀僧眾也。」既然觀想法門乃爲佛陀親口宣說於諸多經典中，則蕭先生對之進行的大加鞭撻當屬何種行爲也就不言而喻了。妄想、妄議八地菩薩之境界，又捨棄正法、誹謗善逝、詆毀僧眾，這樣的人會有什麼樣的下場，請其追隨者慎重思索！

蕭先生又云若觀想法門爲佛門正法，則佛與菩薩應大力弘揚，但終未見諸佛菩薩不吝賜教，故此法門當屬妄想之法。其實我們已經引用過佛陀的教言了，面對白紙黑字的佛經，還看不到佛菩薩一直在大力弘揚此觀想法門，這只能說明兩個問題：要麼先生目不識丁，要麼是在說大妄語。另外，此處之論斷還說明先生以偏概全的

老毛病再次復發。因佛陀說法皆是對機而言，面對不同的所化眾生，他分別敷演了三乘教法。同樣，佛陀一方面廣宣了觀想懺罪、除障積資之理，一方面又開演出無量別種法門。任何一種法門，不論它有多麼殊勝，都只是八萬四千法門中的一種而已。如果一種宗派之殊勝竟成爲了剿滅它種派別之理由的話，則古今所有大德所造之論典皆屬多餘，因已有經部故。諸佛菩薩絕不可能簡單化到如此地步，只不吝賜教一種修法以彰顯其正確與善妙。這種作風只能屬於像先生那樣的「孤子」所堪擁有——除了自己會下的人以外，別的佛教徒皆不明正理、不得開悟；除了自己弘揚的法門外，別的宗派各個都有問題、都非純正佛法。

行文至此，終於有些明白蕭先生在《邪見與佛法》中所說的那句話的用意了——「但我要向大家請求：『儘量要印我的書。』」印自己的書，無疑是和剿滅密宗——從觀想到即身成佛的所有法門、理念與實修竅訣——緊密相關的。滅了別人的，就是不印自己的書，這天下依然是自己的。

不過坦率地說，這是我們所見到過的最大的一個妄想：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頂乘佛法。若想以佛法的名義來玷污它，除非你先滅了佛法。」

### 分段謹答：



索達吉堪布當真是語無倫次了，身為西藏密教上師，對於佛法的知見不懂至斯地步，竟然說出：「在身口意三業之中，身與口的行為屬於『無記法』」，更引「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與「罪由心造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來為自己的錯誤言論背書。如此誤引佛法名相的似是而非的言論，誤導學人極為嚴重。

如果身業與口業都是屬於『無記業』的話，學人行善累積福德要什麼？菩薩修行布施六度萬行都成無記業的話，又如何成佛？世尊名為兩足尊，智慧福德圓滿位又是如何修得的？那麼，密宗修學觀想懺罪法門又要做什麼用呢？照索達吉所認為的理論：「身與口的行為屬於『無記法』」，那麼佛之開示：「成佛都由布施得」，以及法會中大眾所唱之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豈非成為欺騙眾生的妄語？索達吉所說，是耶？非耶？

索達吉堪布所引：「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但祖師的意思

是指身、口、意業三業的果報不定，通善報、惡報與無記業之異熟報三種，端看學人的初發心與身口行爲是善、是惡或是無記而做決定。若是善心出發，則就算施行獅子吼，出忿怒相，菩薩心中仍然是慈悲一片，將來果報現前時並無惡業、不受惡報；反之，若是私心出發，則就算行諸善事，出柔雅音，仍不算善業，將來受報時絕無善報，必有惡果。索達吉又說直心老實是真，曲心算計是假；又說不爲自己利益而行諸善是真，爲自己私利行善則是假；索達吉堪布所引的另外一則祖師言語：「罪由心造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是則名爲真懺悔」，但是祖師的意思是指學人於證悟般若後，了知造惡業的覺知心是假有的虛妄法，所以滅了對覺知心自己的執著，因此而證悟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智慧，而能「實相懺悔」，學人才能真正懺悔自己無始以來身口意所造的諸多惡業，令貪瞋癡滅、罪業也隨之而滅，如此一來，修學佛法，身心就能夠漸趨清淨，進而能夠早日完成佛道淨業。這也是永嘉禪師所開示的：「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的道理。

索達吉堪布未斷我見、常見，亦未證實相，不知般若，因此就敢撥無因果，犯大妄語，說「身與口的行爲屬於『無記法』」。如此惡言誤導眾生所得未來果報，成就野狐身相，最少住在人間五百世，不得解脫；除非自知己過，速謀懺悔之道，或有一線生機能夠脫去狐身。索達吉說出如此粗淺之知見以壞正法，莫怨筆者心狠，

預下記言；此是汝自造壞法惡業之果報，不能怨誰。汝當時筆既下字，又出示與他人閱讀時，果報即已形成；更何況又印行爲書籍、廣爲流通，果報已定，不論筆者出不出面指證，皆已成定局、定業。反而是汝應該感謝正覺同修會，因爲正覺同修會正爲護持正法而努力，專做破邪顯正的大悲大勇菩薩行爲，不畏懼汝密教之龐大勢力，不計較本會將因此遭致密教的抵制與打壓，仍然努力披露密教的祕密而救護眾生。筆者忝爲正覺同修會的一員，恭奉師命回汝言論，致有此一因緣寫作此書、辨正法義，救護於汝。知不知時？應不應機？肯不肯速謀退路？肯不肯爲您自己未來無量世的果報採取補救措施？端在於汝，敬請好自爲之。

三輪體空，必須是實證境界，不應以意識思惟而妄想之；這是智者才能了知的境界，是未斷我見而堅決認定意識爲常住的不生法的索達吉您所無法知道的；未證悟如來藏所以無法發起般若的凡夫眾生，雖然有緣能夠聞知此一名相，或再能夠聽聞善知識解釋其意，而謂施者、受者與施物三相，都是緣起性空之義，皆是因緣所成法，都無真實不變體性；然而，聽者卻不能夠了知其中的真實道理，只能夠以相似的道理來體會，而無法真正瞭解三輪體空的實義。比如說，凡夫眾生聞說施者、受者與施物三者是空，那他會產生一個疑問：「那我所布施的福德到哪裏去了？在虛空中嗎？」他接著就會問：「佛說凡是布施必有得，既然三輪都空而無因果，那要怎

麼得？」另外，他也會懷疑：「別人教給我的佛法知見如果是空的話，那我應該什麼也沒得到啊！可是我能夠說法給別人聽啊！我的知見是有的，不是空啊！爲什麼說三輪體空？」又會懷疑：「明明有施者、受者、施事，如何完全否定而說都是空？」

這些疑問，在證悟空性如來藏的人來說，直接體驗三輪體空的真義後，就知道實相、知道答案，不再有疑惑。未證知者想不通這些問題，又加上不能現觀，因此說，未證悟般若的眾生是不能夠如實瞭解三輪體空的真義的。索達吉錯會般若，未曾證悟實相，連我見、常見都不曾斷除，正是屬於自己所說自心現妄想執著之人，雖知名相，然而根本不證三輪體空實義，如何能夠來質疑他人：「只有那些一切執實的人才會以爲不論供養還是懺罪，都不可能做到所謂的三輪體空。」

另外，索達吉堪布所引《宣說四法經》云：「彌勒！菩薩若具四法，則能壓制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何爲四法？即厭患對治力、現行對治力、返回對治力、所依對治力。厭患對治力指若行不善業則多生悔心；現行對治力指雖做不善業，亦極爲精勤行善；返回對治力指真實受戒後獲得不再造罪之戒心；所依對治力指皈依佛、法、僧三寶與不舍菩提心。」此經疑係西藏密教的密續所創造者，因爲在近代所編的《大正藏》中都沒有錄入，難免令人生疑。但若所說不違佛意，不妨論之；經錄中此段語意明白的指出：以此四法做爲修行法門，確實能夠有效對治眾生妄造惡業之習性，

然而並不能夠真正除去惡業習種，令學人達到身心轉趨清淨業種的結果。謂已說此四法唯能「『壓制』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並不能夠真正的讓學人滅除生死妄造惡業的過患。

因為學人如果沒有證悟般若，又不知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永離生死的話，只在世間修學六度、嚴守五戒、廣造善行，那麼學人往生後，仍然未斷我見與我執，不具有見道修道的功德，但是因為修習六度的緣故，具有極大的福德果報，因此就會往生於欲界天界，享受無量的福報。然而，福報享盡後，又必須入再回人間重新出生，此時我見與我執便又重現，憂愁煩惱照樣逼迫身心。如果此世不造善業而更造惡業，往生後直趨地獄，惡報現行，無能逃脫。這樣無止盡的六道輪迴，上上下下、浮浮沉沉，難有了期。如果學人大有因緣，能夠遇上一位善知識，並且能夠依之修學佛法，復因為心性調柔，不貪享樂，樂造布施不求回報（學人如果有以上這些習性，通常就表示往世已經做過很多的善行，累積了足夠的功德力，佛菩薩即會安排因緣令學人於此世有證悟般若的機會），因此不久就能夠證入實相，能夠做個真正的修道人，以實相懺悔，讓自己世世增上，染污種子轉變愈趨清淨。如此修行才能真正除去往昔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

但是索達吉堪布又是錯會「經教」了，所以才會引用此佛語，想要證明密教的

咒語具有無上的能力，以為只要努力誦念，往昔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就能消除。索達吉如此一廂情願的以為密咒真的具有這種消除罪障的功能，完全忽視眾生共業與別業的問題，也完全不顧因緣果報絲毫不爽的現象界情況，也不顧冤親債主、六親眷屬的主從因緣關係，更不觀佛教學人修學佛法的因緣問題，唯只是強制性的令一切平等，提出以密咒的這種「非常功能」，來令眾生往昔所造所積之一切罪業消除的不實妄想。密教的這種滅罪理論，一來立論不具客觀公平性；二來違反佛法不昧因果的因果律真理；三來所說結果完全不符合現象界所實際發生的情形；四來密法不具此種偉大的功德力，因為如果密法真有這樣的功效，一千多年以前，密法剛出現時，就應該慈悲的將娑婆世界的一切眾生，甚至十方三世一切國土的眾生，通通以觀想法令大家種子清淨，皆已成佛；但事實上卻完全不是如此，與事實完全相反。索達吉如是「不落因果」的言論：「無數密宗修行人以觀想法而懺清罪業，並迅速積累起廣大資糧的事實」、「不這樣做，眾生何時才能斷盡貪欲，並迅速圓滿成佛所需之資糧？」如是理論與謬見，是耶？非耶？其實都純粹是妄想所建立的「建立見」罷了。

索達吉堪布又誤解了佛意，佛說：「若有眾生觀像坐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未來值遇賢劫千佛，或于一心中運其心意，作無數供具云：上供諸佛下施一切，作是念者名學普施。此想成時，漸漸減消諸煩惱結。觀想無相無相力故，當得甚深六

波羅蜜多。」或開示：「學人或端坐正受觀佛色身，或少分之中能須臾間念佛白毫，如是等人，除卻九十六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數劫生死之罪……。」佛意是指觀想、憶念三寶，念佛、念法、念僧，能令學人獲得無量功德，並且能夠經由憶念三寶的功德，令學人自己發起守戒行善，過清淨行的生活，因此不造惡業，諸煩惱結漸漸滅消，自然而然的滅掉原本會犯的九十六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數劫生死之罪。

學人如果能夠更進一步的去思惟探討「無相」的道理，於佛語：「如是等無量供養，皆當起心從心想出，供養十方一切諸佛，是名坐時無量功德從心想海生。」深入思惟觀察，於功德力成熟時，就「當得甚深六波羅蜜多」，入無生忍，證般若慧。從另一方面來說，學人於憶念三寶，念佛、念法、念僧時，是純清淨念，念念清淨，亦為念念除罪障義；因為佛說一念之間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次生滅，故有八萬一千次生滅，因此學人念念清淨念，自然是罪滅河沙。佛意沒有說觀想、懺悔、念憶、供養三寶，就能夠將往昔所造諸惡業全部一筆勾消掉，所以往生極樂的造惡業的下品人，都得在蓮苞中待上很長久的時劫，繼續消惡業（極樂世界的一天等於此界人間一大劫）。

更沒有說持密咒真言時，就能不受往世所造身口意三業惡果。世尊唯有意指因為學人知懺悔故，能知慚愧：慚者知過；愧者不再復做，因此學人能夠漸漸遠離惡

果，轉趨清淨。然而，往昔所造的諸多惡業，在因緣現前時，也是要受報的，唯是甘心無怨的接受果報，不會像凡夫眾生一樣只會怨天尤人、忿恨不平。《十方廣大經》（此經疑係密教祖師所造）所云：「誰人若欲懺罪淨，身體端直觀真義，真實義中觀真義，若見真義則解脫，此乃殊勝之悔淨。」《觀佛三昧海經》與《般舟三昧經·行品第二》中，索達吉所引經句，也正是這樣的道理。佛所開示言語中，並沒有「觀想成功或是開悟就能夠將往昔所造諸惡業一筆勾消掉」的意旨，密教學人索達吉又誤會佛意、錯解佛經了。永嘉祖師也開示「未了應須還宿債」，百丈禪師也開示「不昧因果」的道理；即使世間俗人也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道理，云何索達吉自認有智慧，卻會迷信密教這種虛妄的說法，不信諸佛菩薩「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際會時，果報還自受」的真理？

索達吉堪布既然為密教立義：「無數密宗修行人以觀想法而懺清罪業並迅速積累起廣大資糧的事實」在先，為何卻又說：「而『造惡業已，觀想後就可還債。』這樣輕飄飄的話，經論中從未說過。」如此寫在書中自相矛盾，正是自語相違、不死矯亂之自打嘴吧的愚癡人。更誹謗世尊：「如果將罪孽當成實有不滅的實體，則佛陀也成帶罪之身。」如是心行，前後相違、反覆無常、顛倒黑白，密教中人難道會不知索達吉的心性嗎？



密教應成派中觀常言一切法空，索達吉豈不知罪障亦是緣起性空之義？然而經中世尊所說蘊處界萬法緣起性空，並不是意指法界實相的本體也是空無；而是指一切法無自性，由第八識法界實相因緣生，因此一切法具有因緣生滅相。因此罪障仍然具有生滅相，此時所造誹謗三寶罪生已，後時因緣際會時，當有因果出生之相，要待罪人親自領受後才能滅失，不得由他人代受，無能脫逃；但是罪障生滅滅已，所餘的仍然是諸法實相。索達吉不知此中道理嗎？索達吉堅執意識不生不滅而故意違背佛說意識是「意法爲緣生」的道理，如此故意謗法，難道不知此種因果報應昭昭不爽的道理嗎？

【蕭先生又講：「如是『供佛』若真實能供佛者，則八地菩薩之二大無量數劫勤苦修諸三昧，即屬多餘……」這依然是以凡夫之心揣議聖者之行。不論顯密，其經典中都講述了觀想供佛原本就屬真實供佛之舉，但卻從未有任何一部經論提到過八地菩薩只需觀想供佛即可替代兩大阿僧祇劫之勤苦修行這一觀點。」】（又比如真實念經、真實禮拜、真實佈施、真實愛語、真實同事、真實利行、真實持戒等一切真實行持，大小乘經論中都廣宣了它們的種種功德利益。若按照先生的觀點進行推理，則只要行持如上所述之任意一種行爲，自此之後便不再需要精勤修持別的任何善行，因此種修行已是真實修行之故，已能以此功德上供下施、自利利他之故。但

我想這種觀點除了蕭先生本人認可以外，讀者在所有的顯密經論中都不可能找到類似的教證理證。」這是導師責備索達吉一類人不應該妄爲密教立論「無數密宗修行人以觀想法而懺清罪業並迅速積累起廣大資糧的事實」的辨正言語，如今索達吉堪布卻裝不懂、裝傻，誣陷、反咬善知識一口。自身是賊，卻喊旁人捉賊，如今被舉示出來，索達吉能不臉紅嗎？

另外，索達吉堪布既然說：「顯密大乘佛法的一切修證法門，其理論依據都是『三界唯識，萬法唯心』」，承認有一法界實相的真實存在，那豈不是已經違反了自宗建立的「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承認如來藏及阿賴耶識的實有」。索達吉在上面這一段文字中又說：「而觀想懺罪的應用，主要是依四力來清淨阿賴耶識中以往所造罪孽的種子習氣。」則又承認阿賴耶識如來藏是實有的，否則怎能執持以往所造罪孽的種子？則顯然這些業種都不是由意識所持的，那麼索達吉又如何可以否定阿賴耶識如來藏的存在？如今索達吉說如來藏是確實存在的，因爲他能執持業種而成立因果，那又如何可以在前面極力主張意識是不生不滅的？顯然自語相違、自相矛盾，這就顯示索達吉根本不懂因明、不懂佛法。索達吉堪布爲了能夠達成爭勝他人的目的，不惜犯下謗佛正法的大惡業，如此歪曲顯教方廣諸經所說如來藏真實有爲不承認如來藏實有，如此歪曲密教經典的《楞嚴經》所說如來藏真實有爲不承認如來藏實有，這

種行為是睜眼說瞎話的扭曲顯密教經中佛所說如來藏真實有的聖教，藉以附合其所主張的「如來藏非真實有，不必證悟如來藏的凡夫也可以說是有般若證量的聖人」，正是最嚴重誹謗佛法的破法者，這種行為極為不智。

索達吉堪布既然承認法界實相的真實存在，那麼索達吉堪布也應該知道世尊在顯密教的經典中都說如來藏即是法界的實相，即是第八識阿賴耶識。於《楞伽經》中佛云：「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壞；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愚夫作妄想，諸聖離有無。」「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神）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

佛意說法界實相離於生滅、本來寂靜、本離妄想，住於無所有境界。索達吉堪布卻違背佛意而說：「一切堅信『般若空性』之理的佛教徒，無不承認萬法包括『罪業等的本質空性』，以心而幻『造』，以心而『空』之。」索達吉的意思若說心是如來藏，則成爲意指如來藏能造惡業，妄言罪業由如來藏所造、所生，妄言滅罪也是由如來藏來滅；違背佛說如來藏自無始劫以來一直都是離能取所取的聖教。如其所心是指意識，則又公然違背佛的聖教，因爲佛說萬法（包括罪業種子）都是如來

藏所生或執藏，而不是索達吉所說的由意識心創造與執藏；所以索達吉這一段話，也是進退失據，兩邊都不能成立的虛妄語；這樣進退失據，不能自圓其說的邪謬思想，還可說是佛法嗎？

索達吉堪布不懂「空性」與「性空」的真實義，而將兩者混淆，以此說法，不僅自誤、更誤他人。空性，是指法身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而言，因為具有自性清淨、不生不滅、涅槃寂靜而又能生萬法……等等的體性，因此說他是空性。性空，是指現象界中的一切法空義。五陰、六塵、十二處、十八界萬法，都由如來藏所生，而不是索達吉所說的由意識心所生；因為他否定如來藏的實有，也不承認第七識的存在，所以他所說的能生萬法的心當然是指意識心；但這是嚴重違背經中聖教的，因為 佛在前後三轉法輪的諸經中，都說萬法是由如來藏阿賴耶識所生，而意識是假藉第七識意根與如來藏所生的法塵為緣，才能從如來藏中出生的，如何能生萬法？

也正為如來藏的實有，才可能有業相不滅的法界現象，然而因為業相與現象界的蘊處界：等萬法都無有自性，成、住、壞、空，流轉不停，因此說一切萬法是緣起性空，或者說是空相。對照之下，密宗黃教提出的宗義「無如來藏而能有一切法的『緣起性空』」是不如實義，顯教所說「因如來藏常住不壞所以有一切法『緣起性空』」真正符合 佛意。今索達吉堪布對於罪業是「攀緣心」的第七識意根與第六識

分別心意識所造，所造之業種則依藏於阿賴耶識中，然後等待因緣成熟時，再由眾生領受業報之正義不知不見；也不知道這正是《阿毗達磨大乘經》：「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佛語的真實意，復又因為無知無明的遮蓋，索達吉遂敢將罪業的無常空也妄引為空性義，就敢撥無因果的說：「罪業等的本質空性」，以心而幻『造』，以心而『空』之。」但是諸佛菩薩皆說：「彼業不壞」、「不昧因果」、「所造業不亡」的道理，除非有人改以護法的正行來毀壞原本破法的惡行，否則所造惡業經歷久劫之後還是不會滅亡的。雖然如來藏自性清淨、涅槃寂靜，然而眾生無明、善、惡業報種子，無始劫來含藏在如來藏中，在現象界中亦是真實存有，不能在『事相上』說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滅罪亡兩俱空。」因為就算是入了無餘涅槃，斷了第六七識意根與意識的阿羅漢，雖然離了三界，只剩第八識單獨存在；然而阿羅漢只要因為自心流注的大乘法種引發了菩薩性而出了無餘涅槃位，在三界再度受生而行菩薩道時，原本藏在第八識中的往昔無量劫以前的業種，在因緣成熟時，仍然是要受報的。因此，索達吉所說「以觀想法而懺清罪業」，這個立論在事相上不能成立。

而索達吉所引證的《禪祕要法經》中所說的觀想法，那只是不淨觀、白骨觀、數息觀：等觀想法門，佛於經中不曾說到觀想可以滅罪，所以觀想滅罪的說法，只

是密教祖師所臆想的虛妄想，並非如實，不能使人藉由觀想而滅罪；而且觀聽滅罪的想法，也違背因果律，不符法界事實；而觀想滅罪的想法，也與一切種智的真實義相違，不符佛在諸經中的聖教。除此以外，《禪祕要法經》所說的觀想，既然只是二乘菩提的行門，所以只說不淨觀、白骨觀、數息觀……等觀行法門，不曾涉及到親證法界實相的般若實義，不能令人證得法界實際體體的第八識如來藏，所說義理也不涉及第一義諦，所以不可能使人因為觀想而成佛；但是索達吉卻認為密教觀想成佛色身即是成佛的理論是可行的，那就成為他個人的妄想了；而且此經中也未說到觀想成佛的事，所以此經中佛說觀想的法門，只是教令二乘行者藉由觀想而斷除我執，並非如索達吉所說的能令人成就佛果，因為此經中佛說依之觀想成就的人，只能成就解脫果，不能成佛；經中明說如是觀想成就者，所得是四沙門果，而非佛果；因為此種觀想只能斷除我執，而不能證得法界實相理體；法界實相理體是第八識如來藏，即是索達吉所極力否定的第八阿賴耶、異熟、無垢識。即使已證法界實相的第八識如來藏，也只是大乘法中的真見道位，只入第七住位中，離成佛還很遙遠；更何況此經中所說的觀想法，只是藉著不淨觀、白骨觀……等法，使人斷除我執，只是二乘法的觀行，不能使人證得法界實相的理體第八識如來藏，如何可能成佛？所以索達吉認同密教中觀想一法可以成就任何所要的功德，包括觀想布施

而等同真實布施、觀想滅罪等同真正滅罪、觀想成佛等同真正成佛、觀想上師相應法等同與上師相應、觀想大日如來與佛母交合受樂流注淫液爲己灌頂等同真實灌頂、……等，都是妄想，都無實義。如此，索達吉舉出此一經典來佐證他的密教理論的說法，也是引證失當，並無任何實質意義。

又，密教的觀想上師相應法，或是無上瑜伽樂空雙運法，都是先無後有，都是修行觀想成就後，或者是與異性合修雙身法後才有的生起法。如果索達吉堪布強言：「所謂業障本空是指法身境界原本就不生不滅，是指法身清淨涅槃的意思。」解釋爲是就理上來說，不是就事相上來說；如此，則索達吉則又落入另一項自語相違的狀況。因爲密教密續承認即身成佛論，說觀想成功即能成佛、將業障懺清；那麼在觀想尚未成功的時候，汝密教所說的『法身』就是有罪障的了、就非本來清淨義、也非本是不生不滅義、更非本是無罪義，而成爲有生有滅的原本有罪、原本不淨的法了。密教的索達吉這樣立論，則明顯的又違背佛語：「法身不生不滅、自性清淨、本來寂靜、離妄想、無所有境界。」索達吉這樣建立的密教立論，於理上又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自語相違的窘境中。

並且，於《佛藏經》中，佛語更是明白開示：「念佛名爲破善不善一切覺觀，無覺無觀寂然無想，名爲念佛。何以故？不應以覺觀憶念諸佛，無覺無觀名爲清淨念

佛。」密教在事相上所修各種觀想的覺觀境界，又正是背反佛語所開示的事相上實修實相念佛而證得如來藏法身的「無覺無觀名為清淨念佛」義。索達吉因為迷信密宗黃教應成派中觀的一切法空的斷滅空義，及意識常住不壞的常見外道義，遂敢於撥無因果，妄自誹謗三寶，亂說不實言論，誤導他人而又誤謗正法、誤謗證悟賢聖；卻還以為自己是赴湯蹈火，為護正法而不顧己身；卻不知道是因為密教祖師的言教誤導所致而犯下誤謗三寶之重罪；縱然是因被人誤導所致，然而話已出口，罪障已生，便已覆水難收，便有來日的罪業待滅，真不知索達吉應該如何是好？如果繼續顧慮面子而不速謀補救之道，難道索達吉當真要倚靠密教虛妄的觀想滅罪法來懺清罪業嗎？索達吉堪布處於如此境地，誠可憐憫！

索達吉堪布更迷信密教法門，說可以頓超十地，於一生就能即身成佛的荒謬言論，其舉《摩訶止觀》：「利根者圓教下一生頓超十地。」經筆者查證結果，智者法師沒有說過這一句話。顯然的，這又是索達吉擅自造假附和，藉以欺瞞眾人的惡劣手法。其所引密續《大密方便經》「證一地後，若欲成就者，七日便能成佛。」欲佐證其論，然而既然是藏密祖師所造的密續中的偽經，復又與諸佛菩薩開示及諸學人證悟現量境界背反，因此根本不具有說服力，不可信受。更引《楞嚴經》：「不歷僧祇獲法身。」然而索達吉根本不知道這句佛語義旨，欲引用做為密教即生成佛理之



論證，則又成爲引證失當的一例。謂佛意是指學人於累積福德功德具足時，若有因緣即能夠一念相應；在一念相應的情況下，就能證入無生忍，了知法身如來藏的所在，生起般若慧。索達吉在前面極力爲密教辯護說：「沒有任何一位密教祖師講過一生成佛或已經成佛的話。」如今卻又忍不住想要以邪淫的密法來炫耀，不自覺中又開始主張即生成佛、數生成佛的邪理來，狐狸尾巴又掀了出來，這回可遮掩不了了。

顯教諸經中的佛意，與密教即生成佛意，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索達吉又犯妄引例證、想要籠罩學人的過失，以致落草於諸多智者面前。更有甚者，索達吉爲欲證明密教即生成佛理論正確，爲附和己意，連《法華經》的經義都敢竄改。謂索達吉堪布說：「《法華經》中則言八歲的龍女因獻上寶珠，剎那間便成相好圓滿之佛，且立即前往南方無垢世界，坐上寶座爲眾生說法。如果龍女也得歷經無量數劫勤苦修諸三昧方得證果，先生是否還得親往南方無垢世界將其從寶座上拉下，以令再回爐以重新補上所缺之修煉時日？」

今舉經文原句於下，再行正說。「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希有，頗有眾生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眾生諸根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眾

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眾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卻住一面，以偈讚曰：

深達罪福相

遍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眾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闡大乘教

度脫苦眾生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

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

爾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為時會人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禮，無量眾生聞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眾生得受道記，無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眾生住不退地，三千眾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眾會默然信受。」

此段經文，幾多話頭？多少公案？佛與佛共演無生大法，索達吉堪布知否？若不知者即是未證般若，不住七住位的位不退地；若不知，則證量尚遠不及無垢世界聞法隨即解悟的無量眾生，也遠不及此娑婆世界住不退地與發起菩提心的三千眾生。理上如果透不過，那麼筆者退一步好說話，由事相上來說龍女可不是凡夫俗子。文殊師利菩薩事先交待龍女的來歷：「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功德具足」。這些讚頌不能草草的忽略。佛語「九地滿心菩薩具有圓滿宣說佛法總持陀羅尼的能力」，至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了達諸法、功德具足」，這是誰人境界？當知絕非密教祖師等人的未證如來藏實相、未斷我見、功德不具足、不深入禪定、不了達諸法、甚深祕藏不能受持的凡夫境界，當知這是等覺地境界！

文殊菩薩絕不會弄錯，智積菩薩及舍利弗卻不能警覺（不過，照筆者看來，其實他們大家都在演戲，都是爲了我們這些尙處無明深坑的有緣學人，在努力地爲我們開示宣演佛之正法），因此智積菩薩以正面回答，開示我們學人正確的修行道路途徑：「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爲眾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龍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卻住一面，則是爲我們之中福德因緣已經具足者做第一義諦的開示：等覺菩薩會示現受生在何等眾生中，誰也不知道，只有像文殊這樣的大菩薩和諸佛乃能知之。龍女以偈讚佛，此中言句：「唯佛當證知，我闡大乘教，度脫苦眾生。」即已經事先告訴我們：她即將要與釋迦牟尼佛一起宣說大法了。如此提醒與會大眾們的注意。舍利弗尊者先上場問話，順便開示大家，讓大家具有第一義諦的正確知見：所謂第一義諦，即非第一義諦；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則不爲第一義諦。舍利弗尊者說完了，龍女獻上三千大千世界寶珠供養釋迦牟尼佛，世尊受之。

然後，龍女看看好像沒有人懂無上大法，於是開口問舍利弗：「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舍利弗尊者配合得很好：「答言：『甚疾。』」龍女看看還是不行，只好用「第二句」的方法開示了：「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結

果也很好，度了「無垢世界無量眾生得受道記、娑婆世界三千眾生住不退地，三千眾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返觀索達吉堪布開示：「八歲的龍女因獻上寶珠，剎那間便成相好圓滿之佛。」只看見表相而不知實際義理。說的是什麼話呢？正是門外漢看熱鬧罷了，何曾像內行人一樣的看着門道？如此亂解佛經，會誤導眾生的。

縱使龍女轉生成佛，但以上《法華經》義，也與密教即身成佛法門，一點關係也沒有，所以索達吉堪布又錯引例證了。依以上例證來觀索達吉如此的狂言：「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頂乘佛法。若想以佛法的名義來玷污它，除非你先滅了佛法。」此說究竟有何義？究竟有何德？觀索達吉這一篇文章至此，已經顯出太多的錯誤與過失，索達吉所宗奉的密教法義，處處違反世尊佛之正教，更是與現象界格格不入，不能像實證如來藏者理事圓融，本質已是外道邪見，密教祖師復又再再地居心叵測，隨意誣陷他人，並又私自恣意竄改經義。如今索達吉也同於密教祖師一般的崇密抑顯，不但妄說「密法是佛法」，而且是頂乘佛法，藉以貶抑顯教不是頂乘佛法，意思是說顯教的法義是低劣於密教外道法的低級佛法，還敢說密教中人從來沒有貶抑顯教。今由此書中所舉示的證據，及導師在《狂密與真密》書中舉示的種種證據看來，索達吉說密教荒誕之外道法為佛說之法，誰人肯信？

另外一方面，正覺同修會處在佛教艱困時期中，以大慈大悲、大勇大心的願力

弘揚佛之正法；在無奧援的情況下，靠著發大心的諸師兄師姊菩薩們，共同進行摧邪顯正的工作、共同救護眾生遠離邪見火坑、處處宣演佛之正法於世人面前，所說法義在在處處符合三乘佛教經典，不求世間的任何利益，不考量得罪密法後將會招來的大力攻擊，所做所行廣利普天下的有緣學人，正是天下一切佛教學人所應歸來依止處。是故依索達吉所引密續中的《諸法攝要經》句：「文殊室利！若有人思維佛說之法中，或為勝妙，或為不勝妙，則彼捨正法也。若說此法為應理，彼法不應理，則彼捨正法，並已誹謗善逝，詆毀僧眾也。」依照此經意旨，筆者方便的語譯為：「佛告文殊師利菩薩：「如果有人人在正覺同修會所傳的佛之正法中，尋求說法者的過失，以批判的眼光，不以信受的心態，言說法者某處說法勝妙如理或說某處不勝妙不如理，就已經犯了毀謗三寶，謗佛、謗法、謗僧的過失了。」」如是勝妙正法，索達吉當信受之。

接著索達吉堪布批評導師不應該公開發行印贈正覺同修會的書籍或是正智出版社的書籍。索達吉這樣子的言論，已經在不自覺中犯下阻止正法流通、斷人慧命的惡業，也顯露密教對正覺、正智書籍中所說正法的恐懼心態。密教以外道法而在千多年來侵蝕佛教資源，援引佛法名相壓制而作誇大不實的言說，而崇密抑顯；但是所說法義卻處處違反實相，所傳法門斷人慧命，對於自己教內的許多密教學人，

不但在探討實相上毫無幫助，而且已經在實質上陷害密教學人跟著謗法、破法；對於佛教的真實了義法門，復又不能虛心求教，更欲消滅之，更欲拔除而後快，最後陷自己於不仁不義之中，落得無家可歸、無法可依的地步，誠可憐憫！如今密教後代子孫，卻正在犯下當年密教祖師曾犯的過失，自己又不知覺，著實可悲可嘆！索達吉的書中處處曲解導師書中的義理，處處誣攀導師未曾說過的話來誣告導師，並處處曲解經中的義理，又處處自語前後相違而不能自我檢點，致使筆者不得不一一加以回應辨正，以致此書篇幅廣大；而其行為確實令人啼笑皆非，只能深心中憐憫他形同無賴漢一般的行為及無知。

## 第十二章 法義辨正

《入不二門》書中，平實菩薩開示云：「修學佛法者，應有明確之目標，然後應有達到此一目標之方法，以及完成初期目標後進修之次第；而此方法與次第，必須是確實可行者。如是學佛，方能有成，不致浪擲一世寶貴之生命時間與精神、錢財，空修一世佛法。能如是者，方屬有智之學佛人也！」

「禪宗之證悟破參極爲重要，若人能於禪宗祖師證悟公案中，覓得入處，便入大乘佛菩提道之真見道位中，便得了知般若諸經密意，親見十方世界一切法界之實相；悟後進修，便可經由相見道位之修學，配合福德之修集而具足菩薩性，配合破邪顯正、救護眾生等十迴向行，而具足道種性，配合進修一切種智而漸漸通達般若，完成相見道位之觀行，發起初分道種智；再發起增上意樂，於佛前勇發十無盡願，便得入住初地之入地心位。凡此皆要依於禪宗之證悟如來藏作爲基礎，然後始能次第進修而漸次親證；是故，禪宗之證悟如來藏極爲重要，此是親證實相之唯一法門故，此是發起般若、通達般若之唯一入手處故，亦是一切修學大乘法之學人所應孜孜矻矻、記掛於心者。」



索達吉堪布言：「蕭平實說：『末學諸書中所評論之諸方顯密法師居士，若欲作佛法第一義諦之法義辨正者，末學敬謹接受指教。……須依天竺法施無遮大會規矩，……若提出之宗旨墮於負處者，必須自裁以示負責，若不自裁斷命者，須禮勝出者為師，親隨此師受學，直至獲得見道印證方止，並須公開宣示：終生不違師法，終生不違師命。』」

答：一個不信仰佛教、不懂佛理或不瞭解佛教歷史的人士，看了上面蕭平實先生發出的充滿血腥味的辯論檄文後，一定會大驚失色道：天哪！佛教的辯論怎麼這麼可怕？居然要求失敗者自裁以示負責！這種殘酷行徑在全世界任何一種現代正規宗教的辯論中都絕不可能出現。許多世間智者可能也會議論紛紛：佛教怎麼這麼霸道？它不是一貫標榜慈悲與智慧嗎，難道慈悲就體現在辯論失敗者必須自裁、智慧就體現在失敗者必須臣服于勝利者之上？如果真理完全以君臨天下的態勢壓服、恐嚇、威脅弱者，這樣的真理早已有負于它作為真理理應服務於大眾、幫助大眾從愚昧與黑暗中走出的使命，因它本身已變成了一種令人恐怖的黑暗力量。

不知蕭先生聽到眾人的反映後又會作何感想？你一直都以末法時代的弘揚正法者自居，但當你不負責任地以近似瘋狂的態度，把經自己歪曲過的佛教史上無遮辯論大會的規則向世人散播後，人們是會因此而走進佛教，還是被你的言詞嚇倒，以

致對佛法生出邪見，請你這個自詡為在歪理邪說遍佈天下的危難時刻，挺身護持佛法第一義諦的衛道士仔細權衡權衡。

可能先生並不清楚天竺無遮大會的具體歷史背景，故而才妄想把當時的辯論模式生搬硬套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要知道當年的辯論規則針對的皆是特定的歷史時期，是爲了決定外道與內道何者有資格留存於世而定下的，它根本就不適用於佛教徒內部之間的辯論。在幾千年的佛教發展歷史上，內道的任何一個派別都未曾宣稱過辯論需以參加辯論之人的生命爲代價而進行，佛陀也從未曾作過這樣的辯論要求。而先生在當前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的時代大氣候下生硬地搬出這種辯論方式，只能說明兩點事實：一，先生把自己當成了外道從而欲與天下佛教徒爲敵；二，先生把除自宗以外的所有顯密宗派皆看成外道，並進而要與之血戰到底。想來先生不會承認第一種分析，因如此一來豈不是自己把自己踢出了佛教大門，這還怎麼可能實現其弘法利生的宏願。如果是第二種的話，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任何一個認真聞思過一兩年佛法的小紮巴，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將先生徹底打敗，因他實在是「不堪一擊」，儘管外表上硬要裝出一副天下無敵、所向披靡、人見人怕的模樣。對普通凡夫而言，人見人怕的對境只有一個，那就是惡魔。如果碰到的是真正的善知識，乃至佛菩薩，人們歡喜還來不及呢，怎麼可能惴惴不安到擔心自己會喪身失

命或爲世人所恥笑的地步；而對正信佛教徒來說，只要有教證理證及牢靠的聞思修作靠山，任何恐嚇、威嚇都無濟於事。

首先要告訴先生的是，佛教自古及今的發展絕沒有否定過辯論的作用，但所有經教及祖師大德的教言都明示：辯論必須以清淨發心來進行，目的只爲討論教義、辨析疑難、深入佛法、破斥外道與邪說，根本不是爲了搶佔山頭、剿滅別宗、樹立個人權威、讓別眾都臣服自己、自己充當所有人的導師……；同時在辯論過程中也不能固執己見、惡言相向。我想大家都明白，各宗各派的安立，都是爲了度化不同根基的眾生，並非源於各自的分別執著。就像當年的印度佛教，聲聞就分爲十八部派，且部派之間曾就無我等見解以及對戒律的理解，甚至包括法衣的長短進行過激烈而曠日持久的爭辯；大乘佛教興起後，中觀應成派的月稱論師與屬於唯識系統的月官論師也就自空與他空的問題進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辯論；而在漢傳佛教歷史上，宗門與教下、禪宗與淨土、禪宗的頓漸二門、天臺的山家與山外等等不同派別、觀點之間都曾有過非常精彩的辯論往還。但所有這一切無不是智者的三大遊戲（講辯著）之一——佛陀早就對十八部聲聞作過授記：皆是佛教，隨學其中的任何一部都能獲得解脫。這在某些人看來似乎是矛盾的處理問題之方式，就像他們認爲顯宗、密宗勢不兩立一樣。不過佛法就是這麼圓融，否則佛陀也不會在《文殊師利問經卷

下·分部品第十五》中這麼說了：「佛告文殊師利：『未來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諸法住。二十部者並得四果，三藏平等無上中下，譬如海水味無有異。』」而兩位中觀論師的辯論則使得眾生全面深入地理解了自空與他空只是揭示法界本性的不同反體，究其實則一味一體，都乃成佛的津梁；漢傳佛教亦通過辯論而互相理解、互相融合，並出現了許多相互通融的修學模式：如教宗天臺、行遵律儀、修歸淨土；或教宗華嚴、行修依禪；又或者禪淨雙修、台淨雙修等等等，為末法時代欲求解脫的眾生提供了可供多重選擇的通向解脫的門徑。

對於藏傳佛教來說，寧瑪、薩迦、噶舉、格魯、覺囊等教派，以及其門下可以劃分出的更小的派別，在培育僧才時都特別強調講辯著這三方面，它們互相間由於對教義的不同理解而起的辯論的確可謂針鋒相對、長時不衰。但究竟言之，各派祖師大德皆一致公認，一切教法都是清淨、殊途同歸的正法，只是為接引不同根性的所化弟子，使其堅定求法的方向，才在顯現上示現了一番你來我往的唇槍舌戰。真正的大成就者全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他們之間永遠都在互相讚歎對方的功德與事業。比如寧瑪派的全知麥彭仁波切與格魯派的紮嘎格西，兩人就曾有過很激烈的書面辯論，但後來二人卻對對方的行為見解大加讚賞，並表示他們最終的觀點實無任何本質差別。

在當前這樣一個群魔亂舞、邪見紛呈、鬥諍頻起的末法時代，佛教各宗派更應該在團結和合、求同存異的大前提下提倡如理如法、有理有節的辯論，以廓清迷霧、破除外道邪說。各宗各派都應在不誹謗並旁通別家宗風的基礎上，專弘自宗的教法或自他相融的法門。若亂起紛爭、相煎太急，必然導致親者痛、仇者快的結局，這種做法無異於自殺自滅，只能人爲加速佛教的滅亡。此種景象不僅每一個佛教徒都不願看到，想來也不會是蕭先生的初衷，因先生本人在《宗通與說通》中還提倡過教派和合。既如此，那就希望先生言行一致、表裏如一——至少現階段不要再把自己打成一個挑戰者的形象出現在廣大佛教徒的眼目中。古往今來的諸多美德都未曾有過一絲一毫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現在某些人卻以自裁相標榜來玷污、歪曲佛法辯論的旗幟，是耶？非耶？相信人心自有公道。

再回到天竺無遮大會的題目上來。若欲按照無遮大會的慣例與蕭先生辯上一辯，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實現的奢望，因選誰當裁判都成了一個大問題。他自己說過：「現在佛教界自從廣欽老和尚過世後，所有的法師、居士不是落在常見就是落在斷見，你找不到真正的佛法。」而他認可的一百五十餘位明心見性者又都是自己門下的弟子，唯一的一位會外人士也是因讀了自己的書而開悟的。這樣看來，無遮大會所要求的裁判必得辯論雙方共同承認的這項條件，因先生並不認可自宗以外所有仍

健在的法師、居士而得不到落實。

而且別宗統統都是斷常外道，那麼無論怎麼辯論、辯論的實際結果如何，以佛教正統自居的先生無論如何都可確保自己的常勝地位。這種一相情願的無裁判（或者蕭平實先生本人即是裁判）的辯論，喊得再凶，再怎麼以人頭擔保、名譽作證，也都沒有任何進行的必要。再者說來，當前別說佛教內部應團結互助，就是與別的宗教門類也應該和平共處，它們即便是外道，也不能再採取古印度當時的做法，因現今之世界環境已大不同于往昔，和平與發展已成爲當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社會生活領域的主旋律。只要不是禍國殃民的邪宗邪教，都有權利存在於人間，它們的發言權絕不能被某些自命爲真理代言人的所謂開悟者剝奪。即就是在釋迦牟尼佛時代，佛陀也從未如此霸道地命令非佛教徒，更不用說佛教內部不同層次的信教者，要麼以自裁之方式謝罪，要麼全部改宗某一唯一究竟之見解。故而先生的這種作風確實讓人不明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從哪里得來的傳承？互相之間的法義辯論有必要搞得如此轟轟烈烈嗎？這令人不得不懷疑其舉動背後的炒作動機。

這樣一來，所謂的「若不自裁斷命者，須禮勝出者爲師，親隨此師受學，直至獲得見道印證方止。」也只是貌似公允而已。因全天下之佛子已不可能勝出此位自詡能爲別人印證之「大悟者」，若不願白白犧牲生命，又不想曲膝人下、甘願爲奴，

那就只有保持沈默，否則一定會被蕭先生痛下針砭，搞不好還要被他一頭臭罵，栽贓上無數罪名——從普通外道一直到性力派，這樣的辯論結果有誰願意承受？所以先生自然可以在一場——自己擔任裁判、自己以佛教正法護持者自居、論敵皆是外道或打著佛教旗號實則不入大乘見道位之凡夫——這樣的辯論中不戰而勝。

但我們要正告蕭先生，不要把別人的大度、謙和、忍讓當成是軟弱可欺，不要把別人為維護團結之大局而採取的低調處理方式理解成對方因未掌握真理而自甘認輸、低聲下氣。自己的飛揚跋扈、目空一切只代表你不具備應辯者應具的基本涵養，千萬別以為別人不吭聲就都是啞巴或者怕你。魯迅先生有句名言：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而縱觀你的全部著作、言談，人們發現先生最擅長的恰恰就是這兩樣。

單純就外表來看，藏傳佛教各派之間的辯論有時也會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但因為各宗派都不以消滅別宗為目的，大家只為取長補短、共同解脫，所以各派都在辯論中日益壯大成長起來。時至今日，寧瑪、薩迦、格魯、噶舉等派的辯論風尚依然清淨無染且興盛不衰。就以我所在的五明佛學院為例，建院至今二十多年來，大經堂內每天下午都會聚集起幾百名喇嘛，他們就中觀、般若、俱舍、戒律、密法等佛法內容往往要展開長達幾個小時的辯論，甚至夜幕低垂時也能聽到經堂內陣陣慷慨激昂的演說聲及清脆的擊掌聲。這些喇嘛在辯論時從未想過什麼自裁、禮師的事，

嗓門響亮的同時，心各個都很謙虛、包容。

現在，我要鄭重地向蕭平實先生發出辯論的邀請了，請你找出真正懂得佛法大義的裁判，帶上他，再帶上你的弟子，歡迎你們到學院來，歡迎你們就佛法的任何問題與學院的喇嘛們認真展開一場場辯論，我們在學院的大經堂隨時恭候你們的到來。而且我們的辯論不需以先生的生命為擔保，也不需要先生一輩子臣服我們。如果你一定要堅持原先自擬的條件，那我們也只有接受，儘管佛陀從未提倡過這種辯論方式。為保險起見，我會從眾多聞思佛法不到兩年的小紮巴中選出幾個與先生對陣，絕不拿學院那些老修行、老堪布為難先生，因為我想一個粗通佛理的小紮巴就已足夠應對先生。這不是危言聳聽，更不是故作高姿態，相信未來辯論場上發生的一切自會讓天下佛教徒看個明白。而且你的所有著作都是你本人佛學家底的大曝光，兩軍對壘之前，就已讓人看清了你的實力與水準。還是那句話，除了糊弄糊弄智識不高者，智者只會對之生起強烈的厭煩心。有時一個人若太讓人討厭，遠離他、不理他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自取清淨之道。但假若此人反而自以為得勢，別人都怕他、敬畏他，並因此而更加肆無忌彈地表演，那時就需要有人來清場了。

先生還揚言「或予回應，或不予回應，皆保留民事刑事之追訴權。」辯論辯論居然扯到打官司上來，可見先生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那麼你對那麼多高僧大德的



肆意詆毀算不算惡意誹謗、惡口中傷？自己容忍不了別人一點一滴的回應，唯獨自己可以為所欲為，這樣的人到底還是不是佛教徒啊？？當然了，你自己說過失敗者得自裁以示負責，如此公開以人命相威脅，若真要鬧出人命來了，脫不開民事刑事責任的，恐怕還得是先生自己。

你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自己的文章中笑話迭出了，這一點任何一位拜讀過先生大作同時又初具佛學常識，或雖不信佛教但卻品行正值、頗有智慧的人士都可以看出來。不僅在有關無遮大會的歷史知識方面漏洞百出，更在眾多佛法領域醜態頻現。一一列舉出來既無必要也無時間，如果先生每日都以挑別人莫須有的罪名、過失為己任，整天都把目光盯在一切顯密宗派（除去自宗而外）『左道性』的論證上，我們只能對先生說：實在無法奉陪，因我們不可能天天與你周旋。做了我們該做的，剩下的就是先生自己的事——繼續謾罵、繼續喋喋不休地論戰、繼續在無有教證理證的前提下自解佛意或另創新說，又或者自裁、禮師，抑或重整人馬、捲土重來，對於所有的這一切，我們都只有兩個字回答先生——請便！

一個人如果自己發心不淨的話，那麼他看所有有人都不會清淨，那些欲與天下人為敵的『孤子』往往就具有這種心態特徵。但可笑的是，這些『特立獨行』者經常意識不到自己在人群中的尷尬處境，他們還天真地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並進而

自命爲拯救天下烝民的救世主。因此非常希望先生能好好品味一下《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的這幾句話：『若生垢不善心者，若有毀犯佛禁戒者，見像純黑猶如炭人。比丘眾中有一千人，見佛色身如赤土人。優婆塞眾中有十六人，見佛色身如黑象腳。優婆夷眾中二十四人，見佛色身猶如聚墨。如是四眾各各異見。比丘尼眾中有比丘尼，見佛色身如白銀色，優婆夷眾中有優婆夷，見佛色身如藍染青色。如是四眾觀佛色身所見不同。』這段經文明示我們，即便面對的是真正具無量功德之聖者，但在有強烈煩惱的凡夫眼中，他們也不過是充滿各種不盡人意之缺陷的普通人士。就像此經中所云，連萬德莊嚴的佛陀也會被某些四眾弟子觀如純黑之炭人。其他經中則記載道：阿難看佛具足相好，但外道能圓卻觀佛陀具足九種醜相。此種現象依然在向我們昭示，自己修行沒到位的那些人反而特別能挑別人也許根本就不具備的所謂缺點，正如俗語所說『醜人多作怪』。特別是在當前的末法時代，眾生障垢愈加深重，見到善知識也會覺得對方處處都是毛病，渾身上下沒一樣素質超過自己，哪裏還談得上以清淨心只觀別人之功德，唯觀自己爲凡夫。恐怕在心裏面，很多形象上的修行人都已把自己當成當今時代唯一扛起佛法大旗的擎天柱了。

似乎已預見到這本《破除邪說論》即將完稿，故而心情也格外輕鬆起來。收尾之時，感到有必要順帶再破斥蕭平實先生的一個觀點，以作本文圓滿的句號。

記得在其著作中，先生對古今中外的眾多南傳、漢傳特別是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在家居士，都指名道姓地進行了大肆批判，給其羅列了常見外道、斷見外道、性力派邪說、各種邪見持有者等種種罪名。印象中他批鬥過的人都包括：智者大師、宗密禪師、月溪法師、親鸞大師、惟覺法師、緣道、妙天、宣化上人、袁煥仙、南懷瑾、黃念祖、王驥陸、元音老人、淨空法師、淨慧法師、果醒法師、耕雲居士、寂天菩薩、月稱菩薩、蓮花生大師、阿底峽尊者、薩迦班智達、宗喀巴大師、克主傑、曆世達賴喇嘛、諦洛巴、馬爾巴、密勒日巴、岡波巴、噶瑪巴、土觀·羅桑卻季尼瑪、阿旺諾布、畢瓦巴、宗薩欽哲仁波切、敦珠法王、頂果欽哲仁波切、諾那活佛、貢嘎活佛、創古仁波切、陳健民……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的佛教修行人也『榮登』先生的批判物件之列。對這些人的見修行果，先生全部予以否定，盡皆給與痛斥。在他本人看來，也許是抱著澄清知見、弘揚佛法的旨意，但過激的言詞及不負責任的論述，卻往往使不明真相者產生這樣一種錯覺：這些人都是邪見如山、過失累累、全無功德、與世間凡夫無異甚至還不如凡夫……這會令一些福德智慧淺薄者對自己原先依止、信賴過的大德退失信心、產生邪見以致最終遠離；對僧人、僧團生起不恭敬心；即就是對蕭先生也會產生負面認識。人們會想這個整天宣揚佛法第一義諦的人物，竟然對別人，特別是對當前在世的人沒有一句讚歎的話，處處

都在指陳別人的過失、觀察眾人的長短，並滔滔不絕地自贊毀他，如此作爲實在難以令人生信，即便他學富五車、見解高人一籌，也只能對其敬而遠之。

這種結果怕是先生始料不及的吧，本想推進自己的弘法事業，誰料卻反而使人因害怕捲入是非衝突之中從而對自己產生離心力。同時，此種做法還會誘導眾人競相舍法、謗法、互觀過失、不見別人功德，長此以往，蕭先生本人的悲心、智慧、功德、事業等內外形象，無形中也會在眾人，包括先生會下徒眾的心目中大打折扣。這麼說來，這種種舉措實在是眼光短淺、得不償失——損了人又沒利上己。

一個以度化眾生爲己任的大乘佛子，應能看清楚一點事實：要想佛法興，除非僧贊僧。俗語云：家和萬事興——其實佛陀的事業也概莫能外。被蕭平實批判的人當中，很多人從未對他的攻擊做出過任何反應，這其中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不過有一點因素卻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即很多人怕對他做出反擊會導致教內思想混亂、教外隔岸觀火，把本來就邊緣重重的當下社會搞得更加黑白顛倒、混亂不堪。不過我們藏族人有句話卻說得分外有力，『吃飽了和因胃病而肚脹不可混淆』；同理，人們對佛教內部團結的尊重也不可和對蕭先生個人的恐懼混爲一談。而且從實說來，我們實在看不出你有任何可值得恐懼的地方。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人們才聽任你一路狂喊而來。

但未曾想到有些人的缺乏自知之明卻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請看下面出自《狂密與真密》中的一段話：「密宗諸師生大瞋恚于余——大肆詆毀余爲外道，然彼等只能私下對信眾飾言：『平實居士于密法外行，吾人不屑與之對話或辯論。』而皆不敢、亦不能對平實之言論，公開書具真名地址而提出佛教法義上之辨正，只能作諸飾辭及遮掩之說。」我想在我四十餘年的人生經歷中，這段文字可能是本人見過的最不符合實際的顛倒之說了。別人『詆毀』蕭先生的文章，恐怕再『詆毀』，其程度也遠遠達不到類似上文所引黑名單那樣的大規模公開詆毀、肆意誹謗的地步。至於先生所說的我等密法諸師私下對信眾所說的那番話，大約又是他本人夢中或定中的境界吧。可能先生太擅長推己及人，故而才把密宗諸師的悄悄話臨摹得那麼惟妙惟肖。剩下的話就不用批駁了，否則我也不用再寫這本《破除邪說論》。

那麼到底是誰不能提出佛教法義上的辨正，還是請讀者自行作出裁決。當那麼多漏洞、常識性錯誤、依文解義、對密法完全的無知等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時，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斷似不應成爲一件難事。在提筆行文的過程中，我所說的一些話可能會出格，但本人卻敢保證絕無半點侮辱、誹謗、詆毀蕭先生的發心存於其中。只是在面對如此之多的邪見時，《寶篋經》中佛陀的一段教言才激勵我提起了筆：『對破壞教義之言行應予以破斥，對其不破斥者非我弟子，對其進行破斥者是我弟子，

是我聲聞。」

比如一下子就把那麼多人列入于佛法之修證毫無可取之處者的行列中，還廣為散播自己發現的他們的所謂過失，別的不說，稍微以理證辨析一下就足以證明這種看法的無聊、膚淺及蠱惑人心之處。有一個道理我想眾人理解起來應不是很難，即滿懷嗔心的人整天都處於羅刹的境界中；心懷嫉妒者的生活狀態與阿修羅無有兩樣；愚癡之徒則把自己的思維水準當下就變成旁生的水平。這只能歸咎于眾生自身缺乏福德善根所致，並不能代表他所生存於其中的世界真的就是地獄、餓鬼、畜生等惡趣。先生痛罵最力的那些高僧大德，不管先生本人如何想盡一切辦法試圖抹煞他們的修證境界、功德事業，但有一點是先生再怎麼絞盡腦汁也否定不了的事實：把佛法，當然包括藏傳佛教推廣到全球範圍內的，並不是一個叫做蕭平實的居士所能進行的工作，恰恰是被他否定的這些大成就者們所為之豐功偉業。據不完全统计，目前藏傳佛教已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瑞典、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巴西、阿根廷等眾多國家紮下了根，僅美國一個國家就擁有密法中心三十多處。在歷來信奉上帝耶穌的國度，釋迦牟尼佛的形象第一次被藍眼睛、黃頭髮的西方人士廣泛接受、頂禮、尊重，其教義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被人研討、修習，如果不靠這些弘布藏密的先行者，難道

要待西方讀者接受了蕭先生這些充滿了殺氣、充滿了一個都不饒恕的鬥士氣概、充滿了到處羅列的只屬於別人的所謂過失、充滿了謾罵、充滿了無有教證理證的分別念的著作之後，佛法才能得以暢通無阻地風行全球？

退一萬步說，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個別人似有些缺點、過失，或者修行境界不如先生，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從長遠來看，孰是孰非、因果利害遠非我們想象得那麼簡單。因諸多大德為適應末法時代的眾生根基，往往採用很多方便法門來攝受這些五毒煩惱深重的人們，他們的事業也因此而呈現出各種各樣的權巧施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問題的眼光就不得不多樣、多角度、多元化起來，而且還必須把目光放長遠一些。比如近代的太虛大師，當他發起佛教復興運動時，當時的很多人都起而反對。加之彼時佛教衰敗、人才凋零、時局動蕩，所以儘管他付出了極大心血，事業方面的建樹卻並不是很多，甚至因為在某些方面操之過急而與諸方長老產生誤會。但以現代的觀點衡量，他當年的很多建議、想法、具體措施，諸如開辦佛學院、培養僧才、重視聞思、廣講經論、駁斥外道邪見、提倡人間佛教等等，都極富遠見與前瞻意識。他的智慧、慈悲、抱負、理想，要等到許多年後才能被人們發現其中的閃光之處。當時那些只盯著大師辦事過程中某些些微瑕疵的人，可能窮其一生也提不出能與大師媲美的可謂高瞻遠矚之思想。

所以別那麼著急地拋出自己對某些人、某些事的看法，真金到哪裡都會閃光，即便它被埋在糞堆裏；反過來，糞堆就沒有這樣的品性了。時間從來都不緊不慢，對歪理邪說而言，它會一天天磨蝕掉它們曾經有過的光環；對正理正法來說，它是最好的審判官與裁決者。自己確認自己是真理，永遠都將面臨被世人唾棄的危險，也永遠不會有得到印證的那一天。

身處現代社會的人們，眼界及知識面、認識水平都較以往有了很大改觀，我經常聽到他們以充滿自信的口吻對某些自視甚高之人說道：「你蒙誰呀？！」只要接受了正規的佛教教育，特別是新舊因明學的熏陶，某些「前無古人」的大作就會漸漸在他們面前露餡——除了法義上的錯誤以外，這些書全都有一個致命且明顯的毛病，即根本不懂因明邏輯。至於這些書中的世間形式邏輯水平，相信看過先生著作的讀者自有公論。

被先生批斥過的阿底峽尊者實乃使西藏佛法進入後弘期的關鍵人物；被先生批斥過的月稱菩薩實乃中觀應成派的頂梁柱，他造的《入中論》、《顯句論》、《中觀四百論廣釋》、《六十正理論釋》等論典，對於印度及藏傳佛教的中觀學都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不用再一一介紹這些菩薩、祖師、大德的功績，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佛學知識的普及，真相定會大白於天下。



《破除邪說論》寫到這裏就該正式結束了，儘管先生還有太多的書、太多的觀點充斥著錯誤與邪見，但就像陳那論師所云：「邪道極無邊，一一難破盡。」再糾纏在蕭先生的觀念上就說明我本人有些無聊了。而且這種破斥進一步發展下去，真理倒不大可能會越辯越明，沒完沒了之筆墨官司卻有可能到處烽煙再起。蕭先生本來還散佈了許多關於密法的邪說，特別是對密宗的雙運修法及降服修法鞭撻起來最是不遺餘力。顯宗是密宗的基礎，一個人對顯宗的掌握都已是漏洞百出、千瘡百孔，他但因眾多讀者都未接受過相關密宗灌頂，而密法又有嚴格的保密規定，故此處除對先生極個別危害特別大的觀點稍作破析而外，別的方面也就略而不破了。對密法的瞭解也就可想而知。所以說，再與先生就密法展開辯論確實無有絲毫意義。而且我相信，並非常充滿信心，從本質而言，此人對密法也絕不可能構成大的傷害——謊言可以一時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但它不可能永遠佔據真理的位置。

只是內心深處常常都會湧起一股莫名的悲哀，為佛陀的那個不無悲哀的授記。佛曾經講過，將來外道根本滅不了佛法，能滅佛教的只有佛教內部的渣滓。不希望這個預言會實現，但眼前的形勢卻不容樂觀。

我個人在看了蕭平實先生的書後，一點也不願把它們放進佛堂，因為我實在擔心這種書進得佛堂會給本人帶來各種意想不到的違緣。真誠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們

在碰到這些書後，亦希望他們能斟酌待之。

當這本《破除邪說論》傳到蕭先生及其弟子手中時，先生本人如何反應我一點也不介意。但我真誠希望他的弟子都能心平氣和地看待此書，最好能靜下心來細細閱讀一番。對照著佛陀教言、對照著你們老師的話語、再對照本書，重新把自己的人生軌迹以及學佛歷程回味一下。然後，你們若還要橫眉怒目、拍桌跳腳、臉紅脖子粗地表示要與我血戰到底，那我還是那句話：請便。

我本一凡夫，如果連蓮花生大師、寂天菩薩、月稱菩薩、無垢光尊者等這些偉大的諸佛菩薩都遭到先生的呵斥，受到更不恭敬的對待我也無話可說。不過我還是在提倡文明進步的今天，一切辯論、來往、交流最好能如理如法地進行。就像一個平白無故就在大庭廣眾之中裸奔的人，人們一定會把他當成精神癲狂者一樣，毫無理性的言行也只能被智者理解成錯亂之舉。如果本身就是一個愚者，卻還要裝出一副智者的模樣，這只能讓智者更生悲潛。清朝的章嘉國師就曾經說過：「暫且不論自宗與他宗于見修行果諸方面之差別，名相句意尚且未通達之徒，卻以嗔恨心極盡毀謗他宗之能事，且自以為己之所為乃屬整頓佛教之舉，當對佛法未來之發展貢獻良多。此種實無真知灼見、只知看風使舵之輩，確堪悲憫。」

看蕭先生的書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儘管先生不解經義，但還是非常喜歡引用《大

般涅槃經》。下面就從此經中引用一段，希望先生及弟子都能玩味、吟詠再三，如此也不負本人寫作《破除邪說論》之一片苦心。

此經卷七中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複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複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

經中說的明明白白，不管以比丘、比丘尼還是男女居士的形象應世，只要壞佛陀之正法者皆是魔王波旬之化身。如是明示，人們理當擦亮眼睛，再不要輕易上當受騙。當然，魔王絕不可能自己暴露自己的身份，故而真偽之辨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水落石出。但我相信並期待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佛法後繼者都能詳加觀察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說法、學說、派別的真實用心，都能儘量遠離披著佛法外衣的魔眾與魔說。正邪之間，一步之差即致萬里之遙；解脫之門與地獄之關，行者又豈能兒戲待之！如履薄冰般三思而後行方為自重、自珍之舉，因果面前豈可不慎！

拉拉雜雜寫下這些文字，絕不是要挑起與蕭平實先生及其弟子的一場場無聊爭鬥，因此，文中若有令先生及信徒感覺不舒服之內容，我願在此表示真誠懺悔。但文詞上可能有的不恭敬並不代表本人內心也對先生滿懷仇恨與蔑視及欲加侮辱之

意，我從心底渴望所有佛教徒都能互相理解、互相幫助、互相贊許，因大家的目的都是爲了求得最終的解脫。正因爲目標的一致，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在各自通向解脫的路上互相指責、無端攻擊，那樣只會使得眾人都不得不放慢走向終極目的地的步伐與速度。從歷史上看，各個正信佛教派別之間暫時也會發生種種辯論，但它們的出發點都不是爲了一己之私利，不是爲了霸佔佛教宗派之中的所謂第一把交椅。同樣，我與先生也無任何私人仇怨，完全是本著對佛法、對眾生也對自己負責的態度，才在大眾面前公開演示了一番自己的佛學認識。至於觀眾如何看待我本人的表現、如何評價蕭先生的表演，這場辯論最終的結果會如何，當我停筆行將結束此文時，這些考慮壓根兒就不曾進入過我的思索領域。虛幻不實的身體不可能長久永住，用它來幹點有益於佛法、有益於眾生的事業才可稱之爲物盡其用，否則都是在浪費人身，空耗生命。若要把寶貴時光全虛擲在專挑別人過失及爭名奪利之上，這樣的生存就更沒有究竟利益可言。聖者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曾說過這麼一個偈子：「故于諸空法，何有得與失？誰人恭敬我？誰復輕蔑我？苦樂由何生？何足憂與喜？」人生如夢，短暫而不堅實，還要把得失成敗這些無有絲毫實義的身外之物牢牢執取，一個佛教徒未免太不懂得「如夢幻泡影」這幾個字的分量。爲了真理，必要的破析、辯論當然必不可少；不過另一方面，釋迦牟尼佛自己都說過四十九年未

曾說著一字。做了該做的事，問心無愧就已足矣，若眾生因此而趨入了光明道，則我自己最大的願望已經滿足，讚美或臭罵便都是身後之戲論了。

非常希望蕭先生能因這次辯答的機緣而真正走入密法，多多瞭解一下藏傳佛教的本來面目，當你真的對密宗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後，我本人願與你不附加任何條件、面對面地坐到一起共同探討密法的甚深法義。正常的辯論不應該成爲引生貪、嗔、癡這三毒的因，龍樹菩薩就曾講過：「貪嗔癡及彼，所生業不善；無貪嗔癡等，所生業是善。」因而希望我們的辯論、交流也能在心平氣和的氛圍中進行，更希望我們之間的文字往還能真正變成引發眾人深入佛法的契機與橋梁。同時希望本書的公開流通能爲促進佛教各教派之間的團結和合、增進人們對顯密佛法一體一味性的瞭解獻上一份綿薄之力。衷心企盼所有眾生都能以種種因緣而斷除心相續中的邪見；所有對密法知之甚少的佛教徒都不再以狹隘的分別念看待密宗；一切利用密法欺惑眾生的行爲都能完全斷除；天邊有情皆可暫獲人天安樂，終得圓滿如來正等覺佛果。

大約用了十天左右的時間寫完這本小冊子，這期間，我每天上午都要上滿三堂課，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則用於翻譯、撰著《大圓滿心性休息大車疏》、《俱舍論廣釋》等法本，因此只能利用午休的短暫空閒，簡單地對蕭平實先生有關顯密佛法的異議作一答復。由於時間關係，很多資料都無暇翻閱，故而眾多教證也只得忍痛割愛。

惟願有緣者能以此書爲契機，一步一步深入顯密佛法奧義，直至終抵三乘法要絕頂。願增吉祥！

索達吉

西元二零零三年五月一日于色達喇榮

謹答：

謹將平實導師昭告於天下的法義辨正聲明原文一字不易的轉載如下，證明並非索達吉所斷章取義的那樣：

### 《法義辨正聲明》

末學諸書中所評論之諸方顯密法師居士，若欲作佛法第一義諦之法義辨正者，末學敬謹接受指教。謹委託正智出版社執事人員代爲約定時地及辨正主題。無關第一義諦之主題，不予受理。

辨正方式有二：公開辨正及私下辨正。公開辨正者，須依天竺法施無遮大會規矩，接受對方當場提出第一義諦法義辨正；凡欲發言辨正者，須於發言前，先與對方共同具結：「若提出之宗旨墮於負處者，必須自裁以示負責。若不自裁斷命者，

須禮勝出者爲師，親隨此師受學，直至獲得見道印證方止。並須公開宣示：終生不違師法，終生不違師命。」

私下辨正者，雙方各得選派十人以下之旁聽者，但旁聽者不得隨意發言（唯除發言前已得對方允許）；此方式之辨正法義，不須依法施無遮大會規矩具結，純結善緣故。

若不作如是法義辨正，而聚眾謾罵滋事，或於新聞媒體作人身攻擊者，末學或予回應，或不予回應，皆保留民事刑事之追訴權。

求法者、未被評論者、欲求印證者，請勿藉辨正法義之名義邀約相見；末學法務冗繁，實無閒暇接受邀約。求法者及求印證者，請參加本會共修課程，緣熟必見。

敬請諸方

大德亮察

末學 蕭平實 恭謹聲明

公元二〇〇〇一年元月

索達吉堪布對此聲明斷章取義，而且反應太過強烈：「一個不信仰佛教、不懂佛理抑或不瞭解佛教歷史的人士，看了上面蕭平實先生發出的充滿血腥味的辯論檄

文後，一定會大驚失色道：天哪！佛教的辯論怎麼這麼可怕？居然要求失敗者自裁以示負責！這種殘酷行徑在全世界任何一種現代正規宗教的辯論中都絕不可能出現。」「如果真理完全以君臨天下的態勢壓服、恐嚇、威脅弱者，這樣的真理早已有負于它作為真理應服務於大眾、幫助大眾從愚昧與黑暗中走出的使命，因它本身已變成了一種令人恐怖的黑暗力量。」索達吉堪布其實不解導師所造聲明的慈悲用意。索達吉堪布所說言論蓄意污衊導師所說正理為「充滿血腥味的辯論檄文」，與密宗陳淳隆、丁文光二人在網路上所發表的斷章取義的污衊言論，可謂心行一般而無兩樣。今筆者恭錄導師於《狂密與眞密》中，關於公開法義辨正辦法的註解，即可了知索達吉對平實導師的聲明是如何的斷章取義而作人身攻擊，大眾對索達吉其人的人品如何，也就了然於心了。平實導師對於密教學人的質疑所做之答覆，原文如下：

【古時一切阿羅漢皆依佛語開示而實證此第七識，名之爲意根；由能證知此第七識，故能歷緣對境而除斷此相應之俱生相續我執，故得解脫果。

今者陳淳隆、丁文光二人尚不能證知此識何在，不知如何對此識之我執而作觀行，妄言第六識的宗教體驗沖擊可以把第七「或八」識中的我法二執摧毀，完全不懂佛法，云何而有知見能評諸方善知識之悟與未悟？未之有也。



復次，陳淳隆、丁光文二人，既謗言余之「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之仇恨心，明顯違背佛菩薩『悲智雙運』之解脫境界，故此等人當然沒有開悟，其言論主張當然不必理會」；則彼若於余之所說而稍置一言評論，即屬多餘，云何又於網站上對余攻訐之？彼二人自言不必理會故。可謂自語相違、言不由衷也，如是即非心口如一之人也。

復次，彼二人以「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之仇恨心」一語而責我者，名為斷章取義、居心叵測；謂余已別開方便，令陳淳隆、丁光文等畏死而不敢公開前來覓求真理、辨正法義之人，可以私下辨正之方式而探求真理，不須以死相要，亦不須認輸之後禮拜對方為師；而彼二人迄無膽識前來作公開或私下之法義辨正，反以莫須有之罪名羅織於余，誹謗於余；故意略去私下辨正之文，專就公開辨正之文而作偏說；如是誣謗余有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之仇恨心；於余別開生門之私下辨正一節，故意略而不言，藉以誤導眾人，矇蔽事實，故說彼等二人非是誠實之人，故說彼二人為斷章取義、居心叵測。

復次，彼等所說「佛菩薩『悲智雙運』之解脫境界」，彼二人作夢尚不能知，何況能有智慧對人言之？諸佛菩薩見有眾生被誤導者，皆必起大悲心，出世作獅子吼——摧伏邪說以救眾生；造此大行時，於諸方大師悉無畏懼；能如是者，方可名為

「悲智雙運」之解脫境界；不能如是者，名為「凡夫眾生畏死」及「畏喪失名聲」之無悲無智繫縛境界。

世尊自從悟道而出世弘法以來，不斷破斥常見外道，不斷破斥斷見外道，乃至九十六種外道俱皆破之，甚至一步跟著一步、隨著六師外道之足跡，遍至當時印度各大城而一一破斥之；能如是破斥邪說而顯正法、心無所畏者，方是真正「悲智雙運」之解脫境界；四阿含諸經中如是記載，般若系列諸經中亦復如是記載，第三法輪之唯識諸經中更如是記載，凡此皆非彼等二人之所能稍知也。

復次，自古以來之佛教法義辨正，於中國及印度地區，一向皆有公開及私下辨正二種。私下之辨正，或邀第三者在場，或唯雙方在場，皆憑雙方之約定。若是公開之辨正，則有一定之規矩：由論主提出第一義之主張，請求當地國王定期公告週知；屆時一切人皆得上前當眾論義——唯除同意論主之主張者——論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他人上場論義，故名「法義辨正無遮大會」。

依天竺法義辨正無遮大會規矩，論主提出第一義諦辨正之公開邀請時，一切人皆得上臺辨正彼等對於第一義諦之不同觀點，不得以任何理由而遮止他人上臺辨正。若觀點相同，即無所謂辨正之問題；以有不同觀點故，上臺而作法義辨正。但為防無理取鬧之人上臺鬧場，各辨正所在地之國王必派軍隊於現場維持秩序及「執

行規矩」；凡有不同於論主意見者上臺時，則須立下切結書，寫明：辨正墮於負處者，應當場自裁以示負責，表示非為鬧場而來者；若不願自裁斷命者，則須禮拜勝出者為師，可以不必斷命。若辯輸後不願履行其二之一者，則國王便下令軍將捉取彼人就地斷命。此是天竺法義辨正之規矩。

上臺辨正者如是切結，臺上之論主亦須如是具結，非由上臺挑戰者單方具結也。否則彼諸不學無術之徒皆可隨便要求召開法義辨正，亦可於他人開辨正大會時上臺亂辯一場，辯輸時亦不肯認錯，則此無遮大會便成無義，是故天竺一向對法義辨正之無遮大會，訂有如是規矩；自認有理者方敢上臺具結辨正法義也。

今者陳淳隆、丁光文二人，自無膽識前來辨正法義，而於網站上作歪曲之抨擊，顯見彼等對自身之知見尚無把握，故恐他人嘲笑無膽，乃作誣蔑之語，用以謗余護持正法之作爲。當知余此聲明不唯要諸辨正者具結，余亦須同時具結與來辯之對方；雙方皆共同具結，平等相待；誰死誰活，尚在未定之天，亦有可能應自裁者正是余本人也。既然余亦同時具結與對方，即有可能「欲置自己於死地」，是故「己死、他死」悉皆平等，陳、丁二人如何可以因此謗余爲「欲置他人於死地」？不應正理也。

如彼謗余「欲置他人於死地」之語，名爲自找下臺階也；何以故？此謂余已於聲明中，別開善門：諸方被評之在家出家大師，亦可要余私下辨正法義，不須具結，

純結善緣。而彼二人連此私下辨正之膽識亦無，所說之理又復如是粗淺歪曲，豈是懂佛法之人？宜其不敢前來作公開或私下之辨正也。（《狂密與真密》書中編案：被評論之諸方出家在家大師，迄今尚無一人前來作私下之法義辨正。唯多作諸飾言，譬如：「蕭平實外行，吾等不屑與之辯論法義。」多作如是等遁辭，尚無一人有勇、有膽、有智前來辨正法義。）

復次，如玄奘大師昔年遍歷印度諸國，請求各國國王召開法義辨正無遮大會，悉皆遵行如是規矩，令諸邪師收斂其邪說、以護佛教正法，復興佛教正法於印度；如是作為，是否可言玄奘大師『欲置人於死地』？有是理乎？是否可責玄奘菩薩如是作為違背「悲智雙運」之原則？是否可以因此責備玄奘菩薩「沒有開悟」？

復次，玄奘菩薩返國之後，于國都長安城門高懸其第一義諦之證量：「真唯識量」，接受各方大師之法義辨正無遮大會邀請，而窮其一生，未曾有人請求辨正；吾人是否可以因此而責玄奘大師為「高傲」及「欲置人於死地」？非唯玄奘大師如是，天竺如來賢…等人悉皆如是揭櫫正義大旗，以護佛教正法之純正無雜，吾人是否可以因此而責如來賢…等人之護法正行？

（密教）陳淳隆等二人既不敢前來當面作公開或私下之法義辨正，而於網站上作如是歪曲事實之攻擊，然後下載為文字，復寄與本會某人，意圖影響之而對余掣肘（而不對余直接告知），不可謂為光明磊落之行也。

彼等二人尚不知何爲佛之正法，云何能知悲智雙運之正理？乃以密宗所自設之「悲智雙運」而自褒己——以密宗所自設之男女二人合修性愛淫樂中之境界修證，自稱爲已得悲智雙運。欲真成悲智雙運之人，必須先行證悟般若正理；欲悟般若正理者，須先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悟般若已，復修除異生性，發起金剛心，不被婦人之仁所囿；然後加修唯識一切種智（如來藏所蘊含八識心王一切種子之正理），得道種智已，發起欲救眾生被密宗誤導之大悲心，而出面破邪顯正，不畏密宗邪法之龐大勢力及其誅法，置個人之生死於度外，敢向諸方作公開及私下之法義辨正邀請，如是救眾生脫離密宗邪見而無所畏懼；以有種智能知諸方密宗法王大師之墮處，故能如是，方得名爲悲智雙運也。豈如密宗諸大法王、活佛、仁波切等人，于余之批判密宗諸書廣爲流傳之際而噤聲不語者，而可言爲悲智雙運乎！豈如陳淳隆等二人之作歪曲謬論、而不敢前來作私下辨正者，而可說之爲「懂得悲智雙運」乎！

今者陳淳隆、丁光文二人既公開於網站上作如是責語，而不敢前來作公開辨正，乃至不敢作不必負責之私下辨正，則必爲教界所嗤，非是有智之人也，宜其以密宗邪見而固步自封、而自繼續沉淪也。如是不知不解佛法之人，狂言能知禪宗之法，妄言「禪宗之棒喝是震撼治療、是藉震撼沖擊而消除我法二執」，如是邪說邪見，云何可信之？而從彼二人隨學之諸多徒眾竟然無智分辨而能信之不疑？】

如是密教中人如索達吉者流，與陳淳隆、丁光文二人一般無勇無智，只會斷章取義而責他人，連平實導師以語體文寫的聲明都讀不懂，而作不如實的扭曲指控，實在不知輕重，自身不具般若證量；復對於佛法無有正確知見，僅憑著密教祖師所遺留下來的幾多明顯違背佛所說經的密續密法，而且自身又對於密續的修證只懂得皮毛而不能了知其邪謬所在，就敢出面，拿自己和眾生的法身慧命當賭注，要與聖賢的聖教量評比高下，真是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何等愚癡？然而，喪失生命還算小事，斷送廣大學佛人的慧命才是最冤枉的大事。我們應該探究西藏密教為何要索達吉這些淺學的密教學人來強出頭？達賴喇嘛等四大派密教法王遭受評判後，皆不能回應之理，陳淳隆、丁文光與索達吉三人，竟然都不懂得深思其中的內情，在還搞不清楚兩方人馬誰人贏面較大的情況下，就急急如律令的爲了維護自己的名聲，迅速的恣意亂解佛法，造下自己不能全身而退的窘困局面。那些四大教派的法王難道比您索達吉愚癡嗎？爲什麼他們多年以來強自隱忍而不肯出頭？個個躲在「家裡不敢出頭，竟可以輪到次等的、排不上班列的索達吉來出頭？您索達吉竟然沒有世間智慧針對此中玄妙加以思索？如今進退不得，您的智慧、般若又在哪裡？

就法理上來說，密教既然自認爲最能代表佛之正法，如今遇到另一佛之正法：正覺同修會，對其密教密續提出質疑，提出種種證據辨正，數達五十五萬言，處處

指證密教所傳之法背反佛法、謂其密教乃是邪淫外道、謂其密教假冒佛教惑亂群眾。密教四大教派的法王，爲護密教「正法」，皆應挺身而出，效法世尊與玄奘菩薩當年摧邪顯正、救護學人的爲法忘軀精神，針對法義加以辨正才是。但是，面對正覺同修會平實導師以四大冊的專書而作如此重大、廣泛的指控，密教上上下下領頭之四大法王，居然全躲在甲殼中而不做回應。汝等既稱受佛深恩而弘佛法，如今此等做爲，豈不辜負世尊教誨之恩？豈不辜負三界眾生供養仰望之恩？豈不辜負父母師長國家養育之恩？豈不正是無慈無悲之輩？捨報之後又將如何面對世尊呢？

再在事相上來說，密教面對這些指控後，不予出面澄清，將會出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信眾將會大量流失；這也就是索達吉所恐怖而不等四大教派的法王出面辨正，就慌忙的以自己不太懂密教法義的淺見，出面爲密教辯護。但我們必須提醒四大教派法王的達賴喇嘛……等人：信眾大量流失的結果，就會導致密教信徒供養的流失，導致密教密續將會因爲經費不足、無以爲繼而傳不下去的情形出現。自詡爲佛之正教的密教四大教派，對於密法會有傳不下去的隱憂，卻選擇保持沉默而不做回應，難道這就是密教四大法王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嗎？難道密教對於護持正法、摧邪顯正、救護學人的慈悲願行，對於行悲智雙運的破斥平實導師的正行，竟然不肯一肩挑起嗎？對密教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的時節，竟然依舊無動於衷嗎？

依據以上理、事兩方面來看密教領導人對於法義辨正的回應，在表面上似乎寧願選擇不做回應、保持靜默、示現風度的動作；但是，在私底下，卻是一本一本的出書，更加努力的在弘揚密教的法門，更先後三次來台灣舉辦密教灌頂大會，利用名氣來吸引無知的民間信仰群眾參與活動。然而，真正觀察其所傳授的教義，則只是圍繞在世間法上的議題打轉而已。所說的法都及不上第一義諦，連二乘菩提解脫道斷我見的真實義都說不上來；只是一味的要人家認清自己的負面情緒，掌控自己內心的貪念、忿怒、與無明的不和諧性，要大家過和諧無諍的生活；說的法都是落在我所上面，連斷除我見的方法都教不了，更別說是教人親證第一義諦理體的如來藏的知見了。說完了這些落在我所上的表相佛法以後，最後站起來走動走動，為大家灑灑水，要大家做觀想；這樣一場玩笑唬弄的法會，美其名為灌頂，實際上對於學人的解脫功德與般若智慧功德一點幫助也沒有，對於解脫的修證都沒有一點幫助。

而且此種的開示，類似世俗心理諮商，根本觸及不到佛法核心——阿賴耶識。卻誇大其詞的認為只憑著一場演講與虛妄的灌頂，就能夠讓學人獲得智慧、消除我見，我執煩惱、息滅貪瞋癡，正常人都不會相信這種荒謬的話；灌完偷工減料的灌頂後，回到社會、回到家裡，照樣是煩惱無盡、脾氣不好、唯我最大，貪瞋癡我慢我見，一樣都沒有少，這樣的密法修學再久又會有什麼用呢？付出再多的時間與金錢又有



什麼結果呢？但是密教學人卻不知道，要能夠息滅貪瞋癡、獲得無上般若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先斷我見。可是密教修到最後必修的雙身修法，卻落於欲界最粗重的煩惱我見中；其無上瑜伽的觀想雙身修法正是欲界中最重貪愛的我所，實修更是欲貪愛中最重的我所；而其中樂空雙運的覺知心也正是我見所說的常不壞我，與常見外道所說的常住不壞的意識是完全相同的，差異只在常見外道不修雙身法而比密教清淨罷了，其實同樣是我見執著深重的人；從解脫道與佛菩提道的正理上來說，常見外道的修證反而比密教中人的解脫層次更高，雖然都同樣是凡夫的境界，皆是不如理的邪見邊見；但密教學人卻不知道要趕快回頭，因此就不能斷我所；我所都不能斷，也就更不可能斷我見，更不能斷我執。不能斷我所、我見、我執，就沒有辦法能夠證得解脫，出離煩惱生死海。像這樣無意義的、久修而不能實證佛法的密教邪法修學再久，又有什麼用呢？今者索達吉堪布，紹繼陳淳隆、丁文光之後，不知諸密教宗派領導人有其不能出面的理由，在無知與愚膽的情況下，便在整個佛教界學人的面前，又鬧一次笑話。

密教各大山頭之所以不做辨正回應，真正的原因在於密教錯悟學人根本無有一人能夠回答顯教平實導師對密教密續所提出的質疑與辨正。法義辨正的這種菩薩行爲，是屬於護持正法、救人慧命的慈悲願行的大事，不但顯教中人有責任如此作，

密教各大派的法王也有義務這樣作；密教各大派法王不應以「無諍的心態」為藉口而保持靜默，而迴避他們所常作的破斥顯教不究竟的辨正行為，否則即是等同無有慈善願行的破法罪人，或是默認顯教中的平實導師的破斥都是正確無誤。觀察密教領袖持續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密教大量書籍，繼續傳揚密續，就可以了知他們不是沒時間、沒錢財出面為維護密教來做辨正，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辨正智者對密教所提出的諸多如理破斥。

也因為密教四大教派中人，發現到自己密教的法義確實有疑義，因此密教各大山頭不肯也不能做出回應，以免更遭辨正恥辱，換得更進一步出醜的窘境，以是緣故皆不肯出面。如今索達吉忍不住而強出頭，正是四大教派所最樂見的事，因為有索達吉為他們扛下辨正以後所必遇到的進退不得的窘境了；當索達吉被人出書辨正而身敗名裂的時候，四大派當然可以坐收漁翁之利。但是，在大陸已有許多官方人士察覺到密教邪妄的本質了；在台灣，政府雖然因為**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的緣故，而不會有任何動作，甚至於官方還為了達賴的政治立場而有所聯繫或支持，目的也只是為了選票考量罷了！但是正信學人已經開始認清西藏密教虛狂的本質，因此對密教亦保持著遠離的態度。今年下半年大陸公安破獲台灣人主導的誇國詐騙集團，由姓吳的喜饒根登假法王以及義雲高、阿旺諾布與多杰洛桑等人所策劃領導的「雲

慈正覺會」，假借密教法王名義（實際上義雲高只是大陸有名的畫工、畫匠，多杰洛桑則是他的僕人，而阿旺諾布則是他的情人，喜饒根登則是一位台灣騙徒，這是大陸公安局調查過後的結論，並已發佈通緝中），結夥以宗教表相及名相惑亂社會大眾，欺騙中國海峽兩岸善良而無知的佛教虔誠初機信眾，搜刮不義金錢為數超過四億台幣，正式暴露出密教真法王、假法王欺騙性的普遍程度。密教中人如此行徑，多至不勝枚舉；更多的是性侵害和妨礙家庭的例證屢見不鮮，根本不是台灣大陸的新鮮事；這是因為密教的法義從來就是以雙身法的淫樂追求的樂空雙運法為中心的緣故，不是索達吉堪布在事相上顛倒是非，賣弄嘴皮，不死矯亂的妄語籠罩一番就能夠掩飾得了的。

在無知無明、亂解佛經、言不及義的情況下，索達吉堪布又顛倒是非、誹謗罵人：「而先生在當前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的時代大氣候下生硬地搬出這種辯論方式，只能說明兩點事實：一，先生把自己當成了外道從而欲與天下佛教徒為敵；二，先生把除自宗以外的所有顯密宗派皆看成外道，並進而要與之血戰到底。想來先生不會承認第一種分析，因如此一來豈不是自己把自己踢出了佛教大門，這還怎麼可能實現其弘法利生的宏願。如果是第二種的話，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任何一個認真聞思過一兩年佛法的小紮巴，都有可能很短的時間內就將先生徹底打敗，因他實在是不堪一擊，儘管外表上硬要裝出一副天下無敵、所向披靡、人見人怕的模樣。

對普通凡夫而言，人見人怕的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惡魔。如果碰到的是真正的善知識，乃至佛菩薩，人們歡喜還來不及呢，怎麼可能惴惴不安到擔心自己會喪身失命或為世人所恥笑的地步；而對正信佛教徒來說，只要有教證理證及牢靠的聞思修作靠山，任何恐嚇、威嚇都無濟於事。」索達吉堪布如此惡言相向說完後，又說：「辯論必須以清淨發心來進行，目的只為討論教義、辨析疑難、深入佛法、破斥外道與邪說，根本不是為了搶佔山頭、剿滅別宗、樹立個人權威、讓別眾都臣服自己、自己充當所有人的導師……；同時在辯論過程中也不能固執己見、惡言相向。」豈不正暴露出密教強詞奪理、顛顛倒倒、言不及義、巧言佞色、特好誇飾，而且心不清淨的本質於天下人眼目之間嗎？

正確的情形是：在辨正法義的辯論過程中，不應有各執一方的情形，也不該有各說各話的資格，只有對與錯、是與非、符不符合世尊所說正法，是否據於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的最高準則為根本，來進行辨正。不能像索達吉的言論一樣，認為申辯如實法義者也是固執己見；而且在辨正法義的過程中，指出密教不如理作意、顛倒正法、誇言矯飾的事實，這不是對密教的惡言相向。因為凡是指向密教的評語，皆有**如實的根據**，或是經中佛語、或是諸菩薩語、或是智者的實際現觀證量的理證境界和正理宣示，目的是要密教

學人認清其所修學的密教密續法門都是不如實的虛妄外道法、希望密教學人能夠知非即離，脫離密教；或者逼使西藏密教回歸顯教正經正論來，而不像索達吉等密教中人之言論一般，皆是依於意識境界所建立的不如實言論，而對評論者惡言相向，而謗稱辨正法義者爲固執己見。難道眞悟者看到密教誤導眾生、破壞佛教正法時，還要當濫好人一樣的和密教和稀泥嗎？難道要無慈無悲的默不作聲、眼睜的看著眾生被密教繼續誤導，才能使索達吉滿意嗎？

復次，密教祖師們不論是在述說或是在答辯法義時，所引佛經，往往是錯解佛意、扭轉原意而來附會己意，更有對於佛語明白開示如來藏阿賴耶識與佛性眞實存有、第八識眞實可證、佛性眞實可見的事實，視而不見，根本不信；然後引用密續中種種違背佛說聖教的偽造佛經，來證明他們的**意識心是常住心**，來證明他們的**雙身法眞是佛法**；援引顯教經文時，更有竄改原意的情況出現；更敢對於指出其落處，欲救護於密教學人的善知識，進行不如實的言論反擊，或有根誹謗，或無根誹謗，或**造假栽贓誹謗**；如今索達吉正是這種人，造作種種破壞正法弘揚的行徑，卻顛倒的說別人是破法者，如此才是真正的惡言相向者。

此外，索達吉誇口說：「任何一個認真聞思過一兩年佛法的小紮巴，都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將先生徹底打敗，因他實在是不堪一擊，儘管外表上硬要裝出一副

天下無敵、所向披靡、人見人怕的模樣。對普通凡夫而言，人見人怕的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惡魔。」但是末學正告索達吉：莫說小紮巴能辯倒平實導師，從您索達吉親自出面寫了一本荒腔走板的《破除邪說論》的邪說，用來破斥導師的這件事實看來，顯然小紮巴是作不了這件事的，只能由鼎鼎大名的索達吉親自來寫。所以這只是索達吉個人的色厲內荏的欺瞞世人的狂言罷了。而且從您的書中所說的處處言不及義的事實看來，根本就沒有資格與導師辯論法義。如今由我這個初悟般若、初證如來藏的人出面寫書，就足以將您索達吉破斥得體無完膚了，就足以顯示您的外道本質於天下了，就足以使您再也後繼無力了，如何還有資格誇言「小札巴能破斥導師」？不信的話，請您再親自寫一本出來看看，末學可以奉陪到底，根本用不著法務冗忙的導師親自回應您。這樣子公開的激怒您，就看您忍不認得住這口氣？敢不敢再寫書？如果您再親自寫書回應，而借用小紮巴的名義出書，末學也可以找一位同修會中尚未破參的同修來寫書破斥您，不須末學在背後代為捉刀，就可以直接將您破斥到再也不敢寫書的地步；在這裡公開的刺激您之後，接下來就看您是要從此偃旗息鼓，或是繼續大力反擊而招來我等辨正以後的更沒面子的下場了！

索達吉堪布所說的現象：「各宗各派的安立，都是爲了度化不同根基的眾生，並非源於各自的分別執著。就像當年的印度佛教，聲聞就分爲十八部派，且部派之

間曾就無我等見解以及對戒律的理解，甚至包括法衣的長短進行過激烈而曠日持久的爭辯；大乘佛教興起後，中觀應成派的月稱論師與屬於唯識系統的月官論師也就自空與他空的問題進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辯論……。」此一說法其實正是顛倒見。筆者於前面章節中已經說明 世尊示滅後，十八部派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正是「源於各自的分別執著」。佛法雖有三乘一乘之分，其實本是唯一大乘佛乘之教，定性阿羅漢往世在這一條大道上才剛走了不久，因為習性的關係，所以阿羅漢畏懼隔陰之迷下的來世生死，所以怕來世忘了此世的解脫修證，所以不肯為度化有情而生生世世再來人間出生入死，所以阿羅漢在捨壽時就先了解脫果，證無餘涅槃，不肯發大心再來三界中受生來教化眾生，因此佛說阿羅漢只到達化城，他們的成佛的大菩提慈悲種子成為焦芽而敗掉了，成不了佛。又因為阿羅漢既然已經走上了佛道這一條路，成佛之道是如此的殊勝，阿羅漢竟然只走了一會兒就不走了，決定要永久的休息了，因而證不到大解脫果與佛菩提果，因此佛說之為愚人。是比凡夫殊勝高明，但是比起發慈悲大願心的菩薩眾而言，不迴心向大的二乘人還是屬於愚人，不算頂聰明、頂高明。

因此佛道上縱有大小乘佛法之別，亦只是在同一大道上的不同取捨而已，絕對沒有部派教義的分立執著，因為中乘與小乘的解脫道法義，本來就是大乘佛菩提

道中的一小部分。佛示滅後五百歲之十八部派則不如是，實際上已經偏離於中道、離於法之正義、離於唯一佛道，落在兩邊。各自部派之間對於佛意之解釋，在佛示滅百年之後，已經漸漸趨於不如理作意了。索達吉堪布不見如是歷史上的真正面貌，卻說「十八部派各宗各派的安立並非源於各自的分別執著」，則顯然的不見實義，只是恣意揣測建立言論的**建立見罷了**。

他所言：「大乘佛教興起後，中觀應成派的月稱論師與屬於唯識系統的月官論師也就自空與他空的問題進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辯論。」則又是顛倒是非的言語。謂中觀應成派六識論的月稱論師，與屬於唯識系統的月官論師的興起，乃是在蓮花生、月稱、寂天之後，開展了應成派中觀的理論後，慢慢才出現的諍議。此時距離大乘佛法興起（西元一世紀左右）已經過了七、八百年到了唐朝中期時代了（西元八世紀），印度大乘佛法早已轉移傳入中國了。當時玄奘菩薩雖然已經示滅一、二百年了，然而宗門裡，臨濟宗與沩仰宗已經先後成立，大乘佛法在中國正方興未艾的繼續發展弘揚中。在印度，佛之正法則已名存實亡，印度已經沒有佛之正教了，只剩下披著佛教外衣的密教外道法了，哪裡還會有索達吉堪布所言的大乘佛法的興起？根本上，佛教佛法已經被密教密續取而代之，成爲虛妄外道法教了。索達吉不見此真相，更言：「大乘佛教興起後，中觀應成派的月稱論師與屬於唯識系統的月



官論師也就自空與他空的問題進行了長達七年之久的辯論，究其實質，只是諸多「心外求法」的外道之輩，與未悟的修習唯識學的論師，彼此之間在諍論辯訟罷了，同於今時未悟如來藏而主張有如來藏的凡夫，與主張無如來藏的印順法師信徒在作無義的論辯罷了，其實了無實義。

索達吉所引《文殊師利問經卷下·分部品第十五》中說：「佛告文殊師利：『未來我弟子，有二十部能令諸法住。二十部者並得四果，三藏平等無上中下，譬如海水味無有異。』」世尊所說正法尚有下文，云何索達吉堪布更不引出以令學人知曉？佛於此經，更言：「如是般若波羅蜜，及大乘是一切聲聞緣覺諸佛出處。」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部？」佛告文殊師利：「初二部者：一、摩訶僧祇（此言大眾老少同會共集律部也），二、體毘履（此言老宿淳老宿人同會共出律部也）。我入涅槃後一百歲，此二部當起。從摩訶僧祇出七部：於此百歲內出一部，名執一語言（所執與僧祇同故云一也）。於百歲內從執一語言部復出一部，名出世間語言（稱讚辭也）。於百歲內從出世間語言出一部，名高拘梨柯（是出律主姓也）。於百歲內從高拘梨柯出一部，名多聞（出律主有多聞智也）。於百歲內從多聞出一部，名只底舸（此山名出律主居之也）。於百歲內從只底舸出一部，名東山（亦律主居也）。於百歲內從東山出一部。名北山（亦律主居也），此謂從摩訶僧祇部出於七部，及本僧祇是為八部。於百歲內從體毘履部

出十一部：於百歲內出一部，名一切語言（律主執三世有故一切可厝語言也）。於百歲內從一切語言出一部，名雪山（亦律主居也）。於百歲內從雪山出一部，名犢子（律主姓也）。於百歲內從犢子出一部，名法勝（律主名也）。於百歲內從法勝出一部，名賢（律主名也）。於百歲內從賢部出一部，名一切所貴（律主爲通人所重也）。於百歲內從一切所貴出一部，名苾山（律主居也）。於百歲內從苾山出一部，名大不可棄（律主初生，母棄之於井，父追尋之，雖墜不死故云不可棄也。又名能射）。於百歲內從大不可棄出一部，名法護（律主名也）。於百歲內從法護出一部，名迦葉比（律主姓也）。於百歲內從迦葉比出一部，名修妒路句（律主執修妒路義也）。此謂體毘履部出十一部，及體毘履成二十部。」佛說此祇夜：

摩訶僧祇部 分別出有七 體毘履十一 是謂二十部

十八及本二 悉從大乘出 無是亦無非 我說未來起

十八及本二 悉從大乘出 無是亦無非 我說未來起】

謂 佛意預記：於 世尊示滅百年之內，佛教還在正法時期之內，雖然仍然能夠依於證悟之般若慧與佛制戒律兩大根本之 佛意來傳揚 佛之正教，不致偏離佛之正法；然而，所分出之十八部門派，畢竟對於佛法的解釋已經各有分別、各有所重，已經失去了 世尊住世時的純然一味清淨性。索達吉卻將 佛住世時之預記轉移至千

年後的印度佛教末法時期，彼時已經無有主持佛教正法之人住世，都已轉生至中國或印度南方苟延殘喘；索達吉如此誤引之後，更來曲解佛經佛意，說言十八部派之學人，尚在傳授佛之正法（實際上，十八部派法義中，許多已經質變成為密教密續法義的外道法了），更說粉飾言語：「中觀論師的辯論則使得眾生全面深入地理解了自空與他空只是揭示法界本性的不同反體，究其實則一味一體，都乃成佛的津梁。」真是極盡欺騙之能事，因為密教的自續派中觀本來立意良善，但可惜的是錯會了如來藏，而誤以意識取代了如來藏；黃教應成派的六識論中觀見，則是斷滅見，因為他們否定了如來藏以後，意識卻又是因緣所生法，所以依照他們的法義，諸佛與阿羅漢入無餘涅槃以後就是斷滅境界，更是標準的外道見。

至於中國境內之諸多宗派，例如天臺、法華、華嚴、三論、唐密等，經過唐朝安史之亂與黃巢之亂後，只剩下禪宗與淨土兩大法門能夠繼續弘傳，其他各宗各派多已無力為繼，消失於沉寂中，不是像索達吉所認為的「為末法時代欲求解脫的眾生提供了可供多重選擇的通向解脫的門徑」。藏傳佛教的寧瑪、薩迦、噶舉、格魯、覺囊等教派，除了覺囊派早期當年所傳他空見符合世尊正教之外（覺囊派在被達賴五世強逼改宗黃教後，也已經質變為密教密續的常見、斷見法義了），其餘密教宗派無不落入斷見或是常見中的外道言論宗派，已經無有實義的佛法可言。至於索達吉所言：

「時至今日，寧瑪、薩迦、格魯、噶舉等派的辯論風尚依然清淨無染且興盛不衰。」索達吉所說辯論之風尚存是事實，然而清淨無染則必不如是；若言不及第一義諦，縱然辨思終日，依舊是戲論邪見；而且藏密各大派修到最後，仍然都以雙身法爲最後、而且是必然的修證法門；如此的藏密宗教，有何清淨無染可說？有何興盛可說？都只是浪費時光、虛度生命、增長無明罷了！

索達吉堪布雖然敢於開口要求公開辯論，然而遇到正覺同修會要其本人出面表述身分，請其經過公開的申請，以述禮節時，卻又畏首畏尾，不肯出面，不做回應，猶如闖下大禍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小孩一樣：**躲起來了！**真是讓人感到啼笑皆非，對其如是做爲，感到又可憐、又好笑。如果索達吉此舉意在沽名釣譽，令人誤以爲他真的是有勇有智，那也真的想出名想瘋了，用這種誹謗法寶而又畏首畏尾的言論作爲方法的話，則顯然的，現在已經弄巧成拙了，不僅毀了自己往昔無始劫來修學佛法累積的善業資糧，更令自己造下無間謗法重罪；更是連帶的，繼義雲高、仰鄂益西、喜饒根登、陳淳隆、丁文光等人之後，又大大的爲密教丟了一次臉，正是平實導師所責備的人：「密宗諸師生大瞋恚于余——大肆詆毀余爲外道，然彼等只能私下對信眾飾言：『平實居士于密法外行，吾人不屑與之對話或辯論。』而皆不敢、亦不能對平實之言論，公開書具真名地址而提出佛教法義上之辨正，只能作諸飾辭

及遮掩之說。「索達吉提出法義辨正的要求以後，卻又作了縮頭烏龜，在對方接受法義辨正而作身分確認時，卻不敢將自己的真實身分提示，以供安排法義辨正之用；此前所造的事與業，如今自陷於不敢示人真實身分之縮頭藏尾結局，以迴避自己所提出的法義辨正要求，那又何必當初？爾後又要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天下人？看來只得改名，漸漸少用索達吉之名了。

索達吉堪布言：「目前藏傳佛教已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法國、德國、瑞士、瑞典、比利時、荷蘭、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巴西、阿根廷等眾多國家紮下了根，僅美國一個國家就擁有密法中心三十多處。」此種發展現象，對於密教來說真的是好事嗎？只怕還在未定之數！因為密教漸漸地失去整個大中國文化圈體系的傳播市場後，雖然還能夠在全球其他各洲去傳播密教，然而這個局面恐怕也不會維持太久了。因為就筆者尋訪一些外國朋友對於密教的想法，結果發現他們對密教並沒有想法，只知道達賴喇嘛是一位政治上的精神領袖，至於密教法義為何？他們則是毫無概念。最多也只認為「密教應該是指佛教」這一類的誤解而已。因此，西方各國密教的傳播現象並不像索達吉所言的在「眾多國家紮下了根」，相反的，應該說只是讓西方人漸漸地能夠接受假相的佛教罷了！換句話說，密教學人正在做著接引西方人相信表相的假佛法的開拓工作而已。並且，西

方人都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密教的虛妄言語，不合乎科學邏輯，亦不符合現象界的法義，那些外道法亦不可能使人修證成佛，所以對西方人而言，恐怕要瞞也瞞不了多久了。所以，筆者前面所說「密教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了，不會再復現了」，將會是正確的結論；正覺同修會將會成爲西藏密教的終結者。

索達吉堪布在最後將近結尾的場面話是：「因眾多讀者都未接受過相關密宗灌頂，而密法又有嚴格的保密規定，故此處除對先生極個別危害特別大的觀點稍作剖析而外，別的方面也就略而不破了。」然後接著又說：「從本質而言，此人對密法也絕不可能構成大的傷害——謊言可以一時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但它不可能永遠佔據真理的位置。」索達吉堪布一下子說平實導師對密教密法學人爲害特別大，一下子又改口說導師對密教密法學人不會造成大傷害，證明索達吉自己的書籍正落入他自己所說的情況：「除了法義上的錯誤以外，這些書全都有一個致命且明顯的毛病，即根本不懂因明邏輯。」更證明密教行徑「謊言可以一時一地蒙蔽一些人的心，但它不可能永遠佔據真理的位置」，因爲真理越辯越明，而現代的資訊傳播極爲發達迅速，密教的邪法理論與神秘感，都將因爲正智出版社的《狂密與真密》四輯的流通及上網以供瀏灑，以及正在作的英譯工作和將來的貼上網頁，藏密的末日應該是所剩不多了，他再如何往自己臉上貼金，所說終將因爲漸漸被人戳破及瞭解而沒

有人會再相信他了。

索達吉堪布更引用《大般涅槃經》佛語：「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這一次索達吉對於佛經的解釋倒是正確的；然而，密教正是這一段經文中所說的魔王、魔民，正是身穿佛教法衣而示現為法王、活佛，個個動不動就是十地、報身佛，豈只是化作阿羅漢而已？佛所說的尙是客氣呢！但密教法義雖然正是佛所說的外道歪教的結論，只怕密教多數學人一時之間尙難以接受。

索達吉堪布更說：「純就外表來看，藏傳佛教各派之間的辯論有時也會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但因為各宗派都不以消滅別宗爲目的，大家只爲取長補短、共同解脫，所以各派都在辯論中日益壯大成長起來。」索達吉若不是蓄意胡說，就是不讀歷史；對於達賴五世當年所領導的格魯派與噶舉派的前後藏對立的局勢，以及最後達賴五世聯合蒙古固始汗，打垮噶舉派與消滅覺囊派，並將覺囊派經書刻版沒收、改刻的歷史卻避重就輕，不予談論。西藏密教史上的歷史事實，絕不是如索達吉所遮醜妄言的：「但究竟言之，各派祖師大德皆一致公認，一切教法都是清淨、殊途同歸的

正法。」假使真的如此，歷世達賴喇嘛爲什麼要假藉各種不同的理由而處死法義不同的其他派別上師？爲何要消滅覺囊派的法義？爲何要驅逐覺囊派末代法王？索達吉堪布巧言佞色的不如實本質，與其不良心態可謂昭然若揭。

索達吉堪布在寫下那麼多不如理的誹謗法寶、毀謗平實導師的言論後，最後卻來說：「拉拉雜雜寫下這些文字，絕不是要挑起與蕭平實先生及其弟子的一場場無聊爭鬥，因此，文中若有令先生及信徒感覺不舒服之內容，我願在此表示真誠懺悔。」索達吉未免太輕乎佛法法義辨正一事，視法義辨正爲兒戲一般，失去宗教法師論議的威儀，竟然說出法義的辨證是一場「無聊的爭鬥」之語。請問汝索達吉視天下跟隨密教的學人法身慧命爲何？視世尊降生人間說法四十九年所做開悟眾生之事爲何？又視自己在密教內之所做所爲是何意義？當真視這一切作爲都是「一場無聊爭鬥」嗎？這也許就是索達吉敢於說出種種撥無因果言論，以及在書中捏造虛偽的密教歷史的真正原因吧：【「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曾說過這麼一個偈子：『故于諸空法，何有得與失？誰人恭敬我？誰復輕蔑我？苦樂由何生？何足憂與喜。』」人生如夢，短暫而不堅實，還要把得失成敗這些無有絲毫實義的身外之物牢牢執取，一個佛教徒未免太不懂得『如夢幻泡影』這幾個字的分量。」】無人成佛道、無人修恭敬、無人誹謗法、苦樂無由生、惡業不足慮，六識論的寂天所說這些言論，正



是撥無因果之斷滅論；因為他是以意識心境界而說這些話，不同於佛菩薩依如來藏離見聞覺知、離能取所取的境界而說的話，所以成了撥無因果的斷滅論者。

索達吉更應該了知 世尊不是只有開示：「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而已，世尊更是一開始就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如是二句，學人放在一起研讀，就能得知 佛意是說：一切有爲法的陰界入等法包括意識心在內，都是緣起性空；但一切有爲法皆是第八識真心所生，是不真實的夢幻泡影虛妄法；只有第八識真心不是虛妄法，一切法都要由第八識真心出生，因此真心是無爲的實相法，真實存在，不是索達吉所誹謗的不存在。如果學人要修行成佛，就一定要了知三世諸佛都是依於此真心，才能夠修證成就佛道的道理。此才是「如夢幻泡影」這四句偈的真意，然而索達吉卻根本不知道這個真實理。

另外，「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此是 佛爲福德具足的菩薩與學人直接開示**法身第一義諦境界**的言語，索達吉錯會 佛語，竟然把 佛意當成是意識依現象界所說的「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復又加上錯解四句偈意，直接把「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的第八識離見聞覺知、離語言相的空性義，當成了撥無因果的斷滅論來做解釋，是故敢於認同寂天的

撥無因果言論（索達吉在前面不承認寂天爲密教祖師，到了最後，索達吉卻又認起寂天祖師的言教了，更顯其反覆無常、自語相違的不實本質）。

至於索達吉堪布所說：「希望我們的辯論、交流，也能在心平氣和的氛圍中進行，更希望我們之間的文字往還真真正變成引發眾人深入佛法的契機與橋梁。同時希望本書的公開流通能爲促進佛教各教派之間的團結和合。」這一部分，則是筆者所樂意見到的；但是索達吉爲什麼不敢示人以真實姓名和身分呢？爲什麼不敢承諾實行自己所提出的法義辨正大會呢？躲在暗處而作如是事，能交流什麼法義呢？而且，佛教各教派之間，如果有人不依於佛意「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而來弘揚佛法，復不肯真實探究佛之真意，卻以妄心意識所行境界來說爲法界實相或是落於斷見、常見中，來傳授學人、誤導眾生；又常常不依正經正論，而依密教祖師所造的密續僞經作爲依據，狡辯虛答；又以密教密續中的外道見來教導眾生，來令眾生造惡業者；又常常扭曲對方書中的言語、法義，妄稱是對方所說；吾等自詡爲佛之正教的正覺同修會一切成員，都不會做鄉愿的行爲，不會考慮要跟心外求法的密教法同一味的；因爲正覺同修會所傳的法是佛之正法、正覺同修會所行的道是菩薩正道、正覺同修會所成就的果是佛教正果。相對於密教的僞法、僞道、僞證、僞果，如何能夠與他們混同一氣的和稀泥呢？密教

如是從法義根本上破壞佛教正法，顯教如何能與這些破法的密教喇嘛團結？要團結他們來共同破壞佛教正法嗎？

索達吉堪布最後的備註，卻是自砸腳跟的說明：「大約用了十天左右的時間寫完這本小冊子」、「很多資料無暇翻閱」、「眾多教證忍痛割愛」，如此隨意瀏灠別人的一點點文章字句，無暇翻閱，還不瞭解他人的書中全部法義，就以片面的情思臆想，胡亂的寫出這種粗糙的文章，還印成書籍流通，這與平實導師讀完所評對象整本書後才取其文加以評論的公正客觀態度全然不同，索達吉這種行為豈是一位負責的上師所應有的表現？最後引用佛教研究學者金文明先生的話，來對應索達吉的妄言：「文史細節，不是什麼無足輕重、不值一提的小問題。它對所有談論歷史、反思歷史、拷問歷史的人來說，都是不容忽視的。它是一切歷史研究的出發點。所有一關於歷史的真知灼見，都必須建立在正確無誤的史料基礎之上。沒有這種基礎而只憑空想，或者立論所據的史料錯誤不實，那麼得出的結論或發表的見解再新再奇，也只能是無知妄說。」

佛教的弘法著作，是文以載道的事業，索達吉堪布要更謹慎發言才是。筆者當年於中央圖書館見到導師所著之《悟前與悟後》一書，不禁尋思：平實先生必為不世出之命才。後尋訪之，所得收穫超過筆者所能尋思之億萬倍量；真要說的話，那

就只有不可思議四字堪能比擬。不疑至今世、至後世、盡未來際，平實導師爲一大菩薩應世住世也。當今一切外道言教卻不知道導師法義演述絕不媚俗，唯是平實。因爲平實，所以真實、所以珍貴，所以就招來不如實的虛誑的密教的忌恨。

至於索達吉對平實導師的要求：「還是要再次請蕭先生拿出證據：你都知道哪些密宗大成就者或修行人因了雙身法而墮惡趣？請再列一份黑名單。」根據宗喀巴所造的《密宗道次第廣論》的詳細開示，可以從密宗四大教派所弘的法中瞭解到：密宗的法義都是始從第一灌頂的入門之時，末至最後的第四密灌爲止；始從觀想與修練氣功開始，末至樂空雙運的「報身佛」成就，自始至終都是圍繞著雙身法的淫樂四喜境界的大貪而修行的；生起次第的種種法的修行，也都是爲最終的淫樂四喜境界而作準備。這種行門與理論，其實都與佛法中的三乘菩提全不相干，因爲都是意識心的境界，都與二乘佛法中的斷我見與斷我執無關，也都與大乘菩提中的修證般若完全無關，都只是意識境界而不能觸及第八識境界，所以完全不能發起般若智慧，都與佛法無關；但是卻因此雙身法而成就了毀破出家戒、毀破菩薩戒，而且所毀破的戒都是最重戒；尤其是出家人的喇嘛、比丘、比丘尼，更是不通懺悔的地獄罪。如此一來，那些和索達吉一樣的修證雙身法的出家喇嘛們，特別是密宗裡面所謂的大修行人，更是極盡一生努力的修習雙身法、努力的追求第四喜遍身受樂的淫

樂最強烈境界的人，都早已經是最嚴重破戒的人，那還有不下地獄的嗎？這還須要再舉證嗎？還須要一一的列出名單嗎？

就好比有人說道：「某某人掉到硫酸槽裡，現在還沒有撈出來，早就死了！」您索達吉還不肯相信那個人早已死了嗎？還得找到那個人的屍體（白骨）給您看過以後，您才要相信那個人已經死了嗎？而密宗的上師們，如此的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教正法，難道不是破壞佛教正法嗎？難道不是殘害眾生的法身慧命嗎？像這種破壞佛教正法的密宗喇嘛們，像這種殘害眾生法身慧命的密宗喇嘛們，所犯的罪業難道不是地獄罪嗎？還須要一一舉出戒條來說嗎？還須要一一舉出所犯這些戒的果報嗎？還須要再一一的列出名單來嗎？密宗的那些喇嘛們，自己在夜半靜下心來想一想，也就都知曉了，還有人笨到必須平實導師再一一的為他們指名道姓的列出名單來嗎？索達吉喇嘛！您可得有智慧一點才是！

此外，索達吉根本就不敢針對平實導師在《狂密與真密》書中所破斥的密宗在果證上所說的法義——包括密教中最最隱密、也最自豪的雙身法的樂空雙運——其果證境界及所謂的「智慧」是不是意識境界法？都無力、亦不敢公開提出辨正，都不敢寫在書中略作辨正，卻出書專在事相上扭曲事實的謾罵一番，有何意義？而且，索達吉要求平實導師顧及教內各宗派的和諧，說導師在《宗通與說通》書中

也這樣說。但是導師書中所說的是：佛教不應分宗分派，應回歸佛教整體佛法而不要分宗分派，不是說應該廢棄法義辨正而對滲入佛教中破壞正法的邪法視而不見。索達吉究竟懂不懂中文？竟然斷章取義、誤會文字表義到如此嚴重地步。

而且，世尊常開示說：諸弟子應互相照顧。並且制定六和敬之法。但是世尊也常常吩咐說：如果有人破壞正法，如果有人將外道法來取代佛教原有的正法，所有的佛弟子們都應該勇敢的出面破邪顯正，教護眾生回歸正道。索達吉等密宗上師以種種外道法來取代佛教的正法，現在一的被導師舉例，並舉證出處根據而作辨正，都寫在《狂密與真密》四輯書中公開流通；索達吉等人感受到生存的危機，所以口不擇言的出書扭曲事實、謾罵一番，想要苟延密宗殘命，藉以繼續誤導眾生而吸取佛教資源，想要繼續從佛教內部重演當年天竺密宗李代桃僵的故事。可惜的是索達吉既無般若智慧，也沒有勇氣針對密教根本法義的雙身法內涵與證量，向平實導師作任何辨正，所以他其實已經作不了什麼事了。索達吉也沒有理由藉詞說：「那是密教裡的秘密，不可公開辨正。」因為雙身法的內涵早已不是秘密了，不但平實導師詳細的剖析了其中的內容與邪謬處，連坊間書局也已經有很多敘述雙身法的書籍出版了，連一向祕不傳給學密十餘年信徒的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也都有書局出版了，根本無密可說了，所以索達吉應該針對平實導師在書中對雙身法的剖

析，提出辨正，藉以證明雙身法確實是佛法；確實與解脫道證量有關，確實與佛菩提道證量有關。要提出合於教證的理論出來，才能使人信服，別老是在事相上廣作與法義無關的言語。但是，觀察索達吉的《破除邪說論》書中所說，都是言不及義之語，而且分明顯示他自己的論議正是邪說，明眼人一讀便知，所以他也只能籠罩密宗的初學信徒罷了，終究瞞不了多久的。

最後，筆者寄望索達吉堪布與一切密教學人，皆應正視：密教自身教義不符合顯教佛經之佛語，不符合當年佛之法教；密教所修密續之知、見、行、果，皆不如實於法界事相上的實際情形。密教中人都應正視：自己修學佛法所為何事？是求清淨自在？還是求染污下墮？深入反復思考：密教與顯教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孰對孰錯？一定要考慮清楚後再下斷言，因為時不我與，莫親自去證實世哲所說「人生過後只存悔」之籤言。想想當年為佛看相之梵仙阿私陀心碎之語：「（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睹佛興，不聞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或但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法定必成一切德智。』」能不慟乎？阿私陀有幸親自遇到世尊、而未能親自遇到佛法，無緣修學，可悲可嘆！索達吉則是有幸遇到真正的了義究竟正法，也有機會可以修學，卻不肯修學，反而誹謗之，何等愚癡？

## 謹邀請索達吉堪布來台作公開或私下之法義辨正或交流

尊貴的索達吉堪布在書中說：「那麼到底是誰不能提出佛教法義上的辨正，還是請讀者自行作出裁決。」意謂自己絕對有能力作法義辨正。但索達吉住持在他的書中所說的義理，卻總是在事相上言說，偶爾說到法義時，卻又都言不及義。既然索達吉住持對自己的法義辨正能力有相當的自信，本會謹依堪布索達吉喇嘛在書中提出之言說，於此公開請求尊貴的索達吉堪布來台盤桓數日，作公開或私下的法義辨正或法義交流，平實導師已經同意本會這個建議，導師並建議由本會負責索達吉喇嘛及其侍者一人或二人的旅費，並代為負責申請來台的相關事項與費用。不論是公開的法義辨正或私下的法義交流，不論時間是定在今年或預約在未來的時間（但請勿定在超過人壽所限以外的時間），不論是對釋正安法師或平實導師而作辨正或善意交流，本會都會同意照辦。謹請尊貴的堪布索達吉喇嘛來電商洽申請來台事宜，以便代為申請！

佛教正覺同修會 敬啓（電話請見本書版權頁）



#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 遠波羅蜜多

#### 資糧位

-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 見道位

-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迷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闍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修道位

究竟位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修訂)  
(二〇一〇、〇二增補)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同時斷盡。

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斷盡變易生死成就大般涅槃

#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法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念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態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壽資料，勤修三福淨業

##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證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牢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5/09/06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  
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  
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  
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  
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  
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 釋迦世  
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  
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  
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  
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  
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  
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  
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  
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

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  
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  
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  
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  
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  
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  
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  
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  
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  
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  
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  
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

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所講本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五、第六講堂** 為**開放式講堂**，不需以身分證件換證即可進入聽講，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地下一樓、地下二樓。已規劃整修完成，每逢週二晚上講經時段開放給會外人士自由聽經，請由大樓側面梯階逕行進入聽講。聽講者請尊重講者的著作權及肖像權，請勿錄音錄影，以免違法；若有錄音錄影被查獲者，將依法處理。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每逢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 (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 (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 (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

**第一講堂：**

**禪淨班：**預定 2014 /10/23 週四開課，歡迎報名參加共修。

**佛藏經詳解：**自 2014/10/28 起每週二晚上 18:50~20:50 播放台北講堂錄製的講經 DVD。

**第二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二。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 (晚上)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雙週週末下午班 (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四晚上班、週六晚上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週六早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每週二晚上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末上午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第二講堂（四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第三講堂（三樓）：**（尚未開放使用）。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98 U.S.A.

Tel. (909) 595-5222（請於週六 9:00~18:00 之間聯繫）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 上課。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 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每週六下午放映(13：00~15：00)，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

**香港正覺講堂** ☆另覓新址正在遷移中，暫停招收新學員☆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中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

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爲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天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密宗四大派修雙身法，是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又以生滅的識陰作為常住法，是常見外道，是假的藏傳佛教。**

**西藏覺囊已以他空見弘揚第八識如來藏勝法，才是真藏傳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講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平實導師開始宣講《佛藏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6、**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8、**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證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證知一切法無我，證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9、**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僅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1、**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 佛教正覺同修會 贈閱書籍 目錄

2015/09/29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 cm 寬 21 cm 高 7.5 cm 重 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 (長 26.5 cm×寬 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影—燈下黑(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張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辯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27. **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 **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 **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 **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 **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 **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 **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 **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游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  
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 **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二）**  
總有二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可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 **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合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0.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1. **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 **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 **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 **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 **一貫道與開悟**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邪箭嚙語**—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陸正元老師著 上、下冊回郵各 30 元
50.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蔡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  
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余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2. **假鋒虛焰金剛乘**—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釋正安 法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售價 3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售價 30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假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  
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售價 3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秘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涵蓋藏密的所有秘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售價每輯 30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30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了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3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25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3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售價 300 元
31.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著，本書是禪宗參禪的方法論。  
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售價 300 元。
32.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33.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34.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35.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九輯 每輯售價 250 元。
36.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著 呂艾倫 中譯 售價 250 元
37.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38.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售價 250 元
39.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300 元
40.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每冊 250 元
41.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 著 定價 180 元
42.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 述，定價 400 元
43.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八輯 每輯 250 元
44.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250 元
45.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分為上、中、下三冊，每冊 250 元
46. **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50 元
47. **藏傳佛教要義**—《狂密與真密》之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 著 上、下冊  
僅在大陸流通 每冊 300 元
48.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共二十五輯 每輯 300 元  
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49.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定價 150 元
50. **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老師著 定價 150 元
51. **真心告訴您(二)**—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  
—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300 元
52. **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售價未定
53. **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售價未定
54. **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陸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55. **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售價未定。
56. **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

- 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58.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孫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9.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0.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1. **阿含經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2.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3.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64.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300元 出版日期未定
65.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出版日期未定
66.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7.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8.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9.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0. **正覺發願文** 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1.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2.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3.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4.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5.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6.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7.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8.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9.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0.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1.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2.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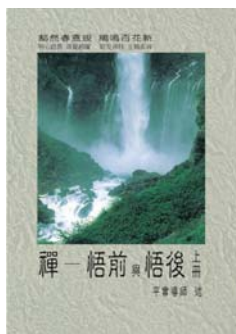
##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期限)(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

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的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道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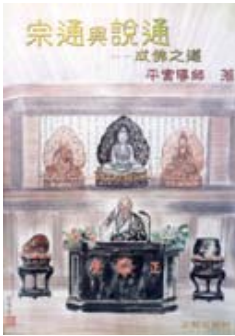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维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騙。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宗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一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 以修定認作佛法， 2. 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 3. 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修實證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釋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

券。每片 280 元



##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

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350 元



##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宣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

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 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倬著

黃正倬老師的《見性與看話頭》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結集出版。書中詳說禪宗看話頭的詳細方法，並細說看話頭與眼見佛性的關係，以及眼見佛性者求見佛性前必須具備的條件。本書是禪宗實修者追求明心開悟時參禪的方法書，也是求見佛性者作功夫時必讀的方法書，內容兼顧眼見佛性的理論與實修之方法，是依實修之體驗配合理論而詳述，條理分明而且極為詳實、周全、深入。本書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居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抵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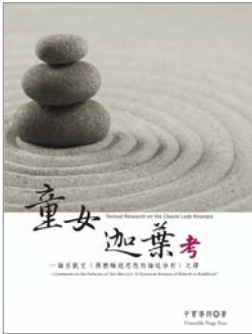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結集出版，總共9輯，每輯約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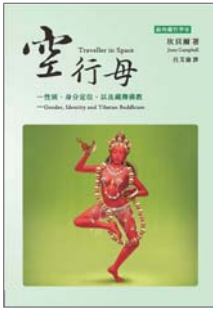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著

童女迦葉是佛世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於人間的歷史事實，是以童貞行而依止菩薩戒弘化於人間的大菩薩，不依別解脫戒（聲聞戒）來弘化於人間。這是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同時存在於佛世的歷史明證，證明大乘佛教不是從聲聞法中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的產物，卻是聲聞佛教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所不樂見的史實；於是古今聲聞法中的凡夫都欲加以扭曲而作詭說，更是末法時代高聲大呼「大乘非佛說」的六識論聲聞凡夫極力想要扭曲的佛教史實之一，於是想方設法扭曲迦葉菩薩為聲聞僧，以及扭曲迦葉童女為比丘僧等荒謬不實之論著便陸續出現，古時聲聞僧寫作的《分別功德論》是最具體之事例，現代之代表作則是呂凱文先生的〈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論文。鑑於如是假藉學術考證以籠罩大眾之不實謬論，未來仍將繼續造作及流竄於佛教界，繼續扼殺大乘佛教學人法身慧命，必須舉證辨正之，遂成此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



##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假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受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假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寫作、編輯

本書舉出很多證據與論述，詳述達賴喇嘛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顯示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而是假借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來欺騙世人；透過本書的說明與舉證，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瞭解，達賴喇嘛是結合暴力、黑暗、淫欲於喇嘛教裡的集團首領，其政治行為與宗教主張，早已讓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染污了。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著

本書編著者是由一首名叫「阿姊鼓」的歌曲為緣起，展開了序幕，揭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神秘面紗。其重點是蒐集、摘錄網路上質疑「喇嘛教」的帖子，以揭穿「假藏傳佛教的神話」為主題，串聯成書，並附加彩色插圖以及說明，讓讀者們瞭解西藏密宗及相關人事如何被操作為「神話」的過程，以及神話背後的真相。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呂艾倫著

這個世界中的喇嘛，號稱來自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穿著或紅或黃的喇嘛長袍，散布於我們的身邊傳教灌頂，吸引了無數的人嚮往學習；這些喇嘛虔誠地為大眾祈福，手中拿著寶杵（金剛）與寶鈴（蓮花），口中唸著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咒語的意思是說：「我至誠歸命金剛杵上的寶珠伸向蓮花寶穴之中」！「喇嘛性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本書將為您呈現喇嘛世界的面貌。當您發現真相以後，您將會唸：「噢！

喇嘛·性·世界，譚崔性交嘛！」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 遠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假使您不想戴綠帽子，請記得詳細閱讀此書；假使您不想讓好朋友戴綠帽子，請您將此書介紹給您的好朋友。假使您想保護家中的女性，也想要保護好朋友的女眷，請記得將此書送給家中的女性和好友的女眷都來閱讀。本書為印刷精美的大本彩色中英對照精裝本，為您揭開達賴喇嘛的真面目，內容精彩不容錯過，為利益社會大眾，特別以優惠價格嘉惠所有讀者。大開版雪銅紙彩色精裝本。

售價：新臺幣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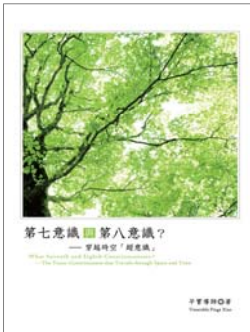


##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著

簡介從藏傳偽佛教（喇嘛教）的修行核心—性力派男女雙修，探討達賴喇嘛及藏傳偽佛教的修行內涵。書中引用外國知名學者著作、世界各地新聞報導，包含：歷代達賴喇嘛的祕史、達賴六世修雙身法的事蹟，以及《時輪續》中的性交灌頂儀式……等；達賴喇嘛書中開示的雙修法、達賴喇嘛的黑暗政治手段；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寺院爆發喇嘛性侵兒童；新聞報導《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性侵犯女信徒、澳洲喇嘛秋達公開道歉、美國最大假藏傳佛教組織領導人邱陽創巴仁波切的性氾濫，等等事件背後真相的揭露。作者：張善思、呂艾倫、辛燕。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唯心者，三界一切境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所成就，即是每一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意識心。唯識者，即是人類各各都具足的八識心王——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意根、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人類五陰相應的萬法，莫不由八識心王共同運作而成就，故說萬法唯識。依聖教量及現量、比量，都可以證明意識是二法因緣生，是由第八識藉意根與法塵二法為因緣而出生，又是夜夜斷滅不存之生滅心，即無可能反過來出生第七識意根、第八識如來藏，當知不可能從生滅性的意識心中，細分出恆審思量的第七識意根，更無可能細分出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本書是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字，細說如是內容，並已在〈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彙集成書以廣流通，欲幫助佛門有緣人斷除意識我見，跳脫於識陰之外而取證聲聞初果；嗣後修學禪宗時即得不墮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證第八識金剛心而發起般若實智。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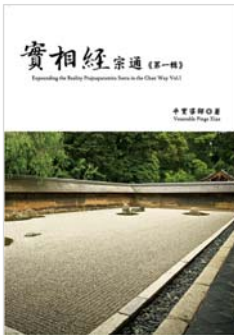
##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 平實導師述

「大乘非佛說」的講法似乎流傳已久，卻只是日本人企圖擺脫中國正統佛教的影響，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開始提出來的說法；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的淺學無智之人，由於未曾實證佛法而迷信日本人錯誤的學術考證，錯認為這些別有用心在日本佛學考證的講法為天竺佛教的真實歷史；甚至還有更激進的反對佛教者提出「釋迦牟尼佛並非真實存在，只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人物」，竟然也有少數人願意跟著「學術」的假光環而信受不疑，於是開始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造作了反對中國

佛教而推崇南洋小乘佛教的行為，使佛教的信仰者難以檢擇，導致一般大陸人士開始轉入基督教的盲目迷信中。在這些佛教及外教人士之中，也就有一分人根據此邪說而大聲主張「大乘非佛說」的謬論，這些人以「人間佛教」的名義來抵制中國正統佛教，公然宣稱中國的大乘佛教是由聲聞部派佛教的凡夫僧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流傳於台灣及大陸佛教界凡夫僧之中已久，卻非真正的佛教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只是繼承六識論的聲聞法中凡夫僧依自己的意識境界立場，純憑臆想而編造出來的妄想說法，卻已經影響許多無智之凡夫僧俗信受不移。本書則是從佛教的經藏法義實質及實證的現量內涵本質立論，證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說，是從《阿含正義》尚未說過的不同面向來討論「人間佛教」的議題，證明「大乘真佛說」。閱讀本書可以斷除六識論邪見，迴入三乘菩提正道發起實證的因緣；也能斷除禪宗學人學禪時普遍存在之錯誤見解，對於建立參禪時的正知見有很深的著墨。內文 488 頁，全書 528 頁。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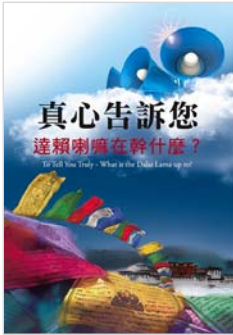


###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著

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一切法界背後之實相，禪宗稱之為本來面目或本地風光，佛菩提道中稱之為實相法界；此實相法界即是金剛藏，又名佛法之祕密藏，即是能生有情五陰、十八界及宇宙萬有（山河大地、諸天、三惡道世間）的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心，即是禪宗祖師所說的真如心，此心即是三界萬有背後的實相。證得此第八識心時，自能瞭解般若諸經中隱說的種種密意，即得發起實相般若——實相智慧。每見學佛人修學佛法二十年後仍對實相般若茫然無知，亦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趣；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是故越是久學者對佛法越覺茫然，都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亦未瞭解佛法的

修證內容即是第八識心所致。本書對於修學佛法者所應實證的實相境界提出明確解析，並提示趣入佛菩提道的入手處，有心親證實相般若的佛法實修者，宜詳讀之，於佛菩提道之實證即有下手處。共八輯，全部出版完畢。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報導篇章的選集，更是「破邪顯正」的暮鼓晨鐘。「破邪」是戳破假象，說明達賴喇嘛及其所率領的密宗四大派法王、喇嘛們，弘傳的佛法是仿冒的佛法；他們是假藏傳佛教，是坦特羅（譚崔性交）外道法和藏地崇奉鬼神的苯教混合成的「喇嘛教」，推廣的是以所謂「無上瑜伽」的男女雙身法冒充佛法的假佛教，詐財騙色誤導眾生，常常造成信徒家庭破碎、家中兒少失怙的嚴重後果。「顯正」是揭櫫真相，指出真正的藏傳佛教只有一個，就是覺囊巴，傳的是釋迦牟尼佛演繹的第八識如來藏妙法，稱爲他空見大中觀。正覺教育基金會即以此古今輝映的如藏正法正知見，在真心新聞網中逐次報導出來，將箇中原委「真心告訴您」，如今結集成書，與想要知道密宗真相的您分享。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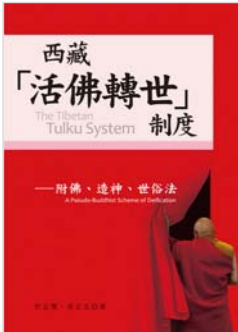
孫正德老師著

學佛人往往迷於中觀學派之不同學說，被應成派與自續派所迷惑；修學般若中觀二十年後自以爲實證般若中觀了，卻仍不曾入門，甫聞實證般若中觀者之所說，則茫無所知，迷惑不解；隨後信心盡失，不知如何實證佛法；凡此，皆因惑於這二派中觀學說所致。自續派中觀所說同於常見，以意識境界立爲第八識如來藏之境界，應成派所說則同於斷見，但又同立意識爲常住法，故亦具足斷常二見。今者孫正德老師有鑑於此，乃將起源於密宗的應成派中觀學說，追本溯源，詳考其來源之外，亦一一舉證其立論內容，詳加辨正，令密宗雙身法祖師以識陰境界而造之應成派中觀學說本質，詳細呈現於學人眼前，令其維護雙身法之目的無所遁形。若欲遠離密宗此二大派中觀謬說，欲於三乘菩提有所進道者，允宜具足閱讀並細加思惟，反覆讀之以後將可捨棄邪道返歸正道，則於般若之實證即有可能，證後自能現觀如來藏之中道境界而成就中觀。本書分上、中、下三冊，已全部出版。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著

此書為平實導師始從 2009/7/21 演述至 2014/1/14 之講經錄音整理所成。世尊一代時教，總分五時三教，即是華嚴時、聲聞緣覺教、般若教、種智唯識教、法華時；依此五時三教區分為藏、通、別、圓四教。本經是最後一時的圓教經典，圓滿收攝一切法教於本經中，是故最後的圓教聖訓中，特地指出無有三乘菩提，其實唯一佛乘；皆因眾生愚迷故，方便區分為三乘菩提以助眾生證道。世尊於此經中特地說明如來示現於人間的唯一大事因緣，便是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的所知所見——第八識如來藏妙真如心，並於諸品中隱說「妙法蓮花」如來藏心的密意。然因此經所說甚深難解，真義隱晦，古來難得有人能窺堂奧；平實導師以知如是密意故，特為末法佛門四眾演述《妙法蓮華經》中各品蘊含之密意，使古來未曾被古德註解出來的「此經」密意，如實顯示於當代學人眼前。乃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中的微細密意，亦皆一併詳述之，開前人所未曾言之密意，示前人所未見之妙法。最後乃至以〈法華大意〉而總其成，全經妙旨貫通始終，而依佛旨圓攝於一心如來藏妙心，厥為曠古未有之大說也。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共有 25 輯。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歷來關於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研究，多針對歷史及文化兩部分，於其所以成立的理論基礎，較少系統化的探討。尤其是此制度是否依據「佛法」而施設？是否合乎佛法真實義？現有的文獻大多含糊其詞，或人云亦云，不曾有明確的闡釋與如實的見解。因此本文先從活佛轉世的由來，探索此制度的起源、背景與功能，並進而從活佛的尋訪與認證之過程，發掘活佛轉世的特徵，以確認「活佛轉世」在佛法中應具足何種果德。

售價：新臺幣 150 元

##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啟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為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

###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 全台連鎖經銷書局：**

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台電大樓對面

士林圖書 士林區大東路 86 號

3. **新北市：**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明達書局 三重五華街 129 號

4. **桃園市縣：**誠品書局 桃園市中正路 20 號遠東百貨地下室一樓

金石堂 桃園市大同路 24 號 金石堂 桃園八德市介壽路 1 段 987 號

諾貝爾圖書城 桃園市中正路 56 號地下室 金義堂 中壢市中美路 2 段 82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中壢市中正路 89 號 巧巧屋書局 蘆竹南崁路 263 號

來電書局 大溪慈湖路 30 號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5.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信義街 68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中央路 229 號 5 樓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金典文化 竹北中正西路 47 號

展書堂 竹東長春路 3 段 36 號

6. **苗栗市縣：**萬花筒書局 苗栗市府東路 73 號 展書堂 竹南民權街 49-2 號

7. **台中市：**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文春書局 霧峰中正路 1087 號

8. **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9. **台南市：**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宏欣書局 佳里光復路 214 號

10. **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1. **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12. **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3. **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4. **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

電話：(852) 2390 3723 email: luckwinbooks@gmail.com

銅鑼灣店：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電話：(852) 2881 1150 email: luckwinbs@gmail.com

**廈門：**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809號 廈門外圖書城3樓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臺灣地區請撥打 86-592-5061658）

E-mail：JKB118@188.COM

15. **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6. **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連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 敬告大陸讀者：

大陸讀者購書、索書捷徑（尚未在大陸出版的書籍，以下二個途徑都可以購得，電子書另包括結緣書籍）：

**1.廈門外國圖書公司：**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國圖書城 3F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網址：JKB118@188.COM

**2.電子書：**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正覺同修會在台灣印行的各種局版書、結緣書，已有『**正覺電子書**』陸續上線中，提供讀者於手機、平板電腦上購書、下載、閱讀正智出版社、正覺同修會及正覺教育基金會所出版之電子書，詳細訊息敬請參閱『**正覺電子書**』專頁：<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中國網探訪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訊息：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書名：真假邪說下冊  
作者：釋正安 法師  
發行人：張淑貞  
校對：劉興松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6 年 1 月 15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04-489-9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08 年 03 月 改版一刷 ISBN 957-41-1712-X (平裝)

# 真假邪說

# 佛牙

本書針對藏密喇嘛之誹謗正法而作法義辨正，表顯索達吉之說法是真正之邪說；藉此法義辨正，能顯示藏密之邪淫污穢及破法本質，能救廣大西藏密宗信徒遠離邪見、邪修、邪命、邪志，反歸佛教原本清淨、究竟之法教，此書能普遍建立學人對於佛菩提之正知與正見，真正學佛者皆應細讀之。

——佛教正覺同修會——

